时代书局



鬼遮眼

黑水尸镇

神秘的荒野墓冢，恐怖的九尾妖狐，
凶煞的嗜血活尸，恐惧就在你身旁。

甲子轮回，九星连珠异象再现，一场旷世天劫正悄然降临……

俞鑫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鬼遮眼 0

俞鑫◎著

黑水尸镇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A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遮眼Ⅰ：黑水尸镇 / 俞鑫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4
ISBN 978-7-80769-519-6

Ⅰ. ①鬼… Ⅱ. ①俞…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9305 号

鬼遮眼Ⅰ：黑水尸镇

俞鑫／著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梁静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王艾迪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0316）3136836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519-6
定 价 29.80 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楔　子／001

第一章　刁蛮拦路虎／006

第二章　客栈夜惊魂／016

第三章　地底小黑牢／025

第四章　天罡三才阵／034

第五章　谁在黑暗处／048

第六章　灰鹰山鬼府／056

第七章　三个索命鬼／066

第八章　一步一惊心／076

第九章　尸兵铁锁寒／087

第十章　红磷怒冲天／093

第十一章　魂魄两相离／103

第十二章　彩蝶翩翩舞／112

第十三章　再入襄王府／117

第十四章　巫蛊三尸灯／126

第十五章　似真亦如幻／136
第十六章　沉冤难昭雪／143
第十七章　借尸来还魂／155
第十八章　姻缘前世定／166
第十九章　天师还魂术／172
第二十章　神秘血如意／189
第二十一章　窃玉又偷香／200
第二十二章　回眸百媚生／209
第二十三章　魅影狐踪现／217
第二十四章　邵氏三姐妹／229
第二十五章　血尸现人间／236
第二十六章　消失的村庄／245
第二十七章　南镇斗兵匪／249
第二十八章　背上的恶灵／265
第二十九章　母子情谊深／276
第三十章　风水宅惊变／281
第三十一章　九尾狐之恋／288

楔子

元朝末年，政局风雨飘摇，当刘福通和韩山童带着红巾军在中原闹腾得翻江倒海时，在南方湘西地界的山旮旯里，却悄然出现了一支由奇人异士组成的特殊军队，他们受兵部调遣前来捉拿一名危险的钦犯。

这一行整好十人，其中有四大皆空的和尚，有云游四海的道士，也有蛮夷之地的巫医，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却个个都是天赋异禀，能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十人给硬生生凑在一块儿，兵部可没少费一番周折。他们从大都一路赶来湘西，昼伏夜行，而且都是避开官道走小路，为的就是不打草惊蛇。

十字岭。一场秋雨足足下了俩星期，雨点子拍在身上冷冰冰的，谁也没有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雨水顺着蓑衣和帽檐潺潺流下，几乎成了帘幕一般，略显快节奏的步伐踏在泥地里噼啪作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掩饰着住内心的不安。

“真是讽刺啊！我莫仙道竟然有一天会沦为朝廷的工具！”向来清高的莫仙道忍了一路，终于憋出了这么一句。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什么办法？”有‘神算子’之称的相师李玄机深深叹了口气，也是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

原来兵部知道这群人用财色极难收买，为了让他们乖乖就范，早已派人将他们的亲友或弟子全抓去做人质，这才让他们骑虎难下，只能不远千里走这一遭。

“到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紫衫少年忽然说道。这少年谁也没见过，但朝廷既然能找他来，自然也是大有本事的。

大家齐刷刷往山下望去，只见一座破旧的小瓦屋出现在山脚下。

屋子里黑漆漆的，李驼子正流着口水，光着屁股趴在破竹床上做春梦，冷不丁就有一柄寒光凛凛的手刃架在了脖子上。他一个激灵就坐了起来，见自己的破屋内黑压压地围着一群人，哇呀一声就喊了出来。

“再喊我要你的命！”忍术流高手葵英自小在东瀛长大，脾气火暴，说罢就要在李驼子身上划上几道口子，却被一个和颜悦色的老和尚给格开了。这老和

尚法名一泓，是一位得道高僧，大半辈子都在九华山上修持。

“这位小哥，我们想见见你的雇主。”一泓上师拍了拍李驼子瑟瑟发抖的肩膀，笑眯眯地说道。

这李驼子是个盗墓的，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地人称“狗爬子”。他们的探子收到消息，上个月有个神秘人给了李驼子一大笔钱，雇他和另外几个狗爬子为他设计地宫的门闸，这李驼子是个惯盗，这些年盗的墓没个一千也有几百了，对墓穴的设计原理熟得很，遇到这么个大好差事当然欣然答应，地宫最后是建好了，那神秘人却杀人灭口，他的几个弟兄一个个全都惨死在地宫里，要不是他装死当时也见了阎王了。

这名雇主正是朝廷捉拿的钦犯，一个名叫“紫月”的邪恶道士。他知道朝廷不会放过他，所以才偷偷修建了庞大的地宫打算作为藏身地。

李驼子弓着个背走在最前头，一双贼溜的鼠眼时不时侧头瞄瞄这群古怪的外乡客，只见他们个个模样古怪，有的脑后长着个瘤子，有的上下嘴是错位的，有的酒糟鼻能有半个拳头那么大，他不知道这是罕见的奇骨异相，直看得心惊肉跳。

路经一座破落的小村庄时，李驼子却怎么也不肯迈步往前走了。

“这村子去不得……荒废好多年啦，邪得很！”李驼子的话带着瑟瑟的颤音。据他交代，这村子当地人称为‘尸鬼村’。

冷不丁一阵寒风吹过，让众人都打了个寒噤。大伙儿这才仔细打量着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庄，破败的屋檐上零星挂着几片瓦砾，沉朽的木门在风中吱呀作响，整个村庄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中，乍看之下诡异万分。

‘尸鬼村’的在当地流传了十几年了，相传村中曾有一个无赖感染了尸毒而不自知，还跑回村子里调戏妇女，后来被愤怒的村民们乱棍打死，哪知第二天他就尸变了，全村的人都被他杀死，而那些死了的人又爬起来变成了僵尸，于是整个村子就成为了‘尸鬼村’了，由于僵尸闹得太凶，周围的村庄纷纷迁出，导致这片区域成了一块不折不扣的死地，至于那无赖为什么会感染尸毒，早已是无从考证了。

但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大家全没放在心上，李驼子见他们一再坚持，也只好跟了进去。

进了村子后，雨越下越大，渐渐连路都看不清了，大伙儿也只好找了一座

宽敞的祠堂来避雨，连日的劳累让大家都感觉困恹恹的，刚坐下就纷纷开始打起了盹儿。

大概到了后半夜的时候，李玄机忽然被一阵清脆的啼哭声吵醒，他循声望去，只见对面的一座茅草屋里，一个半裸着上身的村妇正在给一个婴儿喂奶。村妇嘴里哼着一首悠远古老的童谣，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婴儿哄他入睡，那声音似远似近，又像是贴着耳朵发出来的，听着让人头皮一阵发麻。

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伙伴们大都还在睡梦中，李玄机心中奇怪，便撞着胆子过去一探究竟。那村妇自始至终一直低着头，半张侧脸都被长发给遮住了，看不清面目，她似乎知道了李玄机正朝自己走来，口中的歌谣像是卡壳的唱片，蓦地一下就停住了。

还没靠近，李玄机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恶臭，他正准备说点什么，忽然间就哑了声了，浑身感觉凉飕飕的——他发现村妇怀里的婴儿，竟然是一具面目狰狞的恐怖婴尸！

伴随着一阵“咔、咔、咔”的如同齿轮转动的声响，村妇十分机械化地抬起了头，朝着李玄机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她的眼睛像是血红的玻璃球，闪闪发出红光，舌头直垂到地面，足有三尺来长！

李玄机看得心惊肉跳，他吓坏了，赶紧想要跳开，然而两只脚却被从土里忽然伸出的一双腐败的大手给紧紧的扣住了！李玄机紧张得大喊大叫，这时两道红色的半月状光刃闪过，那双鬼手瞬间被斩成了几截，李玄机“啪”地一下就摔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莫仙道提着桃木剑赶了过来，他见李玄机脚踝被勒出了两道血痕，不禁皱了皱眉，“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赶紧离开！”

这时大家都陆陆续续被惊醒了，整个村庄却响起了一阵阵低沉的嚎叫声。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死去的村民全都从乱葬岗里爬了出来，他们个个面色惨白，锋利的指甲足比筷子还长！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里全是一蹦一跳的僵尸了。

看到如此恐怖的景象，李驼子差点就给吓晕了过去，双腿发麻动也动不了，李玄机没法，只得拧着他走，其他人且战且退，凭借着高深的法力，将法器和印决舞得光华闪闪，那些僵尸一时也倒近不得他们身，但僵尸毕竟数量众多，不断地缩小着包围圈，每个人这时都是心如擂鼓，十分紧张，就连素来镇定的一泓上师头上也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大家背靠背，别让它们靠近！”

不知谁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大家立刻集中在了一起，守卫着自己跟前的一亩三分地，每个人都是如临大敌状，纷纷结印念咒，在周围形成了一道五彩绚烂，密不透风的屏障，将所有人紧紧地护佑在里头，僵尸们稍有靠近立刻会被震飞，一时间双方都陷入了僵持状态。

大伙儿正思量着该如何脱身，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却发生了，只见他们所踩的泥地忽然开始剧烈崩塌！放在平时，以他们的身手是有绝对有把握避开的，但这会儿精力全在防御那些僵尸身上，坍塌的速度又太快，根本反应不过来，所有人瞬间都坠入了一个幽黑的深洞之中。

“嗖——”

莫仙道用火石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火镰，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大家都只受了些轻伤后，而头顶上空的洞口处仍不时传来僵尸的嘶吼声。

“刚才怎么回事？”李玄机蹒跚着爬了起来，茫然地说道，“咦，李驼子呢？”

大家左右看了看，果然没发现李驼子的身影。

整个洞穴里恶臭熏天，莫仙道感觉脚下软绵绵黏乎乎的，便拿着火镰往脚下一照，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原来他们身下全是堆积如山的死尸！

这些死尸个个表情痛苦，身形扭曲，显然是死前受过极大的痛苦，而在他们身边则散乱的丢弃着一些铁锹和锄头，还有一些被当地人称为‘钻刨’的开掘工具。

大家面面相觑，都是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想必这些人就是当初为紫月修建地宫的工人了，而地宫完成后紫月怕走漏风声，竟将他们全部杀害，手段之毒实在让人发指。

这时，一个角落里仰面朝天的尸体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佝偻的驼背，沾满泥灰的布褂，惊恐万状的表情，这个身影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李驼子！

李驼子的尸体看起来怎么也得死了好几个月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曾逃出去过，他和他的那群狗爬子兄弟全死在了这里。

所有人都惊呆了，真的李驼子在这，那大家看到的那个“李驼子”又是？李玄机想起了李驼子家那只大黄狗不住冲他狂吠的情景，终于恍然大悟……

“嗬嗬嗬——”

伴随着一阵阴冷的桀笑，黑色的阴影中，一个双瞳闪着幽光的黑影慢慢地

朝着几人走来……

这十个人一夜之间从人间彻底蒸发了。兵部也曾派人寻找，据说曾有重大的发现，但没多久元朝就在内忧外患之下灭亡了，这件事也成了永远的秘密。

明朝末期，一小队锦衣卫执行公务时，路过此地，却离奇失踪，一时间拟为悬案。

清朝初年，因八旗军杀戮业障过重，致使怨魂遍地，阴阳失衡，南岳大庙八佛寺八道观彼此同气连枝，立志荡清天下妖鬼，尸鬼村在此时期被夷为平地。百年后，在原村落故地建立了一个小镇，因有黑水河将小镇分割东西，故名曰“黑水镇”。

这时，时光的车辙到了民国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黑水镇经过几百年发展，也算是人丁兴旺，有近一千余户人家。故事也便由此开始。

第一章
习蛮拦路虎

世道太平，人心便会安定，人间的污邪之气就少。世道动荡，人人惶恐，不平事也多，轮回中的妖邪戾气就会从角落里渗透出来，化作人间的鬼魅，为祸民间。而每当这个时候，往往能人奇士辈出，平衡阴阳替天行道，为一方百姓戡乱除魔。

军阀混战之时，天下大乱，妖邪鬼魅之辈横行无忌，竟扰得寻常百姓人人自危，家里供着鬼神，出门定要戴上辟邪咒符，家里百般事务如建房、破土、出远门、打官司、婚丧嫁娶、生儿养女，都要选择个相宜的黄道吉日，虽然麻烦，却也不敢丝毫马虎，只求一个心安。

黑水镇的居民相比别处则更加信奉人事，这是黑水镇的传统。镇子被自北向南的黑水河一分为二，河东住着都是活人，昼出夜伏；河西则都是僵尸，昼伏夜出。据镇子里的老先生讲，自几百年前就是这样了。官家也曾派来军兵和道士和尚来清剿过，可总是收效甚微，久而久之，他们也就不再理会。活人和僵尸分居两岸，竟也成了传统。

好在僵尸不能涉水过河，所以只要晚上把连接东西两镇的桥板挪开，他们便只能在河对岸无奈地蹦来跳去。而白天，除了阴天或下雨，保安队都会再搭起板桥，东镇的居民们便会来到西镇，或上山打猎采药，或出镇去拜访亲友。不知何时，那些做地下生意的，开始敢在西镇公然摆摊，古董、军火、鸦片，什么都有，这僵尸西镇俨然成了黑市了，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官府也视而不见。

与僵尸如此亲近，自然也免不了有个冲撞，说不定就有哪个胆大的便会钻进西镇的老房子里去，一时不慎被僵尸咬到，这时就需要懂得法术的和尚道士来治疗，做法拔出尸毒，方能保的人身平安。正如养马的善待兽医，养猪的讨好屠户，黑水镇的居民大多对出家人十分客气。

这一日，风轻云淡，太阳百无聊赖地照着乡间路边的稻田里。东边坑坑洼

洼的官道上，四个脚步匆匆的外乡人朝着黑水镇走来。

他们是师徒四人，师父茅无极四五十岁年纪，是茅山宗一代天师，在湘西地界十分有名气，为人正直侠义，道法高深，平生以斩妖除魔为己任，在老百姓里很有口碑。这次他带着三个徒弟来到黑水镇，其实是来追赶一只千年狐妖。

大徒弟阿发二十来岁，长得憨憨厚厚，说话略带结巴，看起来是个能吃苦的，可是他灵性不足，跟着师父学了七八年茅山道术，现在功力还比不上师弟阿桓。他跟在茅无极身后走着，看道路泥滑，忙殷勤地跑过去扶住师父的胳膊，笑道："师父，您慢点，我扶着您。这……阿桓那小崽子又在讨好师妹了！"

茅无极无谓地一笑，"师兄师妹之间自然要相亲相爱，你少给我添点乱子师父就心满意足了。"

阿发撇撇嘴，低声道："那我上次和小师妹相亲相爱的时候，您怎么又怪我欺负她？您老人家明显偏心嘛！"

"好小子，你还数落起师父来了是不？"茅无极耳朵精明，瞪眼道："你上次把巧云的发钗藏起来不给她，害得她哭鼻子，这不是欺负她是什么？"

"那个，我……我是和她……和她闹着玩的，巧云，对吧？"阿发顿时气馁，说话也结巴起来。

阿发回头一望，但见身后少女肤如凝脂面如玉，柳叶眉下一双丹凤眼，身形娇小，十分可人，心头不禁怦怦乱跳。

这被唤作巧云的少女正是茅无极的三徒弟，平时最讨师父疼爱。也是两个师哥争风吃醋的源头。

巧云眼看着阿发那憨傻样儿，和阿桓一个劲地捂嘴偷笑。

茅无极哼了一声，继续前行。

阿桓一路上和巧云你来我往谈笑个不停，又不知道在说着些什么笑话。阿发又急又气，见师父不理会自己，只得又凑近他俩，腆着脸道："你们……你们俩，注意些影响……"

"哎呀，大师哥，你误会了啦，二师兄在给我讲笑话呢！"巧云笑嘻嘻地道。

"有这么好笑么？二师兄不妨也说与我听听？"阿发忙不迭地道。

二师兄是猪八戒的别称，阿桓见阿发笑眯眯地看自己，顿时明白他是在笑话自己，马上道："谁是二师兄？老大不小的了，一通乱叫！"

阿发一脸委屈："巧云可以叫你二师兄，为什么我就不能叫啊？"

“废话！”阿桓道：“她是我师妹，你是我师兄，怎么能一样？”

“那我叫你二师弟总可以了吧。”说着，阿发还得意洋洋的学着猴子做挠腮状，逗得巧云咯咯直笑。

阿发心中十分得意，全然没发现自己一直是面对巧云背身而走，更不会发现一直走在前面的师父忽然停住了脚步，举目端详不远处的黑水镇。

眼看得阿发和茅无极越离越近，阿桓心中有气，存心要出他的洋相，便故意闷在嘴里头不说，只是微微含笑，心中却早已有了坏点子。

巧云也看到了，刚要出言提醒，却被阿桓拉住。当阿发和茅无极两人距离只有一步的时候，阿桓忽然出言喊道：“师父小心啊！”

茅无极和阿发不知发生了何事，同时猛地一回头，眼看着两人就要撞个金星直冒。茅无极身形极稳，虽是仓促转身，脚下却像生了根一样，只是一晃，便闪开了一头撞过来的阿发。

“哎哟……”阿发一跤摔倒，顿时满头满脸都是泥水，狼狈不堪，逗得阿桓和巧云哈哈大笑起来。

茅无极怒道：“桓儿，又搞什么鬼？你可知道轻浮是我们修道之人的大忌！”

三人见师父真的生气了，忙都规规矩矩站到一边，茅无极哼了一声，怒道：“这几天你们一直胡闹，如果不是急着赶路，一定罚你们三个抄一百遍茅山经！都给我规矩一点！”

说完，茅无极继续向前走，步履清风。

三个弟子灰溜溜跟着，阿桓忽然侧头对巧云低声道：“巧云，如果师父真的罚我们抄茅山经，我会帮着把你那份也给抄了，你的字迹太好模仿了，师父他老人家决计看不出来，嘿嘿。”

“噗……多谢师哥啦！”巧云抿嘴甜甜一笑。

茅无极走了几步却又停住了，浓眉紧皱盯着黑水镇上空看，神色凝重。

阿桓凑近看了两眼，道：“师父，为何不走了？”

茅无极摇摇头，缓缓道：“凶煞之地，鬼气蔽日，你我四人须得小心谨慎为妙。”

阿发喏喏笑道：“黑水镇人和僵尸分河而居，有些妖鬼之气也是寻常事嘛，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再说，有师父您在，那些妖魔鬼怪还不望风而逃？”

茅无极又细看一阵，摇摇头道：“唉，此时却又瞧不真切了，走，我们到镇

子里打探一下狐妖的消息，那狐妖道行高深，足有千年，能幻化各种人形，你们平时的饮食起居都要处处小心，切莫放松警惕！”

四人走到镇口城关，只见来来往往都是行人，好不热闹。巧云奇道：“师父，这里不是有僵尸吗？怎么还是这样人声鼎沸的，比咱路过的寻常乡镇要热闹许多啊！”

茅无极道：“黑水镇的僵尸由来已久，人们早习以为常。西镇僵尸存在逾过百年，邪气极重，可是却还有个凝聚戾气的作用，把东镇的戾气都吸引了过去。是以否极泰来，东镇便一日日地人丁兴旺起来。就好比鸦片是坏东西，可是用它来提神、止泻，又是极好的药材，一样的道理。”

“这么说，东镇这边是因为僵尸才这么兴旺的了。”阿发笑道。

阿桓想了想道：“可人才是万物之主，僵尸却不生不死，这样混居终究有违天道。现在或许没什么大乱子，一旦西镇的戾气过多到了无可复加之时，一定会波及东镇的居民。靠鸦片治病，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师父，我觉得如果有办法，还是要把僵尸肃清了，东镇百姓才能真正心安。”

茅无极赞许地看了看钟爱的弟子，却不肯出言表扬，道：“话是如此说，可是西镇僵尸已有百年的根基，要肃清谈何容易？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凭我们师徒四人是决计办不成的，得天下正道同气连枝，齐心协力方可为之。你是少年心性不知深浅，以后切记不可轻浮莽撞，可曾听到了？”

“晓得了。”三人一起回答，阿发见师父训说阿桓，暗中冲他做个鬼脸。

黑水镇的城关和城墙并不高大，上下只有四五米，用阿桓的话说，这种城墙跳一跳就能扒拉着翻过去，蹦下来也不会摔伤了腿脚，和铜锁一样，只能防君子，却难防小人。不过青砖城墙上覆满了苔藓青藤，看起来倒是有些年头了。

拱形城门高三米宽三米，进进出出倒还算通畅，门口立着一块告示牌，七八个搓腿剔牙的闲人围着观看，瞅见头戴一字冠，身穿金色道袍，手挽桃木剑的茅无极走过来，都客客气气地让在一旁。

茅无极向告示牌上观瞧，只见上面杂乱无章贴着不少布告白条，大多是寻人寻物的告示：张家的老三上山砍柴未归，李家的二妞出去买花布失踪之类。虽然繁琐，茅无极却看得极为仔细，这一系列的连环失踪案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最引人注目的是镇长和保安队长联名贴出的宵禁告示：

告乡里，兹有刁民无视法令，深夜私渡西镇，若为僵尸所伤，其自为自负，保安队不承担寻人之责。望众位乡里、客商谨遵本镇法令，日落酉时之后、阴霾雷雨之时切记不可渡河去西镇，否则生死由命。凡所被僵尸所伤者，为免遗祸人间，定当焚化深埋，绝不姑息。

落款是黑水镇镇长汪某和保安大队长马某。

茅无极看得直皱眉头，阿发则摇头叹气地道："刁民啊刁民，这些人祖祖辈辈和僵尸同居，竟然都忘了僵尸是要咬人的了，真该好好给他们个教训！"

巧云笑道："僵尸咬人，错在僵尸，你反倒过来教训弱者，哪有这般道理？"

阿发忙讨好笑道："对对对，小师妹说得对，是该给僵尸教训！改天遇到了僵尸，看大师哥不打得它们满地找牙！"

阿桓一脸不相信，揶揄道："我说大师哥，就凭你那点鼠胆？见了僵尸不吓得尿裤子就已经是谢天谢地喽……"

这时忽地传来一阵不规律的踏步声，只见从城门内走出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保安队员，为首的保安队长斜着一双三角眼，一眼就盯住了茅无极等人，迈步走了过来。

保安队长约莫着三十五岁上下，中等身材，脸色焦黄，上唇横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一双贼溜小眼精光四射。他名叫马如龙，负责整个黑水镇的治安，这活儿在黑水镇是肥缺，清闲得很。除了每天定点开放和关闭东镇通往西镇的板桥，其他时间都是带着手下的一圈狗腿子们满镇乱转，美其名曰治安巡逻，实际上就是敲诈小商小贩的"治安费"，待这治安费攒得差不多了，一队人马就相约到酒馆里吃酒赌钱，到茶馆听戏，或者到烟馆点上几个烟泡。

不过这些天马如龙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如意，镇上屡屡有人失踪，一个月内居然有十几个青年人不知去向。镇民们联名向镇长请命，镇长则谕令保安队尽快破案。马如龙想保住饭碗，当然不敢怠慢，于是乎贴告示、查户口、寻找失踪人员、设卡检查过路客商，几天下来忙得团团转。他已经五天没有到烟馆里去了，浑身像被蚂蚁咬着，现在看每个人都是斜着眼睛，一副无处发泄的神色。

此时的他正带队来到城关巡视，一眼就看到一身金色道袍的茅无极和他的三个徒弟。自从几年前被一个牛鼻子痛扁了一顿后，每每看到这些道人侠士，

马如龙心中都会没来由地涌起一股子无名火，此刻也不例外，他挥手带着人就走了过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马如龙阴恻恻地喊道，一口没事找事的挑衅意味。

茅无极见他们穿着保安制服，知道是镇里头的公差，忙客气地道：“ 这位小哥，我们师徒四人都是茅山修行之人，此次外出路经猫儿岭时遇到了一只千年狐妖，一路追踪到此处。此妖孽道行高深，十分危险，相信和近几日的连环失踪案不无干系，还希望兄台能行个方便，放我师徒四人进镇，擒住这妖孽。”

马如龙斜着三角眼，手指捋着唇上的八字胡，围着茅无极师徒上下打量着兜转了几圈，旋即冷哼道:“茅山道士？千年狐妖？你以为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哼！我看你们就是乔扮成茅山道士的人贩子，我们黑水镇里的失踪青年都是你们给拐骗走了！还不快向本队长交代你们的罪行！”

“什么？拐骗？”茅无极惊道：“这……这是从何说起呢？”

阿发阿桓早就看不惯马如龙为非作歹的小人嘴脸了，阿发嚷道：“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师父是茅山宗一代宗师，湘西地界上谁没有听说过茅无极的名号？我看你小子是有眼不识泰山！”

阿桓也道：“对！指不准黑水镇里那些失踪的人就是和那千年狐妖有关，你最好对我师父客气点，要不然下一个被狐妖抓走的就是你！”

“嗬——”马如龙大怒，有些笨拙地拍开腰间的枪套，拎出一把马牌撸子，枪口对准了茅无极。在民国时期，黑市上最多的两种手枪就是盒子炮和各型号的撸子了，盒子炮（毛瑟军用手枪）型号单一，枪身又大，价格相对比较便宜，而撸子炮枪身精致，型号也多，一般是富商和高级军官所有。马如龙因为自己的撸子炮枪柄上刻着一匹骏马而格外钟爱，也总爱显摆显摆，现在见阿发阿桓敢公然顶撞自己，大失颜面，想也没想就掏了出来。

乌黑的枪管对着茅无极的眉心，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马如龙冷笑道:“老子知道茅无极，他可不是长你这样！老子这就一枪毙了你，看你还敢不敢冒充茅山道士！”

话音刚落，马如龙捏着枪杆子的手作势一抖！

众人大惊失色，巧云也是吓得“啊——”一声尖叫出来！

马如龙却没有开枪，见众人骇得易容变色，心中爽快不少，哈哈大笑起来。

“马队长，你这是做什么？”茅无极也觉得心头乱跳，可是人在矮檐下，不

能用强，压下一口火气，道："我茅无极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何来冒充一说？"

"你如果真是茅无极，便做个法术来让哥儿几个瞧瞧！"马如龙嘿嘿笑着，他心中已经信了，可现在偏是要欺负他们师徒四人是异乡之客，轻佻地道："若能哄得本队长高兴了，才能让你们入镇！"

三个徒弟纷纷怒目而视，茅无极正色道："荒唐！我茅山道术是用来斩妖除魔的，可不是来取悦于人的！"

"少说废话！"马如龙身旁的李副官也跟着起哄道："大队长让你做把戏你就赶紧做，不然的话，哥儿几个的枪子儿可是不长眼的！"

茅无极见他们如此蛮横无理，心中也升起怒火，可他毕竟是一代宗师，不能与这帮市井宵小一般见识，便侧过头去，不再理会。

周围围观的民众见马如龙等人如此刁难，都面露不忍之色，可是怯于往日里马如龙的淫威，也都不敢出言劝说。

"快啊！快啊！"马如龙得意洋洋，扬着手中的撸子炮催促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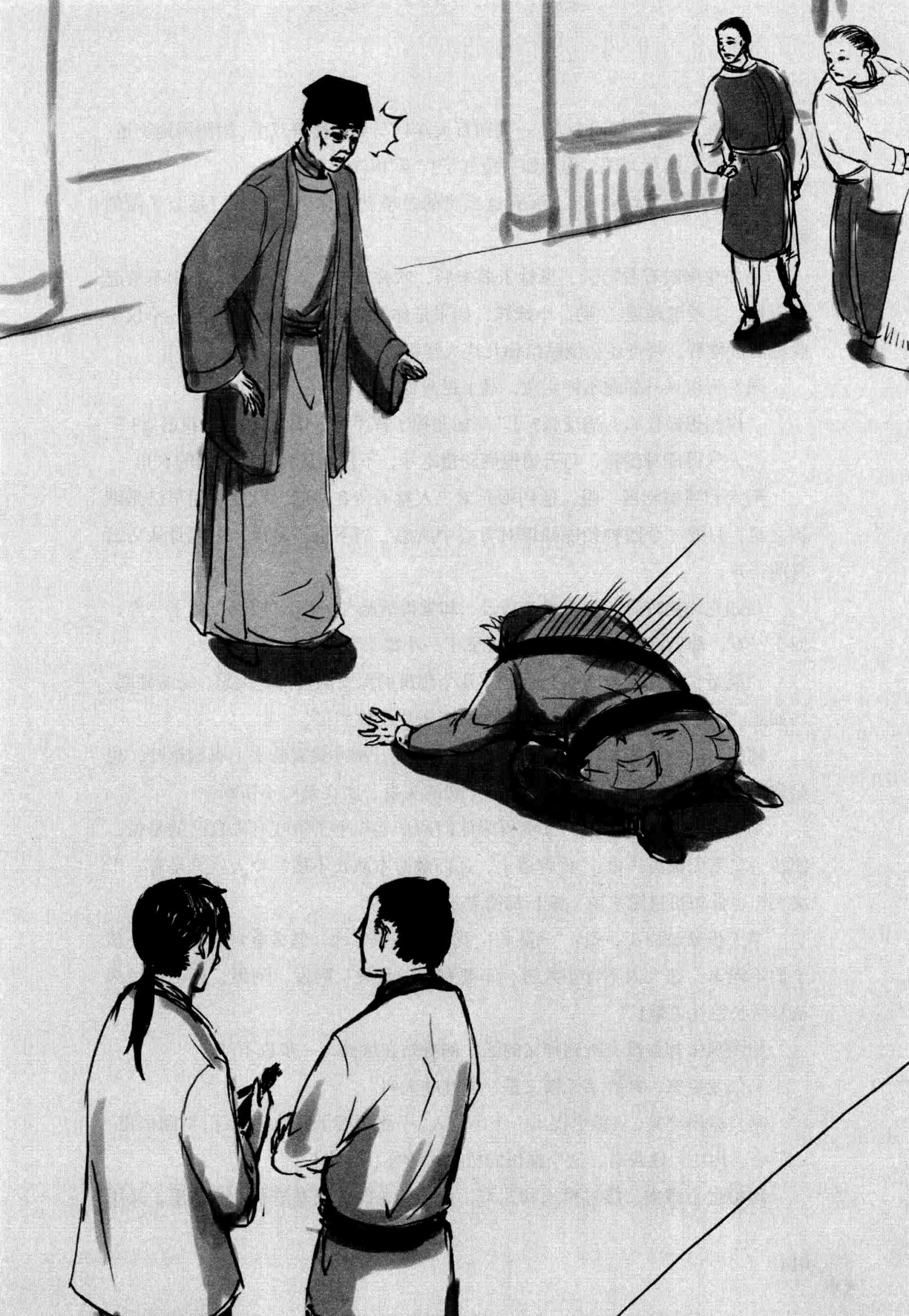
狐妖未除，茅无极心中着急，寻思着不能老在这和他瞎磨蹭，便沉声道："我确实就是茅无极。你如果不信，可以带我去见你们镇长汪有龄。我和他在省城曾有一面之缘，若有半分做假，我们师徒四人随你处置！"

茅无极说得是事实，去年刚开年的时候，黑水镇镇长汪有龄在途经省城时生了一场大病，请遍了省城名医，都无法治愈。后经人介绍请来了茅无极，断出他是邪魅缠身，做了一场道法驱赶鬼魅，方才治好怪病。汪有龄对茅无极感激涕零，愿以千金相谢，茅无极却不愿接受金钱之物，更让汪有龄敬佩。后来汪有龄回黑水镇后，也曾数次相邀茅无极来做客，自己也好尽地主之谊。茅无极本来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些年走南闯北也没有时间到黑水镇来，此时见马如龙纠缠不清，也只好将和汪有龄这段交情讲了出来。

马如龙心头暗自一怔，他本已相信了茅无极的话，此时见他又搬出镇长来，顿时觉得为难。他是绝不会带他们去见镇长的，那样只会自取其辱，说不定还得召来镇长的责罚，当下之计，便是将错就错，绝不能让他们进镇子里去！

拿定了主意，马如龙冷冷地道："你们是谁我不知道，镇长大人日理万机岂能说见就见？这样吧，你们要进镇也行，不过要交纳过境费！交了过境费，本队长就放你们进去。"

"交多少？"茅无极无可奈何地道。



“一人一百，你们四个人，一共四百大洋！”马如龙搓着双手，阴恻恻地笑道。

“什么？四百大洋，你不如去抢好了！”阿桓气道。

巧云也道：“就是！天下哪有这么贵的过境费？你黑水镇城门是金子做的吗？”

马如龙侧眼看看巧云，见她玉面朱唇，吹弹欲破，着实可爱，心中不禁起了歹意，笑嘻嘻地道：“哟，小妹妹，如果是你愿意去我府上留宿几晚，不仅不收你的过境费，哥哥还会倒贴给你几块大洋呢，哈哈……”

阿发阿桓见马如龙不怀好意，马上挺身而出挡在巧云面前。

“你们想做什么？造反么？！”马如龙挥了挥手枪，喝道：“都给我退后！”

二人气得浑身颤抖，巧云怕他俩动粗吃亏，不住地从背后扯他们的衣角。

阿发和阿桓相视一眼，他们师兄弟二人整天待在一起，彼此之间早已是默契之至，只要一个眼神便能知道对方心中所想。当下也不多说，一闪身从巧云身前让开。

马如龙淫笑阵阵，刚要走向巧云，却觉得后脑勺一疼，“哎哟”叫了一声，回头一看，却见是阿桓从自己头上扯下了一小撮头发。

“混蛋！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几个跟班的保安队员都是大怒，纷纷呼喝，马如龙“啪”地拉了一下枪栓，喝道：“老子毙了你们！”

阿桓却嘻嘻一笑，“我说马队长，您别生气，刚才我看您头上有根草叶，想给您摘下来，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扯到了您的头发，实在是对不住啊……”

马如龙气得暴跳如雷，又觉得跟他们两个毛头小子争吵有失自己的身份，便转头对茅无极厉声道：“冒牌道士，你们敢对本队长不敬！今天就算是有一千块大洋也休想再进黑水镇，滚！都给老子滚！”

茅无极紧皱眉头，道：“马队长，我们初来贵宝地，怎么敢对你不敬？小孩子们不懂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和他们计较！阿发，阿桓，还不快过来给马队长赔礼道歉！”

阿发阿桓却似没有听到师父的话，侧身站在远处，一步也不动。

马如龙更怒，冲着茅无极又是一通哇哇大叫。

阿发微微冷笑，从袋中掏出一个小草人，一张画好了咒的黄纸符，对阿桓道：“师弟，你功力比我高，这个报仇的机会让给你！你来！”

阿桓也不谦虚，接过草人和咒符，把马如龙的头发塞进草人身体里，又用

咒符牢牢地包裹了一层，准备完毕，左手握住草人，右手捏一个玉宫手诀，便开始默念茅山咒语。

他所施的乃是茅山术中的一个小把戏，名曰“草人牵”。需要用到被牵制之人身体的一部分，一般是毛发或指甲，配合草人和咒符，以茅山术功力发动之后，便可以置人于股掌。一旦被控制，人的一举一动都将会受到草人的牵制，而施法人通过控制草人来操控他的行动。

“草人牵”是茅山术中极简单的入门法术，阿桓早已是驾轻就熟，成竹在胸了。念完了咒语，阿桓见马如龙还在和师父纠缠不清，便对阿发狡黠一笑，一使劲儿将草人的双腿弯成了九十度。

“快滚！快滚！”

马如龙还在叫嚷不休，忽然毫无征兆地“咕咚”一下子就给茅无极跪了下来！

第二章
客栈夜惊魂

保安队员和围观的镇民们都是大惊失色，马如龙却如同傻了一般，跪在茅无极脚下一个劲儿地磕头，以首叩地，砰砰作响。头被磕得又青又绿，马如龙脸上带着一种不可置信的僵硬神色，直到半晌才哇呀一声喊了出来："啊——，这……这是怎么了？"

语声尖刻，充满了失神的惶恐。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茅无极，他一眼就看出马如龙是中了本门法术"草人牵"，紧接着，两道凌厉的目光去寻找自己两个乱用法术的不肖之徒。

"阿发！阿桓！你们给我出来！"茅无极厉声喝道。

不见二人出现，却见地上的马如龙全身一震，僵硬的身体似乎恢复了常态，他见茅无极要走，顿时一把扯住他的袖子，叫道："你不能走！你这故弄玄虚的牛鼻子！老子要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刚叫了一声，忽见他脸上神色一变，双手神经质般的高高举起，然后又重重落下，掌掌打在自己的头上！啪啪数声，帽子也被自己打掉在地，脸上不知何时也划出几道血痕来。

"阿桓！快住手！"茅无极厉声道，目光一扫，从人群中看到了正在嘻嘻笑着的两个徒弟，他马上向二人走过去。巧云也觉察到了师兄的把戏，正觉得马如龙好玩有趣，见师父要去制止，也只好跟着过去。

马如龙犹自在自打耳光，手下保安队员都瞪着眼诧异地瞧着，哪里还有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们师徒？一众围观镇民们看到平日里作威作福的马队长如呆似傻，心中解气，都大声哄笑起来。

"快住手！"茅无极站在两个徒弟跟前，低声喝道："茅山道术是用来除魔救人的，你们怎可如此胡闹！"

巧云却道："师父，那个马队长太欺负人了。师兄这么做也算是为民除害，

小小地惩戒他一下。”

阿发也跟着笑道：“对对对，师父，就让我们教训教训这个地头蛇吧。您看，乡亲们笑的多开心，简直是大快人心呐！”

阿桓嘻嘻一笑，一扭动手中草人，却见马如龙从地上一跃而起，一头撞向旁边的告示牌。保安队员们从没见过队长如此癫狂，诧异不已，竟忘了前去拦阻。只听“砰”的一声，马如龙一头将告示牌撞翻在地，头上也是鲜血直流，哼哼唧唧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快住手！再这样下去会弄出人命的！”茅无极加重了语气，喝道：“连师父的话也不听了？”

阿桓这才收起了草人，嘻嘻笑道：“马队长对师父太无礼了，我们这也是为师父出口气！”

“哼！”茅无极声色俱厉道：“法术要用在正道上，像你们这样轻浮浅薄，何日才能担当大任？今晚罚你们每人画一百张金刚符！”

阿发苦道：“师父，草人牵是阿桓弄的，和我没关系啊，我……我就不用罚了吧……”

“喂喂，你好歹也是个从犯好不好？怎么就给推得一干二净了？”阿桓笑道：“师父，师兄分明是诡辩，您应该罚他画两百张！”

阿发结结巴巴的百辞莫辩，巧云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茅无极厉声道：“都住嘴！”

三人见师父真的生气了，忙都垂下头去，茅无极回头看马如龙并没有大碍，这才道：“还不快走？”说完，众目睽睽之下，带着徒弟走入了黑水镇城关。

要是只从外表看，黑水镇绝不像是个与僵尸毗邻的险地。街道整洁宽敞，小商小贩鳞次栉比，过往的马车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街道的出口处，几个小贩正和顾客讨价还价，见到他们师徒四人，都友好地点头示意，有的还恭敬地让路，让几天来风餐露宿的师徒四人心中颇感温暖。

这时路边一个挑着扁担卖麦芽糖的老阿伯经过，阿发嘴馋了，偷偷买了两块藏兜里，趁着阿桓不注意，偷偷塞了一块给巧云。见巧云开心一笑，阿发心中甭提多甜蜜了。

一路打听着，师徒四人最终决定在桂花街最大的一家客栈内下榻。

阿桓抬头看看客栈的招牌，道：“百祥客栈？师父，您不是说和汪镇长有交

情吗？为什么不让他给安排食宿，咱们也好省点盘缠。”

茅无极道：“我当初救他性命，是我们茅山派的分内之事，可不是为了贪恋报答。现在我们要追查千年狐妖的下落，还是不要去叨扰他了，免得再让他惹上什么麻烦。”

“师父您真是宅心仁厚。”阿发讨好地道。

师徒来到客栈大堂，早有伙计迎了上来，听说是要住店，便把他们引到了掌柜的柜台上。掌柜的约莫着五十来岁年纪，干巴精瘦，带着一副老花镜，见住店的是道士，便客气地道：“天师们肯光临我这小店来，那是我的福气。几位都是身居神通之人，小店可要沾您的光了。不知几位天师要开几间房啊？”

师徒四人和市井之人打交道，一向以阿发为代表，因为他长得憨憨厚厚，说话也和和气气，极少与人争持。听到掌柜这么说，阿发笑道：“三间，掌柜的，听你这话，好像你们店里经常来道士住一样。”

掌柜也是一笑，“黑水镇里谁没见过出家人？你们是第一次来吧？按说你们是有道之士，不怕僵尸恶鬼的。不过我还是要多一句嘴，黑水镇和别处不同，河东是人的地盘，河西是僵尸的地盘。东镇到西镇只有一座桥，现在白天，桥是通着的，到了晚上桥就断开了。你们虽然身怀法术，但白天去了西镇，傍晚时分也一定要赶紧回来，否则僵尸出来觅食，可不是闹着玩的。”

路过的小二听到，也是插嘴道：“最近镇上可是丢了不少的人，听说都是被西镇的僵尸给抓走吃了，镇长正在考虑要把吊桥给拆了呢……”

“有这么严重吗？”阿发有些不相信。

“你看看，老人家说话，你还不信！”掌柜地压低了声音，“我和你说，这几天古怪得紧，往常只要一到了晚上，西镇里便是一片死寂，现在居然隐约可以听到僵尸们嘶吼的声音，别提多恐怖了。隔壁的李神婆说是西镇僵尸饿极了，正想办法冲到镇里来呢。这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劝你们也都小心一点为妙。”

“东镇不是有保安队吗，还怕僵尸攻过来么？”阿桓忽然想起了马如龙。

“噗……您别提那个马队长，整天就知道吃喝嫖赌，欺上瞒下，他能干个什么正经事儿？”掌柜的苦笑一声，似乎不愿多谈，道：“我给你们开三间房，只收你们一半的钱就好了，你们能住在我这里，是小店的福气。”

阿发谢过掌柜的，开始分配房间钥匙了。阿桓和阿发一间，茅无极一间，

巧云因为是女孩子，也单独给她配了一间房。

茅无极虽然没有跟掌柜的说话，可是他却听得十分仔细，心中满是疑团。黑水镇里这人尸隔河而居已经好几百年了，一直相安无事，为什么最近会出现这样异常的事情呢？

镇民频频失踪、僵尸蠢蠢欲动、还有一只无踪无影的千年狐妖，这些诡异的事件中是否有种某种联系？茅无极想到这些，心中不由得有些压抑，他暗自决定改日一定要到西镇好好查探一番。

吃过晚饭，三个徒弟便悻快快地着回到各自房中画符箓，茅无极对于他们的功课十分严苛，这次虽说是惩罚，可也是算是练功中的一种了，他们三人谁都不敢轻视。

茅无极在自己房间内先练了一会静气功，然后就开始打坐修炼茅山心法。

黑水镇的夜色渐渐降临。

阿发阿桓巧云三人各自房中画符，阿桓和巧云十分仔细，阿发却是个闲不住的，只画了几张就觉得枯燥无趣了，一边叹气一边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凑到巧云面前，嘻嘻笑着道："小师妹，你帮我画几张吧，明儿个我给你买个绣花荷包。"

"那可不行。"巧云道："师父的眼睛那么亮，准能瞧出来。"

阿发笑道："放心吧，一共三百张多呢，他怎么会一张一张地看？"

阿桓却道："大师兄，难道巧云不替你画符你就不给她买荷包了？不知道师父怎么想的，把盘缠都让你保管着，哎，一路上想买点把玩的物事都不行！"

阿发无奈地皱起了眉头，"快别说了，师父虽然让我拿着钱，却三天两头的检查，我手里哪有闲钱？这买荷包的钱，还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呢……"

他三人在屋内说话，和茅无极却只隔着一道墙板，茅无极平心静气地修炼，耳聪目明，早已听得清清楚楚，此时禁不住出言道："练功不准偷懒！今晚你们都不要睡了，画完金刚符，再画一百张盘陀符！"

三人互视一眼，狼狈地吐了吐舌头。

经这么一扰，茅无极已经没了修炼的心情，想起黑水镇盘根错节的诡异事件，心中更是一阵烦乱，他收功下床，缓步走出房间，想要去街上散散心去。

还没下楼，便看到掌柜的已经在安排着伙计们上门板，原来客栈已经准备打烊了。茅无极叹了口气，准备回房。

这时客栈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个赶夜路的客人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来的是三个人男子，均是用竹编斗笠遮住了面目，从服饰上看应该不是湘西一带的居民，倒像是在外走马经商的马帮。云贵之地自古便有马帮，常年漂泊在外贩卖茶叶、盐巴、药材等物，身穿着粗布麻衣，骑着矮脚马成群结队地行走在山野中，有时候也会到湘西地界来。

可是看着他们却似乎并没有赶着马队，而且只有三人，未免也太不成规模了，茅无极本不在意，但当他们三人都摘下斗笠露出面容的时候，心中竟蓦地一凛。

“这三人……好重的煞气！”

煞气，乃是杀气过重凝聚而成的无形无色的阴邪之气。六界之中所有生灵都可能结成煞气。鬼魂身上只有幽怨之气，若杀生过多，便会煞气缠身成为厉鬼。战场上的将军士兵多身怀刚猛之气，若杀生过多，眉宇之间也会凝结煞气。诸天仙佛多有神威之气，若杀生过多，也会凝聚煞气，成为护法战神或威猛罗汉。

所以说煞气并无好坏之分，只是代表着杀气的多少。就连茅无极，因为常年斩妖除魔，自己身上也怀有不轻的煞气，凡人望之，只见正气凛冽，稍有邪念之人都不敢与他长时间对视。

此时茅无极见堂下几位客人面目眉宇之间凝结着浓重的煞气，心中十分惊诧，暗道：“难道他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煞气如此之重，只怕死后也会变成恶鬼怨魂不得安宁。”

正想着，三位异乡客目光在大堂上环视一周，见空无一人，转对掌柜道：“我们要一间房。”语声阴沉嘶哑，犹如一个患有喉疾的病人。

掌柜的依旧很客气，笑道：“三位再晚来一步我们这儿就要上门板了，正好还留有一间空房，让伙计带三位去看看是否合意。厨房已经熄火了，三位若要吃饭喝酒，我让厨师给你们开点小灶……”

“我们自己去看房，不吃饭。”异乡客干巴巴地道。

掌柜见三人模样态度，知道他们是来路不明之人，便不再多说，指明了房间，道：“一间房住一夜，房钱是两块大洋。”

异乡客伸手探入衣袋中，只听哗哗作响，掏出一把大洋来扔到柜台上，别无二话，转身走入房间。

掌柜的一怔，不知道异乡客是没听懂自己的话还是故作大方，看着柜台上十几块大洋，也不敢多问。只听得异乡客走入自己房间，咣当一声关门，随即便悄无声息了，竟连房内蜡烛都没有点着。

掌柜的脸色发怔，心里却是喜不自禁，一把将大洋捧在手中，一块一块数着，不时吹口气在耳边听着银锞子的颤音。

茅无极皱起眉头，心道："看来这三人绝非善类，还是得小心一点。"转眼看掌柜的已经吆喝伙计们上了门板准备休息了，便转身来到徒弟房间。

三个徒弟还在画符，茅无极见夜色深了，道："今儿就到这儿吧，明天师父要出去查看查看，你们三人就留在客栈练功。现在睡觉去吧！"

阿桓忙道："师父，今夜我们画完符，明儿个跟着您一起去。"

茅无极见阿桓这般懂事，宽慰道："不用了，为师喜欢清静。咱们出门在外，睡觉不要睡得太死了，警觉着点。"

三人答应了，巧云向师父和师兄告别回了自己房间，茅无极又看了看三人画的咒符，见阿桓的手法和功力都超过远远超过了阿发和巧云，刚想要批评阿发几句，脑海中又冒出刚才的三个异乡客煞气四溢的面容来，不禁有些忧心，不再说什么，也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阿桓和阿发两个活宝却一点都不困，躺在床上低声谈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好生有趣，从密林穿梭的千年狐妖，到那欺软怕硬的马如龙，又谈及可爱的小师妹，两人兴致勃勃，也错过了困头，竟然越来越精神了，听着街上打更人沙哑的吆喝，阿桓笑道："不知不觉都三更天了，我们还是快些睡下吧，明儿个起晚了又要被师父他老人家骂了。"

阿发打个哈欠，道："明天师父要出去，留下我们画符，起晚点有什么要紧的？你和师哥说说，巧云到底喜欢什么样式的荷包……"

正你言我语的谈笑着，忽然听得"啊——"的一声惨叫，如一注凛冽的冰凌，真真切切地灌入二人心中。这寂静的夜里，惨叫声摄人心神，惊得二人浑身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

"这……这是什么情况？"阿发结结巴巴地道。

阿桓眉头一紧，忙下了床披起衣服，迈开大步向门外冲去，阿发也不敢耽搁，从桌上抓了几张阿桓画的金刚符便跟了出来。

二人刚来到二楼的回廊上，却见茅无极也推开门走了出来，茅无极一脸凝

重，见到两个徒弟，沉声道："你们俩保护好巧云，为师去看看。"说完便向楼下疾步走去。

阿桓和阿发不记得多少次充当护花使者了，这时他俩担心着小师妹安危，一左一右守护在巧云的房门口。巧云此时也听到惨叫声穿衣起了床，见两位师兄如临大敌，心中紧张，道："师父现在何处？"

此时茅无极已经下楼，双眼一扫便发现有些异样。一楼有几间房的房门都是虚掩着的，房内黑压压地隐约透露出一股阴戾之气。

茅无极心知不妙，打算进去一探究竟。刚推开木门，便觉得一股死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倍加小心。

茅无极是修道之人，道法高深，虽是在这深夜之中，却依旧可以借着微弱的夜光视物。房间内十分凌乱，木床上的破棉被隆起老高，也不知盖着些什么东西。

越往那木床接近一份，血腥味便添增了一层，茅无极心无畏惧，猛劲扯开棉被，却见那木床上赫然躺着两具血肉模糊的尸首！

这对夫妻茅无极白日里曾在大堂上见到过的，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时辰，竟然双双惨死在此处。就在茅无极扼腕叹息之时，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两具尸体干瘪无比，仿佛风干了的腊肉，缩成一团，连一点残留的阳气都没有了。

茅无极心忖："看情况应该是被厉鬼吸去了精阳之气而死的，难道说……"

此时客栈大堂已经陆陆续续聚集了一些人，掌柜和伙计也都起来了，你言我语，嘈杂不已。茅无极怕尸首惊吓到其他房客，便盖上了棉被，踱步走出了房间。

掌柜睡意蒙胧地道："道长，这大半夜的瞎叫唤，是怎么回事？听得这心里可真瘆得慌呢！"

茅无极不答，转身又走进另一间客房内，同样发现了一具面目可怖的干尸。掌柜和伙计们也都跟了进来，当看到这般恐怖的情形时，也都是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何事。

掌柜的脸吓成了黑色，颤声道："道长…这…这是……"

阿发三人这时也走了下来，看到干尸，也都知道绝非寻常人所为，便开口道："掌柜的，你这店里面不干净。"

"哪有这回事？"掌柜的生怕其他客人听到，慌忙辩解道："我这店可是搭建在一块风水宝地之上，而且，这不是还有你们几位道爷坐镇着吗……"

茅无极锁紧眉头，却不答话，又去查看了另外几个开着门的房间，毫无例外，所有房间中的客人都已经惨死在床上！

这样一阵哄乱，大家谁都没有了睡意，幸存着的房客听到竟在客栈内发生了这样恐怖的事情，个个都吓得呆若木鸡，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了，稍有几个胆子大的收拾了东西便要离开客栈。

“都别乱！”茅无极厉声喝道，语气威严，不容丝毫商榷。

见所有人都慢慢静了下来，他接着道：“我刚才验过尸首，他们都是被抽空了精阳之气而亡！客栈门口悬有八卦镜、阴阳符镇邪，寻常鬼魅决计是进不来的，除非是借助宿主……”

“也就是说，凶手就是咱们客栈内的住客。”阿桓补充道。

“今晚你们谁都不能走，我师父做法，一定会把厉鬼统统拿下！”

掌柜和一众客人听到这么说，心中稍定，左右看看彼此，都是一副怀疑的神色。

茅无极道：“阿发，你去我房中取桃木剑、柳叶和无根水来，我要做法开天眼，看看这厉鬼现在何处。”

阿发也知道事态严重，不敢再嬉闹，答应了一声便立马跑上楼去了。

“掌柜的，麻烦你准备一张干净点的木桌。”茅无极对掌柜道，紧接着又环眼扫视了一遍在场的房客，问道：“咦，这东厢房的三位房客怎么不在？”

掌柜知道是指昨夜投店的三个异乡客，张眼一望，果然不见他们身影，忙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就住在这个房间里……”

众人顺着掌柜所指一看，找到了位于一楼角落里的东厢房。此时房门紧闭，屋内一团漆黑，没有丝毫光亮。

茅无极心中更疑，刚要说话，却听“吱呀”一声，房门被打开了，三个人高马大的男子缓缓走了出来，正是昨夜的异乡客。

他三人脸上毫无表情，眉宇间泛着阵阵黑气，其他房客虽然看不到煞气，却也知道来者不善，不敢靠近他们分毫，不由自主地向一旁闪开两步。

茅无极深吸一口气，厉声问道：“三位是哪里人氏？做什么营生的？”

当头一个侧眼瞟了一眼茅无极，语声嘶哑道：“你是朝廷的密探还是官府的衙役？凭什么来打听我们身份？”

茅无极一怔，不好再接话。这时阿发已经拿了茅无极的布囊出来，布囊中

存放的全是茅无极镇鬼捉妖的器皿，阿发也没工夫挨个细找，便一股脑都给他拿了下来。

茅无极接过布囊，心中稍安，思忖道："多说无益，任你是邪魔还是厉鬼，都难逃我煌煌天眼！"说着便取出所需之物，开始做法开天眼。

三个异乡客神情微变，彼此看了一眼，一语不发便要向门口走去。阿桓见状，横身一跨挡在他们面前，问道："几位这么晚了，是要到哪里去？没查清真相前，谁也不能走！"

闻言，三人脸上立时浮出一阵怨愤，见阿桓目光凛冽，茅无极手持桃木剑引而不发，不敢轻易触犯，便怨毒地瞪了阿桓一眼，停住脚步不再动了。

茅无极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猜了个十之八九。但是此刻的他却不愿点破，以免无辜房客受灾受难。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想看看究竟是怎样的厉鬼恶煞，会如此残忍凶暴。

一念到此，茅无极取过应用之物，开始做法开天眼！

第三章
地底小黑牢

修道之人讲求“五通”，即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天心通、如意通。修炼得天眼通，便可使妖魔戾气无处遁形，一眼便能看破邪魔之气。天耳通可听千里之外的声音，耳聪目明；宿命通可通晓前生后世的缘由，意料过去未来；天心通可查探凡人心中想法，读心测意；如意通乃是五通最高境界，飞行变化、踏雪无痕、燃水生火，所有神通随心所欲无所不能。

五通极难修炼，寻常修道之人穷其一生所能也难达其一，茅无极天赋异禀，刻苦修道半世，也只勉强达到天耳通的境界，若能达到如意通境界的，更是非仙即圣了。现在要看破附身恶鬼的真面目，便只能做法使出了天眼通。

手持桃木剑，焚咒符祷告，取柳树叶沾上无根水，茅无极静气凝神念完咒语，拿两片柳叶在自己双眼一拭，顿时双眼放出灵光来！

茅无极目光炯炯，犹如两颗烁烁闪光的宝石，只是一扫之间，便吓得众人一缩脖子，都觉得他的目光可以看透自己心底最深处的秘密一般。

茅无极转头去看一旁的三个异乡客，却见其中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团模糊的黑影在操控，冷笑一声道：“天眼通下，尔等伎俩还想得逞么？三只孽煞，几百年来不知道害了多少人的性命！今日我便替天行道，收了你们！”

众房客不明所以，扭头看看那三个异乡人，不由得汗毛直竖。只见他们仨肘不抬，腿不弯，忽地纵身而起，半空中张牙露齿，手爪如钩，身后拖着三道黑气，直扑茅无极而去！

房客们哪里见过这等情形？急呼乱叫，纷纷四散躲逃，或将窗户撞碎，或将门板挤开，一通乱叫着跑了出去，就连自己房间中的物件都顾不上拿了。掌柜和伙计们也是一脸惊慌，忙不迭跟着人群向店外挤。

“妖孽无礼！”

茅无极却早有准备，手中桃木剑向桌上一点，剑尖戳起一张黄纸紫薇符，

功力催动下，手腕一抖挽了个剑花，那黄纸符竟“噗”的一声自行点燃，随即爆出一团黄紫色的光焰！

紫薇咒符是驱邪镇煞的秘宝，茅无极平时极少使用，此三鬼怨力非常，茅无极也不敢大意。此时的他手持桃木剑向冲自己扑来的三鬼凭空虚点过去，耳边便听到“啪啪啪”三声脆响，悬浮在空中的三鬼身形都是一震，随即便跌落下来。

“孽障！怎敢与我茅山道术相争？”茅无极正色道，桃木剑一摆，便要过去擒拿三鬼。

三鬼相视一眼，不待茅无极走近，身形陡然一晃，却分开了三个方向朝着茅无极的三个徒弟冲了过去。

“小心！”茅无极当即大叫出声，桃木剑脱手而飞，向距离最近的一只鬼飞刺而去。

只听“叱”的一声，桃木剑径直插入被附体的异乡人胸口，剑势丝毫不减，向后一撞，将它身形死死钉在大堂的木柱上！那异乡人面目狰狞，“嗷——”地厉叫出来，浑身颤抖，四肢抽搐乱舞，竟似狂颠一般。

茅无极知道这是桃木剑的灵力已经刺穿了依附在尸体上的厉鬼，厉鬼受灵力所控，无法摆脱，只得胡乱舞动。待他回头再看时，却见另外两只厉鬼已经冲到了巧云和阿桓面前！

说时迟那时快，阿桓一把从阿发手中扯过一张昨晚刚画成的金刚符拍在手上，暗运功力向前一推，只听“轰”的一声闷响，那恶鬼如同撞到了一堵厚墙上，身子一震倒退了数步。

巧云却没有阿桓那般机变，她学道时间还不长，茅山法术还没能融会贯通，初遇恶鬼，心中不免惊慌紧张。另外的那只鬼魂趁她分神，一把扳住她的肩头，巧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已被恶鬼用手臂死死卡住了脖子！

“巧云！”

阿发和阿桓同时都惊叫出来，双双向前一拥，将巧云和恶鬼围在当中！他俩关心巧云胜过自己，心知那恶鬼只需手臂稍一用力，巧云那柔弱的脖颈便会被拧断。俩人就这样怔怔地看着，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茅无极却不惊慌，似乎心中另有打算。只见他踱步向放置着布包的木桌走了过去，口中说道：“你们这些年来都是在害人性命，作恶多端，怎么还不肯收

手？今日竟敢挟持我茅山子弟，哼！我看你们真是恶贯满盈了……”

茅无极边说着，边用手搓了无根水净手，又从布囊中掏出朱砂和乾坤袋，左手掐住金龙手诀，右手朱砂一扬，照准地上躺着的被附身的异乡客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朱砂沾身，异乡客浑身一抖，随即附身的恶鬼便发出一声惨叫，转眼间便魂飞魄散，茅无极拿乾坤袋转手一兜，轻而易举的便将恶鬼收入其中。紧接着他又快步走到被桃木剑钉住的异乡客身前，用同样的方法将它收入乾坤袋中。

挟持着巧云的恶鬼看得清清楚楚，没想到自己挟持了茅无极的弟子他还是如此镇定，心中发怯，手臂微微抖动。茅无极却已经收回桃木剑，一手持剑，一手握朱砂朝它走了过来。

“都别动！”异乡客大喝一声，“再向前一步，我把这妮子杀了！”他手臂发紧，巧云被他勒得眼珠翻白，险些晕死过去。

“不要！你不要乱来！”阿桓急得叫出声来，“你放了巧云我们就放你走！”

“胡说！”茅无极断喝一声，“我们修道之人就是要斩妖除魔，怎么可以轻易将它放走？若它肯放开巧云，然后跪拜天地，对三清玉帝与漫天神佛发誓日后再不害人，我才可考虑饶它一命。若是不肯，定将让它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恶鬼见茅无极如此强硬，心生绝望，如果日后都不再吸取凡人阳气，那自己的修行便再无精进的可能。一时间心中矛盾，竟不知该怎么办了。

阿发一听急了，忙提醒道：“师父，巧云可在它手上啊……”

茅无极脸色阴沉，道：“我推算过巧云的命格，她是长寿之相，没有妨碍的。”

恶鬼见茅无极逼近，忙向后退了几步，正站到窗户前。那窗户刚才早已被撞碎，外面便是黑漆漆的夜空，它向外看了一眼，思量着能否逃走。

茅无极自然知道它的心思，冷笑道：“你若不敢发誓，便还是有害人之心，我岂能容你逃走？即使身在百步之外，茅山道法要取你性命也不过是一抬手的事！”

阿发心中从未如此忐忑，眼睛不敢离开半步，这时阿桓凑了上来，低声道：“师兄，我看师父这是在攻心。若是有相中机会，他定会出手救下巧云的。”阿发听完，稍微安心了一些。

茅无极与鬼魂现在只差了四五步的距离，每多接近一点，救下巧云的机会也便添增了一分。

正在这令人窒息的关头，忽然街上传来一阵尖锐的笛哨，一排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这架势似乎是一大帮子人同时朝着客栈这边涌来。

只听到一个尖刻的声音高叫道："杀人犯在哪儿？王老板，快开门让老子们进去！"听这沙哑的声线竟是马如龙的声音，师徒几人心头都是一凛。

"就在这里，这就是小的的店……"旁边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回复道。

话音刚落，几个保安队员已经窜了进来，看到屋内凌乱的情景时，也是一愣。马如龙手持双枪也跳了进来，一眼就认出了茅无极师徒，他脸上写满惊诧，但随即又冷笑道："臭牛鼻子，可算让我找着你了！弟兄们，都给我拿了！"

保安队员不分轻重，一拥而上便要捉拿茅无极，阿桓见势不妙，慌忙阻拦道："不要乱来，师父正在捉鬼！"

保安队员们哪里肯听他解释？手中汉阳造的步枪一举，枪托子朝着阿桓便砸了过去，阿桓万没想到这帮子人如此蛮横无理，一个不防备额头被枪托子狠狠砸了一下，顿时鲜血满面。

茅无极心中一乱，侧头道："桓儿，你没事吧？"

"没事…小伤不碍事…"阿桓刚答应了一声，忽然目光发直盯着茅无极身后，喝道："师父！"

茅无极忙回头，却见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被鬼魂附体的异乡客已经一把推开巧云，身形一扭跳上窗台，迈步便向街头窜出去！

"哎呀，坏大事了！"茅无极大喝一声跃了出去，眼见厉鬼身影便要消失在夜空之中，此时已经来不及催动飞剑了，便从袖中甩出一枚摄魂铃。那摄魂铃约莫着有指头大小，一旦依附在妖物鬼魅身上，千里之外亦可听到铃响，是跟踪尾随的不二选择。

摄魂铃准确无误地粘在了逃走的异乡客身上，这时保安队员们也早已经是按捺不住了，一拥而上，扳肩头摁脖子地将茅无极给绑了起来。

"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马如龙横着三角眼，满口的酒气，一步步走到茅无极面前，又是得意又是解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敢在当街羞辱本队长，我看你是活得腻味了！"

茅无极正在懊恼放了那厉鬼逃走，又见马如龙一副小人嘴脸，心中愤愤不平，脸都快气绿了。

阿桓这时与阿发一同扶着巧云，有些惴惴不安。他们知道师父虽然道法高

深，但是轻易绝不会与凡人动手，他面对妖魔邪祟时威猛如天神，可是若遇到马如龙这般刁蛮无理的小人，往往就要吃亏。

此时掌柜的也走了进来，案是他报的。马如龙是属于那种无财不动的贪心家伙，掌柜的担心着自家祖业，便许下了一百块大洋，让马如龙带了保安队赶过来，却没有想到马如龙和茅道长正是冤家路窄。

掌柜的有些过意不去，走上前低声下气地说道："马队长，您抓错了，道长可不是坏人。他是特地来咱们镇上驱鬼镇妖的。"

"滚！"马如龙挥手一巴掌便将老掌柜给打翻在地，喝道："你懂个屁！老子查案半辈子了，难道还不如你？什么厉鬼俯身，这明摆着是这老道害自己死了人，却想搪塞逃罪的借口！"

掌柜捂着脸缩到一旁不敢再说话。

阿桓怒道："马如龙，你这分明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师父杀了人了？"

"就是，你这样公报私仇，还有没有王法了？"阿发也是据理力争。

"黑水镇这一亩三分地，还轮不到你们说话！"马如龙嘿嘿冷笑，"冤没冤枉你们进了局子就知道了，弟兄们，都给我带走！"

几个保安队员冲过去就要抓师徒四人，茅无极忙道："住手！此事因我而起，和我三个徒弟无关！"

"老子想抓谁就抓谁，要你来多嘴！"马如龙冷哼一声，"都带走！"

"马如龙！"茅无极断喝一声，"你休要欺人太甚，你以为这寻常绳索真能拴住我？"

茅无极身躯一震，听得"啪啪"数声，身上绳索尽数断开，众人都是一惊，又听茅无极道："我说了，你若放过我三个徒弟，我可以跟你走一趟，向你说明今日客栈之事。可是你若要无故捉拿我徒弟，哼，那就别怪我今日造次了！"

见茅无极挣开绳索，保安队员们都是一阵慌乱，长枪短枪纷纷对准了他，枪栓声音"哗啦哗啦"响起一片，只要他稍有不规，立刻便要开枪。

"师父！"三人大急，挣脱保安队员一下子都窜到茅无极身旁，茅无极双臂一震将他们挡在自己身后，道："你们都退后！"

"这帮狗腿子，何必对他们一再忍让？"阿发扬声道，准备要开始动手。

"畜生！"茅无极喝道："忘了我们是做什么来的了？你们若再敢惹是生非，

就不是我茅无极的弟子了！”

三人见师父语声严厉，不敢再说，警惕地看着周围乌黑的枪口。

茅无极身处枪林中却视而不见，坚毅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马如龙，沉声道：“马队长，你意下如何？”

马如龙被他看得浑身一个激灵，竟缩了缩脖子，心中暗道：“这老道功力深不可测，是个难缠的角色，不如今日退而求其次，等将他弄到局子里，就是老子的天下了……”

想到这里，马如龙阴恻恻一笑，“老道，没想到你还是条重情重义的汉子。我马如龙成人之美，给你这个脸，只带你一人走。这下你可满意了？”

茅无极听罢心下稍宽，侧目看向阿桓。阿桓正在想着脱身之计，见师父答应了马如龙，一时间心乱如麻，低声道：“师父，徒弟们不肖，让您受苦了……”

“桓儿，且听好了。”茅无极压低了声音道：“你明晚想办法到牢房里来一趟，师父传你循音之法，你顺着摄魂铃铃音找到那只逃掉的恶鬼，收服了它，以免它再次潜回镇子里来为非作歹。”

阿桓点头记下，马如龙打了个哈欠，慵懒道：“弟兄们，把这贼道给我押回去！”

还没走到门外，马如龙又看到木桌上摆放着许多法器，又吩咐道：“把这些破烂玩意也都拿走！”

“不能拿！”巧云一把抓住布囊，“这里都是我师父的法器！”

“你师父都点头了，你还想再造反？”马如龙作威作福道。

李副官奸笑一声，跑过来将桃木剑、咒符、乾坤袋全都收走，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外。

掌柜早已吓得抖成一团，马如龙回头道：“这里的尸体都运到义庄去，明天把那一百大洋的治安费送来，少一块，我让你三年不得消停！”

掌柜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将这瘟神送出客栈，回来看到凌乱不堪的大堂，心中酸楚，竟掩面哭了出来。

阿桓正在懊恼，见掌柜痛哭流涕，更加心烦意乱，气道：“哼，你还有脸哭？如果不是把马如龙引来，哪能弄成这样？”

“呜呜……”掌柜含糊不清地道：“我哪知道会是这样？冤枉了道长，还诓去我一百块大洋，呜呜……以后这生意是没法做了，我不如死了算了……”

巧云心肠软，叹了口气道：“掌柜你也别太伤心了，钱没了还能再挣。等我

师父出来，我求他给你设个道场驱一驱邪污之气，生意照样红火。”

掌柜眼中掠过几丝忧色，颤声道：“道长……道长这一去，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三人同时一惊。阿发一把揪住掌柜的脖领，怒道：“你敢咒我师父！小心我砸了你这破店！”

掌柜的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阿发抬巴掌就要打，阿桓却是个细心人，忙拦住他，劝道：“你且听他把话说明白。”

掌柜的长叹一声，“这镇子里和马如龙闹过别扭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当场被打那是轻的，如果被他拉进了局里，那是……那是人间地狱啊！老虎凳、大夹棍、涮盐水的皮鞭子、带锯齿的小片刀……，照死里往人身上招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掌柜的说着，竟浑身打了个冷战。

三人一想师父此去凶多吉少，都是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马如龙一行人回到局子里时，雄鸡已经叫足了第三遍，东边变色已经渐渐泛白了。

“先关起来，让他背两袋土包。”马如龙忙了一夜，也实在困了，随口对手下吩咐了一声，就钻到一旁的门房呼呼大睡起来。

可是他刚睡着，保安队的小李就跑过来一个劲地敲门，马如龙满眼困意，喝道：“吵个鸟，没见老子在睡觉吗？”

小李一脸尴尬，说道：“头儿，您不是让我们给那老道压两袋子黄土吗？”

“是啊！你别告诉老子这点事儿也办不好！”

小李嘿嘿干笑，又道：“我照您吩咐的办了，可是邪了门了，那土袋子一到那老道身上就破了洞，我们换了四五袋了都是一样。不知道是咋回事……”

马如龙登时睡意全无，翻身而起，想了想道：“走，瞧瞧去。”

背土包是牢房常使的私刑，两百来斤重一袋的黄土压在犯人身上，不累死也够呛。马如龙一来便吩咐先给茅无极背上两袋土，却不为杀人，只先压压他的威风。

没想到土袋子一着这老道的身子就破开，这可是从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马如龙心中也是十分奇怪。

这保安队的牢房里不知有过多少冤鬼怨魂，刚进去一阵阴森之气便扑面而来，马如龙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手中的松油火把闪烁不定，成了牢房里唯一的

光源。

几个牢头见他来了，忙谄笑着过来迎接，马如龙正眼都不瞧他们，哼道："老子成天在外面帮你们抓人，吃不好睡不好的，你们这帮狗腿子干坐着就能吃犯人孝敬，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这不是托您的福吗？"为首的牢头忙笑道："逢年过节，我们都不敢忘了这份恩情，您尽管放心，孝敬您的银绷子可是一个都少不了。"

马如龙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那道士何在？"

"在号儿里关着呢。"牢头道："不是我吹，我这三尺牢笼，就算他插上翅膀也难飞出去！"

马如龙嘿嘿一笑，迈步向关押着茅无极的重犯房中走去。

茅无极刚来这黑监狱的时候，便察觉到里头邪气流窜，知道这里冤死屈死的人不在少数。看狱卒们的神色，便知道全是些冷血暴徒，心中暗自庆幸保住了徒弟，没有让他们进来受苦。

茅无极刚进到牢房内，便有几个牢卒将他摁倒在床上，手脚都绑在了床边的铁钩上，接着就感受到一大袋黄土重重地压在自己后背，像是要把自己的肺里的空气都要挤出来似的，十分难受。他不禁喊道："你们做什么？"

"哟，这还能喊得出来，看来气力不小嘛！"牢头看了看，道："进到这里来，有罪没罪都得先背土袋子，这是规矩，懂吗？谁让你敢惹我们马大队长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茅无极知道这是马如龙在报复自己，心中不平，手掐土龙诀，口中念咒，后背往上一顶，喝道："去！"

土龙诀是施展土性道术的必备法诀，用到妙处时有开山裂石之功，这袋子黄土当然不在话下。只听"砰"的一声，那土袋子撑裂来开，散碎的黄土撒了满床满地都是，茅无极身上顿觉一阵轻快。

几个看守的狱卒听到异样，马上跑来看，见撒了一地的土，都觉奇怪，还以为是装土的袋子老旧不堪用了，便又搬来一个土袋子。但新袋子刚压到茅无极背上，又是轰然而裂，黄土如流沙般倾泻而出。

众人大吃一惊，茅无极只是冷笑，却不说话。

又试了两三次，依旧是没法把土袋子放到茅无极背上，众人这才知道是这老道是真有些道行的，不敢怠慢，忙去禀告了马如龙。

马如龙看到牢房里满地的黄土，知道手下所言不虚，他瞪着茅无极搓了搓手，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付他了。思量再三，马如龙冷笑一声，道："这种江湖术士，来历不明又没有户头，保安队是不想管了……"

说完，竟转身离开了。

牢头、狱卒和几个跟班的保安队员面面相觑，都没有明白马如龙的意思，愣了半晌，一个保安队员道："你们是没有见着，老道这次可真惹火咱们队长了，我看马队长是想要……咔嚓……"说着，他做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得！这好办！"牢头道："咱们这行最怕的就是揣摩不清上头的意图，既然有了这么个宗旨，那就好办了。劳烦您跟马队长说一声，保准干净利落，让他称心如意。"

保安队员幸灾乐祸地望了茅无极一眼，也离开了牢房。

第四章
天黑三才阵

马如龙前脚刚出，茅无极后脚就被带到了刑房。刑房里摆满了各类刑具，牢头皮笑肉不笑地对茅无极道："今儿个可要对不住您啦，谁让咱们是吃这口饭的呢。您得罪了马队长，马队长想要您的命，今天就得我们几个来伺候您上路。您心里要明白，到了阴曹地府告状的时候，就说是马如龙要您死，可跟我们没有干系……"

牢头也只是应景的说辞，不待茅无极回答，便吩咐道："来啊，指夹子伺候着……"

话音刚落，随即便有狱卒拿来"指夹子"。这指夹是两根坚硬的槐木棒组成，长约一尺，一头套在环中，另一头绑有绳索，绳索一收便将木棒夹紧，是专门用来夹犯人手指的血腥刑具。

茅无极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喝道："没开审，你们就怎能如此滥用私刑？"

"我说，您是真糊涂哪，还是在装蒜？"牢头阴阳怪气地道："在这黑水镇，天高皇帝远，得罪了马队长就是天大的罪过！"说着指夹子已经套在茅无极手上。

茅无极行走江湖十余年，哪里受过这般冤屈，知道今日自己是虎落平阳要被恶犬欺辱了，本想施法一走了之，却担心给人落下口实，以后要来黑水镇是难上加难了，那样的话，还怎么捉拿千年狐妖？

思及此处，茅无极心中不禁嗟叹连连。

狱卒开始收绳索，"咔吧咔吧"作响，木棒已经将茅无极十指夹紧，茅无极不动声色，暗自念起金刚咒抵抗。狱卒用尽全身力气绷紧绳套，木棒也已经弯曲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可是茅无极依旧神色如常，竟似丝毫觉察不出疼痛一般。

这样搞了一盏茶的功夫，茅无极不呼不叫，脸色平静，牢头觉得奇异，吩咐牢卒把指夹子撤开，再看茅无极手指，只是表皮略微显出几道红印，竟没有

受到丝毫损伤。

“真是奇了！”牢头惊呼道，接着又拿来大夹棍、竹签子、红烙铁等物，一一在茅无极身上招呼，结果大夹棍夹在腿上如同夹在石头上一般，竹签子戳在手指上断成了两截，烙铁在火炉上烧了半个时辰，却也只能在茅无极身上烫出一小块红印而已，接着又是水浸、烟熏几样手段。茅无极只是垂头不语，暗自运动心法来化解，他虽然不怕这些刑具，但是牢内酷刑折磨花样繁多，稍有松懈便会受伤，茅无极精神绷紧，不过多时便出了一身汗水。

这样一直折腾到下午，狱卒们都累得浑身是汗，再看茅无极虽然精神有些颓唐，却似乎并未伤到筋骨。牢头这时心中渐渐起了杀意，咬牙道：“牢里三十六大刑七十二小刑，我就不信没一个能治得了你！来，拿锯齿小刀，拿粗盐，咱们动真格的了！”

茅无极抬起头来，盯着牢头道：“莫要欺人太甚！我知道刚才你们是慑于马如龙的淫威，才对我百般羞辱，我可以不怪你们。但如果你们太过分，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怎么？你怕了？”牢头心底发寒，嘴里却不肯服软。

茅无极叹了口气，“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人心真是顽劣！我劝你莫再助纣为虐，于人无益，也伤了自己阴德。”

几句话说得郑重，牢头禁不住愣了半晌，忽道：“道长，还没请教您的道号是……”

“贫道茅无极。”

牢头听到“茅无极”三字，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忽然扬手就打了自己两个耳光子，颤声道：“快快快，把茅道长放下来，放下来！”

狱卒们没料到牢头竟忽然有如此转变，都是十分惊诧，牢头没时间多解释，自己动手把茅无极从木架子上解了下来，又搬来一张干净的椅子招呼茅无极坐下，接着跪倒在地就开始死命磕头。

“你这是何意……”茅无极不明所以，奇道。

牢头看茅无极衣衫破烂，身上隐隐显出伤痕，虽知他只是皮外伤，但心内已然十分惭愧，磕头如捣蒜，额头都红出血印，这才道：“道长，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可是我鲁家的救命大恩人啊！”

“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茅无极忙过来搀扶牢头，牢头却怎么都不肯起

来，跪在地上只是磕头。一旁的几个狱卒都惊呆了，不知道头儿今儿个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

茅无极见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便道："你先说说是怎么回事，你我素未相识，这大礼我是受不起的！"

牢头抬起头来，又是羞愧又是自责，竟流出泪来，这才道："我……我是真没脸来见您啊！"

几番安慰之下，这牢头情绪稍缓，娓娓道来："道长可记得去年秋天，虎头岭上的书生鲁义？"

"鲁义？"茅无极低头沉思道，"听名字倒是有些印象，可是中了蛇妖迷魂计的那位公子？夜黑风高独闯山路，能活下命来也算是他的造化了。"

牢头双眼满是感激："鲁义是我弟，我叫鲁恩。要不是您，他早死在那蛇妖手中了！他一回到家，便在正堂供上了您的名号，发誓一辈子都要记住您的大恩大德。可是我……我真是禽兽不如！"说着，他又抬起手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茅无极慌忙拦住他，当时自己只是一心想着捉妖，救人则是顺手而为之，事后也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竟在此地遇上那鲁义的哥哥，想来还真是因果循环。旋即淡淡一笑道："修道之人，除妖救人是天职所在，你不必太在意了。"

"您可以不放心上，可我们两兄弟却是万万不能啊。"鲁恩依旧满心内疚，看到刑房里满地破烂的刑具，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算了，你起来咱们好好说话。"茅无极一脸大度，丝毫没有责怪的样子。

鲁恩答应了一声，吩咐狱卒端来好酒好菜招呼茅无极。几个稍有点见识的狱卒听说这老道就是名震湘西的一代宗师茅无极，想起刚才所作所为，也是满心忐忑，当下也不吝啬，好酒好菜满满地摆了一大桌。

茅无极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却也并不觉得太饿，只捡着素菜清淡地吃了几口，见鲁恩和牢卒们都恭敬地站着，便道："你们也坐下一起吃啊。"

"您不责罚我们，我们就感激涕零了，怎么敢和您一起并桌吃喝？"鲁恩恭敬地道，又在旁倒酒递菜地伺候。

茅无极浑身不自在，道："我看你们这些人本性并不坏，只是处在这黑狱污秽之地，又有个马如龙那样的上司，上梁不正下梁歪，才会做出这么多暴虐的事情。不过你们须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生作恶多了，早晚会有报应的……"

鲁恩和狱卒们诺诺称是。鲁恩这时转口问道："道长，您是怎么和马队……

马如龙结下梁子的？他可是个难缠的家伙。”

茅无极将城关和客栈之事简单说了说，叹道：“马如龙秉性顽劣，为祸乡里，若不痛改前非，只怕天道循环，今生就会有现世报。你们和他走得近，有机会可以劝他几句……”

“他若听劝，就不是马如龙了。”鲁恩叹了口气，又问道：“且不去说他，道长，您今后什么打算？”

“我来黑水镇本是有要事处理，没想到竟惹上诸多是非，耽搁了好些时日。”茅无极道：“我且先在这里安顿几日，等我徒儿来汇合。至于马如龙，正所谓金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是希望能与他冰释前嫌……”

“道长真是宅心仁厚。”鲁恩下意识瞄了一眼门口，又道：“这马如龙是个斤斤计较，欺软怕硬的小人，如果不是仗着他姐夫在县城里当个什么官，他怎能做到这黑水镇保安队长的位置？”

吃饱喝足了，鲁恩担心着马如龙再次来探监，便说道：“茅道长，这里不宜久留，您还是去找您的几个徒弟吧，有机会先出黑水镇再说。剩下的事儿我来和马如龙周旋，大不了不做这个牢头便是……”

“那可不行！”茅无极毅然道：“我茅无极可不是那种为了保全自己而将朋友至于险地的人，你大可不必担心我，那马如龙暂时也奈何我不得。”

鲁恩听得心中敬佩不已。大家你言我语说了一阵，一时间也找不出什么好法子来，眼见天色渐黑，徒弟们还没消息，茅无极不禁有些担心起来。

这时牢房外传来脚步声，马如龙带着一众保安队员走了进来，一眼便看到茅无极已经被松了绑，顿时火冒三丈，喝道：“你们是要做什么？要造反吗？”

“马队长，您一定是弄错啦！”鲁恩见马如龙脸色不善，心内一阵恐慌，小心翼翼道：“他……是鼎鼎大名的茅无极茅道长，汪镇长的客人。”

“住口！你是在拿镇长压我吗？”马如龙咆哮道，他已经察觉到了牢头和狱卒们的态度的变化，冷笑一声，道：“哟，看来这牢里头是要变天儿了。你们也在这里吃了好几年油水了吧，是该风水轮流转，换换人了。”

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鲁恩等人心头也开始不安起来，真要失去了这工作，连生计过下去都难。

马如龙却不再看他们，转头对茅无极说道：“你本事可不小，居然把我的手下们都给治得服服帖帖的。他们都说你是茅无极，我却怎么看怎么不像。”

茅无极还没来得及答话，马如龙忽然一拍大腿，作恍然大悟状："对了，茅无极可是天下第一的道术大宗师啊，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如果你能挡得住我的枪子儿，那我便相信了你，如果抵挡不了，嘿嘿，那也只能怪你自己学艺不精了……"

"这怎么行？"鲁恩惊道："茅道长再怎么修炼也是肉身凡胎，哪里扛得住枪子儿？马……马队长，可不待这样欺负人的。汪镇长他老人家也是一向崇道礼佛的……"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马如龙转眼变了脸色，厉声道："给我滚一边去！等收拾了这老道再来收拾你！"

凭心而言，这符咒是否能挡住子弹的冲击力，茅无极自己也没底。但此事关系到鲁恩的生死，他却不能迟疑，便道："我接受便是。只是你需答应我，若通过了考验，你以后休得再为难这里牢头和狱卒们。"

马如龙恨透了茅无极，巴不得早点除之而后快，见他答应了下来，心下狂喜，忙点头道："那是当然，我马如龙大人不计小人过，不与这帮兔崽子们一般见识。"

"道长！你何必以身犯险……不值得的……"鲁恩心中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在这闭塞的小黑牢，从没人如此关切到自己的安危，为了茅无极，他哪怕豁出性命也愿意。

茅无极摆手道："不必多言，我自有分寸。"

马如龙懒得听他们闲言碎语，目露凶光，吩咐道："来啊，举枪！"

他手下的四五个保安队员们听到，哗啦一声都各自举起汉阳造步枪，枪口清一色对准了茅无极，就等待着队长下令开枪。

鲁恩等人看得是心惊肉跳，茅无极却是不慌不忙，手中捏着金刚符和双环符，眉宇间隐隐有紫气流窜。双环符象征天地合一，配在身上可以意通天地，调用自然之力，而金刚符则会祭出金刚罩护体，抵御万物。但符箓最终能发挥多少效用便取决于催动符箓之人自身的修为了。

茅无极念了几句咒语，二符竟忽地腾起一阵火焰，牢房内立时大亮。茅无极右脚化圆，走了个八卦五行阵，渐渐地，他全身笼罩起一层金黄色的光罩，看上去犹如金刚罗汉下凡一般，鲁恩等人暗声喝彩，连举着步枪的保安队员们都看得目瞪口呆了。

马如龙心中暗叫不好，他虽是地痞无赖，却也识货，咂了咂嘴唇，狡黠道：

“慢！那桃木剑、布囊、乾坤袋，还有那些纸符都是客栈一案的证物，证物怎么能随便让疑犯带在身上？去，把这些证物都拿过来收好了！”

众人一听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想要收了茅无极的法器让他无处防身，这哪里是什么比试，分明就是想杀人灭口！几个保安队员慑于茅无极威严，谁也不敢上前。

马如龙见手下不听话，顿时喝道：“你们几个都聋了？不听老子命令，这个月都别想领俸禄了！”

喊了几嗓子，开始有几个胆大的保安队员跃跃欲试，可谁都不敢正眼瞧他。

茅无极此时正专心运功护体，保安队中一个尖嘴猴腮的小矮个儿东子趁他不备，将桌上的乾坤袋给顺走了。

“小心！别碰那绳子！”茅无极厉声喝道。

东子吓了一大跳，手一抖，那乾坤袋便掉在了地上，袋口开了一小道缝隙，只听“呜呜”两道阴风，从其中撞了出来，顿时牢房中所有人都觉得浑身一阵冰冷。

茅无极脸色大变，暗道：“这下可糟了，两只厉鬼重见天日，势必更加凶猛。”

他话音未落，便见两只黑影在空中肆意漂浮，瞎冲胡撞，似乎还在判断目前自己身处何方。众人一见那阴森恐怖的黑影，知道这就是茅无极所说的厉鬼了，顿时都吓得惊慌失措，呆呆地伫立在原地。

虽然情势混乱，但茅无极心如明镜，他知道此时最要紧的是不能让鬼魂依附到人身上，趁着厉鬼还没有发动攻击，沉声道：“这里十分危险，你们都快把门窗关好，速速离开！”

几个保安队员闻言略微有些清醒，如折翅苍蝇一般向门外撞去，鲁恩却道：“道长，我留下来帮你……”

这时，两只厉鬼“嗷——”地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如利刺一样钻入每个人的耳中，大家心头都是一惊。茅无极目光闪烁，顾不得回答鲁恩，一把夺过自己的布囊，喝道：“还等什么？都快出去！”说着便从布囊中找寻治鬼除魔的法器。

黑牢中卷过一阵恶寒，众人慌作一团，纷纷向牢门口挤去，一刹那间，空中悬浮的两条黑影忽然掠身一晃，黑蛇一般袭向快吓破了胆的保安队员肥猫和猴子。

两人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黑影便如雾气一样贯穿他们体内。几声凄厉的惊叫后，两人瘫软到地上，面色已然变成灰黑色，全身的肌肉也如泄了气的皮

球般慢慢干瘪下去。

眼见二人被厉鬼吸干了精阳之气，占据了身体，当他们再睁开眼时，双眼已经变成了饿鬼般的血红颜色，干瘦漆黑的身躯从地上一跃而起，直扑距离最近的活人而去。

其他生还者又恐又惊，看到往日熟悉的同伴竟然变成了噬人的厉鬼，都大声乱叫向牢门口挤去。牢门宽只有两尺，加之这些大老爷们儿块头又大，霎时被挤了个水泄不通。马如龙被人群夹住，厉声喝道："快给老子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毙了你们……"

性命攸关，就是天王老子也不给面子，更何况他这小小的保安队长？马如龙喊了几声，发现一直在这自说自话，心中一急，竟矮身钻出人群向茅无极跑过来。被厉鬼缠身的肥猫与猴子如同得了狂躁症，抓着黑牢里的柴刀就是一顿乱砍，一时间血沫横飞，断肢遍地，哀嚎连连。

马如龙见肥猫和猴子把自家兄弟当菜砍，心中害怕，生怕下一个会轮到自己，于是乎立马躲进茅无极身后，嘴中渐渐有些服软了，颤声道："茅……茅道长，你……以你的法力，对付这两个小杂碎应该不成问题吧……"

茅无极翻了翻被马如龙收缴的布囊，却只找到了几张寻常咒符，其他的不知被那些天杀的给丢弃在哪个角落里了。茅无极叹了口气，道："都没了……，无根水也没了，不然怎会让这两个孽障如此嚣张。"

"肥猫"和"猴子"仿佛很有灵性，彼此相视一眼，竟缓缓地将牢门关闭起来，血红的目光在惊慌的生还者身上慢慢地扫过。众人缓步后退，跌跌撞撞，他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了两只恶鬼的笼中猎物，心头不禁一寒。

马如龙看了看茅无极，目光闪动，嘴中忐忑道："你倒是快想个法子啊！"

茅无极白了马如龙一眼，心里虽也气他对自己的诸多无礼，但此时情势危急，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只听他道："没法器做催动，单靠这赤手空拳，只能击退一时，却很难将这两只厉鬼降服，不过目前看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了……"

"肥猫"和"猴子"动作极其迅捷，横跳纵跃扑食生人阳气，剩下的十来个生还者如梦初醒，纷纷四散奔逃。撞翻了桌椅，推倒了刑具，用来照明的油灯也被打翻在地，立时火光熊熊。一片混乱的逃逸中，厉鬼竟然连连扑空。

茅无极自之前紧急收功后，此时体内真气终于运转正常，二指一并，一记

浩然指便点向了陷入狂癫的“肥猫”。“肥猫”如同触了电，浑身一震，连连退后数米。

他正打算乘胜追击，忽然听“哗啦”一声，自己左臂上被套上了一个铁镣，回头一看，原来是马如龙把自己胳膊和旁边的铁栅栏绑在了一起。

“你这是做什么？”茅无极厉声问道。

马如龙却阴森一笑，道：“茅道长功力深厚，这两只鬼也拿你没辙，就委屈下，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说完，马如龙和几个小跟班便蹑手蹑脚地跑向门口，打算趁乱开溜。

“肥猫”和“猴子”眼中凶光必现，很快便发现了被桎梏的茅无极，低嚎着朝他挪过去。

茅无极心中一叹，道：“若我一人之命能够换得这么多人的生路，也算死得其所了……”思及此处，被铐住的手臂也不再挣扎，眼睁睁看着两只恶鬼慢慢靠近。

茅无极是修道之士，精阳之气远胜常人，若被这两只恶鬼所用，必然功力大增。但它们心中也明白，这个道士神通广大，可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鲁恩这时看到了茅无极手臂上锁着的铁镣，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拦住马如龙不让走，一副要与他玉石俱焚的样子。

茅无极见鲁恩十分仗义，很是感动，但也不愿让他只身犯险，便道：“鲁恩，不要管我，快带剩下的人先走！”

鲁恩还在犹豫，这时门口吱呀一声，一个憨头憨脑的面孔探了进来，正是茅无极的大徒弟阿发！

再次见到徒儿，茅无极心中很高兴，可是此时危急时分，他们来岂不是更乱？当下忙喊道：“阿发，这里危险，快离开！”

阿发见师父处境不妙，哪里肯离开，回头道：“阿桓，巧云，师父在这里了！”保安队的守备十分松懈，他们只略施小计，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这里。

马如龙见牢门打开，一个纵身便跳过去，刚要夺门而出，却觉背后阴风一响，一只惨白的手扳住了他的肩头，马如龙回头一看，正撞见一张熟悉却又鬼气阴森的脸，露出森白的牙齿向自己凑过来。

“啊——”

马如龙惊叫一声，略一侧身，手中撸子枪向后“啪啪”连开数枪！

弹壳从枪匣中跳出，子弹带着白烟射入“猴子”体内，“猴子”痛得浑身一震，手臂略松，马如龙一下子跳脱出来，站在门口持枪转身，再看“猴子”那干瘪的身躯上，几个弹孔已经流出黑血来，这一击反而激怒了他，脸上显出怒色紧盯着马如龙。

马如龙额头一层冷汗，握着手枪的手微微发抖，对着“猴子”的身躯又是“啪啪”两枪，这次那鬼有了防备，身形一闪便躲开了子弹，转身便要向他扑过来。

“你难道还不明白？损伤的只是恶鬼借用的躯壳而已，子弹跟本伤不了它分毫。”阿桓这时也进了牢房中，对马如龙挖苦道。“要不然师父也不会费那么大劲了……”

马如龙此时却没心思理会阿桓说话，见对面二鬼凶神恶煞地扑过来，一下子推开阿发和阿桓，拔腿就跑了出去。

三人连闪带避，二鬼竟也伤不到他们，但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非但救不了茅无极，还会让自己力竭陷入险地。巧云见“猴子”全身黑血，面目极尽狰狞，不禁眉头紧皱，惧意写在脸上。阿桓怕它伤到巧云，忙从怀中取出一道紫薇符，虚空一晃，口中喊道：“叱！”

紫薇符周身环绕着一道黄紫色光泽，腾地一下飞向“肥猫”，“肥猫”仿佛很怕那道光泽，袖口一挡，竟被震飞了好几尺远。

茅无极舒了口气，说道：“桓儿，你带着无根水和咒符来了？”

阿桓窘迫道：“师父，这次行动匆忙，只是随身带了几张咒符过来，无根水和桃木剑却还放在客栈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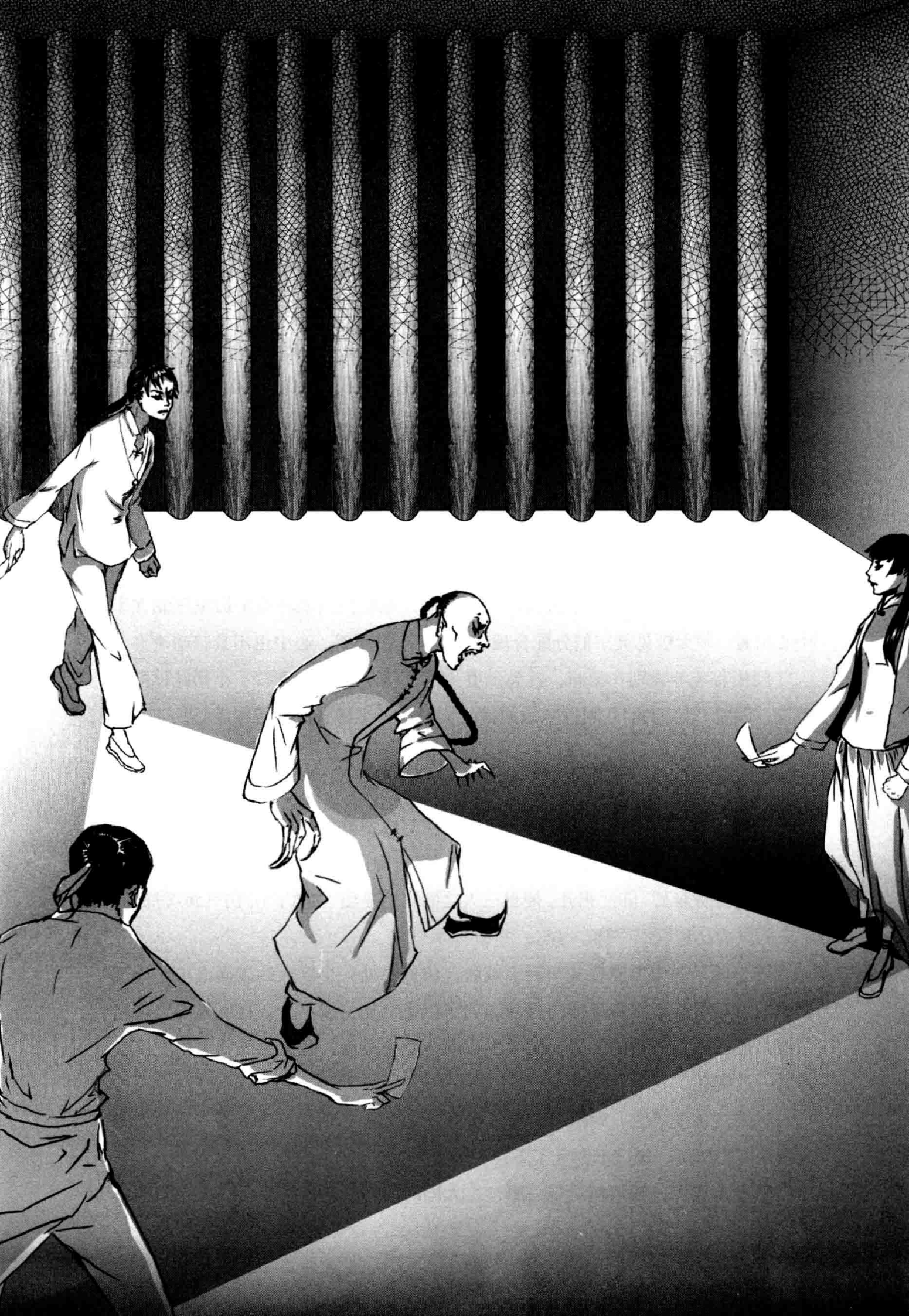
“先拿来给我。”茅无极吩咐道：“关上门，不要再让这两个孽畜逃出去害人！”

“是。”阿发答应一声，刚要关门，鲁恩却闪身溜了进来，他手上抓着一大串锈迹斑斑的钥匙，说道：“茅道长，我终于弄到钥匙了，您的大恩大德，也到了该我鲁恩报答的时候了。”

阿发三人一脸疑惑。此时也没时间去解释事情原委，只听茅无极道：“鲁恩，快过来帮我打开这锁镣，你们三个也都过来，把门关紧了！”

众人忙跑到茅无极身侧，鲁恩明显很是紧张，哆哆嗦嗦地一把一把地试钥匙，地上的“肥猫”躺了一会儿，又慢慢地爬了起来。

鲁恩知道此时事关生死，十分紧张，连着戳了好几次都没有把钥匙塞到锁孔中，一边阿发都看得着急了，沉声道：“你把钥匙给我，我来！”



茅无极看两只鬼又悄然逼近，便道："阿发，先不要管锁链。今天是考验你们三人的时刻，阿桓执紫薇、阿发掌金刚、巧云御金桥，列成天罡三才阵，辅以乾坤袋，将这两只孽障降服！"

三人相视一眼，互相点头。他们平素跟随师父修炼，对于此阵法已经非常熟悉，但却从未在实战中用过。现在茅无极身陷囹圄，他们唯有组合起来奋力一战，才有活着走出去的希望。

如此孤注一掷的做法，阿发心中还是有些惴惴，正犹豫时，阿桓已经把三张咒符中的两张塞到他和巧云手中，说道："来吧，我早就想试试天罡三才阵的厉害了！"

接了咒符，阿发一闪身站到了墙角处，说道："阿桓，你功力高，你站到天位，我在人位。巧云站地位，靠着师父近点，也能保证基本安全……"

阿桓点点头，道："不错，巧云你就站在师父旁边，万一遇险，师父也能催动法术来助你一臂之力。"

说着三人便分别站好了方位，三点三线，稳稳当当地将两个厉鬼压制在了中心位置。茅无极见徒弟们分配合理，动作又十分干练，心中也不禁暗暗赞许。

阿桓将乾坤袋别在腰间，转头说道："大师兄，你掀金刚符，小师妹你揭金桥符，同时开始催咒！"阿发巧云闻言，忙把金刚符和金桥符亮在手心，三人开始暗念法阵咒语。

三才阵需要三人占据三个方位发动，一旦发动，三人便是一体，互相牵连互相照应，根据所持符咒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法术效果。茅无极让徒弟们持拿的三张咒符，金桥符可互通灵力，金刚符加持防御，紫薇符则是压制鬼魅邪气，可以说是攻防兼具。阵法张开，便见三人之间隐隐显出三道白气，白气缓缓涌动，三人的灵力已经联结一体。

阵中两只恶鬼显然也觉察到了威胁，仿佛身处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周围无形的力道所有牵制着身体的行动，动作招式也是变缓不少。这巨大的力道之中似乎还隐藏着锋利的刀刃，稍不小心便会受到重创，恶鬼血红的双眼中不禁露出一丝慌乱。

见阵法初现成效，阿桓心中十分欢喜，继续道："巧云不要乱动，我与大师兄收住阵心即可，切记不要乱了方位……"

阿发点点头，和阿桓对视一眼，二人同时向巧云跨出一步。三人之间的白

气顿时更盛，直压得阵中恶鬼低吼连连。

“嗷——”

吼声似乎是被压抑许久之后的宣泄，两只恶鬼哪肯这样坐以待毙，竟同时张牙舞爪向阿桓逼近过来。

阿桓感受到了逐渐迫近的鬼气，深吸一口气将紫薇符御飞了出去。他的功力本就高于阿发和巧云，所持的又是三符中负责压制消减的紫薇符，功力催动之下，紫薇符霍地冒出三尺长的黄紫色的光芒，和迎面而来的鬼气顶在一处。

此时便是三人功力和厉鬼的鬼力直接对抗了，三人虽然是联结一体，可是毕竟缺乏实战经验，其中许多玄妙之处都没有来得及领会，阿桓的紫薇符被鬼力一撞，上身不由得剧烈一晃，竟险些被撞开所占据的阵法方位。

三人都是一惊，连一旁的茅无极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心道：“这两只恶鬼竟有如此深厚的鬼力，只怕是已经修炼了几百年了吧……”

阿桓奋力抵御，手掌中的紫薇符已经微微发烫，他的手臂也开始颤抖。这紫薇符无疑已经耐不住这么大的力道，只怕再过片刻便会自燃，到那时候三才阵也便不攻自破了。阿桓到底经验不足，虽然有了这些顾虑，却也只是心里干着急，一点应对办法都没有。

情势危急，鲁恩也有点按捺不住了，他慌张地把一枚梅花状的钥匙塞进锁孔内不断尝试着，担心道：“道长，您三位高徒只怕不是这厉鬼的对手，这……这可如何是好……”

茅无极却似乎胸有成足，轻描淡写道：“我茅无极的弟子怎么轻易被打败？你无需担心，专心开锁便是……”

不一小会儿，忽听“啪”的一声异响，茅无极诧异地低头一看，却见鲁恩已经变了脸色，忙问道：“怎么了？”

“钥匙……钥匙断在锁里了……”鲁恩结结巴巴地说道，手一抖，钥匙串哗啦一声掉在地上。

茅无极皱眉紧皱，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也毫无办法。“看来天意如此，你也无需太自责了。先站到我身后，小心他们伤到你。”

二鬼占了上风，步步近逼，丝毫不肯放松，阿桓只觉得自己双臂酸痛无比，握在手心的咒符像开水一般滚烫，他咬了咬牙，侧头对阿发道：“大师兄，退后一步，先缓一缓……”

阿发也是憋得脸色通红，听到阿桓这么说，心下一百个愿意，忙点头答应。

茅无极眼见二人泄了气，忙敦促道："一步也别后退！阿桓，你换上金刚符，阿发和巧云左手掐住盘陀手诀，脚下站稳北斗罡步，给它们点颜色瞧瞧。"

三人闻言一振，忙按照师父的吩咐办。阿桓迅速将紫薇符收起，换做了护体的金刚之符，其余二人步法手诀一成，便见阿桓手中那金刚符爆出一片金光，瞬间照亮了小黑牢。两只鬼魂仿佛撞在了山体之上，一个踉跄翻身摔倒在地。

前方压力骤减，阿桓不由得舒了口气，阿发也很是得意，刚要说话，却听茅无极催促道："别走神，阿发和巧云都换上紫薇符，阿桓准备好乾坤袋！"

三人依言而行，阵中光芒又是一变，黄紫色大盛，此时已经不需要茅无极吩咐，阿桓阿发二人同时迈步向厉鬼逼近。二鬼只觉得浑身像被无数柄刀锋切割一样，"嗷嗷"地嚎叫起来，身形抽搐，脸庞扭曲，似乎肉眼可见两道黑影就要从他们占据的宿主中脱离出来。

"就是现在，茅山子弟斩妖辟邪！"茅无极断喝一声。

说时迟，那时快，阿桓一把抓起乾坤袋，看准机会向阵内一招，只听"呼呼"两声阴风响动，已尽数将恶鬼收入其中，没了鬼魂附体，"肥猫"和"猴子"的躯体僵硬无力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茅无极这才松了口气，转头看看鲁恩，却见他已经目瞪口呆，不知道是惊诧还是恐惧，已经说不出话来。

巧云见收服了恶鬼，兴奋得跳了起来，胸中满是自豪。阿发和阿桓师兄弟也是喜不自禁，相互炫耀。

茅无极莞尔而笑，摇了摇头。

望着躺在地上的猴子和肥猫的尸体，阿发突发奇想，碎碎念道："也不知被这鬼魂附身是啥感觉。"

阿桓瞟了阿发一眼，抖了抖手中的乾坤袋，揶揄道："要不我再放出来让你试试？"

阿发一听吓得连连摆手，"这两只鬼就算了，要是给我弄只漂亮女鬼过来，或许可以考虑考虑……"

众人心中放松，都哈哈大笑起来。

茅无极扫视了一下牢房，却见污血满地，尸横遍布，不禁深深叹了口气，对鲁恩道："鲁老弟，这里的后事就麻烦你了。哎，一招不慎，又让这两个孽障

害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鲁恩呆呆地望着几个残缺不全的狱卒尸身，心有余悸道：“道长无需自责，这全是马如龙捅出的娄子！今天如果不是你们师徒，只怕我们这些人都得丧命黄泉呢……”

叹息一阵，鲁恩便出去给茅无极寻开锁工具去了。阿桓等人依旧兴高采烈，彼此间打闹不断。这时，一声阴森的狼哞划破初秋的夜空，茅无极的脸色慢慢沉了下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第五章
谁在黑暗处

“时不我待，我们还有重要任务没完成，为师这就传授摄魂铃的法诀给你们，你们记好后，尽快追踪恶鬼老巢所在，查明真相。”

“这两只鬼就够呛了，去了他们老巢那还得了……”阿发小声嘀咕道。

茅无极并不理会，将摄魂铃的使用方法说了一遍，阿桓和巧云记性极好，一遍就记熟了，阿发却是抓耳挠腮，似懂非懂。

茅无极说道：“这次东南之行，阿桓和巧云去就行了，阿发你不用去了，一会你代我去见汪镇长，说明今日之事。牢狱里死了这么多人，马如龙又喜欢搬弄是非，是该让汪镇长出面来解决了……”

阿发闻言心中暗喜，虽说入行多年，但他对鬼魂之类的物事仍是噤若寒蝉。

茅无极又道：“桓儿、云儿，你们俩经验尚浅，遇到劲敌需随机应变，莫要逞一时之能，查明原因后立刻返回……”想着，终究仍是不放心：“师父此刻抽身不得，便迫出元神跟你们一同前往，必要之时可助你们脱身……”

“迫出元神？”三个弟子同时吃了一惊，他们跟随师父多年，还从来没听说过这‘元神出窍’的法术，禁不住瞪大了眼睛。

茅无极莞尔道：“元神出窍并非技法，而是随着功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悟得的境界，你们只需潜心修道，他日一定也能有此成就。时间紧迫，不多说了，桓儿，你把布囊里的羊脂瓶拿来给我。”

阿桓却是知道这瓶子的，平时师父宝贝得紧，他也就模模糊糊瞧过一眼。布囊里面很多法器都被保安队那帮劳什子的搞得破破烂烂，羊脂瓶上也被朱砂和墨迹玷污了，他拿来用袖子擦拭干净，见是一个半尺高的细腰小瓶，十分精致，细看之下却也没什么出奇之处。

茅无极接过瓷瓶，翻过来看它的底部，似乎确认了一下，道：“是它了。”

说着，茅无极一手掐着莲花手诀，一手托羊脂瓶贴到自己额头眉心处，口

中开始默念法咒，不一刻便见瓷瓶开始慢慢散发出乳白色的光泽。

三人不敢声张，只是细心看着，却见羊脂瓶的光泽似乎并不是由它发散出的，反而像是往瓶内收敛起来，似乎它在吸收周围的光泽，眼见着灼白的光华慢慢拢聚到瓷瓶上，犹如有了生命一般聚集其中慢慢蠕动。

三个徒弟大开眼界，羡慕不已。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小瓷瓶竟有如此功用。但三人知道师父做法正是紧要时刻，不能打扰，都屏住了呼吸。

茅无极缓缓吐出一口气，自己印堂忽的一亮，一瞬间，光亮便转入瓷瓶中去了，紧接着，瓷瓶周围旋绕的光泽猛地消失，又恢复成初始模样。

此时再看茅无极，却见他的神色有些暗淡，似乎是劳累过度的样子，阿发总觉得他容貌似乎发生了些某种微妙的变化，可一时却又说不上来，巧云也感觉师父瞬间苍老了不少，可再一看却又全然不像，完全成了一种心理错觉，顿时都觉十分奇异。

茅无极稳了稳心神，道："阿桓，你拿着这羊脂聚魂瓶，遇到危急之时用右手托瓶，左手掐定神诀，念我教给你的咒语，便可以放出我的元神。"

阿桓双手恭恭敬敬接过瓷瓶，这才发现瓶底微微有些发亮，翻转一看，却是一个艰深拗口的符咒在隐隐放光，这符咒的笔法用意却是阿桓所从未见过的。

"记住，我的元神只能支撑两个时辰，非到生死关头不可乱用。"茅无极叮嘱道。

"晓得了！"阿桓巧云忙答应下来。

茅无极眉宇一动，"阿发留下来，我还要交代你些事情……你们快去快回，一路小心为上。"

阿桓和巧云知道师父是刀子嘴豆腐心，担心着自己安全，心头都是一热，向师父师兄告别，匆匆离开了牢房。

茅无极看着二人离去，忽然喃喃道："经这一番历练，他们一定会成长很多。"

阿发看茅无极神情有些黯淡，便道："师父，您太累了，不要再担心他们俩了。先休息一下吧……"

"嗯……"茅无极略一沉吟，道："你现在就去找汪镇长，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请他出面来处理。记住，一定要有礼数。"

他还没说完，便看到鲁恩带着几个牢卒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各种开锁工具，阿发皱眉道："我这就去，可是你自己在这里，我不是太放心呢！"

茅无极听了心里十分暖和，这阿发虽是资质愚笨了点，但终归还是有些孝心。

“不用担心。”鲁恩道：“刚才我看到马如龙已经屁滚尿流地跑回自己家去了，他虽然作恶多端，可也知道些轻重的，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他早就命丧黄泉。我看他这几天都不敢再来这里了……”

茅无极师徒略微放心，鲁恩笑道：“再说还有我呢，你们放心，马如龙如果再敢找麻烦，大不了我们兄弟几个和他大干一场！”说完摸了摸腰间的盒子炮，信心满满道。

“对对对，我们也是一样！”几个侥幸生还的牢卒也忙跟着喝彩。

阿发这才宽心，向鲁恩问明了镇长家的住址，也便匆匆离开了。

话说阿桓和巧云来到街道口，阿桓刚运起茅无极刚教授的摄魂铃跟踪法术，旋即便听到一串铜铃响声自东南方向传来，铃声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指明方向却是绰绰有余。阿桓一阵兴奋，笑道：“这法术果然好用，咱们四个要是身上都装上这玩意儿，可就再也不怕走失掉了。”

“噗……师哥的想象力还挺丰富啊。”巧云莞尔道，“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还是快些赶路吧，路上耽搁太久回头又要挨师父骂了！”

“不急……”阿桓一笑，“我们得先回客栈一趟，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我们身上咒符已经不多了，得回去补充补充，要不然去了也只有干看着的份了。你放心，我听摄魂铃的声音似乎并不远，两个时辰肯定是来得及的。”

二人商量罢，便又返回百祥客栈。

老掌柜这两天一直在店里头修葺拾掇。死了人，闹了鬼，店里早已没人敢入住了，可阿桓等人却没有搬走，掌柜的也乐于让他们住在这里，一来给店里加点人气，二来也稳一稳自己的心神，这几天所受的惊吓足以折他几年阳寿了。

快三更天的时候，掌柜的正对着空荡的大堂摇头叹息，阿桓和巧云却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你们终于回来了……”掌柜的面露喜色，忙迎了上去，“茅道长如何了？阿发呢，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

“师父一切安好。”见掌柜神情紧张，阿桓安慰道，“师兄留在那里照看他了，我们俩是回来取些随身之物的。”

“又要走啊！”掌柜显然很是失望，本想扯上几个熟人好好聊上一宿的。

阿桓不想随意透露追查厉鬼老巢之事，转头瞧了一眼巧云，笑道：“我们天亮便会回来，掌柜的早些去睡吧，不用担心我们。”

老掌柜还想说些什么，但却没说出口，摇摇头进屋去了。

两人回到房间清点了下法器，手脚十分利索，阿桓忽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拉着巧云一起来到后院的桐树下，摘了些叶子，将叶子上的露水都擦拭在了桃木剑上。

“师父说了，无根水就是未落地的雨雪或晨露，天然便有净邪气、驱污秽的功效。”阿桓边用露水擦剑边说道。

巧云似懂非懂，道：“我怎么没有听师父讲起过这些啊？”

“这些都是常识，我说与你听便是了。”

巧云呆了呆，黯然道：“师哥，你有没有觉得……师父对我总比不上对你和大师兄上心，他好像都不怎么教我法术……”

阿桓有些尴尬，笑了笑，说道：“可能是因为你年纪还小，等到了师哥这年纪，师父自然会教给你更厉害的法术的。”

“可是他都不告诉我无根水的使用方法！”巧云有些委屈，叹了口气道：“巧云自小便是个孤儿，幸好有师父收养我，并收我为徒。可是从小到大，师父一直都不太愿意教我法术，连画符扎草人之类的都是你和大师兄教的……”

“虽然我也不清楚师父的用意，但他一定是有他的考虑的！”阿桓沉思了一阵，说道。

巧云默默点点头，跟着阿桓来到街上。摄魂铃的声音犹自不绝，阿桓推断道：“方位一直没有变，看来那个厉鬼准是逃回老巢去了，我们得小心些。”

“还有多远啊？”巧云感觉走得有些酸痛了，问道。

“不算太近，不过没关系……”阿桓说着，从怀中拿出四张甲马咒符，对着巧云一笑，“这是神行甲马符，绑在腿上念咒启动，可以一步抵十步，脚下生云缩地千里，这么点脚程根本不成问题！”

巧云从没用过甲马，心中好奇，学着阿桓将两张咒符绑在了腿上。阿桓抓住巧云的手，认真道：“你手掐住流风诀，然后跟我一起念咒语……”

“一步百步，其地自缩。逢山山平，逢水水涸。吾奉三山五岳九侯山鬼地神先生令！敕！”

念完咒语，两人旋即迈步行走，紧接着听到耳边风声雷动，紧凑的“呼呼”

声中，二人越走越快，几乎脚不沾地，两旁的房屋如飞一般向后倒退，前方目不暇接，还未来得及说话便已经看到黑水镇的城门楼了。

“城门挡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巧云话还没说完，便觉自己右手一紧，侧头看时，阿桓已经一步越上城楼，竟和跑在平地上一模一样，一转眼功夫便出了城，回过神来时，前方已然是一片树林田野。

巧云心中感觉十分神奇，回头一看，夜色中黑水镇的城楼早已不见了踪影。

晚风低声呼啸，腿上的甲马符散发着流风清爽的幽光，脚步声疾，迈步便是数里之外。

两人在一座山岭的密林中停了下来，突着胸脯微微喘气，这种缩地速行的甲马术也是需要消耗功力的，巧云功力尚浅，行出三四十里已经是接近她的极限了。

阿桓感觉到了她脚步的顿滞，关心道：“巧云，你没事吧？”

“嗯，没事。”巧云额头已经微微有些汗珠。

阿桓侧耳倾听，摄魂铃的声音愈发清晰，便说道：“那恶鬼的巢穴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咱们走过去，也有功夫喘喘气，恢复一下功力。”

二人解下腿上的咒符收好，迈步继续向东南方向走，他们一口气跑出了三十多里，此时看看周围才发现自己处在一条山道上。前后寂静无人，虽然天边有弯月悬挂，可眼前却只是漆黑一片，葳蕤的树木铺成一条暗黑色的阴影，延伸至远方。草丛无风自动，发出沙沙的轻响。

巧云是女孩子，胆子到底还是比较小，紧握着阿桓的手，轻声道：“这么……这么黑，连路都看不清……”

阿桓一笑，“师妹别怕，有师哥在呢！咱好歹也是修道之人，以后就是像师父一样的捉鬼天师，要都这么怕黑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啊？”

巧云哼了一声，故意甩开阿桓的手臂，自己大踏步往前走，阿桓笑着摇了摇头，跟了上去。走出约莫半里地的距离，山路一转，便要向下延伸，阿桓脸色一沉，轻轻拉住巧云。

巧云撅嘴道：“怎么啦？人家才不怕黑呢！”夜色之下，她忽然看到阿桓的脸色有些凝重。

“师哥？”

阿桓四周观察了一阵，小心翼翼说道：“此时摄魂铃的声响如在耳畔，只怕

那群恶鬼的巢穴就在附近。”

话音刚落，忽然听到右侧树林中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巧云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忙抽出桃木剑藏在阿桓背后。

阿桓却是面不改色，低声道：“这周围似乎并没有鬼气，应该只是野兽之类的……”

二人停住脚步，凝神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却是黑黝黝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那响声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良久，见仍然没有动静，阿桓便安慰道：“凭咱们的身手，寻常野兽是近不得身的，不必太担心了，还是抓紧赶路吧！”

巧云想想也有道理，刚迈出没几步，不远处的灌木丛后就响起了一个粗犷的声音：“嗨！原来是两个小娃娃，我还以为今晚交了好运，撞上大皮草了……”

两人循声而望，却见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此人身形十分魁梧，却又敏捷谨慎，只听他道：“我是附近的猎户，这月黑风高的，如果你们两个小娃娃再没点动静，我这一箭可就要射过去了！”

猎人踏着草丛走出，牛皮靴子踩在碎石上哗哗作响，很是霸气。两人发现这猎人穿着竟是兽皮做的衣服，身后背着一个大麻袋，看样子还很有些分量，看来今晚收获十分丰富。

猎人见两人一直盯着自己，很不好意思，摸着后脑勺嘿嘿傻笑。这时两人注意到他的武器——腰下一把无鞘短刀，手上还端着一把弩，看样子十分粗糙，应该是自制的。

阿桓舒了口气，问道：“这位猎户大哥，怎么大晚上的跑出来打猎了？”

山里人都憨厚朴实，猎人咧嘴哈哈一笑，白净的牙齿十分显眼，“白天只能打到些野鸡野兔之类的小玩意儿，要想卖兽皮拆兽骨，还真得晚上出来找。不过今儿个却不怎么走运，才猎到两只獐子……”说着拍了拍背后的大麻袋。

“这么晚出来，你胆子还真大，要是遇上豺狼虎豹该怎么办？”巧云望了望黑不隆冬的四周，有些担心道。

猎人很不以为然：“哈哈，我们这黑山上的猎户，世世代代打猎为生，遇上个什么事张口吆喝便能唤来不少同乡，能有个什么危险？”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根简陋的烟卷递给阿桓，“这荒郊野岭的，极少遇到路人，今儿个遇到也算与我王二有缘分，小娃娃要不要来一根？”

阿桓从不抽烟，摆手谢绝。还是巧云嘴快，直入正题："大哥住在山上，那可曾听说这附近有什么闹鬼闹的凶的地方？"

王二叼着烟卷，正在划着火柴，听巧云这么说，手竟然一抖，把火柴给划断了。他抬头看了看阿桓和巧云，问道："你们两个小娃娃问这个做什么？"

"这大晚上行路嘛，心里有点怵。"阿桓笑道："总觉得这山上鬼气森森的，很是怕人！"

王二眼神有些变化，上下打量了阿桓和巧云几眼，忽然笑道："你们俩不会是私奔出逃的小情侣吧？家里人不同意你们俩结婚，便趁着大晚上……现在的娃娃们啊……哈哈哈哈……"

巧云一怔，脸上顿时绯红一片，正要解释，猎人又道："现在和以前就是不一样啦，以前大清朝的时候，私奔可是重罪，抓到直接就给浸了猪笼了。现在民国了，还真是开放了……"

"不，不，王大哥你误会了！"阿桓忙摆手辩解。

"咱们萍水相逢，明天就算再见上面也不一定认识了，你们承认了又有什么关系？"王二嘿嘿一笑，忽然加重了语气，"不过老哥劝你们俩不能再向东南方向走了，那里……很不太平！"

"不太平？从何说起？"阿桓见有了线索，马上绷紧了神经，刚才的玩笑话忙抛诸脑后。

"你们……"王二的眼神有些奇怪，"你们不是黑水镇的？这事儿镇上的人都知道啊！"

"我们家住县城，这不一路奔波，刚逃到黑水镇了么，你也知道，这婚姻大事，家里催得急，这才又跑了出来……"阿桓含糊其辞道，心中却十分乐呵，全然没注意到巧云那张气嘟嘟的小嘴。

王二十分淳朴，摸着山羊胡子笑道："原来如此啊！本来这事儿我们都是只字不提的，但和你们两个小娃娃也算是投缘，便告诉你们吧！"

王二拉着两人坐到路边枯木上，娓娓说道："相传大明朝的时候，咱们这地儿归属襄王管辖。这襄王可了不得，仗着是朱元璋的龙子龙孙，在这里一手遮天，不少人杰地灵的地方都建了自己的王府，灰鹰山便是其中一处。据说王府里头金银珠宝无数，奢华无比，什么稀罕宝贝都有。可是树大招风，也不知道是惹上哪个冤大头了，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惨景……"

巧云听得很是入神，见王二欲言又止，忙追问道："那后来如何了？"

"后来……后来襄王在外被人毒死，王府内也几乎被灭门，据说襄王的馨妃长得如花似玉的，才二十四五岁就被逼得自杀了……"

这时，一阵阴风刮过，巧云捂着肩膀，打了个寒战。

王二继续说道："但凡这流年不利的时候啊，入了夜就能听到灰鹰山上传来一阵阵哭声。早些年这襄王府中还有些流浪汉在里头寄居，后来听说闹鬼闹得凶，就没人敢去住啦！"

阿桓忽道："那襄王府中的金银珠宝，可是确有其事？"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王二吸口烟回忆一阵，"听几个老猎户说，刚开始还有一些贪财的家伙偷偷溜去灰鹰山寻宝，可是进到襄王府里去的人就没有出来过的，应该……应该是被里面的怨魂恶鬼拉去作替身了。"

"死了这么多人，难道没人来管管吗？"巧云问道。

王二一哂，笑道："这里天高皇帝远的，谁管得着？你看看，西北面黑水镇里那么多僵尸，就算来了和尚道士也自然会去那边，这里偏僻，也是灯下黑，无名无利的事，谁有闲工夫来这瞎折腾？"

"灯下黑，灯下黑……"阿桓喃喃念叨了几句，忽道："王大哥，你且说说，从这里去襄王府该往哪个方向走？"

王二闻言一惊，"你们……你们两个小娃娃不要命了？这可不是好玩的！"

阿桓扑哧笑道："我说王大哥啊，你还真以为我们是私奔的小情侣呐？我俩是修道之人，师承茅山派茅无极道长！"

"茅无极？"猎人呆了半晌，"你是说在咱湘西赫赫有名的茅无极茅道长？"

"正是！是不是如雷贯耳啊？哈哈哈……"阿桓一脸自豪，开心道。却被巧云拧了一下，似乎又在怪他打着师父旗号招摇撞骗了。

王二沉思道："你们说想去襄王府，我倒是想起个事来。昨儿个有一伙人从县城过来，说是什么研究所的，要去襄王府里考察。我见他们个个凶巴巴的，不像啥读书人啊，就警告了一下他们，可好心当做驴肝肺啊，差点还挨了顿毒打！"

第六章
灰鹰山鬼府

阿桓和巧云听了，心里大为惊奇，两人相视一眼，彼此眼中都写满了疑惑，没想到如此凶险之地，竟还有人敢涉足，岂不是在拿自己生命在开玩笑？

思及此处，阿桓凛然道："王大哥，听你这么说，我琢磨着那伙人应该是县城里的新学学生们，少年心性，血气方刚，还不知道鬼怪的可怕，我们得趁早赶过去救他们，晚上一步的话，只怕这些人就凶多吉少了。"

猎人皱皱眉，道："自作孽不可活，那伙人自己要去的，你们何必再去犯险，还是早些回去，自求多福吧。"

"放心吧，我们早已有了万全的准备，还请王大哥成全！"阿桓拱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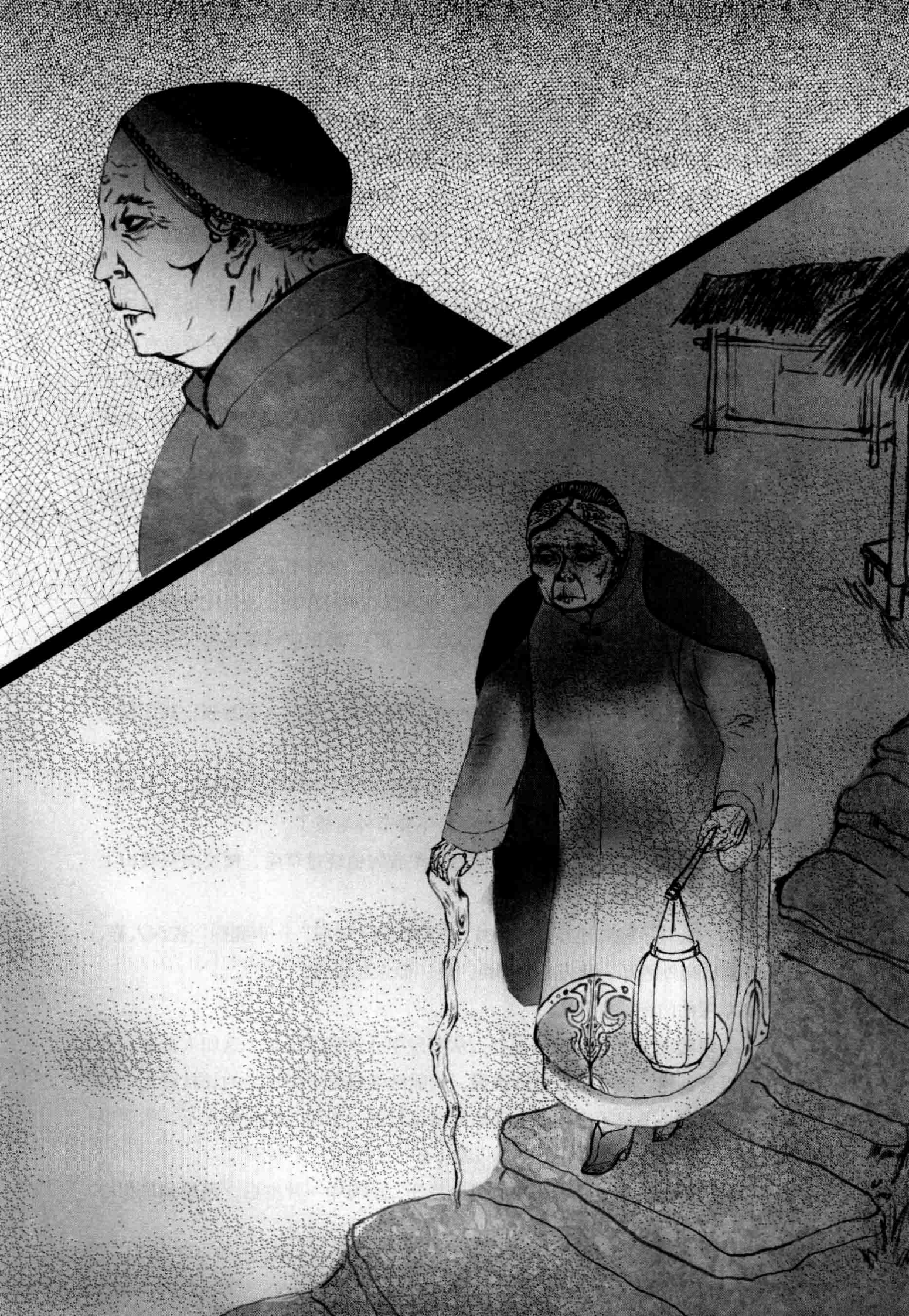
"唉，现在的娃娃们都倔得紧！听好了，你们俩顺着这条小道一直往下走。"猎人指了指夜色中的山路，"走到山下会看到一棵高大的榛子树，然后向南便是灰鹰山了，襄王府就在灰鹰山半山腰上。"

王二顿了顿，又说道："榛子树边有一栋破烂的草屋，住着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脾气古怪，深居简出，你们最好不要去敲他们家的门。"

"咦，古怪？怎么个古怪法？"巧云好奇地打听道。

猎人的语气有些神秘，压低了声音道："据说他们俩天生便是阴阳眼，不仅可以看到鬼魂，还可以和鬼魂对话，肆意在阴阳两界穿梭行走。他们的工作也是和尸体有关系的，搬尸、赶尸、埋尸，加上两人疯疯癫癫的，平时我们见了也是避之不及……"

两人不由得心头一紧，他们从师父口中听到过对于这类人的描述，说是有这样的一批人，或天赋异禀，或遭受奇遇，从而获得一种特别的本领，即能够看穿阴阳两界和鬼魂任意交流，人们把这种人叫做活死人，又叫做灵媒。这种人一般都做着沟通生者和死者的一些工作，例如替双方传话，了结死者未了的心愿，传递生者的相思之情等等。



此时听说靠近襄王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家阴阳使者，再联想起恶鬼害人和那些信奉“科学”的考察队，阿桓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荒山野岭的，七七八八的事儿还真不少。匆匆告别了王二，便拉着巧云上路。

王二怕这一别成永别，送了几步，看着他们转过了山路才叹息着隐入了夜色中。

阿桓牵着巧云加快了脚步，很快就看到了王二所说的那棵榛子树，榛子树位于在两山之交，树旁横着一条溪流，溪边是一架青竹桥，看这竹桥也有些年头了，缺胳膊少腿的，大晚上看起来有些瘆人。二人走到桥上，竹桥和着溪水吱哟哟地响，巧云是心细之人，一眼便看到竹桥护栏有人为砍断的裂痕，这痕迹很新，像是被人用砍刀砍断的。

她指给阿桓看，阿桓猜测道：“这里人迹罕至，只有可能是那伙考察队的人干的，只是有一点想不通，他们平白无故干吗来砍断竹桥……”

竹桥断了一边，走在上面让人感觉心惊胆战，生怕中途会掉下来，过了桥后，果然隐约看到东边山上有一座草屋，草屋隐在树林中间，夜色中恍恍惚惚，若不留神，很难发现它。阿桓冲巧云点点头，道：“那里应该就是王大哥所说的阴阳使者的家了吧……”

巧云按捺不住满心好奇，缠着阿桓道：“师哥啊，我们去看看呗！我还没见过阴阳使者咧！”

“唉呀，这可不是好玩的，对方是善是恶还未可知呢。”阿桓道：“再说，师父的元神只能支撑两个时辰，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巧云撅着嘴“喔”了一声。不情愿地跟着阿桓绕过草屋，便要向灰鹰山上走去。

正当二人轻手轻脚地经过屋旁时，忽然听到“吱呀”一声脆响。夜深人静，这声音显得格外醒耳，两人心中都是一震，僵立在原地。

那草屋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妇人从草屋中寸步踱了出来。这妇人身披一件奇怪的黑色长袍，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只能勉强靠着手中蛇形的长杖行走。再细看，却见她另一只手上提着个破烂的白纸灯笼，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沟沟壑壑的老唇一张一翕，似乎在低声念叨着什么。

巧云的手被阿桓紧攥着，手心里全是汗，脑海中一片空白，没想到最担心

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老妇人走下草屋前的台阶，似乎是打算到小溪边上去，刚下了山路，身形就顿住了，很机械地扭过头来，似乎在辨认着眼前的两个陌生来客。她的目光幽暗呆滞，裹着一层厚厚的白内障，像是动物死尸的眼睛，也不会眨眼，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两个人。

巧云吓得浑身一抖，紧紧靠在了阿桓身上。

阿桓镇定地一笑，道："老人家，我们只是路过，打扰到您了……"

"啊！"老妇人忽然惊叫一声，吓了两人一跳，紧接着便看到老妇人一把抛开了手中的长杖和灯笼，脚步蹒跚向这边跑过来。

"小玲……小玲……，我的乖女儿啊……，小玲……"

老妇人一边跑一边乱叫，吐字含糊不清，二人也分辨不出她在叫些什么，但见她如疯如颠的朝这边疾跑而来，双手乱舞，两个都是心中一凛，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这一退，老妇人倒更急了，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个十分夸张的形状，十根锋利修长的指甲森白可怖，嘴里喊道："小玲，乖女儿，你终于回来看娘了，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声音尖厉如刺，直刺进人的脑海心头，两人不再说话，转身就跑。

老妇人叫声更急，像是着了魔一般向两人追跑，脚步跌跌撞撞，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可是她顾也不顾，爬起来又追。阿桓和巧云根本无暇回头去看，手拉着手径直向南边灰鹰山上跑去。

两人七弯八绕，矮身在密林之中，这才把老妇人给甩掉，远远传来她癫狂的哭喊，撕心裂肺，两人人心头怦怦乱跳，巧云喘着粗气，压低声音道："这……这老婆婆是怎么了？"

"我哪知道？"阿桓也是心有余悸，又道："幸亏她跑得不快，看她刚才那样子比鬼还可怕！"

正说着，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又在乱叫什么？小玲已经死了！回去！"声音虽苍老沙哑，却十分有力度。

老妇人这才停下了哭喊，转为低声抽泣。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又说了几句什么，声音渐行渐远。阿桓张目向山下看去，只见一个同样弯腰驼背的老头子牵着老妇人慢步走进了草屋。

“师哥，他们不会跟上来吧？”巧云满脸担忧道。

“不会，他们回去了。”阿桓道。再回头看看山上，一条窄道曲曲折折的直通山腰，只是这条路显然很少有人走，路上横满了枯枝烂叶和各种动物粪便，闻起来臭烘烘的。

“这条应该就是去襄王府的路了，你看这些脚印，应该是那些研究队的人留下来的……”

巧云低头一看，果然见到地上枯枝败叶间有些杂乱无章的脚印，皱眉道：“那我们快些走吧，希望能帮上他们一把。”

阿桓点点头，两人便顺着山路向山腰走去。

山腰处有株参天巨榕，枝叶繁茂，那树茎估摸着得七八个壮汉合围才能抱住。正当两人兀自惊叹这千年古树之时，一股股阴森的鬼气扑面而来，冰寒彻骨，两人不禁双双打了个寒战。

阿桓从怀中摸出两张暗黄色符纸，紧张道：“估计这襄王府就在附近了。师妹，你拿好这天眼符，能帮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探视鬼魅。”

巧云调皮一笑：“你忘记我天生就是阴阳眼啦？”

“我的天，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阴阳眼时灵时不灵的，上次可把我给害惨了。”阿桓想起上次在云南治鬼的遭遇，仍是心有余悸，“你啊，还是乖乖地用天眼符吧！”

“哼！活该你倒霉！”巧云白了阿桓一眼。这事儿也的确没少让她烦心，有时候突然一个鬼魂在自己跟前冒出来，有时候却又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平时走在大街上也经常一惊一乍的，不知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是遇到了神经病。

天眼通和天眼符虽同为天眼，但性质却是不一样的。天眼通乃是修行境界，天眼一开，除了能够看破鬼魅之外，还有震慑邪祟之功效，而天眼符则是一种咒符法术，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看到无形的鬼气而已。

见巧云准备妥当，阿桓便帮着她将符咒加持在身上，巧云顿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惨淡的黑夜此刻变得浑如灰雾，一层一层，一道一道的淡蓝色鬼气在夜空中肆意流窜，依附在树木之间，盘旋在草丛之上，似乎是要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一一吞噬。

这时，几道贪婪的鬼气聚拢在两人身旁，缠绕旋转了一阵，又飘往别处，两人顿时觉得周围一阵冰冷。

“有我在，不要怕。”阿桓看出了巧云的紧张，强笑道：“这些鬼气还未凝结成鬼魂，只是气流形式的存在，暂时伤不了我们，不过被它们侵蚀久了，体质会转为阴寒之体，身子也会跟着虚弱下去。我们还是快些离开为妙。”

两人在周边找寻了一阵，拨开一片奇形怪状的灌木丛后，襄王府的大红朱漆门便映入眼帘。黑夜中，看任何东西都是一片灰色的影子，不过即使在这样的黑暗中，也能隐隐感受到襄王府的雄浑巍峨。

两人相视一眼，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阿桓打趣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茅山师兄妹要开始斩妖除魔了……”

正说着，忽然巧云伸手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侧耳细听起来。阿桓目光闪动，他也听到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响动，似乎是从灌木丛的另一头传来的，惊异之下，忙抽出桃木剑护在巧云身前。

当两人屏气凝神之时，那响声却如同海市蜃楼般忽地消失不见了。巧云低声问道：“师兄，可是有鬼怪在此作乱？”

阿桓也不答话，一手持剑，另一手握住几张符箓，大气也不敢出，慢慢朝着灌木丛另一头走去。

这时，那窸窸窣窣的异动又起，阿桓用桃木剑拨开杂草，眼前的景致让他不禁一呆。只见横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个幽黑的山洞，那声音想必便是从这洞中传出来的。

他刚要探着头向里面看，忽然听到“啊——”的一声大叫，紧接着前方寒光一闪，两样明晃晃的物事带着呼呼风声朝着面门直飞过来！

阿桓一惊，忙侧身闪过，却听“铛铛”的两声，飞来之物打在身后石头上，迸发出一串金黄色的火星子，——竟是两把锋利的飞刀！

借着昏暗的月光，阿桓看清了洞内的情景。只见四五个人围坐成一堆，熄灭的篝火余烟袅袅，想必是刚用水浇熄不久，他们每个人都瞪大眼睛看着的自己，脸上满是惊恐万状的神情。

“你们为何暗箭伤人？”阿桓有些恼怒道。却听里面那几个人“哇哇”几声乱叫，紧接着舞棒挥刀地冲了出来，似乎要找阿桓拼命。

阿桓心中一凛，忙向后退，脚踏奇步，只略施拳脚便将几人撂翻在地。

“太可恶了！我们素未谋面，为何屡次出手相伤？”阿桓心中十分气愤，抓住其中一人衣领盘问道。

被抓的汉子一愣，仔仔细细打量了阿桓一番，侧头对其余几个弟兄说道："哥几个，他是活人呐，咱们搞错了！"

阿桓啐了一口，骂道："屁话，我不是人，难道还是鬼不成？！"

刚说到"鬼"字，在场之人同时一呆。那几个人蓬头垢面的汉子瑟瑟发抖，张眼向襄王府的方向看看，接着一把将阿桓拖进了山洞。

"喂！你们干吗抓我师哥啊！"巧云在一旁看这帮人如此蛮横无理，也嚷嚷着跟了进来。

"你小声点！"一个干瘦的汉子沉声道，听口音不像是湘西本地人，"你是活腻了，想把那襄王府的厉鬼招进来？你们想死，我们还想多活几年呢！"

阿桓眨了眨眼睛，心中仿佛明白了几分："你们就是从县城来的考察队吧，怎么就剩你们五个了？"

方才那干瘦汉子又是一愣，瞪了阿桓一眼才道："二十多个人进去，现在出来我们五个已经不错了！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茅山弟子，奉师父之命到此彻查闹鬼之事。"阿桓轻描淡写道。

听说是道士，几个人脸上神色一松，干瘦汉子道："看来都是朋友，我们这次也是来……是来……"

"我们也是来调查襄王府灵异事件的，原以为是别有用心之人作祟，没想到是确有其事。"另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接口道，"我们队长外号圈哥，至于真实姓名我也不知。鄙人刘汉臣，这是圈哥的弟弟四宝，那位是万山……"

这名唤作刘汉臣的中年人看起来似乎有点学问，戴着眼镜，梳着分头，不过此时也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向阿桓介绍完了五人，又道："我们前半夜进了王府，没多久就被那些鬼魂给缠上了，那叫一个惨啊！二十几个人，就剩了我们几个，连队长圈哥也没跑出来。四宝不想丢下圈哥，便带上我们几个在这里躲着，只等天亮了再进去救人。"

阿桓见刘汉臣还算镇定，便对他道："前几天襄王府的恶鬼去了黑水镇，害了几条人命，看那几只鬼丝毫不惧阳光，颇有些道行，你们几个这时候去救人，无疑就是多赔上几条性命。"

刘汉臣等人听罢，眼中逐渐暗淡了下来。

"我哥一定还活着。我就算死也要把他救出来！"四宝咬牙切齿道。

阿桓见他语意决绝，略一思索道："我和师妹随后便要去府内一探，如果圈

哥还活着，我们救他出来便是。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还是速速离开，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众人见阿桓说得条条在理，也都点点头，四宝却倔强道：“我凭什么相信你？又不是你亲哥，谁知道你会不会放在心上！”

刘汉臣早就如坐针毡，见四宝只想着他哥，微微一哂，说道：“到了襄王府里边，就算不死也得丢下三魂六魄。四宝，我看你不要抱太多希望了。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你他妈再说一遍试试？”四宝勃然怒道，将手中锋利的斩刀架在了刘汉臣脖子上，“你这么希望我哥死，是不是想去抢他县城里的产业？哼！我告诉你，做梦！今天不见我哥出来，咱们谁都别想走！”

一伙人似乎都有些害怕四宝，见他要动刀了，谁都不敢再多话。阿桓不想理会他们的内杠，冷冷说道：“既然不相信我，那就随你们的便吧。巧云，我们走！”抛下一句话便离开了。

二人说着便走出了山洞，王四宝从后面探出头来，也不敢高声，压着嗓子喊：“两位高人，拜托你们了，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刘汉臣阴恻恻地加了一句，“你这么本事，怎么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

“姓刘的，你！”

阿桓和巧云不再理会他们，头也不回，快步向王府走去。

来到王府门前，才真正感受到这座百年古宅的雄浑与凄凉。破败不堪的院墙上爬满了绿茵茵的苔藓，大门上朱红色的油漆剥落了一大半，两个锈迹斑斑的铜狮环镶嵌在门上，仿佛等着过客的轻叩，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仍可以见当年的气势之雄伟。

阿桓使劲推了推门，那门却是纹丝不动，便摇头道：“这门如此坚固，看来只得翻墙了……”

阿桓侧目看了看院墙，足有八尺高，他心中知道，这高度自己可以随意应对，对师妹来说却是十分困难，那时自己不就可以借口托着师妹越墙，趁机发生肌肤之亲？

阿桓心中越想越高兴，脸上却是一脸正派，装出一副为难模样：“这墙还挺高，师妹要是不介意的话……就坐在师哥肩膀上爬上去吧！”

“瞎子，你看这里！”巧云嗔叫了一声，阿桓随她一看，却见旁边靠着墙竖

着一架梯子，“这一定是那些考察队员们使的梯子，我们从这爬上去不就行了？”

阿桓大为失望，只得尴尬一笑。二人来到梯子边，巧云忽道：“师哥，我总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怪怪的，不太像是考察队的，倒像是行走江湖之人。”

阿桓首肯道：“早看出来了，考察队的都是文弱之流，哪是这帮蛮横无理的粗大汉？不过不管他们是什么来历，我们做好分内之事便好，锄强扶弱，救死扶伤。师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噗……师父他老人家又没在，你就别和我打这些官腔腔了。”巧云调笑一声，轻巧地跃上木梯，站在院墙上冲着阿桓扮鬼脸。

阿桓心中看得喜欢，嘴上却不无担心道：“师妹，现在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万事小心……”

两人攀上了高墙，只见王府内黑隐隐的一片，那些楼阁似乎都被鬼气笼罩，低沉地、狰狞地、阴森地，处处透露着幽远和诡异。不时又有风声和着悲泣的哀嚎远远地传了过来，似乎在诉说着这座古老宅院那些尘封的往事。

一阵幽寒的阴风鼓荡吹来，巧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轻声道：“师哥，我好冷。”侧头却见阿桓呆呆地出神，仿佛没听见，疑惑道：“师哥，怎么了？”

也不知怎的，看着这地狱般的幽暗之地，阿桓心中有种极为不详的感觉。他神情微变，缓缓地道：“师妹，此地阴气逼人，凭你现在的功力恐怕抵御不住，不如师哥独自进去一探，你回山洞里等我回来。”

“那怎么行？两个人至少有些照应啊，怎能让你独自去犯险！”巧云幽幽道。

“可是师妹……”

“别说了，巧云虽笨，但自己还是能照顾自己的，不会让师哥分心的！”巧云嘟着嘴，显得有些生气。

阿桓见巧云如此倔强，也不再多言，微微叹了口气。

“呀！”巧云忽然惊叫道：“梯子，梯子……”

阿桓回身一看，心中陡然冒起一阵恶寒。却见方才用来攀登的木梯，不知何时竟侧翻在了地上！

“师哥……我们还是快进去吧。”巧云心中发慌，扯着阿桓的衣角说道。

阿桓却没有说话，巧云感到奇怪，顺着他目光望去，却见不远处就是一座厢房，房前有一排柱子，而那柱子后面，赫然探着一个灰白色的人头，那一双眼睛在黑暗中隐隐放出幽光，正盯着自己和阿桓。

“啊——”

巧云一下子惊叫了出来，阿桓却一下子捂住了她的嘴，低声道：“师妹别慌，那只是游魂，并无恶意的。”

巧云瞪大了眼睛，却见那柱子后的人头一晃就消失不见，紧接着一道白色的瘦小的身影从柱后一阵风般飘走，没有任何停留就飘向后院去了。

巧云定了定神，道：“那是，那是……”

阿桓解释道：“我听师父说，鬼有两种，分别是游魂和厉鬼，都是冤死之人所化，因有心事未了，所以死后难下黄泉投胎转世，从而滞留人间。游魂虽有冤屈，却没形成恶念，只是一直在屈死之地徘徊不去，厉鬼则是怨气深种了，死前发下毒誓，死后化为厉鬼，找寻机会复仇。”

见巧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阿桓又说道：“此次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害人的厉鬼，对游魂可不必理会，他日有机会再找个高僧替他们超度吧。”

巧云见阿桓面色犹疑不定，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心中一横，手扶墙沿跳了下去。

第七章
三个索命鬼

阿桓叹了口气，也跟着跳了下来，拉着巧云道："师妹，鬼魅都是人死之后未泯的精魂，我们内心一定要平静，不能慌乱，只有平静才能保证阳气不散，这样鬼魅就不能侵入我们的心神。"

巧云点点头，有些不耐烦了，这二师哥平日里大大咧咧的，怎么每次和她在一起时，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瞻前顾后，拖泥带水。

两人又做了些准备，桃木剑、金刚符都握在了手里，又念了几遍凝神诀，辨别了一下方位，随后朝着后院走去。

还没跨出几步，忽然听到身后一阵风声，两人忙回头看，却见仍旧是那冥童，一身青丝白衣，至腰长的黑发杂乱披散着，站在厢房的走廊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

不知怎的，巧云正面瞧见她时，却并没当初那样害怕了，看着她那童稚忧伤的双眼，反而觉得她有些可怜。

阿桓四下看了看，缓缓道："小妹妹，不要怕，哥哥姐姐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来找人的……"

那小女孩面白如纸，毫无表情，只有眼珠微微闪耀着冷光，不管阿桓如何哄骗，只是阴冷地看着他们。巧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才发现她的脚竟一直没有着地，而是悬浮在离地三寸的空中，心中大为吃惊。

"小妹妹，告诉姐姐，你有没有看到几个大哥哥进来？姐姐想帮帮他们。"

小女孩一声不响，忽然转身飘走。

两人眉头微皱，很是失望。小女孩飘到拐角处，忽然转过脸来，抬手朝着他们一指，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两人相视一眼，都是大惑不解。这小女孩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告诉他俩一些信息么？



“我只是问她有没有见过那几个失踪的队员啊，她指着我们……”巧云沉吟道。

阿桓忽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蓦地朝着身后一望，心都快跳了出来，只见一个浑身脏兮兮，七窍流血的鬼魂正朝着他们走来，面目狰狞可怖，两个胳膊剧烈颤抖着，手上全都是血渍，双眼直勾勾盯着巧云。

“不好！师妹快闪开！”阿桓惊呼了一声，提起桃木剑便刺了过去。

剑至中途，却见那“鬼”身子一软就倒在地上。阿桓心中奇怪，慌忙收势。

满脸狐疑的阿桓悄然走向那“鬼”，生怕他使诈。走到近处，这才瞧清楚躺在地上的竟然是个人！只是他披头散发七窍流血，看起来狰狞恐怖，似乎是受了重伤，加上惊吓过度所致。

阿桓知道他一定是圈哥的同伴，忙托着他的头，关切道：“兄台坚持住，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那人艰难地睁开眼睛，张口要说话，却喷出一大口暗黑色的浓血，看来受伤不浅危在旦夕了，他只是喃喃低语道：“……鬼，有鬼……”

阿桓一皱眉，使劲掐着他人中，不让他睡过去，见他再度艰难地睁开双眼，急忙问道：“你们圈哥在哪里，你见到他了吗？”

那人抬起手臂指了指北方，似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随后头一歪便失去了呼吸。

“师兄……他……”巧云走了过来，有些伤心道。

“他死了。”阿桓叹了口气，将他的尸身藏在墙角不起眼处，以免被厉鬼所用。藏好后便拉着巧云迈步向内宅走去。

四周空空荡荡，清冷之至。耳边不时传来怨气冲天的哭叫，仿佛有着莫大的冤屈一般。待两人屏住呼吸，仔细去听，那声音却又变得飘渺了起来，让人始终无法觉察出它们的远近。两人一步三回头，心中都是紧张到了极点。

两人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厢房，眼前忽然出现一处别致的庭院，庭院中到处弥漫着让人不安的迷雾，仿佛开水煮沸时那影影罩罩的光景。隐约可以看到院中央有一个大水缸，水缸内是经年的雨水，水上漂浮着一块块不知名的绿斑，腥臭扑鼻。屋檐下还栽着几颗石榴树，不过早已是花凋叶落，只剩了一堆枯木。

巧云拾起一片枯叶在手中把玩，发现叶子上有些粉红色的细小粉末，放在鼻子边嗅了嗅，隐隐有股淡淡的清香。

“师兄，快过来看，这叶子好奇怪……”

话才说到一半，却被一只汗涔涔大手捂住了嘴。

巧云吓了一大跳，刚想叫，回头看却是阿桓，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拉着巧云矮身藏在水缸后。

几乎在同时，三个一闪一现的光影从水缸另一侧缓缓飘过，光影手中还攥着铁链，拖在地上不时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摄人心魄。

两人悄悄地探出半个头观瞧，却见铁链的另一头绑着一个浑身是血，步履蹒跚的壮汉。

这汉子估摸着四十五六岁年纪，两眼无光，印堂发黑，看上去没什么生气。腰间一把火药枪的枪托被削去了一大半，壮汉的脚步左右挪动，那枪也跟着摇摆了起来，随时都可能掉在地上。

“又是个冒失鬼。”阿桓心中猜想着。

经过水缸时，那壮汉有气无力地四处瞟了几眼，正巧撞见了阿桓和巧云的眼神，三人同时一惊。

“不好！被发现了！”阿桓心中暗呼不妙，忙向那大汉示意让他别出声。

那汉子却不知是没听懂还是怎的，看到活人，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急不可耐地高声呼救。

“哇呀…哇呀…哇呀……”汉子歇斯底里的哭喊在这诡异的王府中显得异常刺耳。

阿桓见他口齿不清，脸上憋得通红，定睛一看，发现他口中的舌头竟然只剩下了半截！

三个鬼魂停了下来，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口中吐着白雾雾的寒气。忽然，其中一个鬼魂身形一闪，跃到了水缸后面，却发现空无一人。它朝着其余两只鬼魂摇了摇头，继续紧拽着铐住大汉的锁链往前飘飞。

那汉子此时已经有些清醒了，求生的欲望使他拼命想挣脱锁链，妄图往反方向跑去。

“啪嗒”一声，大力之下，那锁链还真从鬼魂手中滑了出来。汉子忙跨开大步，拖着锁链跑向了前厅。三个鬼魂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冷笑了一声，身上的光影越来越淡，竟慢慢消失掉了。

“呼呼……好险。”巧云拍着突突起伏的胸脯，心有余悸的说道。方才要不

是阿桓机灵，趁着那三只鬼魂分神的空当，绕到了屋檐下的枯树后，没准这会儿早被发现了。

“啊！”一声惨绝人寰的悲呼从前厅传来。听得两人心里瘆得慌。阿桓轻轻叹了口气，攥紧了拳头，仿佛在责怪自己迟疑之下没有及时出手相救。

“师妹，随我来。”阿桓拉上巧云，便往前厅赶去。

巧云见阿桓目光坚定，惧意也立时消失了大半。

“师兄，这几只鬼好奇怪，为什么像押犯人一般用锁链将人铐住？”巧云大惑不解地问道。

“这三只是索命鬼，死前心术不正，难以入轮回。死后便要抓个人做替死鬼，打入地狱黄泉替其受过，自己则可顺利轮回转世，再世为人了。”阿桓平时虽是粗枝大叶的，但对巧云的问题从来都是耐心解释。

“如此说来，这几只鬼还真缺德，我看不如叫缺德鬼好了！”巧云扑哧一笑。

当两人匆忙赶到现场时，却发现那大汉平躺在前厅正首，面目枯槁，只剩了一副皮包骨。三只索命鬼却都是踪迹全无。

“还是来迟了一步，他被勾了魂了。”阿桓惋惜道。

阿桓蹲在尸首旁一番细看，想找出点蛛丝马迹，却全然没发觉身后早已没有了动静。

忽然，阿桓感觉那干尸眼睛似乎动了一下，心中大骇，忙伸手去探其鼻息。

鼻间气息全无，没有任何生气。阿桓正自狐疑之时，那干尸忽然血目一睁，身子暴起死死掐住了阿桓的脖颈。

阿桓始料未及，喉头大紧，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来，血液也供不上去，渐渐开始有些发晕。

这时，身后又是一阵金铁坠地之声。

“师哥……师哥……”却是巧云无力的哭喊。

阿桓眼前发黑，勉力回头一瞧，只见两只面色苍白的索命鬼正架着瘦弱娇小的巧云，双眼满是嘲讽地盯着他。

巧云如同一只落水的雏鸡，浑身瑟瑟发抖，满脸泪花，四肢全绑着厚重的锁链，动弹起来十分困难。

“师妹！”阿桓有心无力地喊道，他试图掰开掐在脖子上那双枯槁的手，哪料那手如同钳子一般，在他的大力挣扎之下非但没有丝毫松懈，反倒愈来愈紧。

阿桓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意识也渐渐开始模糊，巧云那楚楚可怜的哭喊也似乎离他越来越远。

蒙胧中，他脑海中似乎又浮现起儿时和巧云一起嬉戏玩耍的欢乐情景……

茅山山麓，易水河畔。一方半掩半露的岩石上，一个身着绯色薄衫的妙龄少女手拈野花斜坐其上，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足在水中轻勾缓荡，玩得煞是开心。波光粼粼的河水上印衬着她的绝世姿容，吸引了一大群五光十色的游鱼徘徊不去。

就在这少女享受着这难得的闲适光景时，一双黝黑粗糙的大手忽然抓住了她正在水中拍浪的玉足。惊得她花容失色。

“嘿嘿，小师妹别怕，是师哥我啊！”一个十七八岁的俊朗少年从河水中冒出头来，调皮地笑道。

“呜呜……坏师哥……就知道吓唬人家……人家不理你了！”那少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那少年见她哭得花枝乱颤，急得团团转，忙爬上岸温言温语地哄她开心。

这壮小伙和妙龄少女正是少年时期的阿桓与巧云。

“师妹不哭，师哥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阿桓信誓旦旦地说道。

巧云梨花带雨的玉面瞥了他一眼，反而哭得更凶了。

“师哥帮你抄《茅山经》、帮你拖地、帮你洗碗、帮你摘果子吃、帮你……”阿桓慌不择语，一通胡乱承诺，只希望这令人怜爱的小师妹能尽快开心起来。

忽然，巧云扑哧一声破涕为笑了，鬼灵精怪地眨了眨碧眼：“嘻嘻，这可是师哥你说的，巧云可没有逼你喔！说话可要算数的！”

“好啊，你个小丫头骗师哥呢！”阿桓一脸苦相，心中却是开心无比。

“是师哥你笨嘛！”

巧云的笑容像山茶花一般生动娇媚，让人不忍心去触摸它，破坏它。从那时起，阿桓心中就暗暗发誓，只要有他在一天，绝不会让巧云受到欺负。

“嘻嘻……”

“哈哈……”

一声声青涩纯真的欢笑回荡在多情的易水河畔……

“师妹，师哥一定会保护你的。”

一个坚定声音在阿桓脑海中响起，震荡了他的心灵，顿时清醒了不少。师父的厚望、深爱的巧云、憨傻的大师兄……他忽然发现自己还有好多好多事情

没做，绝不能如此轻言放弃。

阿桓缓缓睁开双眼，瞪着一双虎目盯着那具干尸，猛劲地朝它喷了一大口血。

那干尸见阿桓目光中满是坚毅，没料到他受到重创依然有如此气力，大为惊骇，血红的双目中闪过一丝淡淡的畏惧，掐着阿桓的双手也没有刚才用力了。

阿桓嘴角一笑，他等的就是此刻！

只见阿桓袖口一滑，一张褶皱的千刃符准确无误地落在他手中。

“九天开云，化为神光，千变万化，千刃过岗，刃即吾，吾即刃……”

一番心决念过，却见阿桓双手寒光闪闪，煞是耀眼，仿佛变成了削铁如泥的锋利刀锋一般。

阿桓大呼一声，双手凝结的手刃大力划了个半圆形光弧，干尸怪叫一声，两个干瘪的手掌竟然双双落地，再看那伤口处，平滑细腻，没有丝毫褶皱，手刃锋芒之利，可见一斑。

阿桓没有给它回神的机会，手刃再出，划了个落英十八式，姿态翩然，如同飘落的樱花一般轻柔好看。

待阿桓收势后，那干尸仍僵立在原地一动不动，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色彩。阿桓冷冷一笑，不再理会它，转身朝着挟持巧云的两只索命鬼走去。

“咔嚓……咔嚓……”几声异响过后，阿桓身后的干尸竟是肢体分离，碎成了整整十八块！

两只索命鬼颇为玩味地望着手中寒光闪闪的阿桓，不自觉拧紧了捆绑住巧云的枷锁。

“师妹，低头！”阿桓大叫一声，随即跳在半空中辟天一划，手刃的锋芒形成一记寒光四溅的刀光，朝着两只鬼魂迅捷地疾飞而去！

只听“砰”地一声脆响，左手边的一只索命鬼躲闪不及，身子被折中劈成了两半，手中铁链也耐不住锋芒，瞬时断为两截。另一只索命鬼见状，仿佛有些惊惧，身子往后飘了一公分。

“师妹，侧身！”阿桓又是一声喝，巧云会意地闪身在一旁。

“嗖……嗖……”又是两道刀光激射而出，另一只索命鬼被拦腰斩断，巧云右手的铁链处火花四溅，金铁抨击之声不绝于耳，再看去，沉甸甸的链环也是断成数截。

恢复了自由，巧云揉了揉有些红肿的手腕，满眼泪花，跑到阿桓身边紧紧

抱住了他。

“师哥……我还以为……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别说傻话，师哥不是答应过你，要一辈子守护者你的么？你忘记啦？”阿桓嘿嘿一笑，轻轻抚摸着巧云的秀发，爱怜道。

就在两人温语温言之时，那两只被劈成几截的索命鬼竟缓缓站了起来，伤口处浮起了一阵白雾，没多久竟自动愈合，恢复成了原状！

阿桓神情一凛，心中暗呼不妙。手刃所发出的刀光虽是锋利无比，但却只有力量，并无法力，无法消灭这些没有实体的鬼魂。

“师哥，用这个！”巧云见阿桓的桃木剑在争斗中不知去向，便拿出自己的那把递给了阿桓。

话说那两只索命鬼身体刚复了原，正恼羞成怒地要再去擒住两人，却听身后风声一动，回过头去，却见阿桓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身后，此刻正挥舞着涂有精血的桃木剑疾刺而来。

“嗷——”

一声凄厉的惨叫，当头一个索命鬼已然中剑，它本就虚如浓影般的身体像是被清水泼过的墨迹，惨然一荡便消失在空气中！

另一只索命鬼眼见不妙，转身便要逃，一隐，一现，已是在数丈之外。阿桓眼疾手快，手中桃木剑一挽，整支剑嗖地朝那鬼魂激射而出，鬼魂惨呼一声，后背已被桃木剑刺中，从前胸贯穿而出。

这时，那具断成十八截的干尸尸块忽然齐刷刷朝着阿桓飞去。阿桓始料未及，侧身一闪，虽闪过了大部分，腿上和胸口却被两个尸块击中，亏得力道不大，只是略微有些疼痛。待阿桓回过神来时，一只体形稍大的索命鬼已经越上了院墙，如断了线的风筝向黑暗的夜空中飘去。凄厉的叫声，如同是在示警，格外地凄厉，惊得巧云都想捂住自己的耳朵。

“竟然跑了一只！”阿桓恨恨道，他这才明白，原来第三只索命鬼一直是附身于这干尸体内，待阿桓接近再发难于他，只是自己一直没想到。

巧云忙跑过来，道：“师兄，怎么办？”

“此处不宜久留，那鬼魂一定是去通风报信去了，刚才经过内府时，我感觉那里的阴气远远高于外府，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阿桓沉吟道。

两人顺着索命鬼溜走的方向，发现了一处拱门，门外就是直通王府正殿的

甬道，青砖铺地，宽阔平整，两人顺着甬道向北跑，忽然阿桓感觉脚下一实，差点被绊倒，低头一看，却是一具面目狰狞的尸体。

“呀……这不就是……不就是……”巧云惊叫道。

没错，正是那个从客栈逃走掉，让他们一路追踪至此的异乡客！

巧云愣了一下，道：“他……他怎么把这具身体抛弃了？”

阿桓低声道：“我听师父讲过，人和鬼天生便是相斥，鬼魂如果长期依附在人的身体上，不利于鬼力的凝聚，这恶鬼达到目的了，便弃之如草芥……”

“嘎嘎……嘎嘎……”

一声阴冷的蔑笑自背后传来，仿佛来自地狱黄泉一般。两人只感觉一股子寒意自背脊直爬上脑勺，回身一看，却见一个手持双斧，黑面獠牙，通体绿色的怪物正一步步朝着他们接近，一对精光四射的双眼炯炯闪烁着妖异的绿光。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在客栈里有那老道在没杀了你们，现在你们认为还跑得掉么？”那怪物阴森笑道。

“不好，青霜鬼！”阿桓大惊失色道。难怪在客栈中连师父都显得有些吃力，原来是这鬼早已修炼成精了。

人有人道，鬼有鬼道。人有大大小小十几种境界，鬼魂也一样。白面、黑羽、青霜、红磷、蓝血、鹤癍……这恶鬼几百年来肆掠乡里，害了不少无辜之人，竟已修炼至第三重境界——青霜。

“师妹，快跑！”阿桓拉着巧云便要向来时的路跑去。强敌当前，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还没跨出几步，那青霜鬼却又再次出现在了眼前，阴恻恻地盯着他们，嘴中不住地冷笑。没了躯壳的束缚，这青霜鬼动作更灵活，无形无影，变幻非常，十分可怕。

阿桓斜登一步，捏了个剑诀，手中桃木剑轻灵地朝着青霜鬼面门点去。

青霜鬼眼见剑势疾疾，却也不躲闪，手中双斧朝着面目交叉一挡，顿时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青铜屏障。

“砰”地一声，火花大溅，剑招被屏障挡了个正着，瞬时失了力度，青霜鬼受力也是不自觉倒退了一步，心中暗暗吃惊眼前这年轻人竟有如此道行。

阿桓一击未中，并不气馁，只见他脚踏奇步，左移右跨，手中桃木剑风雷隐隐，舞成了一道赤色长蛇，正是茅无极结合阴阳五行之道所独创的“浩然无

极步”！青霜鬼见他步法精妙，当下也不敢大意，手中青铜斧横劈竖砍，光影重重，虽然招式杂乱无章，但也自有一番蛮鲁阴邪之力，一时间两人竟是互攻互守，难分高下。

阿桓以桃木剑应对青铜斧，难免有些吃力，虽加持了金铁之咒，但数十个回合斗下来，剑身上也已隐隐有些裂痕。

青霜鬼性子急躁，见久久僵持不下，心中大怒，竟放弃了防守，手中青铜斧舞得虎虎生风，全力朝着阿桓劈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眼瞅着青霜鬼破绽百出，阿桓剑尖顺着青霜鬼手腕斜带一挑，却听青霜鬼“啊”地一声大喊，左手手腕被划出了一道长且深的血口，绿莹莹地鬼血霍霍地流个不住，青铜斧也应声飞了出去。

这青霜鬼也绝非泛泛之辈，趁着阿桓剑势还未收回，暗运鬼力，托起另一只板斧自天而下，劈向阿桓天灵盖。阿桓万没料到这青霜鬼受创后竟还能如此迅捷地使出这一记杀招，急忙收回剑势迎头一挡，两兵想交，一声尖锐的金铁之声远远地传了出去。

阿桓被震得虎口酸麻，手中桃木剑差点脱手，正在此时，青霜鬼咧嘴一笑，另一只没了斧头的手竟捻成了铜锣般的大小，拳头上青光四射，煞气逼人，朝着阿桓面门死命砸过来。

其实方才惊天一劈只不过是青霜鬼的诱敌之计，真正凝聚了其十成鬼力，足以断金碎玉的绝命杀招却是这记——霜寒之拳。

阿桓见这杀拳来得凌厉，当下不敢怠慢，左手捏了个掌心雷手决，当仁不让地朝着那记寒光闪闪的杀拳迎了过去。

“砰！”

一声如同爆雷的炸响过后，阿桓和青霜鬼同时倒飞了出去，阿桓正撞在巧云身上，两人同时跌倒在地上。

巧云所幸无碍，爬起来忙道：“师哥，你没事吧……”

阿桓只感觉左手像结了冰似的，如针刺般难受，刚要开口，只觉得喉头一阵腥甜，却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啊！师哥……你怎么了……”巧云大惊失色，慌忙拿出怀中绣帕给阿桓揩拭着嘴角残留的血渍。

阿桓勉力一笑道：“师妹……师哥没事，不用担心了。”

第八章
一步一惊心

对面的青霜鬼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它只感觉自己周身鬼力激荡不已，十分紊乱，它万没料到阿桓竟然能挡住自己如此强力的一击，心下不禁对眼前的少年刮目相看。

这青霜之鬼毕竟有着几百年的道行，几番调理之下，有些黯淡的眸子里又再度耀起深红色的光芒。只见他低吼一声，纵身跃起，竟抛却了地上两把七零八落的青铜斧，凌空伸出利爪徒手向阿桓头顶抓了过来。

阿桓大惊，对着巧云轻喊了一声："攀云步月！"就在青霜鬼利爪要横抓下来之际，阿桓和巧云却如灵猴一般脚踏法圈轻巧躲过。

青霜鬼一愕，双爪又是连划带勾，却也一一被两人闪过。这"攀云步月"之法的施展十分消耗施法者的体力，几个回合下来，巧云已是香汗淋漓，头发都浸湿了，阿桓也是紧咬牙关，捂着胸口。

这一幕当然没有逃过青霜鬼狡黠的双眼，只见它冷笑一声，竟化作一团巨大的黑气，黑气中隐约可见一张青面獠牙的鬼脸，在这残月高悬的夜空中显得极为狰狞可怖。

阿桓气喘吁吁，此时再无气力使用"攀云步月"了，便将巧云藏在自己身后，额头上冷汗涔涔，一副如临大敌状。手中仅剩的一张紫薇符在功力的催动下，已经开始渐渐闪耀光华。

"师哥，你要用紫薇符么？可是你伤得这么重……"巧云满脸担忧地说道。

"不碍事，这鬼好生厉害，师妹可要当心了。"

青霜鬼化成的黑气盘旋了一阵后，口中吐着绿焰，眼中绽放冉冉红光，长啸一声，竟径直朝着虚弱的阿桓俯冲下来。

"啊！敕——"

阿桓清喝一声，手中紫薇符应声大亮，只见他双手一推，紫薇符散发出的



光芒如同一把喷薄而出的利箭，朝着青霜鬼激涌而去。

眼看着那团灰黑色的鬼气便要与紫薇符的灵光接触，阿桓忽然闷哼一声，跪倒在地上，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紫薇符的灵光顿时暗淡了下来，青霜鬼大喜，不费吹灰之力便冲破了光团，从黑色鬼雾中伸出两只寒光闪闪的利爪，朝着阿桓便要抓去。

这紫薇符对灵力消耗极大，阿桓受了内伤，方才不顾性命强行催动灵力，无疑是雪上加霜，身体早已透支了。

巧云见阿桓倒下，大惊失色，情急之下也不及多想，将阿桓猛力向后一拉，自己则闪身挡在了最前头，将自己完全暴露在青霜鬼凛冽的双爪之下！

“师妹！”阿桓悲呼了一声，浑身瘫软，却无法使上气力。

“师哥……来世再见……”巧云喃喃道，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青霜鬼锋利的双爪已然抓在了巧云瘦若花茎的肩头上。眼看着这如花似玉的少女便要被青霜鬼撕成两半，阿桓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青霜鬼的眼神中露出一丝疑惑，似乎是遇到了某种无法想象的奇事，竟全然不顾倒在地上的阿桓，双眼只是紧盯着巧云，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可怜的巧云只觉得全身都笼罩在青霜鬼的鬼力之下，浑身冰冷，思维和灵魂都仿佛掉进了冰窖子里，不能动弹，不能思考，好像是被无形的绳索束缚住，灵魂都要脱壳而出了。

阿桓心中一疼，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勉力跃起，大吼一声，趁着青霜鬼分神的空当，手持桃木剑使了个长虹贯日，刹那间，手中长剑如同一条发光的彩带，迅疾无比，向青霜鬼的腰腹间直击了过去！

只听“噌”的一声轻响，桃木剑已然贯穿了青霜鬼的腹部，青绿色的血水霍霍涌出，青霜鬼惨嘶一声，重新化为人形，跌倒在地上。

阿桓从嘴角抹了一把淤血涂抹在桃木剑上，纵身一突，手起剑落，那青霜鬼的头颅便如同皮球一般滚落在一旁。

阿桓心中知道，这青霜鬼虽然身首异处，但鬼力仍未消泯，不多时它便可自行恢复。此时正是青霜鬼最为虚弱之时，阿桓逮住机会，一把撑开了乾坤袋，只听“呼呼”几声疾风，青霜鬼满是血浆的身体和一脸不甘心的头颅如同流烟一般便被卷入到了袋中！

乾坤袋顿时一阵鼓荡，阿桓慌忙封住袋口，隐隐的，还能听到青霜鬼撕心

裂肺的嚎叫。

“巧云！巧云你怎么样？”

阿桓看巧云还在兀自呆立在原地，心中十分焦急，他现在仍不能理解为什么青霜鬼没有杀死巧云，让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反击。此时的巧云双眼无神，好像丢了魂般一脸木然。

巧云听到阿桓的呼唤，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看着阿桓急切的神情，忙道：“师哥，我……我刚才是怎么了？”

“我也在纳闷呢。”阿桓担心地打量了一下巧云，发现她竟没有丝毫异常，这才放心道：“我还以为那青霜鬼把你的阳气都吸走了呢，可吓死你师哥我了！”

“噗～”巧云莞尔一笑，打趣道：“莫不是那青霜鬼看我长得漂亮，不忍心下手？”

阿桓也被逗乐了，哈哈大笑，但心中却是有种隐隐的不安。按照常理来讲，青霜鬼刚才只需稍使鬼力，巧云一定是必死无疑，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停了下来？阿桓忽然想起师父平日里对待巧云的态度，心中暗道：“只怕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由，回去一定要问一问师父。”

已经近四更天了，天空依旧是一片灰蒙蒙的雾气，让人感觉十分压抑。两人刚要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忽然听到北面方向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了过来。

“啊——，救命啊！”

两人一惊，接着就听到一阵慌乱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高大健硕的人影从正殿方向跑了过来，身后鬼影重重，似乎还隐隐发出无数的鬼爪鬼牙交错摩擦的声音。

阿桓救人心切，忙喊道：“快来这边！”

那人也听到了阿桓的叫声，心中大喜，忙拔腿疾跑了过来，却是个身形魁梧的汉子。此时他眼中满是惊惧，浑身已然抖成一团。

见几团黑乎乎的鬼影仍在穷追不舍，阿桓将中指放在嘴中狠命咬破，顿时鲜血直冒，借着血光，阿桓在前方空气中画了一个齐人高的驱散符符咒，口中默念咒语，一时间，那驱散符竟爆发出强烈的光泽，光华隐隐，整个大厅霎时俨如白昼。

几团鬼气仿佛受了某种强烈的刺激，全都停了下来，旋即呼啸一声急速地消散而去。

见鬼气已散，阿桓转头问那汉子道："你是圈哥的手下？他人现在哪里？"

那大汉心中仍是心有余悸，发抖的手臂指向北方，道："他现在被困在大殿后边的地窖子里，被一个十分厉害的红衣女鬼缠上了，生命垂危啊！"

阿桓见这汉子身处凶险之地还能言辞镇定语调有序，心里也有几分佩服他的胆气，点头说道："你放心，我们会救他出来的。刘汉臣和王四宝他们此刻正在府外的山洞中候着，你先去和他们汇合吧。"

汉子一怔，看看南边，甬道上黑沉沉的，看不到出府去的门路，想了想道："我和你们一起去找圈哥吧，我觉得……我觉得跟在你们身边还安全一点。"

阿桓点点头道："也好，事不宜迟，我们快点走！"

三人旋即向北走去，汉子虽然恐惧，心神却还算镇定。据他讲，他名叫武成，本是四川一家武馆的武师，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当地官宦，才一路流落到湘西一代，在街头打把式卖艺为生，圈哥见他还有两下子，便雇了他做贴身保镖，一并到这襄王府里来考察。

"一行二十几人，就跑出去四五个，那个惨啊……亏得圈哥身上带着个高僧开光的护身符，鬼魂近不得身，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派我冒死出来求援。"武成叹了口气，轻声说道。

说着，三人已经接近了王府正殿，虽是黑夜中，却也能看得出它的巍峨，只是这巍峨中处处透露出破落和阴森。正准备进去，武成却拦阻道："这正殿里有上百具尸骨，连空气中都含着尸毒，不能进去。我们有两个兄弟进去后，没过多久就浑身溃烂而死了。"

"那可有其他近道通往地窖之中？"巧云犯愁道。

"跟我来。"武诚带着两人绕到正殿东头，轻车熟路地推开侧首偏门，说道："顺着偏门一直往北走，便可直通后殿，后殿之下便是地窖了。"

阿桓看了看天色，担心道："师父元神半个时辰后就会失效了，我们得快点找到圈哥，尽快离开此地。"

偏门的侧房内一片漆黑，狭小逼仄的过道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还好武成记性不错，摸黑引着阿桓和巧云两人往后殿走，一路倒也顺畅。巧云走在两人身后，不时听到周围传来阴冷狡黠的女人笑声，冷意不住往脖子上窜，不由得抓紧了阿桓的手，滑溜溜的，这才发现阿桓手心里也全是汗。

有了武成的指引，几人不多时便来到后殿之中，顿时觉得眼前一片宽敞，

呼吸也变得清爽了起来。殿内雕龙绣凤，十分华丽，靠墙的檀木柜上，放置着一些古书，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是陈朽板结，仿佛轻轻一碰便会碎成残渣。

忽然，阿桓眼前一亮，拨开檀木柜上的灰尘，取出一支长长的，棱角分明的物事，轻轻一吹，那物事上的灰尘散去，荧光尽显，竟是一支漂亮的玉钗！武成对玉石颇为了解，但见那玉钗盈盈流光，做工别致，心中也料定绝非凡品。

“小师妹，看师哥找到什么好东西了。”阿桓显得十分兴奋，心想要是天生丽质的巧云能带上这漂亮玉钗，倒还真是绝配了。然而，当阿桓回过头去时，却发现身后黢黑一片，巧云不知何时竟和两人走散了。

狭窄的甬道内，分岔口。

“师哥，你说大师兄这会儿到了镇长家没？”巧云小声问道。她感觉那只牵着自己的手越来越冰凉，以为是阿桓心中惊惧所致，便攥紧了那只手，希望能传递给他温暖和力量。

四周寂寥一片，那身影没回话，略一迟疑，牵着巧云往分岔口的左边小道走去。

“师哥，你的手……好冷……”巧云感觉那只手竟慢慢变得如同寒冰一般寒冷刺骨，不住有寒气自那手中侵入自己体内，巧云想挣脱，却是挣脱不开，不禁打了几个寒噤。

“师妹！你在哪啊？！”右边的小道尽头忽然传来阿桓焦急的呼唤。由于距离远，声音并不大，但在这沉闷的空气里巧云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是师哥的声音！”巧云喃喃道。

忽然，她心中一个激灵，阿桓没在身边，那她此刻牵的这只手又是谁的……

巧云只感觉周围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一般，额头上香汗淋漓，她从衣兜里翻找出在前些日子在镇子里买的一盒硫化磷火柴，由于过度紧张，她直划了五六根才划燃，在火光闪烁的那一刹那，她终于看清了眼前之人。

只见一个面白如纸，双眼空洞，披头散发的女子正面对面盯着自己，看这女子衣着是婢女打扮，然而当巧云目光往她身下游离时，却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却见这面无表情的女子竟是被拦腰斩断，没有了下半身，腰际创口处不住有鲜血霍霍涌出，如同暴雨时屋檐上如瀑如练的雨水，诡异血腥，十分骇人。

“奴婢不想死……奴婢不想死啊……”那面无表情的女子忽然开口说话了，音调凄婉，声音空洞，仿佛是回声一般，心中似有无尽不平事。

“我该怎么帮你？”巧云见她楚楚可怜，不禁壮着胆子问道。

“把你的…命…给我！”那女子无助的眼神顷刻间变得凄厉起来，七窍中竟慢慢渗出血来，双手微抬便要去抓巧云。

巧云惊叫一声，慌忙朝着阿桓发声的方向逃去。身后不住响起那女鬼哀怨急促的嚎叫，空气中满是一股子浓浓的血腥味儿，巧云却是不敢回头望，耳边风声呼呼直响。

就在巧云疾跑之际，忽然一双手从背后将自己牢牢地搂住，而自己则被悬空抱起，巧云吓得哇哇大叫，死命挣扎着，想要摆脱那双手的桎梏。

“师妹，别怕，是我啊！”

巧云一听是阿桓的声音，终于放下心来，回头一看，那只剩了半截身子的女鬼却早已是消失不见。

“刚才你去哪里了？让师哥担心死了呢！”

巧云长长出了口气，摇摇头道：“我们还是快走吧！师父元神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阿桓点了点头，朝着巧云神秘一笑：“师哥答应你，等咱们出去后，送你个好东西。”

“真的呀？什么好东西？”

“秘密，回头你就知道了哟。”阿桓嘿嘿一笑。

“哼，说到这卖关子的功夫，你和大师兄可有得一拼呢！”巧云嗔道。

两人说笑着，不知不觉已经离地窖咫尺之遥了。阿桓已经能够感觉到一股股强烈的鬼气扑面而来。那股鬼气和这王府里其他的鬼气很是不同，它更加强烈，更加阴沉，其中似乎还饱含着无限的憎恨和幽怨。阿桓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样的鬼气只有枯守空房的妇人才会散发出来，鬼气中的憎怨几乎化作了阴毒，布满了这鬼魅周围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

只有这样的鬼气才是最可怕的！阿桓下意识地摸了摸装着师父元神的瓷瓶，在他心中，师父法力高深，任何鬼魅邪祟都不是他的对手。

黑不隆冬的天空，无声地吞噬了所有的光明，武成那坚毅的脸上也似乎开始犹豫了起来，放慢了脚步，低声道：“我和圈哥就是在此处失散的……”

阿桓应了一声，神情紧张地环顾四周，生怕有任何邪魔鬼祟冷不丁地袭来。

地窖口处在一个破败的小屋内，小屋前种着一棵枝叶干瘪，早已枯死许久

的樟树，树下则横趴着一具面色死灰，双眼半睁半闭的干尸。

武成脸上掠过一阵不忍之色，沉声道："他是痞子洪，在和圈哥失散的时候，如果不是他，只怕我此刻也见不到你们了。"

阿桓没说什么，咬了咬牙，迈步向小屋走去。

小屋内十分狭窄，到处是缺胳膊少腿的木桌竹凳，地上散布着许多木屑，微风一吹，随处飘散，三人忙捂紧了鼻子。

地窖的入口在一张床榻之下，厚重腐败的床垫早已被人掀起随意丢弃在一旁，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武成一脸肃然，冲着黑暗的地窖口大声喊道："圈哥，你在里面吗？我们来救你了！"

地窖显然并不小，武成的叫声竟传来回音，可是除了这些回音，竟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声。似乎地窖里根本就空无一人，只是，那里隐隐的血腥气味却是显得那样真切。

阿桓有些疑惑地看看武成，问道："怎么没人答话？难道圈哥已经……"

武成被阿桓的话吓了一大跳，心中着急，趴在地窖口又喊了喊："圈哥，我是武成，你在里面吗？"

话音刚落，便听地窖中一个粗哑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回道："嘘，你们小心，这婊子养的太他妈邪门了！"

武成一听是圈哥的声音，很是欣喜，回头朝着阿桓与巧云使了使眼色，准备进入地窖内救他上来。

正说着，武成忽见地窖中一道深红色的影子在黑暗中一闪而过，速度之疾，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见武成望着地窖呆呆地发怔，阿桓与巧云围了上来，问道："怎么了？"

"里面……里面有东西！"

巧云紧张地朝里面望了望，却始终是浓黑一片，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别吓人……哪有什么东西啊？"

"真的呢！就在那里……"武成抬手朝着地窖内一个角落指去。

"嗬……嗬嗬……"这时地窖内忽然传出几声怪桀的女子笑声，那声音阴冷可怖，凄厉之极，几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仿佛掉进了极北冰河里一般。

武成惊骇万分，双腿一软跪倒在地，这时一团赤练般的红影却忽地在地窖

内极速乱窜。

“小心！”阿桓大喝一声，一把将武成拉到身后，由于眼前可视度极低，他接过巧云的火柴，将火柴棍架在火柴盒上，右手一弹，一小团光焰顿时飞向了地窖内，与此同时，阿桓双指合一，向前一指，那团光焰顿时骤然大涨，一时间竟将把整个地窖都给照得红彤彤的，俨如白昼。

阿桓定神一看，只见那道深红色的影子似乎是一个人形，却又不尽相似，远观更像是一团沉沉的雾气，它速度极快，行动中隐隐有阴风的呼啸之音，阿桓不敢大意，手捏咒符随时准备御敌。

就在三人严阵以待之时，那深红色的鬼影却忽然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忽地一声消失不见了。

三人僵立了一阵，都是面面相觑，武成这时说道：“我……我看我们还是走吧，别为了救他，把三条命都给搭上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好歹也是条人命，难道让我们就这样见死不救么？”阿桓没料到武成竟说出这番话，愠怒道。虽然口头上说得严实，但心里还是微微有些发怵，他已隐隐感觉到，眼前所要面对的绝非善类。

武成叹了口气，低着头，不再说话。

圈哥似乎也听到了地窖口的这番谈话，显得怒不可遏，破口骂道：“武成，你他妈的可是收了我的钱的，就这么丢下我跑了，还是个人吗？”

这时，地窖内又是传来几声阴冷刺骨的女人笑声，圈哥赶忙息了声。

电光火石间，却听“呲呀”一声，地窖内红影再度出现，一阵剧烈翻腾，竟从地窖口探出一只泛着幽幽红光的手臂来！

手臂纤长，苍白而消瘦，五指细长如筷，指甲弯曲似钩，略一张合，风声凛冽间，便朝着最当前的阿桓抓了过来！

众人见此，禁不住“啊”的一声惊叫。那只手臂刚触碰到阿桓的手腕，他便觉得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般，灼得剧痛连连，心中也怦然一震，似乎在这一刻心跳也停息了。

阿桓还未来得及惊叫出声，便觉一股极大的力道从手腕传来，而自己则如同一个玩物般被凌空提起，倒栽进地窖之中。

由于这一幕实在太过突然，直到阿桓硬生生地摔在黑暗的地窖中，这才回过神来，他只觉手腕处传来一阵剧痛，低头一看，手腕上已经被那鬼爪抓出了

一圈乌黑的印迹。

“啊，师哥！”巧云大惊失色，趴在地窖口大声喊道。

然而，回应她的，只有地窖内那隐隐呼啸的阴风。

想起师哥平日里对自己的好，巧云轻咬秀唇，当下也不迟疑，纵身一跃便进入地窖之中。武成起先还有些犹豫，但见屋外鬼火重重，自己又落了单，只得也跟了进去。

空气中满是潮湿腐败的味道，十分难闻，两人胃中不禁一阵翻滚。

“师哥，师哥，你在哪里？”黑暗中，巧云急切地呼唤道。

几步开外，传来阿桓熟悉的声音：“巧云，是你么？师哥在这里。”

巧云见阿桓没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习惯阿桓长伴身边的感觉，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总能给她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阿桓略微有些吃力地支起了身子，只见不远处火光一闪，武成已经点亮了火折子，微弱的火光抖动不止，显然是武成手臂颤抖得厉害，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武成五官挪位，已经惊惧到了极点。

“啊呀！”巧云忽然惊声叫了出来。

阿桓和武成凑过来一看，却见一条五彩斑斓的蝮蛇正慢悠悠地在巧云脚边游来游去。

“巧云姑娘，你千万别动，站在原地便是！”武成伸出手掌凌空往下轻压，示意巧云冷静下来。

武成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对于这类蛇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此蛇名叫尖吻蝮，又名五步蛇，多活动在南方一带，相传只要被它所咬，五步之内必然会毒发身亡，足以见其毒性之烈。

此时正值盛夏，巧云穿的是一双竹鞋，秀气的脚趾和滑溜的脚背全乎裸露在外，稍有不慎便会被那蛇给咬中。还好，尖吻蝮在巧云玉足下徘徊了一阵，见没什么动静，便晃悠悠移开了。

借着火光，阿桓环顾了下四周，不禁倒抽了口凉气，却见四周地上不时有毒蝎蛇蚁爬过，个个块头都是硕大无比，这阴森沉闷的地窖显然成为了它们的伊甸园。

巧云望着自己白皙水嫩的脚趾，可怜巴巴不知如何是好。阿桓使劲撕下一大片衣服，拦腰扯成两半，蹲下身子使劲绑在了巧云两只脚上。当他粗糙的大

手不经意间划过巧云莹光似的小腿时，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很奇妙的感觉，脸上唰地一下便红了，还好有着火光的印衬才不至于被看出来。巧云似乎也发现了什么异样，将脚丫轻轻回缩了一下，轻咬下唇不敢看阿桓。

“武成！你丫在做什么？快把火给灭了！”远处角落里的圈哥突然大喝出来。

人们对于黑暗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在这恶鬼窥伺的地窖中，这种恐惧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武成正犹豫要不要熄灭火折子，阿桓几步便跳到他身旁，夺过火折子，急道：“圈哥，此地不宜久留，你还打算呆到几时？快随我们一起出去！”

圈哥却没有答话，阿桓皱了皱眉，不知道这个圈哥到底在耍什么把戏。这时，地窖深处忽然异响连连，骨骼摩擦声，金铁铿鸣声，不绝于耳，似乎是有某种东西正在朝着这边走来。

几人随着那声音听得一惊一乍，阿桓将火折子往前伸了伸，火光所及之处，三道黑影印衬在地窖转角的洞壁上。

第九章 尸兵铁锁寨

“师哥……那是什么？”巧云不安道。

“嘘……”阿桓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将两人护在身后。

就在几人神色紧张之时，那三道黑影也慢慢绕过弯道，出现在几人眼前。

竟是三具身披重甲的骷髅兵！三个骷髅头里都隐隐闪着诡异的红光，白骨嶙峋的身躯略微佝偻，排成一字列，十分整齐，若是换做三个活人，一定会是一个气势逼人的小分队，而今伫立在几人面前的竟是三具死骸骨，怎么看怎么觉得渗人。

阿桓大吃一惊：“不好，尸兵过镇，寸草不生……”

“这……这些是尸兵？”巧云也是一愣。她曾听师父提起过，在上古时期，曾有一个祭师唤醒死去的族民成为尸兵，征战其他部落，后来尸兵失去控制，肆意杀戮，以至生灵涂炭，就连祭师自己也被杀死了，所以每每尸兵出现必是大凶之兆。

武成哆哆嗦嗦地从腰间掏出一支汉阳造的短管鸟铳，填了火药，装了铅弹，闭了火门，举枪对着中间一个尸兵扣响了扳机。那尸兵的骷髅头上被击穿了一个大洞，骨屑四溅，但它似乎无知无觉，依然没能阻止它逐渐逼近的脚步。

说到武成手上这鸟铳，因为易受潮、装弹麻烦等缺点，在前清的官兵中便已是被淘汰的产物了，在毛瑟枪当道的民初，更是沦为下品，汉阳兵工厂也是逐年减少其产量，改为研发新式枪炮。武成家底不够殷实，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也只能在黑市买支鸟铳防身。

阿桓毕竟也有十几年学道经验，眼见枪炮也伤不了它们，当下也是临危不乱，从胸口取出早已被体温焐热的太极八卦镜。这面太极八卦镜乃是黄铜所制，周围由天干地支、先天八卦、河洛九星、配二十四节气组成，镜身以精雕细刻的华夏腾龙为主，凸出的球面暗含阴阳双鱼，负阴而抱阳，彼此相拥抱，永远

运转，乃是茅山宗一脉的驱邪至宝。对于这个只有道行达到练神之境的弟子才得以佩戴的物事，天赋异禀的阿桓自然不在话下，前几年便能将这八卦镜的奥妙运用得纯熟自如，着实让阿发羡慕了好一阵子。

阿桓默念法决，太极八卦轮镜面开始隐隐现出光泽，待法决念完，阿桓大呼一声“敕！”阴阳双鱼竟猛地射出一道黄橙色的光柱来。那三个尸兵被光柱包围，边后退边低声咆哮着，急忙都将手中厚重的盾牌挡在眼前。

武成见状大喜道：“嘿，看来这玩意儿还有些作用呢！”

阿桓摇摇头，解释道：“这太极八卦镜虽说是驱邪的至宝，但也只是借助法光让邪魅无法靠近，终究只是防御之物，并不能彻底铲除这些鬼魅。”

三个尸兵在八卦镜的光泽下如同耍杂技的小丑般， 东躲西藏，扭来扭去，只想尽快摆脱那道光华的桎梏，阿桓却是不敢丝毫放松，手中抱着八卦镜照亮了地窖通道内的每一个死角。

就这样僵持了一阵，圈哥依旧悄无声息不肯出来，阿桓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将八卦镜递给了武成，一可用来护身，二则做掩护，让巧云和自己可以放心地对付三个全副武装的尸兵。

武成第一次拿到这样高级的法器，很是兴奋，眨眼笑道：“巧云姑娘，让我给你开路践行了。”说罢，将八卦镜顺着巧云行进的方向照去，一个准备趁机抢道的尸兵立时规规矩矩的退了回去。

“哇呀！快拿开！”巧云忽然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阿桓见她面色苍白，额头间隐隐冒出冷汗，忙将她扶起来，奇怪道：”好师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

“……没事……可能是这地窖内空气太闷了，胸口堵得慌……”巧云回道，这时一阵冷风刮过，火仗上的火苗飘忽不定，看不清她的脸。

“那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师哥将这些坏蛋降服了便尽快带你出去。”阿桓十分心疼。

“嗯……那师哥你要小心点喔！

阿桓目光如电，手中轻巧的桃木剑竟也舞得虎虎生风，一跃六尺半，朝着左首边的一个尸兵斜刺了下去，这尸兵被八卦镜照得抽身不得，见阿桓突然来袭，慌忙举盾格挡。另外两个尸兵见状，即刻从两个不同方向围了上来，眼看着阿桓便要陷入尸兵包围之中。

“武成！”阿桓一声大喝。

“好嘞！”武成心领神会，将八卦镜不断变幻着位置，让那两只尸兵丝毫无法靠近。就这样，阿桓一人战三鬼，竟也斗得难分难解。桃木剑每触碰到尸兵身上的骸骨，那伤口处便滋溜一声冒出一阵白烟，其余大多数剑势均被尸兵身上的金铁铠甲所挡，刺不进去，带不出来，十分尴尬。

斗得正酣之时，武成的八卦镜照向距阿桓最近的一个尸兵，它慌忙举盾挡在眼前，这一拙劣的掩护也将它的上盘完全暴露给了阿桓，这时阿桓注意到尸兵的每个关节相交处都是铠甲无法保护到的死角，当下一声怒喝，挥剑凌空一斩，那尸兵握盾的手臂便飞到了一边。

“师哥小心！”忽然传来巧云一声疾呼。

阿桓一惊，感到身后寒光凛冽，敏捷的他忙欺身躲过，原来是几步开外的另一个尸兵见他分神之时将手中重逾百斤的重剑飞掷了过来，阿桓是躲过了，那剑却势头不减，一声金铁铿鸣声过后，将那方才断臂的尸兵铠甲刺破，重剑贯胸而过，断臂尸兵的几节肋骨齐齐断裂，被搅得七零八落。

阿桓冲着身后掷剑的尸兵眨眼一笑，揶揄道：“多谢多谢！”旋即又是木剑挥舞，将断臂尸兵的另一只胳膊也给削了下来。

阿桓正为找到了尸兵的弱点窃喜，一件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方才那两条被斩下的断臂，此刻竟开始自己活动了起来！没了身体的束缚，那两条断臂似乎更加灵活，在空中一阵乱飞，随时寻找着机会向着阿桓发难。

全身上下都是武器，一骨一肉皆可战斗，不至最后一刻誓不罢休，这才是尸兵最可怕之处！

阿桓吃了一惊，自己方才不但没击败它，反而还成就了它，照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尸兵是不会苦不会累的永动机，而阿桓却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样耗下去，就算是不战死也非得累死不可。

面对三个如狼似虎的尸兵和两个匪夷所思的飞臂的攻击，阿桓将手中剑圈舞得虚虚实实，里里外外密实无漏，内不能出、外不能入。虽然仗着步法灵妙，剑势精巧，阿桓未落下风，但他此时已是心浮气躁，不知该伤那尸兵好，还是不伤那尸兵好。

巧云见阿桓渐渐有些力不从心，十分着急，解下围绕在腰间的长绫，咬破

食指将鲜血涂了满满一长串，巧云乃是处女身，处子之血，驱邪镇妖事半功倍，但她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对付那些尸兵，便又在长绫上加持以茅山火云咒法，顿时长绫红光四射，威力无穷。

“师哥，小心！”巧云长绫送出，已是缠住阿桓侧翼来的一剑，巧云再轻轻一送，那剑霎时间便从尸兵手中飞出老远。

阿桓见巧云来助阵，神色大爽，迎头挡住了另一边的剑势。巧云身姿曼妙，步法轻巧，将长绫舞成了一条火龙，把阿桓和自己严严实实地护在其中，而她自己仿佛是穿梭在火龙中的精灵，翩翩起舞，似真似幻。

“师哥，师父可曾教过你破除尸兵之法？”见两人渐渐占了上风，巧云便抽身问道。

阿桓眉头紧锁，无奈地摇了摇头：“师父所传授的多为通用的御敌之术，但因为每每临阵的情况各有不同，所遇到的敌人技法也是千差万别，破敌之法只能靠自己去领悟总结和融会贯通了。”

噼里啪啦的兵器声中，阿桓的思绪又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

那时，一小队义和团拳民起义失败后落草为寇，仗着金钟罩铁布衫之功四处欺压良民，劫掠财产，茅山山麓数十户百姓悉数逃往茅山上清宫中避难。那帮匪寇毫无忌惮，一路穷追不舍，茅山百余弟子虽奋力抵抗，但对匪寇们刀枪不入的神功毫无办法，死的死，伤的伤。

刚刚坐上西宫宫主位置的阿桓，也奉茅无极之命出宫擒寇，虽然在功力招式上远胜于他们，但却一直无法战胜他们的金刚之身。

当阿桓身受重伤滚落到一边时，他发现茅无极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他面前。

“师父，他们太强了，弟子技穷，斗他们不过……”阿桓满心羞愧地说道。

茅无极叹了口气，良久，说道：“这世上本无恒强，亦无恒弱，皆是心性使然。每个强者势必都有他的弱点，有些东西看似如堤坝般坚不可摧，但或许只要一只小小的蚂蚁便可扭转乾坤。千里之堤亦能毁于蚁穴，我们缺少的，其实只是发现它的眼睛。”

阿桓喃喃道：“发现它的眼睛……”

茅无极点了点头：“人有气门，鬼有灵门，练金刚不坏之功的人虽然刀枪不入，但身上总有一个最虚弱之处，这便是气门。气门位置随着每个修习者习惯而略有不同。”

阿桓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道："师父，我想我明白了！"

茅无极背过身去，进了主殿，远远传来一句话："金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师等你的好消息。"

正是有了茅无极的及时提醒，阿桓终于得以扭转乾坤，将那帮匪寇打得屁滚尿流，慌不择路地逃下山去。

偌大的上清宫中，到处飘荡着百姓的欢呼声，阿桓也是一战成名，树为其他弟子的楷模。然而当他兴冲冲地给茅无极报喜时，茅无极却表现得十分冷淡。

"师父，刚你没看见，我把那帮人给揍得落花流水呢！山下百姓再也不会受欺负了！"

茅无极看着阿桓，眼神很复杂，阿桓看不懂。

茅无极缓缓说道："你找到了他们的气门，那你自己的呢？是否有一天也会被别人这样收拾？"

阿桓奇怪道："师父你别说笑了，我又不练金钟罩，哪会有什么气门啊……"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忽然脑子里一片灵光，自己之前的落败，不正是因为这个"气门"么，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气门"，有的选择掩盖，让别人一辈子无法发觉，有的却勇于面对，让自己不被"气门"所制。自那天以后，一向自负的阿桓开始学会了谦逊与坚忍，开始明白什么叫做永不言弃，更加明白了什么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又是一道剑光从阿桓眼前划过，将阿桓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之中，他侧身一避，一脚揣在迎面袭来的尸兵胸脯上。

巧云发觉阿桓的步履开始变得轻松了，眼神似乎也坚定了许多，心中十分奇怪。

阿桓心中雪亮，每个强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弱者，总有一处软肋所在，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地找到它，战胜劲敌！

阿桓开始仔细观察尸兵的每一个动作，任何一个举动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神，他忽然觉得这种专注的感觉真的很舒畅，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肯下功夫，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渐渐地，阿桓发现这几个尸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面对所有直面而来的攻击从来不躲，但唯有对方武器快接近自己的骷髅头时，便会立马用盾牌或重剑格挡开，似乎总在掩饰着什么东西。

阿桓掠过一丝轻笑，不多时，三个尸兵头上的青铜战盔便都被他轻松地掀了开来。刀光剑影下，所有的秘密都被暴露无遗。只见三个尸兵头骨后侧均有一个发光发亮的圆形漩涡，那漩涡旋转不止，极尽诡异，仿佛要将周围的生气吞噬得一干二净。

阿桓冲巧云一眨眼："师妹，咱们一起攻击它们的后脑，那是它们的灵门所在，应该会有些效果。"

巧云虽然不太明白，但看着阿桓坚毅的眼神，即使前方是火坑也愿意跟着他跳下去了。

那尸兵仿佛知道阿桓的意图似的，开始有意地护住头颅，不让他们接近。阿桓见抢攻不下，手中捏了个左雷局手决，挺剑怒刺，一柱雷链如同离弦之箭疾飞而出，轰裂了前方尸兵的半个骷髅头，灵门受到波及，瞬间黯然失色，尸兵双膝一跪，沉重地倒在地上，化为一抹白色劫灰。

当阿桓回过头时，另一个尸兵也是应声倒下，巧云收回长绫，冲着阿桓调皮一笑，显得十分兴奋。

师兄妹携手准备对付最后一个尸兵，那尸兵仿佛感觉到了末日将近，开始朝着地窖深处退去，还没走出几步，地窖内忽然响起一声脆响，尸兵头骨裂成了两半，瘫倒在地上。

两人十分惊奇，循声一看，武成正悠闲地吹开飘在鸟铳上的轻烟了。

第十章
红磷怨冲天

“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个叫什么圈哥的声也不吭，八成是死在里面了。我们还是尽快出去吧，这里总感觉阴冷阴冷的。”巧云捂着肩膀打颤道。

“对，回头我大不了把收他的钱烧给他，也算是不欠他的了。”武成有些哀求地看着阿桓，他忽然觉得自己跟着圈哥来这冒险是多么愚蠢，想到王府里那些兄弟们的尸体，这年头，一条命就值这几个银元？

阿桓似乎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又喊了几声，见仍是鸦雀无声，便叹了口气，准备打道回府了。

“你们就这样丢下我不管了么？”一个声音忽然在几人身后响起。

这声音竟是重音，一半男一半女，听起来有些像圈哥，却又似乎不是，十分奇怪。几人听了都是不寒而栗，汗毛直竖。

这时忽听一阵风声，前方白影一闪，一个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昏暗的火光之中。依旧是一团白雾模样，众目睽睽之下，白雾翻涌，慢慢凝成了一个人形，四肢身体俱全，披着一件猩红的纱衣，一头乌黑的齐腰长发瀑布般披散下来，遮住了她的眼睑。

众人大惊，挨着火光向后倒退几步，紧盯着女鬼，阿桓手握桃木剑，也微微颤抖，方才在地窖口只接了一招，他便已经知道这个女鬼不是自己能对付得了的。

望着她周身环绕的红雾，阿桓脸上的惊惧又多了一层，心中暗呼不妙，眼前的女鬼竟是红磷之鬼！白面、黑羽、青霜、红磷、蓝血、鹤癍，这鬼魂竟已修成红磷之境，足以见其怨气之深，戾气之重。

红衣女鬼微微抬头，发丝间露出一双血红色的眼睛，轻轻叹道：“没想到府里还有修行之人，你们这些臭牛鼻子，不在深山修行，竟也来王府寻找金银财宝。都过了几百年了，为什么人心还是如此贪婪，连出家的道士都沦为金银的奴仆

了……”

阿桓和巧云都是一愣，听这红衣女鬼的话语之中竟含着一股沧桑和无奈，更平添几分幽怨，阿桓刚要解释，却听女鬼又道：“罢罢罢，你们胆敢闯入我襄王府，便是已经豁出性命了，今日——便让你们有来无回！”

话音一落，女鬼长啸一声，直奔火光中的三人而来，双臂展开，竟凭空长出半丈长，直抓向武成和巧云！

三人大惊，慌忙向后退去，几步便到了地窖墙壁之下，红磷属火，阿桓双手一合，祭起了上清宗的玄冰咒，女鬼周围瞬间布满一层霜寒，连发梢处都结了冰。

女鬼闷声一笑，口中吐出一阵炽热的红雾，立时将那层寒气吞噬殆尽，不留一丝痕迹。

阿桓讶然：“这女鬼道行竟然强悍至斯，巧云，快将驱魔铃拿给我。”

巧云神色惶恐，听阿桓一说，忙将别在腰间的青铜铃铛拿给阿桓。

“叮铃铃……叮铃铃”驱魔铃在阿桓手中摇的叮当响，铃音中暗含法力，那声音在凡人耳中听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女鬼却仿佛被人连魂也抽空了，捂住耳朵十分难受地当空扭动了起来。

铃音阵阵，勾魂摄魄，却依然没能拦住女鬼的脚步，虽然十分痛苦，但女鬼还是扭曲着身子缓步朝着一行人挪动着。

这时，阿桓想起了武成手中的八卦镜，便向武成说道：“快用八卦镜照她。”

武成也许是被吓蒙了，阿桓直说了两遍才反应过来，八卦镜上的阴阳鱼发出一道金黄色宝光，仿佛能荡去一切邪垢和黑暗，那红衣女鬼在金光的辐照下就像离开河水的鱼，惊慌惶恐，怪叫连连。

武成觉得好玩，拿着八卦镜朝着女鬼逼近了一步，女鬼立刻退后三尺，一点也不敢再靠近。

阿桓手中驱魔铃尤未停下，巧云对着武成说道：“武大哥，把八卦镜给我拿着吧，我功力比你深厚，在镜身照射时能加持法术，威力会更大。”

武成感觉巧云的眼神似乎有些奇怪，但究竟奇怪在哪一时间也说不上来，眼见这对茅山师兄妹们要开始斩妖除魔了，当下也不敢耽搁，便将八卦镜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巧云。

阿桓见女鬼已被控制住了，大松了一口气，叮嘱道：“师妹，使用八卦镜时

脚踏八卦罡，既攻且守，能很好的保护自己。八卦罡的步法你还记得吧？”

“当然啦，你可别小瞧人！”巧云嘟着嘴调皮道。

“哎呀！”巧云忽然惊呼一声，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破碎声。

“怎么了怎么了？”阿桓侧头一看，却发现巧云正捂着嘴，满脸歉疚，太极八卦镜则掉落在地上，裂成了三四块。

“我说巧云姑娘，你干吗要摔掉它呢？”武成俯身拾掇着那些碎片，满是惋惜道。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接过来的时候不小心滑脱手了。”巧云愧疚道。

“刚才明明是看到你摔的……”武成坚持道。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巧云急得眼泪珠子都快掉了下来。

阿桓见局势有些失控，忙出来打着圆场道：“好了好了，别吵了。八卦镜没了，我们还是快些离开为妙……”

女鬼没了宝光的压制，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再次变得怨气大盛，冷笑道：“你以为你们跑得掉么？”

阿桓知道自己绝非对手，这时想起了师父临走前交给自己的羊脂聚魂瓶，口中说道：“只好用你了。”当下手指一捻，想把瓷瓶的封盖打开，可是匆忙之间，封盖竟只开了一半，那女鬼却已经近在眼前了。

正在这足以让人窒息的时刻，忽听地窖右手边角落中“哗啦”一响，似乎是有人撞翻了什么物件，紧接着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影从中跳跃而出，快步如飞，直奔地窖口而去。

“是圈哥！”

武成大叫一声，阿桓这时才明白刚才圈哥为什么迟迟不出来和三人会和，他就是要趁双方对战胶着的时候自己一人先逃出地窖去，心中不禁暗骂：“这人怎么如此没有道义！”

女鬼显然也察觉到了，顿时喝道：“你动了我襄王府的东西，还想活着离开！？”叫罢不理阿桓三人，转身如一阵风般直奔圈哥而去。

圈哥大惊，还未踏上地窖台阶，便觉得双肩一紧，已被女鬼抓住。女鬼双手如钳子一样死死扣住圈哥肩膀，只是一拨，便把他翻转过来，随即鬼口一张，便向他面门上吸来。

众人都知道女鬼只要接近圈哥半尺便可吸干他的阳气，顿时心中一紧，圈哥哇哇大叫着，从脖子上拧下一个精致小巧的护身符，往那女鬼身上一贴，女鬼立时被弹飞了丈许远。这护身符可是圈哥花了大价钱托人至九华山请高僧开了光的，但毕竟也是时效有限，仅能保命三次，而这次是圈哥使用的最后一次，接下来便是生死各安天命了。

大伙儿发疯似地想跑出去，不多时便见到了地窖口投射进来的幽幽白光，这时跑在最前面的圈哥却停住了脚步，顺着圈哥那惊惧的目光看去，原来是那个红衣女鬼已然拦住了去路。

女鬼悬浮在半空中，白雾一般的身形无风自动，像是贴在水面上起伏不定的一张白纸，发丝略显凌乱，飞舞在空中，散发着令人惊惧的煞气。

它张牙舞爪地厉声叫着："死，死！你们都得死，嗬嗬嗬嗬……"

阿桓端详着那女鬼，只觉得它浑身上下都荡漾着仇恨的杀气，一副不将他们几个人碎尸万段决不罢休的模样。

阿桓皱了皱眉，低声道："圈哥，看来你惹恼它了。"

圈哥这才侧头看了看阿桓和巧云，然后对武成道："他们是谁？"

武成道："这两位可是捉鬼天师呢，十分厉害，我的命便是他们给救下的！"

圈哥微微冷笑，"既然是捉鬼道士，怎么会落得如此窘境？世风日下啊，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也冒充起道士来了！"

阿桓他对这个"考察队队长"本来便没什么好感，他瞟了圈哥一眼，这才看清他的模样。一张胖乎乎圆脸，身材十分高大，看起来结实有力，头上稀疏几根粗硬的毛发随风摇摆，一双黑豆般的眼睛，此时隐隐放着恐惧的光泽。

阿桓冷冷一哼，"看来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这亏本的买卖下次我可决计不会再做了。"

圈哥怒形于色，但见女鬼这时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飘过来，惊骇得连连后退，武成的鸟铳也冲着女鬼开了几枪，可是他的子弹却是形同虚设，如同落在了空气里一般，女鬼毫不理会，眨眼便已侵近在他们身前丈许之内，钩子一样的利爪几乎可以触及他们的呼吸，圈哥哇哇大叫，急忙躲到阿桓身后。

阿桓斜瞥了圈哥一眼，冷声道："你不是很厉害的么？怎么怕成这般模样？"

圈哥哆嗦道："我说英雄啊，你就别埋汰我了，只要制服了这娘们儿，我圈哥第一个服你！"



阿桓哼了一声，不再理会，侧头对巧云道："师妹，你小心一点！"说完便向女鬼迎了过去。

女鬼万没料到阿桓竟会主动靠过来，飘身一转便向他冲了过去，阿桓目光坚毅，一伸手将那羊脂聚魂瓶的封盖拔了个底朝天。

一道金光从瓶中冲天而出！

那光泽如同帷幔一般流散开来，将襄王府中所有一切都披上了一层光芒，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箔。众人都眯起眼睛，不能直视，那女鬼万万没有想到这小道士身上还藏着这样的法宝，气焰顿时收敛，雾气般的身形一缩，向后退去。

金光仍源源不断地从瓷瓶中向外喷涌，地窖内混沌不堪的黑色鬼气被这金光一冲，顿时四散消泯，四人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清润了起来，禁不住贪婪地狠狠吸吮了几口。

金光冲出地窖口，四处躲匿的大小鬼魅如同被滚油泼身的老鼠，纷纷痛叫连连，王府上下一片鬼哭狼嚎。

"师哥快看呀！师父元神要出现了！"巧云瞪大了眼睛，满怀期待道。

圈哥一怔，转过来问巧云道："师父？你们师父是哪一位？"

"湘西鼎鼎有名驱鬼天师茅无极！怎么样，是不是如雷贯耳呀？"巧云得意道。

圈哥眼中闪过一丝惊异的兴奋，微微点点头，眼望着金光，若有所思。

"茅道长现在可曾在黑水镇中？"圈哥又问道。

巧云点点头，随即嘟嘴道："在呢，不过遇到了一些伤脑筋的麻烦事，都是那个猪头马队长搞的鬼啦！"

金光冲天喷薄，如同一注汹涌的喷泉，冲到最高处，忽地向下一落，水银泻地，降到地上竟化做了一个人形！

剑眉倒竖可撼地，浩然正气可动天，不是茅无极又是谁！只见此时他浑身上下都如同沐浴在金光中，晃得众人都睁不开眼睛，一时间都惊为天人。

"师父！"阿桓和巧云欣喜若狂，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但此刻屹立在两人眼前的只是茅无极的灵体，并没有意识和精神，只见他看了看两个徒弟，却不说话，转身向着女鬼逼近过去。

阿桓见有师父控制大局，便冲圈哥摆手道："这儿没你们的事了，你们速速离开吧。"阿桓是性情中人，若是讨厌某个人，哪怕是看着他的后脑勺都会觉得不舒服，阿桓对圈哥便是如此。

圈哥见形势趋向有利，大喜过望，也不理会阿桓，转身猫进方才藏身的地窖角落之中，不多时，便提着一大包沉甸甸的物事大步流星地跑了回来。

巧云好奇，拨开那包袱一角，却见里头全是光彩熠熠的瓷器玉瓶，做工精细，质地均匀，个个都是无价之宝。

“这些不是王府内的宝物么，你们……你们原来是大盗贼，还冒充考察队，真是太卑鄙了！”巧云愤愤然道，她没料到师哥和自己拼命营救的原来竟是一帮手段龌龊的窃贼。

圈哥看着巧云，眼中露出一丝阴毒，口中讥诮道：“在这乱世，上头军阀连连征战，下头官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你不给自己想点法子留些后路，还指望着谁来可怜你？这些死人东西与其留在这发霉生锈，倒不如让我圈哥顺出去换上几个酒钱，和兄弟们好好享受后半辈子，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巧云刚想要说些什么，但总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世风日下，她又岂能不知？民俗败坏，她又岂能不晓？是耶非耶，也不是她这类平民百姓所能左右的，只能化作一抹幽叹挂朱唇。

再看那茅无极的元神，每每他向前跨上一步，女鬼便向后倒退一步，那金光如同裹尸布般，让她沉朽的躯体无法动弹，仿若一潭死水。要知道，茅无极的元神已然倾注了他百分之百的全部灵力，乃是他半世修为的集大成之术。

“贼道士，你非要赶尽杀绝吗？”

女鬼已经被逼入墙角，退无可退，反而爆发出一阵阴戾的勇气，大喝一声，返身向茅无极元神扑了过来。

茅无极并不答话，翻手一掌便迎了上去，一时间金光大盛，女鬼惨叫一声翻身倒在地上，身形微微颤抖，此刻的她若是被茅无极打得魂飞魄散，连再入轮回都是十分困难了。

圈哥和武成万没料到茅无极竟有如此神通，都是看得惊叫连连。阿桓也是心中十分解气，不经意间似乎也流过一丝丝淡淡的黯然，心想自己不知何时才能达到师父的这般境界。

茅无极元神继续逼近女鬼，女鬼战战兢兢，眼中尽是恐惧，灵力金光照耀之下，它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力，只等着茅无极再施展一掌让她泯灭在虚空中了。

女鬼蜷缩在墙角，红色的衫衣早已是破烂不堪，本来苍白的手臂上也显出

一块块被金光灼烧出的黑色痕迹来。也就是在那一瞬间，阿桓忽然觉得眼前这女鬼竟有些可怜，它像是被猎人逼入角落的野兽，虽有求生欲望，却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希望。

女鬼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忽然叹了口气，轻轻道："相公，没想到做了鬼，还是没有等到你来的一天。几百年了，我守着这王府几百年，你……你终究还是没有来……"

说完，她慢慢地闭眼抬头，眼中竟溢出晶莹的泪花，仿佛已经准备迎接茅无极的这最后一击了。

茅无极看她竟如此坦然，竟有些发愣，但他还是举起了手掌，掌心金光流转，竟慢慢形成了一个八卦阴阳鱼的图案，阴阳鱼缓缓转动，便要向女鬼头顶笼罩过来。

也就是在那众人揪心的一刻，茅无极全身上下的金光竟开始慢慢消散，像是一盏将要烧尽的油灯，金光如同潮水一般涌退而去。而茅无极的身形，也如石头一般停滞在原地。

不一刻，阴阳鱼消失了，金光消失了，茅无极的元神也消失了，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一条金线，突的窜上天际，向黑水镇方向疾飞而去。

王府中恢复了死寂般的平静，阿桓和巧云正在了原地，显得目瞪口呆。

"不好，两个时辰的时限到了！"阿桓喃喃道，心中忽然一阵冰冷。

女鬼缓了一阵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它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有些失落地站起来，慢慢走向呆若木鸡的阿桓和巧云，口中幽幽地道："为什么……为什么要三番四次来扰我清静，生前让我们受尽折磨，死后也不让我们安宁……我只想安安静静地陪着相公，难道这也有错？"

阿桓醒过神来，大喝一声："巧云，快跑！"

女鬼惨然一笑，"你们为了彼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而我和相公，生而不能团聚，死后还是分离，谁又来拯救我？"

女鬼的声音很疲惫，身形闪烁不定，仿佛随时都可能消逝一般，显然是方才被茅无极元神伤得不轻。

此刻是对付这女鬼的最佳时刻，阿桓一边盘算着御敌之策，一般缓步后退争取着时间："你有什么心事未了，能否说给我们听听，说不定我们能帮上点忙。"

女鬼冷笑几声："你少在这惺惺作态，这世间的男人，除了我相公，没一个

真心的！”

阿桓这时注意到圈哥捧在怀中的包裹里有一块长方木看着特别眼熟，这方木六面雕满了日、月、二十八宿的名称，及三星、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等图案，还有天蓬元师的圣号。

阿桓心中一喜，这不是道家法器天蓬尺又是什么！

“你怎么会有天蓬尺的？”

圈哥听得云里雾里，但见阿桓盯着他怀中的红漆方木，紧张地回缩了一下，口中说道：“你是说这玩意儿？这可是我先发现的，在前殿一个道士的尸骨上。”

阿桓手快，一下子将那天蓬尺拿了过来，也不看圈哥，只抛下一句：“借我一用！”

圈哥想要说些什么，但见巧云和武成正用奇怪的眼光盯着自己，只得心疼地小声喊道：“小心点，别弄坏了……”

阿桓看那女鬼目光呆滞，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死得很冤，以至做鬼也不得安宁，但这些都是前尘旧事了，与人无尤，何必放不下执念，苦苦相逼呢？”

女鬼仰天笑道：“这位小哥，你是在可怜我么？你既然如此善良，不如就下来陪我如何？”女鬼说完周身煞气大盛，嗖地一声，整个身子竟化为一道红光忽然消失不见了。

圈哥紧张地四处张望，说道：“咦，这婊子去哪儿了？”

“小心，可能是个陷阱！”武成提醒道。

阿桓口中念着清心决，慢慢闭上了眼睛，开始感受着周围事物的变化。

他感觉五脏六腑都澄澈无比，仿佛被清洗过了一般，浑身的每一寸肌肤都变得异常灵敏，每一阵不经意的微风，每一粒细若纤毫的灰尘，他都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世上有很多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却可以用心去看到，去感知到。

“天圆地方，律令九章，祥云笼罩，万鬼伏藏，吾奉北极尊都天大元帅天蓬真君命，急急如律令！”

一语咒毕，阿桓猛然间睁开双眼，双手将那天蓬尺握成中正之势，脚踩坎离双位，转身朝着身后用力一拍，只听天蓬尺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爆，周身红光围绕，仿若一块烧红了的烙铁，鸣爆过后，那女鬼惨啸一声，现出真身，瘫倒阿桓脚下。

“师哥，她是不是死了？”巧云凑过来问道。

“她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次是魂飞魄散，连鬼也没得做了。”

“这敢情好！免得她再出来害人了！”武成很是解气，愤愤然道。

女鬼双目此时已是黯然失色，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凌厉之气，她看了看阿桓，又看了看巧云，嘴角露出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阴笑。

“小哥，奴家还得谢谢你，几百年的囚禁，今天终于解脱了。不过很可惜，你的阳寿也没多少时辰了……”

阿桓只当是这女鬼的危言耸听，摇了摇头，并不放在心上。没多久，女鬼的身体开始慢慢消散，化作无数荧光四溅的绿色星火，飘散在空中，慢慢消逝而去。

四周回荡着一阵凄厉的悲鸣，声震苍穹，似乎要诉尽这人世间所有的不公，让人闻之无不惊惧骇然。

第十一章
魂魄两相离

见那红衣女鬼飘散而去，阿桓长舒了一口气，这襄王府之行着实是惊心动魄，虽然匪首已除，但阿桓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女鬼消逝前的那句耸人听闻的话语，和那诡秘嘲弄的眼神，以及一路上发生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一团揪扯不清的疑云在心头盘旋不去。

“师妹，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师父和大师兄一定都等候多时了。”

然而，当阿桓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却被一股子热乎黏稠的液体溅了一脸，浓厚的血腥味直涌向鼻腔。

只见武成正呆立在原地，脸上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脖子上一道殷红的血线仿佛流散未尽的晚霞，正肆意地向外喷涌着血浆，场面诡异之极。

这时，武成那蓬乱污垢的头发忽然被身后的一只手给牢牢揪住，只见那手奋力往上一提，武成惊恐万状的眼神立刻失去了神采，人首分离，尸身重重地躺倒在地上，血依然从颈部的创口处汩汩地喷个不住。

武成倒下后，圈哥被重物击中，也是闷哼一声栽倒在地。黑暗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地踱步而出。

当看到那身影，阿桓整个身子仿佛石化了一般，脑海中一片空白，良久才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师妹……”

此时的巧云正提着武成血淋淋的头颅，一脸冰冷。佳人依旧，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丝玩味，多了一丝妖媚，看到阿桓后，她嘴角一咧，浮现出邪恶而狡黠的笑容。

阿桓浑身一震，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直袭向阿桓心头，这还是昔日温婉文静的小师妹么？

阿桓感觉自己甚至无法思考了，只是痛苦地说道：“师妹，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巧云诡秘一笑，用一种极尽嘲讽的语调回道：“我的好师哥，

事到如今你还是不明白？”

“你让我明白什么？明白我最爱的师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阿桓仰天一笑，心中满是悲楚，手中桃木剑已然架在巧云脖际。

“如果你认为杀了我会让你好过一些，那便动手吧！”巧云毫无惧色，冷冰冰地说道。

阿桓眼中噙满泪水，握剑的手不知不觉间已在微微颤抖。

“你不是张口闭口都是‘替天行道’么，怎么还不动手？”

“可是，可是你是巧云啊……”阿桓心乱如麻，将桃木剑重重地砸在地上。

“就算你不动手，师父也不会放过我的。”

“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阿桓红通着双眼，忽然冲过去抱住巧云的肩膀咆哮道。

“巧云，跟我走，今日之事我不会告诉师父，不会告诉大师兄，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巧云眼中掠过一丝错愕，显得有些不可置信，“你……你当真如此关心我？”

“从小到大，师哥对你的情意，你难道一分一毫也看不出来么？为了你，师哥哪怕付出生命也愿意啊！”阿桓深情道。

“哦？你真愿意为了我付出生命？”

“嗯！”阿桓想也不想，斩钉截铁地说道。

巧云轻轻地说道：“那好，你随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不是要回去找师父么？”

巧云笑容里满是娇媚，眼中秋波流转，做了个嗟声的动作：“嘘……先别问，把你的手给我……”

阿桓有些迷醉，木讷地看着满手血污的巧云牵住自己的左手。巧云的手十分冰冷，刹那间，阿桓忽然有一股奇怪的感觉，仿佛整个身子被抽空了一般，人也变得轻飘飘的，思维也渐渐开始模糊了起来，只是一步步跟着巧云朝着未知的方向走去。

前方是生是死，是福是祸，阿桓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只要能拥抱这一刻，对他来说便已足够。

圈哥这时缓缓睁开双眼，后脑勺一阵火辣辣的痛，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仿佛陷进了泥潭中一般。影影罩罩中，他看到巧云和阿桓双双躺倒在地，而另一头，

一个衣着华美古服的绝美少女正牵着另一个“阿桓”，正朝着地窖深处幽幽飘去。圈哥一阵惊吓，眼前一黑又晕死了过去。

等巧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趴在阿桓的身上，圈哥早已不见了踪影，武成身首异处，血浆已渐渐开始板结。

巧云感觉脑袋变得十分沉重，直起身子都变得十分困难，她摇晃着阿桓，呼唤道：“师哥，师哥，快醒醒呀！”

当她定睛细看之时，才发现阿桓早已是双目紧闭，浑身僵硬，气若游丝了。

巧云心中一惊，她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方才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和师兄为何会在这座陌生的地窖之中。昨日与君高歌，今朝生死相隔，巧云鼻子一酸，趴在阿桓身子上一阵放声大哭。

话说这圈哥醒来后是一路狂奔，连盗来的珠宝也顾不上拿，到了王府外的山洞时已是浑身将近虚脱了，王四宝如同枯木逢春，欢喜得了不得，拉着圈哥的手上下看他有没有受伤，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圈哥对他略略点头，然后问道：“还剩下几个弟兄？”

“就五个。”刘汉臣淡淡道，不知因为什么，他不敢抬头看圈哥的眼睛。

“妈的，来的时候二十多个人，现在就这么一点了，这般鬼怪好生厉害！”王四宝恨恨地看了看王府，道：“三哥，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这地方我多呆一刻浑身都不舒坦！”

“现在还不是时候。”圈哥摆了摆手，他转过身看着襄王府破落的大门，恨恨道：“那些宝贝还给落在里面了！”

见众人一副病快快的模样，圈哥随即又道：“都在这准备着，看一会儿那两个小道士能不能出来。”

“还等他们做什么？”王四宝咂舌道：“他们生死与我们有什么干系，还是快些逃命要紧罢！”

“你懂什么！”圈哥喝道：“这次我们出师不利，全是因为准备不足，那两个小道士的师父是茅无极，若是能和他套上点关系，有了他的帮忙，王府里的奇珍异宝还怕我们带不走？”

“你是说……我们还要去一次？”刘汉臣惊道。

圈哥斜瞪了他一眼，冷冷道：”哼，你不愿意大可自己走人！”

刘汉臣似乎很怕圈哥，见他话语中透出不悦，不敢再说话，诺诺退到一旁。

接近黎明的时候，巧云出现在王府的院墙上。几人清楚地看到阿桓像是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巧云为了将他搬上墙头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此时正不住地喘着粗气，身后无数或明或暗的黑影正朝着她的方向追来。

“嘿，人都死了，这小妮子还要搬尸体，真够痴情的。”王四宝幸灾乐祸地笑道。

圈哥一瞪眼，喝道：“等什么，还不快去帮忙？”

几个人忙跑向墙边的梯子，要将阿桓和巧云拖下来。他俩刚着地，忽听墙内一阵风响，两颗七窍流血的腐败人头如同大鸟跃上了墙头，张开鬼口，露出两派獠牙，便要俯冲下来。

四宝几人吓得哇哇大叫，梯子都顾不上扶了，拔腿就跑，巧云和阿桓重重地摔倒在草地里，屁股火辣辣的痛。这时东方一道阳光破云而去，两个鬼头惨叫一声便退了下去，接着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饶是如此，众人也吓得有些魂不守舍，忙抬着阿桓一溜烟向山下跑去。

天色渐渐亮了，此时巧云才定下神来，再看阿桓，却见他鼻息全无，脸色灰黑，竟真的像已经死透了样子。巧云心中悲伤，又不肯在这些陌生人面前表露，只是一边加快脚步，一边低头垂泪。

圈哥看到心中有些恻隐，凑过去道：“巧云姑娘别着急，省城里的神医赛华佗是我爹的拜把子兄弟，一定能把你师兄治好的。”

巧云带着哭腔低声道：“我……我要到黑水镇，找我师父……”

圈哥巴不得她来这一声，忙道：“好好，茅无极道长法力高深，一定能起死回生。他此刻在黑水镇何处？”

“在……在百祥客栈。”巧云想起师父之前身陷在牢中，不知道大师兄把他救出来没有，心中禁不住又是一阵悲戚。

“好咧，大家快点，到黑水镇百祥客栈！”圈哥吼了一声，众人忙加快了脚步。

不一时来到灰鹰山下，转过那棵榛子树，又看到了树林中的草屋，巧云忍不住向草屋瞟了一眼，却见那个身着破烂黑衣的老妇人还坐在屋外，忙低下了头。这一众冒险的汉子们却不理会老妇人，快步如飞便上了小桥。

老妇人原本就是个瞎子，听到人声便站起来，蹒跚向这边走，口中喃喃道：“小玲……我的乖女儿，你回来了……”

王四宝噌地转过身，喝道：“老太婆，鬼叫什么？再叫把你房子烧了！”

老妇人还要向这边走，屋内的老汉却走了出来，冷冷地向一行人看了看，然后拖着老妇人进了屋。

圈哥笑骂道："四宝，你和个老太婆吵什么？快赶路！"王四宝嘿嘿一笑不再说话。

黑水镇到灰鹰山差不多有五十里路程，巧云来的时候和阿桓一起驾着甲马，一阵风的功夫便到了。此时徒步回去，只觉得路途遥远，心中火急火燎，直催着圈哥等人快走。饶是如此，来到黑水镇的时候已经将近晌午了。

巧云带着众人来到百祥客栈，掌柜的见阿桓一副不死不活的模样，不禁大吃一惊，忙安排他躺在了客房里。巧云守在阿桓床边，又想去找师父，又想留在阿桓身边，不知如何是好，急的只是落泪。

圈哥有些急不可耐，问道："巧云姑娘，你不是说茅道长在客栈里头么，怎的不见人？"

巧云还未答话，便听外面掌柜的道："哟，茅道长，您可回来了！您两个徒弟正……，马队长！您老人家今儿怎么这么有空到小店来啊，那孝敬钱不是已经给您送过去了么？"

"你少废话！"马如龙喝了一声，随即又压低了声音，一副恭恭敬敬的语调："茅道长，您可是名震湘西的茅山道士，又是镇长大人的朋友，住这种小店太不合您的身份了。不如今晚睡在我的府邸，再找几个漂亮丫鬟伺候着，包准让您称心如意！"

茅无极不冷不热地道："不用了，这里就挺好。掌柜的，我两个徒弟可曾回来？"

"回来了，回来了。"掌柜实在搞不懂马如龙为什么突然跟哈巴狗似的讨好起茅无极了，又答道："就在那间房中，不过，阿桓好像是……"

巧云听到茅无极声音，已经冲了出来，哭得是梨花带雨，叫道："师父，阿桓他……他不行了……"

茅无极一惊，忙向客房跑去。

阿发也走进客栈，听到师妹这么叫，心头也是一凉，竟扶着柜台呆住了。他和阿桓自幼跟随茅无极学茅山道术，年少时一起在师父身后捣乱，一起上树掏鸟窝，一起下河摸鱼，感情极深，虽然二人都对巧云有些好感，但是这绝不会影响二人的兄弟感情，此时听到这般噩耗，一时间他哪里接受得了？

"怎么……怎么回事？"他有些不敢走向那个客房，转头讷讷地问掌柜。

掌柜一叹，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刚刚回来，你还是快去看看吧。"

此时里屋已经是人满为患，茅无极见阿桓印堂发黑，邪魅之气自人中穴螺旋而下，不禁皱了皱眉，说道："阿桓这是邪气入体，灵魂出窍，只剩下这一副无知无觉的皮囊了。"

圈哥听到茅无极解释，又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情景，顿时恍然大悟："灵魂出窍？原来是这样！"瞅见四处投来的不理解目光，他便将自己半睡半醒之际看到阿桓被女鬼带走的情景详详尽尽地说了一遍。

阿发直听得是心惊肉跳，颤声问道："师父，那师弟……他还有救吗？"

茅无极摇了摇头，又转过去看了看巧云，问道："云儿，你师哥虽然平时顽劣调皮，但向来正气自持，除非是他心甘情愿，不然那些阴邪之物是决计无法让他魂体分离的，告诉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巧云一脸迷茫，试图努力回想当时的情景，但只要思想一触碰到禁区，脑袋就像快要炸裂开来一般，只好咬着下唇垂头丧气道："师父……我……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茅无极叹了口气，道："如此只能等阿桓醒来再问问他自己了。"

巧云听完一喜，赶忙追问道："师父，你的意思是说——师哥有救了？"

茅无极不置可否："一切得看他自己的造化。"

就在这气氛极尽紧张的时刻，阿桓的头顶忽然隐隐有天光闪现，光彩极尽绚烂，看得众人瞠目结舌，但这股光泽却停留得并不长久，不多时便慢慢离开了阿桓的天灵盖，开始缓缓向外飘去。

"不好！"茅无极眉头一凛，双手食指点在阿桓两边太阳穴上，捏了个"大字开"手印，口中自言自语道："桓儿，命魂已失，你还想跑去哪里？赶快回去！为师一定想办法让你魂体归一！"

王四宝等人痞气惯了，见茅无极自说自话，有些想笑，巧云却柳眉倒竖，冲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天魂归位！"

随着茅无极一声厉喝，那光泽开始晃晃悠悠往回飘，再度回到阿桓体内。

圈哥睁大了眼睛，仿佛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忙问道："茅道长，这是怎么回事？"

茅无极扫视了一眼在场之人，解释道："每个人的精神可分为三魂七魄，桓

儿是已失去了其中的二魂六魄，十分危险。”随后又拉了拉阿桓的被单，好让他更舒服，弄妥帖之后，继续道:“单就三魂来说，一名胎光，太清阳和之气，属于天，又称天魂；二名爽灵，阴气之变，属于五行，故名命魂；三名幽精，阴气之杂，属于地，又做地魂。桓儿的命魂与地魂均已离失，仅是靠着天魂以维持躯体不灭，由于没了命魂的基殿，桓儿的天魂也是变得游离不定，方才天魂便是出窍去寻找本尊的命魂了。”

圈哥和王四宝抓耳挠腮，只恨自己没多读几年书，阿发和巧云也是似懂非懂，只是专注地盯着茅无极，却不敢多问，十分尴尬。

茅无极心细如针，见大家不理解，便又继续补充道：“至于七魄的话。一魄天冲，二魄灵慧，三魄为气，四魄为力，五魄中枢，六魄为精，七魄为英。桓儿除了中枢之魄仍在，其余六魄尽皆离散。因为中枢魄乃是七魄的中心，即便是主思想，主智慧的天冲灵慧之魄离走，但短时间内靠中枢魄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还是没问题的，但若不迅速找回其余六魄，中枢魄也是独木难支，不久也会消亡，那时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巧云眨巴着双眼问道：“师父，那命魂与中枢魄便是三魂七魄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对吧？”

茅无极见她冰雪聪明，点头表示首肯。“命魂乃是人身的主魂。天地二魂的聚合产生命魂而生人，命魂终结时又分出阴阳，并回归天地。命魂乃七魄之根本，七魄乃命魂的枝叶。魄无命不生，命无魄不旺，人的命魂便由中枢之魄牵引，依附于其他六魄之上。襄王府里那女鬼带走的想必便阿桓的命魂了。此刻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你们这便随为师去襄王府走一趟！”

巧云和阿发记挂着阿桓的性命安危，此番见师父亲自出马，自然是举双手附和，纷纷开始准备着行装。

“还有一件事。”茅无极像想起什么似的，捏指掐算了一下，拿来五柱长香，又找客栈王掌柜借来木龛将香给点燃插好。

“王掌柜，这事儿就拜托你了。五炷香烧尽前我们必定会回来。”

“茅道长，您就放心吧！捉鬼除妖我帮不上忙，这点小事就包在我身上了！”王掌柜信誓旦旦道。茅无极师徒对他有恩，此时略施援手定然是在所不辞。

茅无极拍了拍王掌柜肩膀，便要和两个徒弟出去。这时圈哥凑了上来，笑道:“茅道长，不如带上我同去如何？王府的路我熟得很，也好给你们当向导！”

茅无极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见此人贼头鼠脑绝非善类，便冷声道："这女鬼修行了几百年，积累了极深的怨念，连我徒弟都治他不住，你若是嫌自己命太长，尽管跟来便是！"

"这……"圈哥看到四宝等人都是低下头不敢看他，知道此刻就算自己想去也是绝难叫动他们了，只得咬牙暗骂道："这帮混蛋！"

走出房间后，远远地听到守在客栈门口的马如龙鸭嗓子似的声音："哟，汪镇长您怎么来啦？茅道长的事儿我都安排好啦，不用劳您大驾了。"

听到镇长驾到，茅无极心中一喜，忙整了整衣着迎了上去。阿发和巧云也是满心好奇，都想看看把这马如龙给治得服服帖帖的汪镇长究竟是何许人也。

到了客栈门口，阿发和巧云除了看到两个身着黑衣的男子正搀扶着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老人之外，便再无他物。当阿发和巧云扫视了一圈，最后将目光停留在这老人身上时，心中不禁一惊。

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双目深深凹陷，面目发黑，嘴唇微微颤抖着像是要说些什么似的，活脱就像一张打薄版的人皮给贴在一个骷髅架子上一般。

"不会吧，他……他就是汪镇长？"阿发冲着巧云做了个十分失望的表情。

"闭嘴，不得对镇长无礼！"茅无极白了两个徒弟一眼，从客栈里走了出来，但当他看到昔日英武非凡的汪镇长竟成了这般模样时，也不禁吃了一大惊。汪有龄才四十岁，现在看起来却活像个六七十岁的干瘦老头。

汪有龄见到茅无极，两颗浑浊的眼球立时放出盈盈光彩，颤颤巍巍地走过去握住茅无极双手，激动地说道："老友啊，我盼了你十来年，可算是又见上面了。"

岁月如梭，物是人非，茅无极心头一酸，也是攥紧了汪有龄的手，关切问道："多年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汪有龄眼神一暗，摆了摆手，似乎并不愿意回答。

茅无极心中还记挂着阿桓，不便再多聊，便拱手道："汪镇长，今天茅某还有要紧事要办，他日有时间再去你舍下一聚，咱们好好叙叙旧！"

汪有龄是了解茅无极性格的，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会让他如此匆忙，当下也不虚留，只是转头看了看马如龙，吩咐道："小马，茅道长是我的上宾，从今日起茅道长的饮食起居全部算在我账上，所有城关路障一律放行，切莫怠慢，你可明白？"

"是是是……明白，明白！"马如龙点头哈腰，模样极尽谄媚。

“老友啊，不如我让小马的保安队和你一同前往如何？人多也好有个照应呐！”

马如龙听完吓了一大跳，他可不愿意搀和这档子破事儿，尤其是和妖魔鬼怪扯上关系的。

茅无极却是笑着道谢：“感谢镇长好意。人多手杂，反而容易生乱，我师徒三人轻装上阵，早些办完早些回来，反而快些。”

“那好……那好……”

茅无极心胸宽广，但阿发可是一直记着仇，此刻见马如龙正襟危坐状，心中来了兴致，皮笑肉不笑道：“镇长您放心，马队长……他对我们可好了……从不收我们的过路费，也没让我们蹲过苦窑，我们一直铭感于心呢！”

汪镇长听得出这话的酸意，狠狠地瞪了一眼马如龙，冷冷说道：“小马啊，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坐你这位置？记住，这黑水镇可是我说了算！”

“是是是……镇长您最大……”马如龙只感觉心都凉了半截，额头上冷汗涔涔，万没料到阿发那混小子竟在这时候摆自己一刀，虎落平阳被犬欺，马如龙一股火气喷不出来，只得往下咽。

“咳咳……大宝二宝，先扶我回去吧。”

“镇长您慢走……”马如龙感觉自己的笑容都僵住了，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队长，万花楼的月儿小姐今儿个还向我问起您了呐！您看要不今晚……嘿嘿……”随行的李副官舔着舌头，一脸淫邪地搓着手。

“去你妈的！”马如龙正愁一口恶气没地方发，此时李副官送上门来，积蓄已久的怒火化作狠狠的一掴子，抽在李副官那张欲哭无泪的脸上。

第十二章
彩蝶翩翩舞

一股阴冷刺骨的寒风从地窖深处刮来。阿桓感觉原本轻飘飘的身子像是要被吹飞了一般，急忙扶住冰冷的洞壁。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见个人么？”阿桓望了望身旁柔媚得让人心碎的巧云，疑惑地问道。

“马上快到了。”巧云按下一个机关，看似死路的洞壁竟然从中间裂开，伴随着摩擦产生的轰隆隆的巨响。

原来是扇暗门！

“怎么不走了？”巧云望着呆立在原地的阿桓，却意外发现他眼神中竟掠过几丝淡淡的惆怅。

“其实，我早知道你不是师妹。”阿桓淡淡道。

巧云微微有些吃惊，颇为玩味地说道：“哦？”

“师妹从不会对我如此主动。哪怕我为她付出的再多，她也只是将我当作她的大哥哥看待。”阿桓黯然说道。

“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何还要跟我来？”‘巧云’妩媚一笑，摇身一变，竟化作一个身穿古服，碧眼樱唇的绝美少女。

阿桓望了望少女，只见她肤如凝脂，身姿婀娜，眉宇间有着一股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冷漠，想必生前必定是个倾城一方的大美人儿，只不过那玩世不恭的笑容底下潜藏的伤心与无奈，阿桓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纵然只是幻象，我却是心甘情愿的。”

阿桓轻轻拉住少女的一只玉手，少女本能地将手回缩了下，却没挣脱开，有些羞敛，不敢去看阿桓炽热而忧伤的眼神。

“谢谢你。”阿桓轻声说道。

“谢我什么？”

“谢谢你圆了我的梦，化作师妹接受了我。”

少女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望着阿桓，她万没料到眼前这个男人竟会痴情至斯，良久，她缩回玉手，吐出一句话：“莫名其妙，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接着便继续朝着暗门深处走去。

暗门深处隐隐可见一个人影正端坐在椅子上，椅子旁边一小团绿光在偶尔拂过的过堂风中摇曳不定。

走得近了，阿桓终于看清了那人面目。竟是一个俊美非凡的中年男子！

男子脚下放着一盏不知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绿皮灯笼，隐隐有些焦臭味。等了半晌，这男子居然一动也不动，加之诡异的灯火摇曳不定，将整个气氛渲染得极尽诡异。

阿桓见男子额头上有许多不知名的褐色斑点，这些斑点看起来似曾相识，便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触碰触碰。

“住手！别动他！”少女忽然柳眉倒竖，像换了个人似的吼了出来，声音极尽尖锐，上方的洞壁受到震颤，不住有砾砂碎屑飘落而下。

阿桓一怔，看了看少女，又看了看这浑身僵硬的男子。他终于想起这些熟悉的斑点究竟是什么了。

尸斑！

“他是你的爱人。”阿桓几乎是脱口而出，语气十分肯定。

“你……你怎么知道？”少女发现自己越来越搞不懂眼前这个男人了。

“至于旁边这盏青灯，便是受了你阴力的加持，维持其尸身不腐的吧。”阿桓平静地说道。

少女冷声一笑：“不愧为修道之人。不过你好像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你看他的眼神，就像我看巧云的一样，只有心中有真爱，才能流露出如此深挚的情感吧。记住，眼睛可是骗不了人的。”

少女心中一震，不去看阿桓，幽幽说道：“我附身于巧云姑娘身上时，发觉她也不过是个普通女子，胆小怯懦，而且……而且心中似乎装着一个人，但那个人并不是你……为何你还会如此爱她？”

“情之所至，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就像我对相公的感情么？”少女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有些疑惑地问道。

“嗯，我想这种感觉只有情到深处时才能体会吧。”

“看来都是伤心之人。”忽然，少女牵住了阿桓的手，微微一笑。她感觉眼前这个人并非她所想象的登徒浪子，他让她感觉到安全，感觉到同病相怜的依靠感。

看着眼前柔弱娇小的少女，阿桓忽然感觉她不再那样可怕，在常人看来，她或许是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厉鬼阴魂，但在阿桓眼中，她只是一个可怜的，痴情的小女孩而已。魔非魔，妖非妖，阿桓心头根深蒂固的善恶观开始渐渐有些动摇。

“叫我彩蝶吧！”

“我叫阿桓。”

两人相视一笑。

“彩蝶，方才我们路过回廊时，看到的那些被囚禁的魂魄，都是为了这个男人吧？”阿桓猜测道。

“嗯，他是……襄王……我的夫君。”彩蝶幽幽道，凌空飘飞的身躯开始慢慢颤抖起来。

“襄王！相传他死后一直没找到尸体，原来……原来是在藏在此处！”阿桓惊愕道。

“个中缘由，太过复杂，一会儿我再细细说与你听。”

“彩蝶，没想到你竟然是王妃……失敬失敬了……”阿桓和煦一笑。

“唉，都是些前尘旧事了。现在也只是孤魂一缕，连人也做不成。”彩蝶黯然道。

“对了，阿桓，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彩蝶的眼神忽然变得很迷离，看不透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你说吧！”

“如果我凑齐三百个魂魄，便可让我夫君还阳。数百年来我和姐姐之所以不去轮回，便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愿，而今，终于要于我手中达成！”

“太好了！祝你和襄王能再续良缘。”阿桓混沌的脸上闪过一丝快慰，衷心祝福道。

忽然，阿桓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疑惑道：“你是说除了你之外，还有你姐姐？她也是王妃么？”

彩蝶颔首道："夫君与我相恋之时，姐姐已是贵为王妃了，她对夫君的爱之深，以至于能放下成见，主动撮合我顺利入赘王府之事。"

阿桓敬佩道："敢于做出如此牺牲，对一个女人而言十分难得，她也算是个通情达理之人了。那她现在何处？"

"被你杀害了……"彩蝶面无表情，看不出是怨愤还是伤心。

阿桓大吃一惊，自己和彩蝶姐姐素未谋面，怎么会杀害了她呢？正欲辩驳之时，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颤声道："你是说……你是说阻止我们进地窖的那个红衣女鬼？"

"就是她……"彩蝶看出了阿桓的满脸歉疚，微笑说道："你无需自责，数百年思念的苦苦煎熬，即使做了鬼，也是伤心之鬼。你将她魂魄打散，于她，也算是一种解脱了，我倒是十分羡慕。"

"彩蝶……"阿桓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样安慰她才好。

"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凑齐了两百九十九个魂魄。而你，是最后一个……"彩蝶话语很柔软，但却隐隐露出不容商榷的坚毅。

半晌无话。阿桓不敢去看彩蝶，彩蝶也不敢去看阿桓，两人就这样飘飞在空中，望着襄王不腐的尸身愣愣出神。

"阿桓哥，你是好人，应该是快乐一生的，我可以放你走……"彩蝶忽然低声道。

阿桓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放开彩蝶的手，反问道："你疯了？我走了，那你夫君怎么办？"

"我可以等待下一个闯入者的，等了几百年，也不急这一时半刻……"

阿桓忽然变得很激动，双手搭在彩蝶的肩膀上，高声道："彩蝶，听我说，你造的孽已经够多了，不可以再伤害其他人了！我阿桓贱命一条，而今心愿已了，生无可恋，这魂魄你尽管拿去便是，只是你要答应我，以后别再做害人害己的事就好！"

"你是心甘情愿的，还是……只想救其他人？"

"当然是心甘情愿的！我阿桓一条贱命能成就一段百年良缘，何乐而不为？哈哈哈……"阿桓忽然爽朗地大笑起来。

彩蝶眼中忽然流出两股清泪："彩蝶本不是无情之人，只是太过思念夫君了，所有的罪孽，让彩蝶一人承受好了。"说完从袖口中拿出一张精致小巧的绣帕，

绣帕上隐隐可见有几排清秀隽永的小篆。只听彩蝶幽幽道:“这是夫君离去后……我写给他的小诗，你是除了夫君之外对彩蝶最好的人，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阿桓接过绣帕，一股沉淀百年的幽香扑鼻而来，令人心醉。他打开绣帕，开始喃喃念起那段蕴含了无尽相思的小诗：

一季秋雨一山红，一轮明月一孤舟。
一颦一笑一珠泪，一缕相思一场空。

第十三章
再入襄王府

茅无极与两个徒弟心急火燎，借着甲马之符，足下生风，不多时便已来到襄王府外。但见那阴戾之气遮天蔽日，将破败飘摇的襄王府层层包裹，仿若朗朗晴空中的一片阴云，煞是突兀阴森。面对如此凶煞之地，茅无极不禁皱紧了眉头，心中有些后悔之前派遣两个徒弟孤身前来，才招致了今日祸端。

还在十丈开外，阿发便已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冒了一身鸡皮疙瘩，心中开始有些打退堂鼓了。

茅无极见巧云一路上都不说话，知道她是心中记挂着阿桓的安危，便开口问道："云儿，你可还记得通往地窖之路？"

巧云的回答倒是十分肯定："当然记得！我可是来回走了两遍的。"

阿发打着哆嗦道："这样最好了，省得我们四处乱撞，这鬼地方我可不想多待上一刻。"

茅无极暗使巧力，让两个徒弟轻松跃上了围墙，自己则朝着府内鸟瞰了一阵，轻声道："嘘，别出声。这里四处都是游魂，我们稍后并肩贴背而行。阿发，你指端相接，交于头顶；云儿搓手捏耳，可使阳气旺盛，不受阴鬼侵扰。"

过了前厅，一路无事。阿发块头很大，胆子却很小，此刻正背靠着巧云，紧张地四处张望，喉结随着他频繁下咽的口水上下颤动，仿若辘轳上一摇一晃的木桶。

当几人路过甬道时，茅无极和巧云走在前面，阿发跟在后头，这时一棵枯树引起了阿发的兴趣。倒不是因为这枯树本身，而是枯树枝头的那一团黑乎乎圆嘟嘟的物事。

阿发想走近点瞧瞧那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团圆嘟嘟的肉球忽然猛然睁开双眼，两道凌厉的红光从眼中直射向阿发。阿发吓得哇哇大叫，那物事受惊，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扑扇着翅膀朝着阿发飞过来，阿发踉跄着想躲开，不料脚

后跟一紧，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马趴。这时他手下摸到一个圆鼓鼓硬邦邦的东西，气呼呼地一瞥，差点给吓得半条命都没掉了，方才绊倒他的却是个灰褐色的骷髅头！

茅无极和巧云闻讯赶了过来，当看到阿发满脸灰扑扑的窘样后，茅无极有些哭笑不得："一只蝙蝠而已，有必要这样大惊小怪么？！"

"这什么破地方，蝙蝠长得比猫头鹰还大，下次让我遇到看我不把它给撕成两半！"阿发心中愤愤然，小声嘀咕道。

"吱吱……"阿发话音刚落，又有两只蝙蝠怪叫着从他身旁飞过，阿发也顾不上屁股的疼痛，"妈呀"一声爬起来躲在了巧云身后。

"噗……"巧云捂着嘴，笑得乐不可支："你看看，说错话了吧！"

茅无极摇了摇头，说道："看来上次把你关在义庄的两个晚上并没起到什么作用，胆子还是这么小，下次就关上一星期好了！"

"啊！不要啊，上次尿的裤子现在还有股子味道呢……"阿发苦着脸，朝着巧云吐了吐舌头，把巧云又是逗得一阵大笑。

约莫又走了一盏茶的时间，巧云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后殿。这里阴森依然，巍峨依旧，四周寂寥无声，连夏夜常见的虫鸣声也是一丝不见。

巧云回头一望，见茅无极忽然停下来不走了，便问道："师父，为何不走了？地窖就在这后殿深处。"

茅无极举目四顾，沉吟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些不对劲？"

阿发双手交叉抱着肩膀，苦笑道："这还用说么？打一进这鬼地方我就觉得不对劲，而且是浑身不对劲，仲夏之夜这地方竟然还如此寒冷，真是奇了八辈子怪了！"

茅无极摇了摇头："我不是说这个。"随后又背着手踱了两步，继续说道："云儿，你当初和桓儿刚来这襄王府时，可有遇到一些拦阻或障碍？"

巧云想起了可怕的索命鬼和强悍的青霜鬼，还有那七窍流血的婢女阴魂，不禁打了个冷战，头点得像捣蒜一般。

茅无极颔首说道："如此便是了。你们看看，我们进王府有些时辰了，这一路却通行无阻，如入无'鬼'之境，你们不感觉有些奇怪么？"

巧云一愣，若有所思道："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不会又是那女鬼耍的什么阴谋吧？"

“现在还不清楚。”

阿发见两人一惊一乍，神色紧张，不禁感觉有些好笑：“哎呀！瞧你们担心的，这一路上顺利点不是更好么？说不定是那些恶鬼看到师父您老人家道法高强，不敢轻易接近呢！”

茅无极象征性地拍了一下阿发后脑勺，佯怒道：“你这臭小子，嘴巴抹油了？”随后长长吐出一口气，喃喃道：“希望是我多虑了吧！”

师徒三人顺着后殿的石板路走了好一阵，却仍是没看到巧云所说的地窖所在的那个小偏房的影子。

阿发颇有些不耐道：“师妹，你不是说就在后殿侧首么，怎的现在还没到？”

巧云撇嘴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呀？不过确实有些奇怪呢，这条路我走了两遍了，这次好像感觉有些不一样了……”

两人你来我往还没聊上几句，阿发忽然又踉跄一下栽了个跟头。

“哎哟！疼死我了！”阿发摸着屁股上的尾椎骨，痛苦地嚎叫道。

巧云听见喊声忙跑了过来，问道：“大师兄，怎么了？”

茅无极板着关公脸，气道：“阿发，我说你就不能让为师省省心么？一个劲儿地惹乱子！”

阿发十分委屈地耸了耸肩，窘迫道：“我没有啊！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在地上扔了个东西……”然而，当阿发看到脚下绊倒他的竟又是一个骷髅头时，瞬间便说不出话了。

“可不待这样欺负人的啊！两次都绊我，要不要这样倒霉啊？”阿发抱怨道。

巧云本想发笑，但当她看到阿发身旁的东西时，笑容便立刻凝固在了脸上。

“大师兄，有些不对劲，你看看后面！”

阿发回头一望，也差点给吓得魂都没了。“这不是，这不是之前的那颗枯树么？还有这骷髅头也是……难道我们走了这么久，又绕回来了？”

巧云也是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口中喃喃道：“没理由的啊！”

“我说我的好师妹啊，理由就是你带错路了！”

“不可能的……我明明记得是这条路的……”

茅无极见两人纠缠个没完，便摆手道：“好了好了，云儿，夜黑风高的让你带路，的确也难为你了，不过此刻阿桓的安危要紧，你再好好回想下，这次不要再走错了。”

巧云颇有些委屈，嘟嘴道："那好吧……"

三人又不知道走了多久，阿发却又再次摔倒，抬起头看，依然是那颗张牙舞爪的歪脖子枯树。

"真了邪门了！难道这王府的路是圆的，我们一直在兜圈子？"

阿发一脸奇怪，巧云也是茫然不知所措。

茅无极望了望那颗枯樟，表情忽然变得严肃了起来，只见他一卷道袍，沉声道："跟我来，这次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出口的方向走。"

"怎么，师父，要回去了？"阿发疑惑道。

茅无极不答话，走得是快步流星，两人慌忙追了上去。茅无极虽看似是快走，却比跑得还快，阿发和巧云直追得上是气喘吁吁，眼看着就要和茅无极掉队时，茅无极却忽然间停了下来。

"师…师父…你…走得…好…好快！"阿发上气不接下气，一副软绵绵的样子，巧云也是直抹额头上的香汗。

然而，当两人顺着茅无极的精锐的目光一看，却都是浑身涌起一阵恶寒，如同掉进了冰窖子里一般。

眼前依然是那颗歪脖子枯树！一阵冷风袭来，那枯树上残存的枯叶随着风声沙沙作响，几十种不同形态的枯枝在月色的掩映下投射出光怪陆离的树影，如鬼似魅，令人不寒而栗。

"果然不出我所料。"茅无极沉吟道。

"师父您就别卖关子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再摔一跤我的屁股就没用了！"阿发急切道。

茅无极眉头一皱，一字一顿道："我们中了'往复迷魂阵'，现在正深陷阵中！"

"往复迷魂阵！"阿发和巧云同时一愕。

茅无极颔首："没错，此阵极尽凶煞，我也才见过几次而已。上一次是在虎头岭救下一个书生，其过程也是十分惊险。如若不能及时出阵，在天亮前便会精气泻尽而死。最可怕的是深处阵中之人，却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向着死亡迫近，只是在周而复始地兜圈子，一遍又一遍……"

需要说明的是，往复迷魂阵和民间经常说的"鬼打墙"虽有些相似，但却并不是一回事，鬼打墙是只是一种蒙胧意识下产生的错觉，譬如夜晚在郊外行走时，分不清方向，自我感知模糊，不知道要往何处走，所以老在原地转圈，

等神志稍微恢复清醒，一般就能走出来。而往复迷魂阵则是一种结界，是修炼成精的厉鬼通过阴力加持而成的，阴力渗透人体，会对人产生直接的伤害，时间长了则会精力耗尽而死，因此，这种的法阵在茅山教中被归为十大凶阵之一，许多人对此都是噤若寒蝉。

阿发吐了口唾沫，垂头丧气道："这可如何是好啊？厉鬼没见着几个，却被他们给耍得团团转！"

巧云眼中一亮，笑道："师父能在虎头岭救下那个书生，想必是有破阵之法了，对吧，师父？"

茅无极背手而立，点头道："再厉害的阵法也无法超出自然的力量，总会有其弱点所在，为师自那次回山后苦心研究，终于参透了此阵的秘密！"

阿发闻言一喜："哈哈，我早就知道师父有办法了，对吧，师妹？"

茅无极抬头看了一眼皎洁纯白的月色，掐指一算，眉头一阵舒展，喃喃道："今日乃是月望之日。天助我也！"旋即让两个徒弟并排而立，笑道："世间一切自有其缘法，法阵乃是反物质的存在，反物质即为虚。也就是说，此刻在你们眼前的，只是虚像而已。打开千眼明，自可洞察一切，虚实自分。"

阿发问道："师父，千眼明可就是天眼？"

茅无极回道："天眼只可视幽冥之物，对寄托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法阵却是没有半点办法。正所谓无光不成影，无影不成相。修行人若能修得命运融合，天光与地相才能与人的色魂相合。如此人体眉心的灵慧之魄，才能得以辨伪存实，显化现实所见的一切相。"

巧云又道："那该怎样打开千眼明呢？以我和大师兄的道行，恐怕还没到命运融合的境界呢……"

"其实每一个人的眉心轮天眼都是打开着的，眉心轮又称为月轮。月本身就是一个开着的目，目又为眼睛。所以月轮眉心原来就是一个开着的眼睛。月无日不明，月若得日目自明。此乃命魂得天魂的光合，若月能同时兼得地魂的影。月明之中自能成相。此即是千光之眼千眼明。"

说罢，茅无极念了个法决，紧贴两人眉心轮做了个两指张合的动作，两人眉心便立刻出现一道朱砂印记，颜色鲜艳，如同传神的画匠细心描上去的一般。

"今日乃是月望，月属阴，此刻又是午夜，所以此刻乃是一月当中极阴之时，为师借助自然之力可使你们二人短暂打开千眼明，但仅能维持一时半刻，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抓紧了，尽快找到出路！”

阿发和巧云此刻只感觉眉心一阵清润，视野陡然间开阔清晰不少，花鸟草虫，灰尘落叶，这些平日里丝毫不会留意的细碎之物一时间尽收眼底，在这样一个影像下，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法眼。

空气中不断浮现着许多五彩斑斓的光泽，让人恍若在梦境中一般。阿发心中欢喜，不禁问道：“这些五颜六色的光是什么？”

茅无极见阿发少年心性又起，不禁笑道：“世人所知道的便有天、人、冥三界。然而在这三界之中，又分为若干个层级，每个层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物质构相。你们平日里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不过是其中某个层级而已，此刻千眼明洞开，各层级纵横交错，次第展现，便有了你眼前这艳丽多彩的景致了。”

就在阿发和巧云欣赏着这片鬼斧神工的超自然景象之时，眼前的道路忽然一分为二，两条路上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竟都是一模一样，然而仔细看去，其中一条路却是若隐若现，显得十分迷离，如在雾中。

“你们俩往哪边走呢？”茅无极在身后提醒道。

阿发和巧云低头一看，纷纷吃了一惊，只见自己不知何时已踏上那道虚虚实实的岔路，忙退回到了茅无极身边。

“刚才那条路就是将我们引入迷魂阵的路吧？”巧云心有余悸道。

“所以让你们每一步都要小心，切莫心有旁骛。方才那条路，你们心中可是想着过去一探？”

巧云和阿发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所谓境由心生，只要你心中想着它，它便存在。所以刚才你们哪怕身体没动，但是思想动了，也会被送到那条路上。现在你们尝试着去忘记这条岔路，然后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这条真正的路上来。”茅无极循循善诱道。

阿发和巧云照着茅无极的意思做，果不其然，当两人睁开眼睛时，那条若隐若现的岔路竟似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不见了。

“师父，那边……那边好像有个人，一直在看着咱们……”阿发忽然睁大了双眼，悄声说道。

茅无极和巧云循着阿发的目光望去，只见不远处的回廊尽头，一个阴恻恻的白色身影正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看上去像是有两个重影。当那身影意识到三道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时，忽然隐入旁边的石柱后不见了。

“刚才那个迷魂阵就是它布下的么？”巧云紧张道。

茅无极并不动声色，朝着两个徒弟催促道：“别管它，先救阿桓要紧。”

“那好，我给你们带路！”巧云眉头一舒，笑道。

出了迷魂阵，巧云很容易便找到了地窖入口所在的小石屋，茅无极见阿发正呆呆地望着石屋门口的干尸发愣，随手拧了下阿发的耳朵，阿发受惊，差点给吓成了神经衰弱。

地窖内十分潮湿阴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知名的腐臭味，阿发捏紧了鼻子，一脸厌恶的表情。三人的鞋底踩在星罗棋布的浅水洼中，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在这阴森闭塞的空间里显得十分刺耳清晰。

通往地窖深处的是一条弧形弯道，弯道两旁堆满了各种支离破碎的骸骨，不时还有蜈蚣毒虫从骸骨的缝隙中爬出，看得几人一阵心惊肉跳。

越往深处走，巧云的步伐便越沉重，只听她幽幽说道：“师父，你说师哥他会不会有事？我怕他……”

茅无极从小看着巧云长大，一眼就能看穿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拍了拍巧云肩膀，宽慰道：“云儿，你师哥他吉人自有天相，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嗯……”

摇曳不定的火仗将巧云的花蕊似的脸印成了绛黄色，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她对处处体贴关心自己的阿桓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巧云也曾无数遍地拷问自己，是爱？但自己却早已对另外一个人心有所属。是感激？却也并不能完全概括自己此刻的心境。答案看似近在眼前，却似乎永远也无法捉摸通透。

三人顺着弯道一路走到尽头，展现在三人眼前的却是一个庞大而奢华的方形地宫。

地宫的墙壁上飞龙走凤，栩栩如生，尽显王者之气，地上鲜有灰尘，似乎是有人精心打扫过一般。

阿发摸着遍刻祥瑞之兽的鎏金梁柱，打趣道：“这襄王老儿还挺会享受，私下里修了座如此豪华的地下宫殿！”

茅无极走在中间，阿发和巧云在两侧东摸摸西看看，久居茅山，让他们对这些几百年前的玩意儿都充满了好奇。

就在两人玩闹之时，茅无极忽然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嘘，你们听，有声音！”

两人一阵紧张，凝神细听，一阵阵清脆的金属掷地之声正从远方徐徐传来。

茅无极拉着两个徒弟躲在了一个屏风之后，用食指沾了点唾液点破一个小洞，开始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仔细观察了起来。

阿发依葫芦画瓢，学着茅无极的样子用指头在口中一搅，却不料顺手带出了一大坨冒着热气黏稠的浓痰，正绿油油地正顺着阿发的食指藕断丝连地向下滴落。

阿发将那沾满污秽的食指伸了过去，冲着巧云嘻嘻一笑："师妹，要不我来帮帮你？"

巧云一双黛眼睁得圆圆，捏着鼻子厌恶道："咦……大师哥你好恶心！走开啦！师父你看看他呀……"

阿发恶作剧得逞，笑得很是得意，却不料头上被人重重一敲，那力道其大无比，足足像是挨了一记闷棍，转头一看却是师父茅无极。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胡闹！"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斥责道。

那金铁之声愈来愈近，不多时，从地宫深处空旷的过道里，走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老头浑身都带着镣铐，步履蹒跚，双眼浑浊如泥，看不到半分神采。

没一刻，一个手持长鞭，衣着白布长衫的女子跑了过来，开始把老头往回赶。女子不断挥舞着长鞭，抡起的手臂随着她的蓬乱的头发四处摆动。

"啪！"一声声沉闷的鞭声传了过来，伴随着老头撕心裂肺的叫喊。

阿发看着来气，义愤填膺道："这毒妇好残忍呐！一点也不知道尊老爱幼！我要去帮帮他！"

茅无极拉着阿发道："你疯了？这些都是鬼魂，你要怎么帮？"

"不是吧！"阿发一听立刻泄了胆，乖乖地蹲在屏风里继续偷瞧。

"师妹，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女鬼么？"阿发小声问道。

巧云秀眉微皱，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啊，当时我晕过去了，也是后来听圈哥所说的。"

茅无极沉吟道："看她打扮，应该只是侍妾或是婢女，而且阴气微弱，根本不可能将阿桓的魂魄给勾走的。"

待那抡鞭之声渐行渐远，茅无极做了个手势，三人开始跟了过去。

越往里走，光线越暗，空气也愈发阴冷，四周不断有惨叫哀嚎传来，声声入耳，摄人心魄。阿发一直紧跟在茅无极身后，不敢正眼向前观瞧。

跨过一道变质发臭的黑水沟，眼前景象不禁让三人齐齐呆住。

只见在这地宫深处，顺着宽敞过道的两旁，竟整齐划一地安放着数以百计的木质囚笼，每个囚笼中都关押着手脚被镣铐锁住的犯人，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牙牙学语的小娃子，不一而足，场面极其诡异。

巧云冲着一个闭塞的角落一指："师父，你看，那不是刚才那个老人家么？"

茅无极望去，只见方才那面无表情的老头已被关在一个已经霉烂的囚笼中，囚笼有几根笼柱已经不牢靠了，被人用麻绳强行固定在了囚车上。

这时，许多被困在囚车中的人已经发现了茅无极一行人，纷纷抓着笼柱将脸凑了过来，求助般的眼神中满是悲戚。一时间，哀嚎声、哭闹声、怒吼声，不绝于耳，如同狂风暴雨般袭了过来，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疟疾肆掠的村庄一般。

茅无极眉头一皱："好重的煞气！"

巧云受不了这些声音，捂紧了双耳，颤声问道："这些被关着的都是魂魄么？"

茅无极点了点头，说道："那厉鬼数百年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不知道桓儿会不会在这里面。"

阿发看到这些魂魄除了面目无神外，外形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惧意顿减，开始起了玩心，挑逗起身旁囚笼里一个呆傻若猪，肥得连脖子也看不见的大胖墩来。

那胖墩本来在酣睡，被阿发扔出的石子丢中了脑袋，只是迟缓地朝着阿发一看，浑不在意，又闭目打起了猪扒鼾来。这可把阿发乐开了怀，跟着师父的日子没人可以给他欺负，此刻能欺负欺负鬼魂也是相当带感的。

茅无极和巧云正在囚笼中挨个挨个地寻找着阿桓，不时会有欣喜跃上眉头，但立马又变成失望浮现在眼中了。

忽然，两人耳畔传来阿发杀猪似的嚎叫："妈呀，救命啊……"

两人循声一望，只见一个肥胖如猪的赤膊汉子满脸愤怒，不知何时已经掰断了囚笼上的两根笼柱，伸出一双比阿发大腿还粗的胳膊，眼看就要把阿发的脑袋像皮球一样捏在手掌中。

那胖墩浑圆的肚皮上有一条纵向的红线，红线上有简单的缝合痕迹，也许是太过用劲的缘故，那道红线噌地裂了开来，肥大的肠子伴着黄油淌了一地，呼呼地向外冒着热气，恶臭扑鼻。

阿发平常最爱恶心别人，看到这般情景也不禁胃中一阵翻滚，干呕了一阵。

第十四章
巫蛊三尸灯

茅无极看着阿发窘态百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巧云却是心中惊慌，急着要去救阿发，却被茅无极拦在臂后。

“师父……”巧云看到茅无极表情略带顽皮，嘀咕了一声。这时她发现那胖汉子虽然气势汹汹，却始终无法接近阿发，仔细一看，原来是被脚下被铁镣给绊住了，这才放下心来，也开始捂嘴偷笑。

茅无极哼了一声：“你这混蛋小子，就知道顽皮胡闹，死者为大，不尊重死者，也该让你受点教训。”

阿发此刻已是吐得脸色蜡黄，一脸窘态地捏着鼻子从那瘟神旁边跑开了。

三人边在心里计着数，边挨个囚笼仔细查找，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 …… 二百九十八，二百九十九……”

阿发的算术是茅无极给逼出来的，饶是如此，也只是个打水漂的水平，当他扳着指头数完了最后一个后，不禁愁苦着脸说道：“师父，都找遍了，还是没看到阿桓呢，是不是他没在这里啊？”

茅无极抬起身，扫视了一眼身后冗长的囚笼队伍，心中不禁一阵凄凉。“阿桓这孩子难道命该如此了么？”

就在三人情绪颓唐之时，过道里忽然幽幽回荡起一阵诡异凄婉的歌声：

“一梳齐眉落子不悔，二梳齐颈儿孙满堂，三梳齐肩血染纱床，四梳齐腰黄泉见郎，五梳齐脚玉魂还阳……”

“一梳齐眉落子不悔，二梳齐颈儿孙满堂，三梳齐肩血染纱床，四梳齐腰黄泉见郎，五梳齐脚玉魂还阳……”

那歌声如泣如诉，忽远忽近，似乎在诉说着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故事。阿发

张大了嘴巴，如同掉进了冰窖子里一般，心都凉了半截，全身汗毛倒竖。

就在歌声仍自绕梁之际，前方黑暗中忽然卷出了一团灰色的迷雾，迷雾中隐隐现出两个娇小优雅的身影，正徐徐向三人靠拢过来。

巧云抓紧了茅无极衣角，低声说道："好悲伤的歌声啊！"

当迷雾散尽之际，便是恐惧归来之时。近了，更近了，眼前之人，竟是两个身着素白长裙的豆蔻少女，两人一手持着印上"奠"字的黄纸灯笼，一手提着将落未落的裙摆，虽然姿态翩跹，却又有说不出的诡异。

少女面如白纸，仿佛涂上了十数层粉黛，看不到一丝红润之色，两对凝眸中没有白仁子，全乎被黑色的眼瞳所覆盖，纤弱的肌体更是柔若无骨，仿佛飘在空气中一般。巧云见两个少女长得一模一样，脑海中渐渐有了些印象，便是之前在大厅所见手持长鞭的丫鬟了。

阿发打量了两个丫鬟一阵，当他发现地上的两对三寸金莲竟是离地悬浮在空中时，不禁"啊"地一下叫出来声来。

茅无极扶住了双脚有些发软的阿发，开口喝道："两只孽障，数百年了还是阴魂不散，你们究竟想干吗？快把我徒儿交出来！"

两只女鬼仿佛没听见一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唇没动，那诡异的歌声却仍源源不断地从体内传出。

茅无极哼了一声："茅某以礼相待，你们却不知好歹，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罢，茅无极手中现出一圈红色丝线，右手来回一挽，那丝线便牢牢套在了其中一个女鬼身上。这红丝虽质地极为普通，但名头可不小，名唤"千阳缎"，乃是用丝线沾上刚打鸣的公鸡血所制成，公鸡本是极阳之物，阴鬼孤魂对此十分畏惧，刚打完鸣的公鸡更是阳气充沛，加之制作简单方便，材料易得，稍有些道行的道士出门都会带上一两圈"千阳缎"做防身之物。

那千阳缎缠绕在左首边的女鬼身上，立时红光大盛，如同一条翻舌吐信的红磷巨蟒，将猎物紧紧缠绕在腹下。女鬼周身响起一连串如同爆竹的鸣爆之声，张开嘴痛苦地嘶吼了一声，两排寒光凛凛的獠牙仿佛要将人给撕碎一般。

就在阿发和巧云满以为这女鬼被制服了的时候，她忽然背身一转，竟与右手边的婢女鬼魂背贴着背，合为了一体。合体后的婢女鬼魂阴气大盛，一个怨毒的眼神抛了过来，让阿发不禁猛地打了一个寒噤。在女鬼的大力挣扎之下，原本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千阳缎竟然越张越大，隐隐有了松动的痕迹。一声尖锐

的长啸过后，千阳缎“啪”地几声，断为数节，无力地飘落在地上。

见此情景，茅无极也是吃了一大惊：“不好，双生子！”

巧云讶异道：“师父，你是说她们俩是双胞胎？”

茅无极凛然道：“没错，她们死得不甘心，变成鬼魂本已是怨根深重，再加上又是双生子，合体之后其阴力便是两人之和，远胜以往，十分可怕！以前我也只是在一些典籍中见过，没想到今日竟在这里遇上了！”

“师父……她们不见了……”巧云忽然指着前方，颤声道。

茅无极方才顾着保护徒弟，这时侧头一看，才一眨眼功夫，那合体女鬼竟然蒸发不见了。“竟然从我眼皮子底下消失了，看来道行着实不低啊。阿发，巧云，你们俩多留个心眼，别让她们给钻了空子。”

阿发从未见茅无极如此紧张过，咽了咽口水，忙跑了过来，“师父，我站你旁边吧！”

“姐姐妹妹手牵手……背靠背……心连心……”

一阵如同来自地狱黄泉的凄婉女音缓缓地送递过来，明明是一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却似乎又有重音，像是一首慈母在枕边哄宝宝入睡的童谣，迷离而又诡异。

阿发见巧云秀拳紧握，神色紧张，模样却是十分可爱。一股大男人英雄主义情怀涌上心头，阿发将眼神收了回来，佯装没在看她，一只手却不安分地搭在了巧云肩头，字正腔圆道：“师妹别怕，大师哥……还有师父保护你！”

阿发故意将“大师哥”三个字拖得很长，巴不得能永远刻在巧云心里。巧云的香肩很柔软瘦小，阿发一只手就可以全部抓在手心，禁不住轻轻捏了几下。

“大师哥，你……”巧云这时发出了一阵惊恐的尖叫。

阿发吓了一大跳，他万没料到巧云的反映会如此激烈，羞得满脸通红，心中一急，说起话来也磕磕巴巴的：“师妹……我不是……不是故意的……”

阿发一抬头，却发现巧云和茅无极正站在自己两尺开外，神色急切而惊恐，不禁一愣，师妹没在身后，那自己刚才抓的是谁？

茅无极这时大声喝道：“阿发，快躲开！”

阿发心顿时凉了半截，感觉背后凉飕飕的，恐惧如同一条冰冷的蛇，从他的脚上直爬向头顶。当他僵硬地回过头时，之前消失不见的婢女鬼魂正半低着头瞪着他。没有白仁子的眼珠森寒无比，映射着阿发那张哭丧着的脸。

“妈呀！”阿发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却被女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卡住

了脖子，从地上凌空提起。

阿发感觉呼吸一下子停滞住了，脑海中一片空白，忙捏了个右雷局，想隔开那女鬼，哪知却丝毫使不上力气，只得吐着舌头沙哑地喊道："师父……救我……"

"发儿！"茅无极情急之下叫出了声，旋即双手交叉，意指天地，手掌一开一合之间，已是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手决既成，忙朝着那女鬼飞身欺近。此手决名曰"俞树决"，代表神剑万把，制引强敌，威力不容小觑。

女鬼狠狠地瞪住茅无极，掐住阿发的手却不肯松开，反将手中"奠"字灯笼朝着茅无极掷去。灯笼飞至中途，忽然自己燃烧起来，不多时便化作一团张牙舞爪的鬼脸冥火，张着血盆大口，呼啸带风，朝着茅无极疾冲而来。

眼看那鬼火气势汹汹，茅无极却并不躲闪，手中蓄力已久的手决一放，一股宛若长剑的橙黄光焰旋转飞出，与鬼火撞击发出一声尖锐的鸣爆，火星子溅了一地，巧云眼睛被光焰刺得生痛，忙用手去遮住，当她再次看去时，那凶气外露的冥火已然消失不见，茅无极也是被击退了好几步。

趁着女鬼分神的空当，阿发咬破中指点在女鬼眉心，女鬼惨叫一声，如被火燎，勒住阿发的手臂也放了开来。阿发如一滩肉泥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似乎要将这周围的清润气息全部吸光。

"想跑？"女鬼用那阴森的重音冷哼了一声，身子仍在原地，手臂却忽然变长了丈许，一下子拧住了阿发的胳膊，毫不留情地翻手一转，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阿发惨嚎一声，脸都疼绿了，想必是那手臂已经脱臼。

女鬼不依不饶，另一只手臂也是无限延长，直抓向随时准备发难的茅无极。说时迟，那时快，茅无极闪身一避，让那长臂扑了个空，脸上却被女鬼锋利的指甲给划破了一小道口子。眼看着那长臂要再次缩回去，茅无极眼尖手快，双指如巨钳般狠狠地夹住了女鬼纤细的脉腕之处，让她无法挣脱，另一只手则握紧已在隐隐放光的桃木剑，剑光凛凛中，已是将那长臂砍为数段，残肢掉落在地上，滋溜冒起一阵白雾，又消失不见了。

女鬼痛失左臂，仰天惨嘶了一声，声音凄厉无比，如同万根银针扎向皮肤，让人不寒而栗。茅无极哪肯放过这般好机会，手中桃木剑舞得虎虎生威，足尖一点，便要前去结束了这怨毒的女鬼。

女鬼却是很有灵性，眼见不敌，便架起了阿发挡在身前做人质，让茅无极无法逼近。

“孽障，快放开我徒儿！”茅无极怒喝道。

女鬼桀笑道：“擅闯襄王府，你们这些人类胆子可不小！奴婢就是死也不会让你们打扰到夫人的！”

“你们夫人是何人？”茅无极每逼近一步，那女鬼便后退半分，阿发便如同一只玩物般被隔在两人中间。

“不要过来！你再走进一步我就拧断他的脖子！”女鬼厉声喝道。

阿发此时和婢女鬼魂贴得很近，她的身子冷得如同冰块一般，让阿发浑身麻木，仿佛随时都可能失去知觉一般。女鬼身上有一股子淡淡地幽香，这是一种很古老的香味，是阿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的，但此刻在他看起来，这香味更像是死亡的气息。

“师父，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只有来世再报了，您要多保重，做徒弟的先走一步了……呜呜呜……”阿发说着说着竟是声泪俱下，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巧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催促道：“师父，您快想想办法救救大师哥啊！”

本来是一番极为煽情的话语，但从阿发嘴里说出来总觉得像变了味儿一般。然而这时候茅无极却是笑不出来，他灵机一动，忽然问道：“发儿，这些年来师父没在身边时，你可曾亲近过女色？”

阿发一愣，旋即又哭丧着脸说道：“师父，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拿我寻开心呐……”

巧云一听也是玉面飞霞，羞红了脸。

茅无极一脸严肃道：“师父问你正经的，少在这扭扭捏捏！”

阿发信誓旦旦道：“当然没有啊！师父您让我们在三十岁前保住童子身，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拂逆您的意思啊！”

巧云这时起了玩心，问道：“恐怕你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罢？”

阿发偷偷瞧了一眼巧云，傻笑道：“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就是没人瞧得上……如果小师妹你……”

“好了好了。”茅无极打断道：“你从小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次总算听了师父一句话，你还记得师父和你说过，童子身便是最厉害的制鬼利器么……”

女鬼见师徒三人竟旁若无人地对起话来，愤怒地哼了一声，架住阿发的手臂挽得更紧了。

阿发想着茅无极的话，忽然眼中放光，恍然大悟道：“师父，您这一说……

我明白了！”

说罢，阿发那只没脱臼的手伸进裤裆里开始掏弄了起来，神态极为猥琐。

“你做什么！”女鬼鄙夷地看了阿发一眼，厉声喝道。

阿发并不回答，不一会儿，竟从裤裆里掏出一个打满补丁的暗黄色裤头，往女鬼脸上一甩。女鬼怪叫了一声，仿佛很忌讳那东西，立马放开了阿发退开了几尺。

这裤头本来是白色，前年茅山脚下的翠姑给阿发和阿桓各做了一条，阿发平时是最不爱修边幅的，这条裤头显然是很久没洗过，早已是沾满垢物，变成暗黄色了。

“小妹妹，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哈哈哈！”阿发见女鬼怕这玩意儿，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裤头朝她逼过去。

裤头带风，传过来一阵阵恶臭，茅无极和巧云都是捂紧了鼻子。

“阿发，别胡闹了，快闪开，让为师结果了她！”茅无极手握桃木剑，一身浩然正气，双眼满是让鬼魂无处遁形的威严。

“师父，她就不劳您费心了，交给我吧，她弄断我胳膊的账还没和她算呢！”阿发气呼呼道。

茅无极将信将疑道：“这可不是儿戏，你行么？”

“当然，你们可别小瞧了我！”阿发一本正经道，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将那条千疮百孔的裤头罩在了英气渐失的女鬼头上。女鬼大声咆哮道，想要取下那污秽的物事，但只要手一触及，便像触了电似地又缩回来，最后竟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身子若隐若现，仿佛有两个身影一般。

茅无极催促道：“趁她分身之前，快用童子尿，万一逃走了想抓回来可就困难了！”

“好嘞！这个我最擅长了。”阿发哈哈大笑，将裤子一脱，手扶着阳具立刻摆好了架势。

“哎呀，大师哥讨厌！”巧云忙捂着脸侧过头去。

茅无极见他兀自在那站着，脸憋得通红，下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便板着脸问道：“怎么还不撒？”

“师父……有点紧张……我撒不出来……”阿发窘道。

“你小子平常懒人屎尿多，十岁才让你戒掉了尿床的毛病，这关键时刻你

却又撒不出来，你是存心在戏弄我么？”

“我真的撒不出来嘛……”

这时，周围忽然响起了一阵轻柔舒畅的口哨声，像是阳春三月枝头的小鸟儿，让人浑身放松。两人回头一看，却是巧云边捂着眼睛边吹出来的。

阿发只觉浑身轻快，一时间尿意汹涌，黄澄澄的童子尿如同泄洪的堤坝，瞬间喷涌而出，脸上带着无比畅快的满足感。

女鬼怨毒地怪叫着，尿液蔓延在身上发出“嗞嗞”的声响，激起了一阵阵白花花的水雾，皮肤也开始溃烂得不成人形。

茅无极摸出一记紫薇符顶在桃木剑剑尖，挽了个驱鬼剑诀，挥手一掷，桃木剑便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准确无误地飞向女鬼，木剑穿体而过，将女鬼刺了个透心凉。女鬼猛烈抽搐着，身体再度分离，分别发出了一声绝望地惨嘶，旋即不再动弹，化作一抹劫灰。

这时过道中刮起了一阵微风，劫灰飞扬，巧云忽然眼中现出几丝淡淡的惆怅，说道：“师父，其实我觉得这对姐妹也挺可怜的呢，我们何必赶尽杀绝呢……”

茅无极拿回桃木剑，淡淡道：“她们含冤而死，阴魂不散，的确让人唏嘘扼腕。但她们这几百年来不知害了多少无辜之人性命，为祸乡里，却是留不得的。”

见巧云还是面色凝重，茅无极走了过去，柔声道：“云儿，师父从小看着你长大，知道你心地善良，但这些妖魔鬼怪却是同情不得的，它们存世一天，便意味着多少同胞要受苦受难，受害的可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父有母的血肉之躯，他们又有谁去同情？我们茅山一脉历来便是以斩妖除魔为己任，妇人之仁只会误了大事，个中道理，还希望你能明白。”

阿发自认为这次立了大功，十分得意，拍着胸脯道：“师妹，你大师兄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你可别看我平时傻里傻气的，关键时候还得看我呢！有句话叫什么来着？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嘿嘿……”

正笑得春光灿烂时，阿发的脑门子上又冷不防地被敲了一下。

“师父，我今天可是功臣咧，你怎么还打我啊？”阿发摸着脑瓜子，委屈道。

“看看你那裤头，放地上都能给立起来，还好意思说！”茅无极有些忍俊不禁，却又不肯笑出声，故意板着脸道。

“不会吧！我上个月才洗过一次的啊……”阿发愁苦着脸，小声嘀咕道。

“噗～大师兄，你这裤子作为必杀技却也是极好的，妖魔鬼怪隔几条巷子

都能给熏跑了。”巧云莞尔道。

“好啊，连小师妹你也笑我！”

几人边说着笑，边在地宫内殿查探着，眼看着到了内殿的尽头，除了一些古色古香的家饰和挂画之外，再无他物。

“多找找，看看是否有密道暗室之类的。”茅无极提醒道。

巧云心儿细，她也相信阿桓仍然在这个地宫之中，或许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地方也说不定。一阵左敲敲，右磕磕，弄了大半个时辰，巧云忽然欣喜道：“师父，这堵墙好像是中空的！”

茅无极循声而来，却见巧云所指的地方是一处几乎密白无缝墙壁，墙的左右两边各挂着一幅画，左边的是万马奔腾图，磅礴大气，右边的则是千鱼跃水，妙趣横生。茅无极将耳朵贴在墙壁上试了试，果如巧云所言。

“你是说里面有密室么？但是也没见有入口和开关之类的啊。”阿发这时也凑了过来，狐疑道。

“嘻嘻，这叫掩人耳目，大师兄你不懂了吧？我想造物者之所以设计得这样隐蔽，就是不想让人发现呢！”巧云调皮道。

“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说不定里面只是个老鼠窝，或者是被虫给蛀了呢，不信我们赌上一赌……”阿发生怕自己在师妹心中会留下无知的形象，打肿了脸也要充个胖子。

“应该就是这里了！”茅无极这时打断道。

阿发一听忙将方才的话给咽到了肚子里，却见茅无极已经掀开了左边的万马奔腾图，画下有一块砖石微微凸出，与周边其他石块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若是不仔细看，也是极难发现的。

茅无极探过不少奇屋异宅，对机关密室还是很有些经验的，当下便将那石块往里一按，只听一阵轰隆隆的闷响，两幅画中间的墙壁竟然开始自行移动了起来。不多时，一个阴气森森的方形密道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巧云和阿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直到茅无极叫两人进去了才反应过来。

密道并不大，一人多高的墙壁两侧整齐划一地排放着许多长明灯，然而灯焰的颜色却是蓝色，有点像是冥火，将整个密道内印衬地极为诡异。

“方才好像听到有人说和我打赌来着……”巧云一声娇笑，揶揄道。

“这个……这个……”

“喂，大师兄，你不是想不承认吧？！”

“今天……今天天气不错哈……风和日丽的……”

“你……你故意调转话题，好过分啊，哼！”巧云嘟着嘴道。

三人顺着密道走了一阵，空气中忽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腐臭味。有点像是臭鸡蛋的味道。

阿发捏着鼻子说道：“好臭喔！师妹，你猜猜这是什么味道？”

巧云厌恶道：“准是有一大堆死老鼠罢？”

阿发却笑嘻嘻道：“我猜应该是死尸，这味儿和我在义庄闻到的一模一样呢，老恶心了！”

巧云白了阿发一眼，嗔道：“哼，你少吓唬人！”

茅无极却并不理会二人的玩闹，神色愈发凝重。果然，没多久，几人相继发现了好几具尸骨，服装各异，有古服，也有近代服装，其中有几具连骨头都石化了，估计可以追溯到一两百年前，还有两具看起来较新的尸体，七窍流血浑身发臭，手上还握着洛阳铲等工具，想必便是被当地人称为“狗扒子”的盗墓贼了。

茅无极在两人身上搜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玩意儿，有符咒，有法器，释然道：“原来是求了些驱邪之物的，也难怪他们能深入到此凶煞之地。”

下了一段陡峭的青石阶梯，到了密道的尽头，茅无极忽然神色一凛：“这里好重的煞气！”

此刻呈现在三人眼前的是一个倒三角的石室。石室内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争奇斗妍，绚烂无比，将整个石室给齐齐环绕了起来。

石室正中央赫然耸立着一座小型假山，假山上水瀑流转，凝结成山下一面两丈方圆的明净水镜，整个石室的光景被水镜映得纤毫毕现。仔细看去，小山通体已为碧草覆盖，那碧草的柔白花穗已然成熟，摇曳生姿，不时飘落的雪白花穗寂然落在水镜里，荡开一阵令人目眩神迷的幽香，如同地中海上吹来的海风，沁透人心。

茅无极三人齐齐看得呆住，如此美轮美奂的光景，岂是人间能有？一时间都有一种身临仙境的迷醉感。

阿发揩了一把鼻涕，使劲嗅了一口迎面飘来的幽然清香，由衷赞叹道：“真香啊！”

茅无极也是十分迷醉，他想起了小时候还没上山学艺前，自己家的后院便有一大片栀子花林，每到夏天便是奇香阵阵，娘亲时不时会摘下一两朵插在自

己的发梢间，人美花也美，那时的茅无极觉得娘亲便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而今，这些葱茏岁月却只能在深夜的梦里才会出现了。

巧云见茅无极正愣愣地出神，拉着师父的手臂提醒道："师父，你看那边有个人！"

茅无极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在花室中央的假山旁边竟端坐着一名华服高冠的俊美男子，身旁放着一盏青绿色的灯笼，正望向自己所在的方向。

阿发显然也看见了他，扯着嗓子喊道："喂，你有没有见过我师弟阿桓？"

那人仿佛没听见一般，依旧一动不动，灯笼飘摇不定的光辉将他的脸印照成一种诡异的颜色。

阿发当他没听清楚，继续补充道："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穿着灰色马褂，眼睛特别大，至于相貌嘛，当然是比不上我的，马马虎虎吧。"

等了一阵，那人依旧不说话，阿发有些不耐烦了，加重了语气道："喂，我说你到底有没有礼貌啊，我问了你这么久，好歹要回句话吧？"

"有问题。"茅无极沉吟道。带着两个徒弟走到了那人面前，却见他面目发黑，双眼无神，如同死物。

"好奇怪，他怎么一动不动的啊？"巧云说着便要伸出手去试探试探。

"不要碰他，他已经死了。"茅无极提醒道。

"死……死人……这么漂亮的地方，竟然放个死人，未免太煞风景了！"阿发惋惜道。

茅无极此刻注意到他脚下的那盏青灯，仔细观详了一阵，喃喃自语道："三尸灯！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三尸灯？什么玩意儿？"阿发一屁股坐在假山周围的台阶上，疑惑地问道。

"三尸灯是一种古老的巫蛊之术，乃是需要三具百年不腐的尸体所流出的尸油所提炼，再辅以秘法制成。三尸灯常年不灭，相传能在常温下维持尸身千年不腐，如同活物。只是这门蛊术因为原材料极其罕见，加之巫族一脉香火续尽而失传已久，多少帝王穷尽一生也无法获得，没想到今日会在这里发现。"

茅无极神色一凛，继续道："难道……难道巫族仍有传人尚在人世？这下江湖可就不大太平了……"

第十五章
似真亦如幻

这时，巧云忽然捂着额头，有些站立不稳："师父，我头有点晕……"

阿发也是神色蒙胧，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我也是，好想睡觉……"

茅无极慌忙过去扶住两人，警觉道："阿发，巧云，你们俩怎么了？"

"不知道，就是……就是想睡觉……"巧云说完瘫软在茅无极怀中，沉沉睡了过去。

清风又带来一阵浓郁妖冶的花香，让人感觉十分舒服，懒洋洋的，仿佛正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打盹儿。茅无极的意识也渐渐变得有些模糊起来，的确，这些年来他都在疲于奔命，好久没有安安静静地抛开所有烦恼舒舒服服睡一觉了，渐渐地，他意志力把持着的最后一道警戒线也慢慢松弛了开来……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茅无极猛然间惊醒，他发现自己竟躺在一张红纱香褥的软床上，床边的木窗被支架撑开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和煦温暖的阳光轻柔地流泻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

茅无极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精致小巧的水盆仍自微微冒着热气，雕花绣玉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面淡黄色的绣帕，绣帕上绣着一个粉色的隶体"茅"字，乍看之下隽永万分，显然是用了心的，"茅"字的收尾处犹自别着一根连着丝线的绣花针，想必这绣帕的主人还未完成。

这分明就是一个女子闺房！

"无极大哥，你终于醒啦？"一声娇媚似水的女子声音幽幽地响起，红纱帐外，一个身姿婀娜的倩影闲庭信步般地缓缓迈了进来。

这声音怎的这般熟悉？茅无极心中错愕，轻轻拨开柔软的纱帐一角，却见是一个清丽脱俗的少女。少女头顶白凤飞天髻，眉如黛山笼烟，眼似古井清波，却丝毫无法从她宁静如水的俏靥上看出她的年月，她身着淡墨霓裳，一丝白绸勾勒一头青丝，手握一柄琥珀色的泼墨香扇，仔细一看，整个人几乎要与天地

融为一体。

茅无极面目呆滞，仿佛在努力在脑海中回想着什么，忽然，他讶然间叫出了声："媚儿……你是媚儿……"

"你总算记起我了，我还以为你的脑子里，一直只有你的道。"媚儿娇柔一笑，笑中却似乎藏着千般无奈，她温婉地坐在床榻前，用不沾纤尘的袖口轻轻替茅无极擦拭着额上的汗珠。

"媚儿，真的是你么，还是我在做梦？"望着眼前曾与自己许下百年盟誓之人，茅无极脑海忽然变得一片空白。

"梦境与现实，又有什么分别呢？最终，你还是离开了我，选择了你的道。"媚儿秀眉间略过一抹惨淡的忧伤，幽幽叹道。

随着这声幽叹，所有的过往记忆的便如同一帧帧渲彩画卷，全都浮现在了茅无极脑海，茅无极面色忽地变得凝重，竟有些语无伦次地道："媚儿，你是个好姑娘，是我辜负了你，过去的那些事……都忘了吧。"

媚儿眼角的冰晶终于滑落，问道："不知你要忘记的，是当年在淮河之畔，从天香楼老鸨那里替我赎身的恩情，还是当年在极北苦寒之地，你我相偎相依时所许下霜染青丝的承诺和不悔呢？"

茅无极似乎正要辩解，却一时默默无言，媚儿凝望着他，低声道："五年了，整整五年，我们一起携手与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用你的道法降鬼，我用我的医术救人，多少人羡慕我们，多少人祝福我们，那段日子你不也是过得很快乐么？我们经历了多少磨难，度过了多少难关，才最终走到了一起，然而，洞房花烛夜，你却丢下我独自去了茅山……"

茅无极叹了口气，说道："红颜缱绻，何须留恋。媚儿，这些年过去了，为何你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执念？茅某本是道家人，自然要去追求心中的道，红尘之事，既然拿起来了，也需要随时能放下，否则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无法得道的原因……"

"什么是你的道？抛下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每天和自己的欲望对抗，这就是你的道么？"

媚儿眼圈泛红，继续质问道："七情六欲都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们是真心相爱，会得到上苍的祝福，难道这也有错么？"

"但这是离经叛道的，我若是顾小我而舍大我，又如何对得起祖师爷的训

诫……”茅无极皱眉道。当初他选择下山游历天下，本是为了感受万物苍生，以便自己开明悟道，与媚儿的邂逅，也是对他向道之心的一种考验，他之所以刻意拾起了这份情，便是为了日后能坦然放下，然而玩火自焚，在离别之日却是让自己如此痛苦，以至于都不敢回一次头。

“这五年来你一直不肯碰我，是你自己不想，还是你的道不让？”

“媚儿……”

“嘘……”媚儿一只纤手忽然捂住了茅无极的嘴唇，不让他说话，眼神中秋波流慧，轻声说道：“让我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道……”

话音一落，媚儿忽然背过身去，开始轻解罗裳，软如轻纱的衣服仿佛被打上了皂粉，在她白皙胜雪的肌肤上轻轻滑落，不带任何声响。凝脂般的玉背上，两根用来固定肚兜的红色丝线调皮地撩拨着茅无极的视觉底线，

媚儿玉面飞霞，轻轻依偎在茅无极身旁，香肩上一朵玫瑰纹身绽放着无尽的暧昧与春情。这纹身是淮河的妓女们进门便会被刻上的印记，也是媚儿心中永远也无法磨灭的伤痛。

媚儿轻咬秀唇，又去解下肚兜与小裤，玉雕般的胴体在茅无极眼前登时展露无遗。茅无极心中一慌，忙侧过脸去。

媚儿将茅无极的脸庞扳向自己，让他能真真切切地看着自己。随后尽可能地将自己贴向茅无极，纤纤细手在茅无极身上来回摩挲。

“无极大哥你看，你眼前的媚儿，才是最真实的，我才是你的道，只属于你一个人的道……”媚儿柔情若水地说道。

这一刻，他已是未饮先醉，脸红得像柿子一般，那熟悉的清幽体香一丝一缕弥漫在面前，令他几乎要手足无措，就在这时，茅无极忽然推开了媚儿，整理了下凌乱不堪的衣服，便要下床去。

媚儿从身后抱住了茅无极，清泪再度流落，呜咽道：“你已经抛弃了媚儿一次，你还想抛弃媚儿第二次么？”

茅无极顿了顿，沉声道：“媚儿，茅某一心向道，如今更是身系天下苍生的安危……我们注定不是一路人，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何必又要诱惑我呢？”

“媚儿只是个小女人，不懂什么天下苍生，也不懂你所谓的道，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无极大哥，你应该去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我只要你回到我的身边！……你可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么过的么……”媚儿嘤嘤呤呤，哭得如同

梨花带雨。

茅无极强忍心中悲痛，喃喃道:“茅某下山五年，尽被贪、滇、痴、淫、杀、盗、恶口、编语、两舌、妄言十恶扰乱身心，致使六根妄动，甘受驱驰劳苦，流浪生死无休，实在愧对祖师遗训。”随后顿了顿，又道:“邪淫化为犬系，躁暴件兕虎，嫉妒化为蛇蝎，仁慈化为圣贤，君子小人总在一念思量，我不能一错再错了。”

见茅无极语意决绝，媚儿拈出一方青巾，轻轻擦去脸上珠泪，颜上再无表情，虽是依然美得动人心魄，但这绝美中似又带上了一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只听她娇声又起:“你们修道之人，讲究善始善终，你欠下了这情债，让我为你苦等十年，我看你是这辈子都是还不了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若答应了我，我自然放你离去，以后也不会再去找你。”

“什么要求？只要是不违背侠义之事，我都会答应。”茅无极回头望向媚儿，但见她目露秋水，吹弹欲破，着实让人怜爱，忙在心中念起了清心咒，排除杂想。

“我要你今夜留下来陪我。”媚儿娇滴滴道，“不知这可违背侠义？”

“这……”就在茅无极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时，媚儿已不失时机地将柔软的玉手伸入了茅无极体内。

茅无极浑身一阵酥颤，从怀中滑落下来一个荧光闪闪的玉佩。这玉佩名为“七彩琉璃”，是茅无极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他一直无法完全放下红尘得道升仙的原因。

而在媚儿搁放在梳妆台上的裙带上，一枚同样的“七彩琉璃”正在茅无极的注视下璀璨放光。

茅无极拾起玉佩，双手颤抖，脑海中闪过几片灵光，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眼泪簌簌扑落。

媚儿见眼泪不轻弹的茅无极竟然流泪了，讶然道:“无极大哥，你怎么了？”

茅无极忽然抓住媚儿裸露的香肩使劲摇晃:“媚儿，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

媚儿柔媚的表情忽然僵硬了，呆呆地看着茅无极，眼中闪过几丝奇怪的色彩。

茅无极将一双满是粗茧的大手并排放在眼前，忽然发现手上不知何时已是沾满稀泥，殷红的血水和着稀泥从指甲缝里不断流出。

茅无极全然不顾手上的疼痛，泪流满面:“是我……是我亲手埋葬了你……”

苦痛与伤心将茅无极的思绪拉回了十年前的那个冰冷的雨夜。

“这丫头真可怜呐，年纪轻轻就上吊了，唉……”

“是啊，天天在站在窗户边上哭，就没见过笑一次……”

“听说是等不到她的男人，就上吊自杀了。”

“死了几个月才发现，尸体都发臭了，要不是这位道长还真没人敢冲进去呢！”

在人们的一片议论声中，茅无极将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媚儿尸身抱到村外的枫树林里，徒手挖了个简易的坑将她埋葬。

瓢泼大雨冰冷彻骨，冲走了媚儿浮肿尸身上的一层层尸油。茅无极从媚儿紧攥的手心里拿出自己曾送给她的定情信物‘七彩琉璃’，他面无表情，只是发了疯似地在刨土，任凭黄土渣子划破自己的手掌，脸上一道道水柱仿若瀑布一般直泻而下，看不清是雨还是泪……

记忆在痛苦中开始，却无法在痛苦中结束。茅无极收回思绪，泪眼蒙胧中，眼前赤裸的媚儿竟然从眼眸里流下两道殷红的血泪，脖子上渐渐浮现出一大道青紫色的诡异勒痕。媚儿开始急促喘息，痛苦地大声咳嗽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为什么……为什么不回来找我……”媚儿楚楚可怜地哭道，身子一闪一闪，仿佛投射出来的影像，随时都可能消失一般。

茅无极想要去抓住媚儿伸过来的手，却眼看着两只手穿插而过，只抓住了一团空气。

“媚儿！！！”茅无极歇斯底里的叫出了声。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媚儿的身体消失了。四周瞬时间变得空荡荡，正如茅无极空空荡荡的心。只有那随风摇摆的红纱帐子，还保留着几丝少女的温柔。

什么是缘？什么是恋？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我拿起了，又该如何放下？茅无极啊茅无极，一向自诩清心寡欲的你，原来竟是这般贪恋红尘！

茅无极痛彻心扉，一遍遍地在内心拷问自己，良久，他忽然仰天大笑，双膝一倒跪在了地上。

就在此时，周围景致忽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媚儿香喷喷的闺房和褥床不见了，竟又再次回到了襄王府地宫内的花室之中！

茅无极站起身来，愕然一怔：“原来……原来只是场梦。”然而梦醒时分，

心中却是有无穷无尽的酸楚与无奈。

这时，阿发不知道从哪冲了出来，跑过来搂住了茅无极的腰，笑得满脸淫荡："小美人儿，总算让我给逮到你了，这下看你还往哪里跑，来让你发哥好好亲一口！"说完嘟着嘴就要朝着茅无极脸庞子亲过去。

茅无极见阿发如此浪荡无礼，怒火中烧，正要发作，却意外发现阿发一直都始终闭着双眼。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小子做的梦都是春梦。"茅无极心中笑道，准备看看他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嘿，小美人躲得还真快。"阿发的用力一吻被茅无极躲开后，他忽然转头朝着自己呈搂抱姿势的右手说道："哎呀，我的姨太太，她不是要取代你，你吃什么醋哟？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好好好，那以后她做小，你做大如何？"阿发说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才乖嘛，不如今儿个晚上你们俩都留下来，我们三个……嘿嘿嘿……可别小瞧了我，这次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铁血真汉子！"

"咚！"一声沉闷的敲击声过后，一脸春水的阿发才如梦初醒，摸着自己隆起了小山包的脑瓜子一脸茫然。

"咦，我大老婆和小老婆呢……"阿发看着茅无极，恍惚道。

"老婆你个大头鬼！我看你是被迷了眼了！"茅无极白了阿发一眼，气道。

阿发还在回味梦中的春情，忽然看到巧云正半睁半闭着双眼，漫无目的地在花室中走来走去，不禁问道："师父，师妹她怎么了？"

茅无极并不答话，两人来到巧云身边，却见她双手微抬，像是在抓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表情哀伤，但更多的却是幸福。阿发一连叫了她几声，巧云却是没有任何反应。

"云大哥，你上次送我的手镯，我一直舍不得戴呢……"巧云喃喃说着，随即脸色变得黯然，"你每次都是这样行色匆匆，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了……"

茅无极与阿发面面相觑，原本以为阿桓和她才是青梅竹马，没想到巧云心中装着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他。

巧云这时自顾自地点了点头，脸上现出憧憬之色，喜道："云大哥，你说过的，不可以反悔哟，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

茅无极摇了摇头，在巧云灵台上点了一下，巧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清醒了过来。

“师父，大师哥，我……我怎么……怎么在这里？”巧云讶然道。

阿发心中十分不快，撇嘴道：“又在想云中子那小痞子了吧？”

巧云脸上一红，旋即嗔道：“不许你这么说他……他可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哼，还正人君子呢，我看就是个衣冠禽兽。”阿发小声嘀咕道。

茅无极正色道：“这里的花香有问题，能够让人致幻，我早该想到这一点了。”随即又心有余悸地说道：“刚才在梦中，如果没被人叫醒，而自己又不知身在梦中的话，就会永远醒不过来了。”

巧云和阿发面面相觑，也是一阵后怕。

“这百草丹乃是用上百种名贵中草药制成，可避百毒，吃下去就没事了。”

茅无极说着从袖口摸出三粒百草丹，自己吃了一粒，又将其余两粒递给徒弟，让他们尽快服了下去。

第十六章
沉冤难昭雪

这时，花室里的温度忽然骤降三分，一阵冰凉的寒风吹得三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如同落入中空的冰窖子里一样。

“撞了哪门子邪了，忽然变得这么冷。”阿发使劲吸溜了一把快要流出的鼻水，奇怪道。

花室里忽然传来几声低低的女子哼唱，似左似右，摸不清传来的方向，但这声音外柔中细，却是十分好听。凄婉的音调里嘈嘈切切，没有咬字，却已经深深地揪住了几人的心。

就在几人愣神之时，阿发忽然指着背后叫出了声，神色惊恐无比。

茅无极和巧云一个机灵，猛一回头，只见一个衣如薄纱面如月的清丽少女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几人身后，她仿佛并没有看到茅无极师徒的存在，此刻正双目凝视前方，不紧不徐地朝着花房另一端走去。

少女没有穿鞋，一双赛雪欺霜的娇小玉足踏在地上没有半分声响，优雅的步履与这个浮躁而混乱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仔细看去，少女竟是面如凝脂，仿若初绽的玉兰一抹白，又似新剥的荔枝一抹嫩。虽说是一惊为天人的绝美人儿，柳叶眉下那对莲花双眸里又有数不尽的忧伤神情。

阿发历来的审美观算是被彻底颠覆了，看得是垂涎欲滴，心中不禁寻思：这可比我梦里那大小老婆要漂亮上千万倍！

少女身上有一股十分奇异的幽香，盈盈冉冉，如同沉寂了百年的绝色佳酿，阿发情不自禁地跟在她身后一个劲地嗅来嗅去，神色陶醉，如同醉了酒一般，却被茅无极拧住耳朵给使劲拽了回来。

花房里侧有一扇半遮半掩的雕花木门，少女将门开了半扇，却不踏进去，只是伫立在原地，远远地看着茅无极一行人。

“咦，奇怪，之前我们将花房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怎的就没发现有这样的

一扇门？”巧云十分不解，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好不容易遇见个仙女一般的大美女，阿发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半恳求半急切地对茅无极说道：“师父，咱们别傻站着了，跟着她一起进去吧，说不定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茅无极白了阿发一眼，却是将他拦在身后，警觉地摇了摇头。

少女忽然说话了：“你们大老远地跑过来，不就是想知道襄王府的前因后果么，随我来，自然知道一切。”少女说完头也不回地踏进了雕花木门里。

茅无极迟疑了一阵，道了一声：“走！”也跟了上去，巧云紧跟在师父身后，阿发则是乐不可支，屁颠屁颠地跑到了最前方。

三人进到了那雕花木门里，忽然眼前一阵通透大亮，俨如白昼，晃得三人睁不开眼。待那白光消失后，眼前却出现了方才路经的地宫寝房里的景致。在三人记忆里，这个地宫内最大的寝房十分破败，满屋狼藉，家具不是缺胳膊就是少了腿，像是被什么人给刻意破坏过一样，此时此刻则像是被还原了一般，一切整齐有序。

房间内虽说不似王府正室内的雍容华贵，倒也布置得十分雅致，古色古香的红木桌椅上纤尘不染，墙壁上悬挂用作装饰的水墨纸扇与横放在床边的精致古琴，足以见得屋主人对生活的品味。

先前三人见到的倩丽少女此刻穿着一身艳红古服，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一面打磨得圆润光滑的大铜镜前绾弄着青丝，柔软飘逸的长发垂直泻下，整齐而均匀地铺散了一地，将少女小巧白皙的玉足给遮了个严严实实。从铜镜里看去，少女轻咬秀唇，泪流满面，全然没有闺房的享受与放松感。

一个眉头紧蹙的俊美男子正在屋子中央的方桌自斟自饮，面目忧愁，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时间，整个房间内的气氛显得压抑而悲伤。

少女和男子对茅无极师徒的突然造访似乎并无察觉，将三人当成了空气，巧云这时认出了独斟自饮的男子，讶然道：“师父，他不就是……不就是咱们在花室里看到的那个死人么……”

茅无极颔首道：“没错，他就是襄王。”

阿发这时凑到了少女的梳妆台前，迟疑了一下，旋即摸着后脑勺傻笑道：“这位姐姐，你长得很像仙女呢，不知道让我们三人进来是有什么事啊？”

少女轻拭了一下泪水，却并不理会阿发，转头看了一下醉意熏熏的襄王，幽幽道：“王爷，酒多伤身，别再喝了……”

阿发十分尴尬，心想自己堂堂一玉树临风的帅气小生，没理由让你这样视若无睹吧？接着他又是在少女面前扮鬼脸，又是做手势，却丝毫也不能将少女的目光从襄王身上移开。

茅无极轻咳了一声，示意让阿发别再胡闹，随即说道："别瞎费气力了，我们现在在她的记忆之中，一切都是幻象，他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

阿发一怔："师父，你的意思是说，是说……我们回到了四百年前的明朝？！"

茅无极点了点头表示首肯："这下你开窍得还挺快。"

巧云看到阿发望着少女犹自不舍，扑哧一笑道："你啊你啊，看到人家漂亮女孩子就丢了魂啦！"

阿发一阵傻笑，走了回来："师妹别瞎说，在我心里，你才是最漂亮的呢。"

巧云回道："油嘴滑舌，你和二师哥在一起就是一对活宝呢！"本是当个揶揄的笑话来消遣，但一提到阿桓，巧云的神色立马又黯淡了下来。

少女呼唤了几句后，襄王这时站起了身，一身酒气地走到梳妆台前，从身后呈一个合围的姿势将少女用力搂住，微醺而滚烫的脸贴在了少女的面靥上。

襄王嘴角一弯，微笑道："彩蝶，六年了，天天看着你，却还是看不厌。"

那被唤作彩蝶的少女将纤手搭在襄王抱在自己腰际的手背，回道："只要王爷喜欢，妾身愿意天天为王爷梳妆。"

襄王眼神中掠过一丝伤感，叹道："恐怕以后本王没这个福分了。"

彩蝶的牛角梳掉落在地上，脸上一阵慌乱，慌忙争辩道："不会的，一定不会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地宫十分隐蔽，王爷一定可以平安度过此劫，妾身也会一直陪在王爷身边！"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连兵符都被人盗走了，也就没了兵权，还拿什么东山再起？如今只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

"王爷……"

襄王沉默良久，缓缓道："彩蝶，你从十三岁就入赘我襄王府中，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了，这六年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宁王要抓的人是我，和你没有关系的，我一会安排贵福送你出府，库房里还有几千两黄金，你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跑得越远越好。"

彩蝶将头埋在宁王怀里，哭得花枝乱颤，倔强道："王爷，你把妾身看做那些市井女子了么？妾身嫁给了王爷，这辈子就是王爷的人了，如今怎能抛弃王爷苟且

偷生呢？妾身伺候王爷这么久了，王爷难道还不了解妾身的心么，呜呜呜……”

襄王心中酸楚，强忍住悲痛，轻轻托起彩蝶被眼泪淋湿的下巴，问道：“宁王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你不怕死么？”

彩蝶声音柔情似水，双眸中却满是坚毅，只听她道：“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在妾身心里，不能陪在王爷身边才是最大的痛苦，比让妾身死去还难受千万倍……”

看到此处，茅无极也不禁在心中暗赞：“这彩蝶姑娘倒还真是个至情至性的贞烈女子。”

看着眼前如梨花带雨的美人儿，襄王爱怜地替她轻轻揩去眼角的珠泪，柔声道：“哭花了鼻子可就不好看了，外人都夸彩蝶一笑胜千金，本王也最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笑一个给我看看好不好？”

彩蝶努力控制住波动的情绪，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如同初霁的山茶花一般娇艳无限。彩蝶微微低头，略带羞涩道：“王爷，你看……妾身……美不美？”

这时，襄王的回话却显得有气无力：“美，真的好美……”

忽然，几滴温热黏稠的液体滴落在彩蝶的手背上，仔细一看，却是几滴如同梅花般绽放的殷红的鲜血。

彩蝶感觉头脑中一阵晕眩，整个人仿佛都凝固住了一般，转头一看，只见襄王嘴角淌着血，朝她勉力一笑，随即重重地躺倒在地上。

彩蝶一阵错愕，望着桌上半倾半倒的酒杯，顿时明白了一切，嚎啕大哭道：“王爷……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么傻……”

旁观的巧云心中一痛，抓住了茅无极手臂，喃喃道：“那酒里有毒，这襄王看来想自杀……”

襄王面色发黑，喷了一口浓血，险些晕死过去，还好被彩蝶给摇醒了。他额头上冷汗涔涔，显得十分辛苦，缓缓说道：“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襄王英明一生，怎能一辈子偷偷摸摸地活下去？蝶儿，对不起了……”

“不！王爷不要……”彩蝶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簌簌扑落：“为什么要争名夺利……我们归隐山林，做一对田园夫妻，开开心心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为什么……”

“我出生在帝王之家，这是我的命……下辈子……下辈子我再……再……”襄王还没说完，白眼珠一番，头一偏便断了气。

“王爷！！！”整个房间里只剩下彩蝶绝望的声音回响在耳畔，由于过度悲伤，彩蝶哭得连喘气都有些困难。

阿发站在旁边看，却帮不了这个可怜的女子任何忙，鼻子不禁有些发酸：“彩蝶姑娘好可怜……”

茅无极拍了拍阿发的肩膀，也是摇头叹息。

“王爷不好了，宁王他们闯进府来了！”一声急促的娇声从屋外远远地传了进来。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过后，两个神色惊慌的身影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来者是一男一女。女的衣着华贵，头顶凤冠，步履轻盈间呈现出一股域外风情，男的则是獐头鼠目，一副奴才打扮。

然而，当茅无极师徒看到那两人时，不禁双眼睁得浑圆，大吃了一惊，那贼眉鼠眼的奴才竟是和马如龙长得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去，衣着和神态却似乎有些不同。

马如龙怎会出现在四百年前的明代？茅无极犯了疑惑，心忖着他应该是马如龙的某个祖先，但不管是马如龙本人还是他的祖辈，师徒三人对他的厌恶感却都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旁边那风情万种的女子，巧云则是再熟悉不过了，她便是之前自己和阿桓在地窖内遇见的红衣女鬼。

女子见到眼前尸倒人哭的惨景，不禁头脑嗡地一响，颤声问道：“夫君……夫君他怎么了……”

彩蝶抬起头来，一双哭得红肿的泪眼看着眼前女子，呜咽道：“明月姐姐，王爷……他服毒自尽了……”

那被唤作明月的妙龄少女闻言花容失色，双膝一跪，抱着襄王的尸身与彩蝶哭作一团。

那长得像马如龙的奴才看到了房内七窍流血的襄王尸体，也是一阵心惊，他趴在门外兀自观瞧了一阵，说道：“二位娘娘，现在可不是伤心的时候，宁王抓住了那些个丫鬟，立马就能问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快些离开这地方吧！”

“不，我不走，我要在这里陪着王爷……”彩蝶倔强道。半个时辰前还在温言温语，此刻却已是生死相隔，彩蝶不禁悲从中来。

“哎哟，我说娘娘啊，这年头痴情可当不了饭吃，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呐！”那奴才急得直跺脚。

明月这时缓了缓，说道："夫君尸骨未寒，你让我们姐妹俩怎能就这样离开？夫君一个人会寂寞的……"明月说完，又是两股热泪滚落直下。

那奴才见说不动她们，便一撇嘴道："你们俩不要命了，我马贵福还打算安享晚年呢，二位娘娘对不住了，贵福先走一步喽……"

明月见他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不禁柳眉倒竖，瞪着马贵福道："马管家，王爷以前待你不薄吧？你身为王府总管，与王府共存亡也属分内之事，如今却怎可说出这般薄情寡义的话来？"

马贵福才刚迈出了两步，这时回头冷冷一笑："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大难当头，连同龄鸟都是各自飞，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管家？王爷自杀了，我可不想留下来给他陪葬！"

明月气得是满脸通红，浑身颤抖，骂道："你这忘恩负义的狗奴才，我真是瞎了眼了！"

马贵福斜着一对三角眼，一脸毫不在乎的模样，轻蔑道："没了王爷这只雄鹰，你们两个娘们儿不过就是两只孤雁，还能拿我怎么样？省省力气吧！"说完眼睛在外面溜了一圈，确认安全后，拔腿就跑。

明月望着马贵福离开的方向，气得眼泪直流，下嘴唇都咬破了，这时神色稍缓的彩蝶摇了摇明月的手臂，说道："明月姐，别和他一般见识了，咱们当下之急是要将王爷的尸体尽快藏起来，好歹也能留个全尸，要是给那个丧心病狂的宁王找到了，指不定会让王爷遭多少罪，那样王爷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明月听着有道理，也是点了点头。于是乎，两个娇柔的女子强忍着悲痛，抬着襄王的尸身开始往密道后的花室里走去。安顿好了襄王尸体后，两人又抱头痛哭了一阵，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到了地宫内，两人又在密室入口处挂上了一副万马奔腾图用作遮掩，不至于让人轻易发现。一切都准备完毕后，地宫外围传来一阵铺天盖地的喊杀声，偶尔还会响起几声驻守地宫的襄王亲兵的惨叫，听着让人心惊胆寒。

"宁王，宁王他闯进来了……"彩蝶有气无力地瘫坐在红木椅上，脸色惨白。明月也是吓得浑身一颤，慌忙从床头取下襄王的佩剑，笨拙地拔了出来。宝剑出鞘，寒光凛凛，似乎连剑身都在嗡嗡作响，足以见得是一把做工精良的好剑。

"明月姐姐，宁王心狠手辣，连三岁小孩都杀，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这该如何是好？"彩蝶惊慌失措地问道。

明月目中射火，将宝剑往身前一挡，怒道："妹妹别怕，横竖不过是一死，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反正夫君已死，我也早已是生无可恋……"

眼看门外的聒噪声愈来愈烈，阿发此时却是忽然叫出了声："师父，巧云，你们快看！"

茅无极和巧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却见彩蝶此刻正趁着明月不留神之际，偷偷将一把锋利的银柄匕首藏到了袖口内。

少顷，只听"砰"地一声脆响，门闸从中间断开，裂成了两半，房间的雕花木门被撞倒在地，扬起了一阵阵粉尘。一堆身着铁甲戎装的高大兵士冲了进来，随后整齐有序地面对面列成两排候在了门口，留出了一条过道。明月和彩蝶忙牵住了对方的手，后退了几步，紧张地盯着这群不速之客。

这时，一个清瘦干瘪的中年男人从过道中走了进来，这男人有点八字脚，走得极是傲慢，一道结了痂的刀疤呈四十五度角斜印在脸上，乍看之下十分丑陋。

中年男子看着眼前花容失色的彩蝶和明月，不禁眼前一亮，特别是当他看到有着惊世容颜的彩蝶时，先是一愣，随后嘴角渐渐露出一丝邪笑。

"两位弟妹，多年不见，过得可好啊？"中年男人轻佻地笑道，朝着两人迈步靠近。

"别过来！宁王，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了，我夫君已经退出了皇位之争，为何你仍要赶尽杀绝？"明月是西域人，宝剑一亮，柳眉一竖，竟还有几分巾帼气势，宁王果然停了下来。

宁王摸着脸上的那道刀疤，冷哼了一声："多亏了你夫君，才把我弄成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

明月脸上忽然跃出几丝得意的神情："技不如人，不能怪别人！"

宁王刚想发作，又似乎忽然间想起了什么，邪笑道："哼，你就尽管耍嘴皮子吧！这千里迢迢的，你就不想知道本王是如何找到这个隐秘的地宫的？来人，带上来！"

宁王一声令下，立马有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架着一个遍体鳞伤的枯瘦少女走了进来。

"小薇，怎么是你……"明月望着那少女，吃惊地喊道。

宁王托小薇的下巴，嘲弄道："没想到你的贴身侍婢也会出卖你吧？良禽择木而栖，她倒是比你聪明！这一路上多亏了她，要不然这地方还真不好找。"

小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满怀愧疚道："娘娘，对不起……他们用鞭子打我，

用烙铁烫我，我……我实在受不了……”

明月心如刀割，斥责道：“小薇啊小薇，你为了你自己的性命，就出卖我们大家所有人么？你好糊涂啊！”

宁王从腰间镶满宝石的剑鞘中抽出佩剑，说道：“她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既然你这么恨她，我便帮你一把！”说完便用利剑在小薇脖子上狠狠抹了一道，一时间喉管开裂，鲜血喷涌。

“不要！小薇……”明月惊叫道。

然而小薇断断续续地说了句“对不起”后，却已是两眼翻白，一命呜呼了。

宁王没心情看她们主仆情深，眼光上上下下将房间内环顾了一圈，皱眉道：“我那襄王弟弟呢？哥哥来探望他也不现身出来见见？”

彩蝶黯然道：“夫君自饮毒酒，已是毒发身亡。王爷你还是请回吧。”

宁王听到襄王的死讯，心头一阵大喜，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襄王他自杀了？听起来还真是不幸啊，不过在没见到他的尸体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

明月秀目一瞪，勃然大怒道：“你好过分！襄王他可是你的亲弟弟！”

宁王耸了耸肩，道：“正因为是我的亲弟弟，我才要将他的尸体运回京城厚葬，留在这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岂不是有损我大明皇室威严？”

明月冷冷说道：“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我们是不会将夫君的尸身交给你的！”

宁王脸色一沉，道：“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说完右手食指一挥，立马有三四个全副武装的王军士兵冲过去要将明月缉拿。

明月不会武功，三两下就被夺下了武器，反手架在了两个士兵中间。

“明月姐姐！”彩蝶慌忙要冲过去救人，却被另一个士兵给抱住了。

“怎样，现在说是不说？”宁王摩挲着明月滑腻的脸蛋，色迷迷的眼神在她身上来回游走。

明月很轻蔑地看了宁王一眼，说道：“若不是夫君的兵符被小人盗走，失去兵权，你又怎是他的对手？就算是死，我也要保夫君尸身的周全，你就别白费心机了！”

宁王经她一讽，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狠狠地扇了明月一耳光，一小股殷红的鲜血自明月嘴角而下，她却仍是一脸不屈不挠的模样。

“你不肯说是吧？你每耽搁一分，我便扒你一件衣裳，我的这些个手下们一直都想看看堂堂西域国公主的身子究竟有多美，嘿嘿嘿——”

宁王说完便扯断了明月缠在裤腰的丝巾，明月身上的乳白长衫立时开了叉，透明的丝衣下，一件粉红修身的性感肚兜慢慢露出了一角。看到眼前景象，周围士兵立马欢呼起来，淫笑一片，全是一副副如狼似虎的模样。

明月紧咬秀唇，仍是拗住不说，宁王全然不顾彩蝶在一旁的苦苦哀求，剥了一件又一件，最后只剩下肚兜与底裤。当肚兜被褪下的瞬间，一对饱满圆润的玉乳完美无瑕地呈现了出来，随着明月挣扎的步调有节奏地上下晃动，如同刚削了皮的雪梨，晶莹剔透，在场的士兵个个都是张大了嘴巴，目不转睛，不住地咽口水。

宁王欲火中烧，正要解开明月小腹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时，被彩蝶厉声喝止:“住手！明月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是我将夫君尸首藏起来的，你要审审我便是！”

明月一愕，吃惊道：“蝶儿，你……你干什么？”

宁王欲火流窜的双眼望向彩蝶，他早就对这位貌若天仙的美娇娘垂涎欲滴，以前襄王得势时，他心中对这个美人环绕的弟弟便是嫉妒得要死，此刻终于到了风水轮流转的时候了，宁王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襄王的财富，更是包括他的女人。

彩蝶此时双手被士兵缚住无法动弹，宁王凑了过去，在她身上使劲地嗅了一口，神色迷醉，嘴角都差点要流出口水来。

彩蝶厌恶地盯着他脸上那道丑陋的伤疤，镇定道：“你不知想知道夫君的尸体在哪儿么？你先把明月姐姐放了，我便告诉你！”

宁王此时下体已是急剧膨胀，头脑一阵迷幻的晕眩，轻佻道：“没有看到襄王的尸体，本王的确寝食难安，但眼前的你，更让本王欲火难耐，你说是不是应该先给本文熄熄火才好？”说罢宁王紧紧地抱住了彩蝶的纤腰，使劲地朝着彩蝶蜜桃般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下去。

彩蝶被吓坏了，惊叫道：“呀，你要干什么！走开！”

此刻的彩蝶就像一只野狼口下的小白兔，身娇体贵却毫无还手之力，彩蝶拼命尖叫着，不断扭动着腰躯想要摆脱宁王邪恶大手的桎梏，然而还没待她反应过来，自己竟在迅雷掩耳之间又被宁王按倒在地上猛亲了好几口。

“畜生，快放开我蝶儿！”明月边哭着边大声叫骂，然而在兽欲膨胀的宁王面前却只是徒劳。

已经脱得赤条条的襄王猴急地扒开彩蝶的衣服，每扒一件都要放在鼻子间陶醉地嗅上几口，彩蝶迷人而催情的体香几乎要让他疯狂。彩蝶眼中一片绝望，

一双花拳不断地捶打着宁王被爬山虎似的体毛包围的胸脯。然而彩蝶闹得越凶，却让宁王越是兴奋得难以自持。

宁王双眼通红，粗大的舌头无礼而蛮横地钻进了彩蝶那嘤嘤求饶的红唇小嘴里，舌尖暗度，运津咀华，犹不满足，又转而去紧紧缠绕起她那无处躲藏的柔润香舌。彩蝶一怒，便要咬下去，却被宁王滑稽而得意地闪开了，只能干巴巴地看着他掉眼泪。

巧云此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大呼一声："住手！"旋即掏出几支云中子送给自己的梅花镖飞掷向猥琐的宁王，每个梅花镖的去路都是直冲要害，足以见得巧云此刻心情的愤怒。然而，梅花镖一接触到宁王，却直接从他身上毫发无损地穿了过去，如同打在了空气里一般。

茅无极提醒道："云儿，要冷静，这一切都是彩蝶姑娘的记忆，我们无法做任何事。"

巧云气得直跺脚，这时茅无极注意到阿发正满脸通红地盯着明月那春光外露的胸脯看，脸色一沉，暗运内力朝着他脑门子使劲一敲，直疼得阿发哭爹喊娘。

就在师徒三人都在为彩蝶揪心的时候，彩蝶忽然从袖口里掏出那把事先藏好的银柄匕首，朝着压在自己身上的宁王胡乱地刺过去。宁王毕竟是久经沙场，反应极为迅速，慌忙抓住了彩蝶秀气的手腕，让她无法再用力。

宁王讪笑道："小美人儿，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我那没用的弟弟死了，让哥哥来代替他来疼疼你，岂不是美事一桩么？"

彩蝶咬牙切齿道："你害死了我夫君，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宁王在彩蝶腕部使劲一掐，匕首便哐当一下掉落在地上，被宁王又扔出了一丈开外。

"啧啧啧，果然是个美人胚子，生起气来都是这样可爱。"宁王淫邪地大笑着，将彩蝶扒了个精光。看着眼前完美无瑕的，璞玉般的胴体，宁王如痴如狂，趴在彩蝶身上开始疯狂地宣泄着兽欲。

彩蝶凄厉的哭叫一阵阵传来，回荡在房间中，又爬进了人的耳朵根子里。然而，这声音被宁王那帮兽性膨胀的人听了，反倒愈加兴奋。负责看守明月的一高一矮两个兵卒也是头脑发胀，按捺不住了，双手开始不安分地在明月裸露的乳峰间来回游走。

明月强忍着屈辱，故意露出顺从的姿态，待那两个士兵越来越放肆时，也便

是警惕性最低的时候。明月趁着矮个士兵的双眼全都注意着自己胸脯的空当，忽然暴起，飞快地夺下了矮个士兵手中的佩刀，尖叫着朝着已经亢奋到极点的宁王斩去。

宁王头晕目眩，全无防备，背上冷不丁被划了一道长长地口子，怪叫着侧翻在地上，在场的其他兵士则都还没反应过来，都傻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时半裸着上身的明月又是举刀劈下，直欲取下宁王首级，宁王惊呼一声，头一偏，让明月又砍了个歪。明月毕竟是女流之辈，使不惯这笨重的钢刀，接连几刀都是扑了个空。宁王这时拾起自己扔在一旁脱了鞘的宝剑，朝着明月胸口就是一送，长剑贯胸而过，直刺了个透心凉，剑尖处不断有热气腾腾地鲜血滴落而下，明月瞳孔一阵收缩，如一枚轻叶般扑倒在地上。她死时仍是怒目圆睁，似乎仍在控诉着这世道的浑浊与不公。

“明月姐姐……”彩蝶发出一声惊叫，想要爬到明月尸身边，却被宁王踩住了玉手，动弹不得。

宁王在明月尸身上狠狠地吐了口口水：“臭婊子，简直就和我那混蛋弟弟一个德行，想杀我？门都没有！”

“你这个畜生，我和你拼啦！！”彩蝶抱住宁王赤裸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下去。

“哇呀！”宁王惨叫一声，一巴掌扇到彩蝶脸上，将她扇晕了过去。

赤身裸体的彩蝶无力地躺在地上，宛若娇花扶柳，脸上五个鲜红地指印跃然在目，接下来便是茅无极师徒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宁王宣泄完兽欲后，满足地坐在一边剔牙，在得到了宁王的默许后，十几个早已饥渴难耐的手下一窝蜂地朝着这个芳名享誉在外的美丽少女扑了过去。

那夜，整个房间里充斥着的全是士兵们亢奋而无耻的浪荡淫笑，彩蝶歇斯底里的哭喊便如同一根根银针，深深扎进了茅无极师徒的心里。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人性，所有的怜悯，全都被关在了暗无天日的门外。茅无极师徒不忍再看，纷纷背过身去，巧云则是心中难受，哭成了泪人儿。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一个士兵忽然尖叫道：“王爷，这女人咬舌自尽了！”

茅无极师徒吃了一惊，回头一望，却见彩蝶嘴角不断有血浆冒出，如同涓涓流淌的溪流一般。此刻的彩蝶已是头发蓬乱，双眼红肿不堪，脸色惨白，原本粉嫩的娇躯上更是伤痕累累，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宁王鄙夷地看了彩蝶一眼，骂道：“小贱人，怎么这么快就玩完了，真他娘的败味，我们走！”

听到宁王号令，那些衣衫凌乱的士兵又有些不甘地看了彩蝶一眼，这才离开了。茅无极这时听到门外宁王如癫如狂的笑声："把这襄王府都给我烧了！襄王啊襄王，枉你英明一世，最后还是得化成一捧灰尘，一辈子都被我踩在脚下，哈哈哈……"

宁王的声音越来越远，巧云却是一声惊叫："咦，彩蝶姑娘怎么不见了？"

阿发跑过去查看了一阵，指着那道隐藏的密室门口说道："你们快看，这里有血迹！"

师徒三人循着血迹，穿过密道，最后来到花室里，终于看到了彩蝶。此刻的她正赤身裸体斜靠在襄王的尸身边，浑身已被鲜血所浸染，双眼中却尽是温柔。茅无极跑了过去，看到她浑身痉挛着，脸上的血色越来越浅，知道是活不成了，不禁发出一阵长长地叹息。

彩蝶没多久便死去了，但却是死不瞑目，脸色充斥着无尽的怨气与愤怒。

巧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趴在阿发肩膀上哭泣道："呜呜呜……彩蝶和明月姑娘……她们都好可怜，牺牲了自己，只是为了保全襄王的尸身……"

阿发本来鼻子也是酸酸的，看到巧云主动投怀送抱，心头大喜，手搭在巧云颤抖的肩膀上故作安慰状。这机会他不知等了多少年了。

茅无极喃喃道："也难怪这襄王府会怨气冲天，她们死后化作了凶煞无比的厉鬼，原来是有着这样的一段悲惨往事……"

就在三人犹自扼腕叹息之时，眼前的景象忽然如同清水中的涟漪一般，荡漾开来，没多时，三人又回到了那个阴森无比的花室内，方才一切就像未曾发生过一般。

三个人都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心里头都像压了几块石头一般，堵得慌。

"宁王的那把火烧了一天一夜，后来被灰鹰山上的一场罕见的大雨给浇熄了，我想是老天开眼了吧，保全了这段屈辱的历史，以警醒世人。"一个低沉的男音忽然响了起来。

"这是……是二师哥的声音！"巧云讶然道。阿发听了也是连连点头。

茅无极激动道："桓儿，真的是你么？"

"师父，你们不该来这里的。"

阿桓如同投影般的躯体飘飘荡荡地从暗处走了出来，站在他旁边的，则是一身红色纱衣，面无表情的彩蝶幽魂。

第十七章
借尸来还魂

茅无极凝视着阿桓的魂魄，一阵心酸，说道："桓儿，你这说的什么话？快跟师父回去，否则五炷香后你就永远也无法还阳了！"

巧云终于又见到了苦觅无踪的阿桓，抓着阿发的手兴奋地喊道："是师哥，真的是师哥！"

阿桓转头看了一眼冷艳的彩蝶幽魂，微笑道："我已经答应了彩蝶姑娘，我会留下来帮助她让她的夫君复活。"

茅无极与阿发巧云面面相觑，惊诧道："你是说，你要帮助襄王借尸还魂？这类阴煞凶险的巫术可不是我茅山一脉的传承，你要怎么帮她？"

阿桓平静道："彩蝶姑娘爱夫情深，早已和分管这灰鹰山地界的阴司许下契约，将用三百个生人阴魂换回他夫君的灵魄，再施展秘术让她夫君得以还阳重生。而我，就是这三百个阴魂中的一个。"

茅无极听完勃然大怒："你是说你要牺牲自己来成就她的这笔交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理应珍惜善待，怎可如此视之如草芥！"

阿发也是大惑不解，问道："喂，臭小子，你是脑子被门给夹了，还是被这女鬼给迷惑了？怎么变得不像你了。"

"师父，我从小到大都听您的话，不敢拂逆您的意思，这次就让我自己做个决定吧。"阿桓沉声道，这时他看到巧云此时正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不禁叹了口气："小师妹，以后好好照顾自己，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说吧。"

巧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谁，心头一酸，泪眼汪汪地对着彩蝶说道："彩蝶姐姐，我不知道你对我师哥做了什么，但他还年轻，大好时光才刚刚开始，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牺牲掉。"

阿发也是连声附和："对对对，那小子以前不知道坑了我多少次，我还没还回来，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彩蝶幽魂低着头，声音如同空谷回音："此事并非我强迫，而是阿桓公子自愿的。"

茅无极并不相信，只是恳切道："彩蝶姑娘，我自小看着他长大，他虽然经常会做些出格的事，但总不至于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的悲惨身世……我十分同情，但这也不能成为带走我徒儿的理由。如果你再执意如此的话，休怪我茅无极不客气了。"

阿桓辩解道："师父，我是自愿的，彩蝶并没有逼我，你不要再难为她了。"

三人齐刷刷地将眼光射向阿桓，茅无极气得跺脚道："你这小兔崽子，做事怎可如此鲁莽冲动！十几年的修道，如今却像未闻道，未闻经一样，自蔽阳光，任性肆意，不能醒觉，你……让为师说你什么才好？"

彩蝶这时说道："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今天是月望之夜，阴气最胜之时，阴司会在子时出现，待赎回我夫君魂魄之后，他便可还阳与我再续前缘了。"

茅无极素手一掐，现在已经是亥时末，马上就要到子时了，不禁皱眉道："彩蝶姑娘，恕茅某直言，冥界乃是平行于我人界的反时空存在，十殿阎罗各司其职，向来统御有序，生死轮回更是自然常理，盲目的人为干预只会打破这层平衡，种下无穷的祸端。"

彩蝶黯然道："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如今能救下我夫君的，只有这一个办法，有什么罪责让我一人来承担好了。"

茅无极沉吟道："襄王是饮毒酒自杀，这类漠视自己的生命之人通常都会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受尽各种刑法，而阴司也只不过是冥王分配在各地界分管一方生死的喽啰小官，怎么会有本事进入冥界里层的十八层地狱中救出你的夫君魂魄呢？我看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阿桓这时争辩道："彩蝶和我说这襄王府内曾经的管家，死后成为了灰鹰山的阴司，都是熟人，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忙的。"

阿发这时一愣："你是说……那个鬼头鬼脑的马贵福就是这灰鹰山的阴司？"

阿桓一笑："大师兄这回记性倒是不错了。"

茅无极眼睛一转，明白了几分，这马贵福成为了阴司，接了地气，攒了阴德，也难怪他的后代马如龙能坐上这黑水镇的保安司令的位置。

巧云鄙夷道："那马贵福丢下两位王妃自己逃命，分明就是个十足的小人，怎么能做这种人的指望嘛！"

彩蝶转身摩挲着花室内娇艳欲滴的花瓣，身姿轻柔优美，慢慢解释道："他做了阴司后，曾多次来向我们姐妹道歉谢罪，都是些几百年前的前尘旧事了，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姐妹也没再多计较，关键是要能让夫君回到我们身边，这才是最重要的。"

彩蝶见众人都是十分迷惑，又补充道："他用这些阴魂邀功要赏，我能换回夫君，这是比很公平的交易，不是么？"

茅无极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退一万步说，他真的将襄王魂魄找回给你，让他还阳成功了，你和襄王终究还是阴阳相隔，若是强行在一起终究有违天道。"

彩蝶嘴角绽出一抹微笑："道长，我和你不同。我更相信金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失去了身体，但我可以附身在其他女子身上，成为实体，这样我和夫君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白头偕老了。"

茅无极摇头叹息："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竟然要伤害这样多无辜之人的性命，真是一段孽缘。"

彩蝶的眼神幽冷而尖锐，仿佛要穿透茅无极的内心："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不是么？"

这时花室的墙壁缝隙内投射进来几抹皎洁而清冷的月光，彩蝶低低道："子时已到，阿桓公子，对不住了。"说完阿桓身上忽然出现四道冰冷的铁链将他的手脚给拷得严严实实，幽幽悬浮在空中。

阿桓丝毫没有惊慌，反而对彩蝶报以一记微笑："我理解的，做你该做的事吧。"

不知怎的，听到阿桓说这番话，巧云心里头忽然一阵憋得难受，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简直是胡闹！"茅无极愠道，随即又发了话："阿发，巧云，快去把这个不肖之徒给我救下来带走！

"是，师父！"

就在两人一前一后准备动手时，彩蝶忽然猛一抬头，目光如炽，阿发和巧云只觉得前方有一股无形的气流大力铺卷过来，自己压根就无法站稳，身子齐齐向后飞去，被身后的茅无极给双双接住。

"彩蝶，别伤害他们，他们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了。"阿桓有气无力的声音传了过来。

彩蝶点了点头，对着茅无极三人说道："你们都是阿桓公子的朋友，我不会

害你们的，不过你们还是速速离开此地吧。”

“哈哈哈，今天王府里好热闹啊！”

就在火药味儿越来越浓的时候，一声阴冷沙哑，如同来自地狱黄泉的浑浊男音远远地传了过来。

在场几人惊讶地循声而望，只见一盆娇艳欲滴的牡丹花的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半径在一尺开外的椭圆形光圈，光圈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洞穴，洞穴中不知何时探出了一个肥头大耳，浓眉小眼的人头，人头上带着一顶模样奇怪的官帽，帽子上游蛇走蝎的纹案却是连博古通今的茅无极也不曾见过的。那人头看到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十分得意地冲着他们致以一笑。

阿发吓得大叫一声：“妈呀，哪来的死人头，瞧瞧，还在看着我们笑呐！”

那人头听了很不服气了，又伸出了两只胖乎乎的肉掌来，整个人从黑洞中爬了出来，随后又朝着黑洞一挥手，那黑洞便瞬间消失不见了，又重新变回了一方黄土。

眼前之人面目可憎，手上拿着一个眼骨中闪着紫色幽光的骷髅头，身材十分福态，一身打扮与大明县官的穿着颇有些相似，只不过颜色竟是通体黑色，胸口的图案符号也是十分奇怪。只见他拍了拍身上沾染的泥土，撇嘴道：“哪来的黄毛臭小子，见了我阴司马大人不行礼还自罢了，竟然还敢出言不逊！”

彩蝶见到此人眼中忽然一亮，快慰道：“马大人，彩蝶已是在此恭候多时了。”

阿发见他举手投足见与那恶霸马如龙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便揶揄道：“原来你便是当日丢下两个弱女子独自逃命的马贵福马管家啊！久仰久仰，不过我阿发可不是你手下的那些个阴差小鬼，要行礼自然是要给咱人间的官老爷行，不过等我百年之后或许可以考虑去你那登门行上一礼，当然前提是要有好吃好玩的招待我才行。”

马贵福听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冲着彩蝶说道：“娘娘，我这大半夜的特意赶来，你就这么招待我的啊？唉，真没劲，还不如回去找孟婆讨点汤喝算了。”说完眼角一瞥便作势要走。

彩蝶慌忙劝道：“马大人，等等，这几位道长都是好人，无意冒犯你的。”

马贵福一愣，又看了看茅无极的一身金黄道袍，讶然道：“娘娘，这时候你请几个牛鼻子来……不是自掘坟墓么？”

彩蝶信誓旦旦道：“他们和其他那些不分青红皂白愚昧不堪的道士不一

样……我相信他们！”

茅无极三人听得心里暖洋洋的，没想到这彩蝶变成了鬼，倒也还是蛮有情有义的，也难怪阿桓会愿意舍身相救。

“好吧，反正我是冥府公职人员，他们也拿我没办法。”马贵福轻蔑一笑，随即又问道：“娘娘，东西可都准备好了？我要先验验货。”

彩蝶让出一条道来，颔首道：“都准备好了，三百个魂魄一个不少。就在地宫的过道之中，我带你去点一下数目。”

马贵福昂着头说道：“不用了，这地方我可比娘娘你熟悉，我自个去就好了。”说完他头上阴司帽十分滑稽地一转，口中念了声：“走！”整个人便从花室中瞬间消失了。

巧云和阿发面面相觑，疑惑地问道：“师父，那马贵福去哪里了？”

茅无极也是一脸不可置信，说道：“这是斗转星移之术。人间方士潜心修炼数十载都未必能达到此境界，这小小的阴司便有如此本事，冥界的实力当真让人匪夷所思，非我人力所能企及的。”

阿发却是不信邪，气呼呼道：“我看这冥王老儿就是个糊涂虫，连这种人渣败类也能当上阴司。”

几人还没谈几句话，马贵福又突然出现在了原地，手中拿着的骷髅头竟然开始不住地左右晃动，不时还有凄厉地叫喊从骷髅头的眼骨里传出来，十分诡异。

马贵福气喘吁吁道：“我说娘娘啊，不待这样坑人的吧？明明只有两百九十九个啊，做生意的这样缺斤少两可不好！”

巧云听了心中直觉得好笑，这马贵福是在卖青菜还是收咸蛋呢？怎么这样斤斤计较的。原本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交易被他这样一弄，仿佛就成了一桩闹剧一般。

彩蝶青丝飘动，素手朝着虚弱的阿桓魂魄一指，马贵福见了立刻眉开眼笑，拍着手道：“哦？！娘娘你可真会开玩笑，最后一个给藏在这儿哩！”说着便举起了手中的骷髅头，朝着阿桓走过去。

巧云忍不住问道：“你这手中拿的是个什么东西？”

马贵福一怔，回头一看是巧云，便笑道：“小姑娘，你是说这个？”说着摸了摸手中的骷髅头，诡谲道：“这可是个好宝贝呐，名叫镇魂骨，你别看它小，却可以装下成千上万个魂魄，你要不要进去试试？”

巧云哼了一声，跺脚道："走开，人家才不要！"逗得马贵福哈哈大笑。

"不好！"茅无极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伸手要去阻拦，却没来得及，阿桓的魂魄如同一缕轻烟般被吸进了镇魂骨里。

"呀！师哥！"巧云也是惊叫出声。

马贵福全然不顾茅无极师徒的怒火，贪婪地捧着镇魂骨狠狠地亲了一嘴口水，得意忘形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了这些个财神爷，老子又可以官升三级了！"

茅无极一听怒不可遏："你让彩蝶帮你收集这些魂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呃……"马贵福见露了馅，一时语塞，随后眼睛一阵骨碌，结结巴巴道："这个嘛，你知道……阴监大人那还缺一帮小杂役……所以……"

阿发跑过去一把揪住了马贵福的衣领，鄙夷道："早知道你这小子没安什么好心，快把我师弟给放出来！"

"你这是助纣为虐啊，彩蝶姐姐，这种人只要能升官发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巧云看着彩蝶，心痛道。

彩蝶低下头，幽幽道："只要他能救回我相公……他做什么……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去关心。"

马贵福一把弹开了阿发的手，笑嘻嘻道："看到没？你看到没？！人家主人都说了不在意，你还瞎起哄个什么劲啊？"

茅无极冷冷道："我看你这阴司的位子，恐怕也是来得不干不净的吧？"

见事情说穿了，马贵福也全不在乎，笑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又不是阴监大人，能奈我何？我这种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在哪里都能吃得开，不像你们这些冥顽不化的臭牛鼻子，一天到晚斩妖除魔的，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又能得到些什么？"

茅无极正色道："我茅山正道斩妖除魔乃是为了拯救苍生，匡扶正义，个人的荣辱得失又有什么干系？这种舍小我而成大我的境界，可不是你这等市井粗俗之辈所能理解的。"

马贵福咧嘴一笑："世风日下，人心险恶，军阀都忙着夺地打仗，你以为杀几个妖，除几个魔就能拯救苍生了？就能让这些愚昧不堪的百姓觉醒了？我看你们只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做什么，却压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茅无极一愣，竟一时间无言以对。

马贵福这时不经意间看到了不远处的襄王尸首，此刻的襄王怒目圆睁，似乎正在盯着自己，马贵福打了个寒噤，声音发虚道："每次来这鬼地方都浑身不自在……今天不陪你们玩了，我马贵福去也！"

"等等！"彩蝶一只手臂忽然无限伸长，抓住了马贵福的衣领，质问道："马大人，你答应将我夫君魂魄归还的，难道忘记了？"

"哦，这事儿啊！"马贵福一拍脑袋，笑呵呵地拿开彩蝶的玉手，安慰道："娘娘您先别急，下次我见到阴监大人，看他能不能给判官爷捎句话，帮您问问这事儿，好吧……不过您知道，冥界的阴魂何其多，要找一个人也并不是那样容易……"

彩蝶的声音带着几分薄怒："你的意思是说有也可能不成功了？"

马贵福尴尬道："确实无法保证……私自带走阴魂，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是传到冥王耳朵里，不仅我这乌纱帽保不住了，就连我自个儿也会被打入地狱中受刑啊。"

彩蝶又质问道："你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帮你凑齐三百个魂魄，就一定帮我救出相公么？怎么如今又突然变卦了！"

马贵福被彩蝶凌厉地目光逼得直后退，见避无可避了，干脆露出了一副无赖的嘴脸，阴笑道："娘娘，实话告诉你吧。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阴司，充其量也就是个九品芝麻小官了，连酆都冥府都进不去。念在我们曾是主仆一场的份上，我唯一可以为你做的，就是托人替你捎上几句话给他，你还是好好想想该说什么话吧。"

巧云和阿发一脸义愤填膺，看着马贵福眼中都快冒出火来，彩蝶也是又恼又气，可又别无他法，只是黯然道："如果有机会见到他，还希望你告诉他，彩蝶没有去轮回，一直在这里等他……"

茅无极一直观察着马贵福的一举一动，发现他每次看到襄王尸身的时候眼光都闪烁不定，似乎有什么事情不愿向人提起。他渐渐怀疑四百年前那场灭门惨案绝没这么简单。

"马管家，别来无恙吧。"

就在这时，一声醇厚的男中音忽然响起，马贵福吓了一大跳，其他几人也是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刚才是谁在说话。

"这声音……是王爷！"马贵福忽然惊叫了出来，顿时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

到了木椅上的襄王尸身之上。他面容依旧如此安详，波澜不惊，似乎早已看淡了世事。

“王爷……王爷……真的是你么？”彩蝶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簌簌而落。

“彩蝶，这些年来，真是苦了你了……”襄王沉声说道，身子却依然一动不动，看不出任何生气。

“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你没了魂魄，不过就是一具躯壳而已，怎么会……”马贵福的嘴巴惊成了O字型。

“我的妈呀，诈尸了。”阿发怪叫道。

茅无极拧了阿发一下，使用传音入密之法告诉他和巧云道：“别大惊小怪，是你师父我！我想四百年前的那桩案子肯定另有隐情，便想试他一试！”

这传音入密之法其他人是听不见的，巧云和阿发会意一笑，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彩蝶早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几百年的思念让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抱住襄王的尸身，任凭眼泪放肆地流淌。

趁着这个机会，茅无极又用传音入密的法术和巧云絮叨了一番计策，听得巧云咯咯直笑。他之所以选择让巧云帮忙，是因为女孩子家心细，办事靠谱，不像阿发这粗枝大叶的，指不定啥时候又把事给办砸了。

“师妹，你在那傻笑些啥？”阿发疑惑道。

“没事。”巧云答道。随后径直走到了襄王尸身旁，在他腰间取下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令牌，在马贵福迷惑错愕的眼前晃了晃。

马贵福脸色骤然大变，结结巴巴道：“这……这不是兵符么，怎么会在这里……”

马贵福的表现证实了茅无极的猜想，他继续用腹语模仿襄王的声音道：“那你觉得应该是在哪里？在宁王身上么？”

“这……这……”

彩蝶猛地抬起头，眼中仍是泪眼汪汪，她像想起了什么事情，质问道：“马贵福，你是如何知道这是兵符的？兵符象征着天下兵马大权，何其重要，除了我和姐姐，王爷从没给外人看过！”

马贵福惨白的脸上冷汗涔涔，眼神扑朔迷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襄王”冷笑一声，点破了谜底：“无话可说了吧？马管家，你就是当日那个盗走兵符的贼！”

此语一处，花室内的气氛陡然降至了零点，彩蝶的目光像刀子似地直射向马贵福，马贵福一紧张，不小心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下。

“襄王”继续道：“襄王府戒备如此森严，连只蚊子也飞不进来，外人是绝不可能有机可乘的，唯一的解释便是出了内贼！而你马贵福身为王府管家，自然有机会出入我的卧房内，我早该猜到这一点的……”

“不过事到如今我依然有一个疑问。我待你情如手足，虽有主仆之名，却无主仆之实，你为何还要加害于我？”

马贵福贼眼一挤，狡黠道：“王爷，这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要怪就要怪你自己太过相信别人了。对于我们这些奴才而言，伺候谁不是个伺候？主子开心的时候就赏几个钱，不开心的时候就棍棒相加，奴才这心中实在难以安心呐。如果有人肯出得起一个让奴才无法拒绝的价钱，就算换个主子伺候也是未尝不可的……”

彩蝶此时也顾不上矜持，忍不住骂道：“你这丧尽天良，利欲熏心的鼠辈，当初我真不该看你可怜将你买进府中，都是我不好，害了王爷……”

马贵福一撇嘴，咬牙切齿道：“你以为我又能比襄王好到哪去么？那宁王可是个狠角儿，给我许了两千两黄金，办事之前给一半，成功后给另一半，可那另一半还没拿到手就杀人灭口，把我给咔嚓了。后来我托梦让我那老媳妇儿用那一千两黄金全买了冥钱，一直烧了三天三夜，好歹让我在冥界也算是手头阔绰，这才能买到这地方阴司的小官儿。”

阿发啐了口唾沫，骂道：“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别想让人同情你。”

马贵福这时头上阴司帽一转，闪身到襄王尸首旁探了探，忽然咆哮道：“我早知道是冒充的！一具没有魂魄的臭皮囊怎么会说话呢！是谁？谁在耍本大人？有种的给老子站出来！”

茅无极这时哈哈大笑道：“我说马大人，你心机的确是很深，不过就是智商低了点。这兵符乃是我多年前在宁王墓中拾得，因为是襄王的物品，当时就打算找机会物归原主，如今不仅如愿，更揪出了你这罪魁祸首！”

“是你这王八羔子！”马贵福气道，马步一扎，运气凝神，竟吐出一口浓痰朝着茅无极喷去。

茅无极本来想象着他会使出某些自己没见过的冥界阴术来对付自己，眼看着痰液袭来，有些哭笑不得，忙侧身闪过。那痰液落到了一株吊兰上，噼啪炸

裂开来，吊兰立马开始枯萎，不多时便被腐蚀得只剩一滩浑浊的墨绿色汁液。

这口痰竟然如此厉害，到了人身上还不给烧出一个大洞？茅无极也是暗暗吃惊。

趁着茅无极师徒分神的空当，马贵福眼珠一转，准备拔腿开溜，却被彩蝶拦在身前。

“我和姐姐曾发过誓，杀害我夫君之人，必将之千刀万剐！”彩蝶冷声说道。周围的空气仿佛都结成冰了一般，森寒无比。

马贵福却面色不改，不以为然道：“我现在可是冥界公职人员，娘娘你这小小阴魂可是奈何不了我。”说完头上的阴司帽又是一转，在电光火石间竟然闪身在花室的另一侧，对着错愕的彩蝶得意地直笑。

阿发揉了揉眼睛，惊叹道：“怎么会这么快？”

茅无极沉吟道：“看来那阴司帽是个法宝。你们快去夺下他的帽子，这样他就跑不掉了。”

马贵福狡黠无比，仿佛看穿了茅无极的心思一般，左闪右避，无形无影，头上的阴司帽转得飞快，移位仅在电光火石之间，几个回合下来，已是将阿发和巧云折腾得头晕目眩。

“阿发，云儿，施展攀云步月。”茅无极一声断喝后，阿发和巧云如梦初醒，口念咒决，脚踩法圈，登时动如脱兔，捷如灵猴。这攀云步月步法乃是茅山第三十八代祖师在三清洞中闭关之时，无意中见到一个偷果摘桃的灵猴所悟得，在茅山一脉虽是属于基础法门，但对于追敌逃命，都是上上之选。

马贵福见两人速度陡然之间增加了许多，心中一惊，想要从花室门口逃出去，然而这花室的木门上早已被茅无极封上一道铁锥之符，任他如何冲撞，便都是像撞到了钢铁之上。

攀云步月步法比起马贵福的斗转星移之术还是稍逊一筹，而且极耗灵力，巧云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脑袋转得飞快的她这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花室中央的假山上，当她看到假山底下水池中铺着好几层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后，不禁莞尔一笑，心中生出一计。

“哎哟！”马贵福在花室内到处流窜时，脚下一滑，不小心跌了个大马趴，低头一看，却是一块光滑无比的鹅卵石。

巧云这时已将花室内的每个角落都铺上了鹅卵石，任他马贵福跑得再快，

也免不了会被滑倒。

茅无极赞许地朝着巧云点了点头，彩蝶则是目光忧伤，怔怔地盯着襄王的尸身发呆。

阿发这时小心翼翼地朝着马贵福靠近，马贵福站起身来还想逃，又不小心踩中了一颗长满绿苔的鹅卵石，摔倒在地，只能干巴巴地看着自己被阿发揪着衣领提起来。

“总算抓住你这王八羔子了，你不是跑得很快么，怎么不跑了？哈哈哈！”阿发揩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解气道。

“快把我师哥放出来！”巧云秀拳紧捻，怒目圆睁地望着马贵福道。

马贵福眼皮一翻，撇嘴道：“进了镇魂骨里，就永远也别想出来了。”

阿发手中捏着一圈咒符，拳头闪闪放光，一记老拳就揍了过去，直打得马贵福眼冒金星，质问道：“你放是不放？”

马贵福捂着眼睛求饶道：“好好好，我放我放，你们把这镇魂骨打碎了即可。不过我放了他后，你们也要放我离开！”

“少废话！”阿发一把抢过他护在怀里的镇魂骨，只觉冰寒刺骨，如同捧着一块千年寒冰一般，慌忙扔给了茅无极。“师父，接好！”

茅无极接住了也是冻得难受，差点掉了下来，口中骂道：“你这臭小子，就知道使坏！”旋即捏了个烈炎咒手决，双手顿时变得红通通的，与那层寒气刚好次第相隔。

阿发还在看着茅无极傻笑，这时巧云提醒道：“大师兄，别让他跑了！”阿发转头一看，这马贵福的阴司帽又开始转了起来，忙伸手打算将它摘下，然而那阴司帽仿佛粘在了他头上一般，任凭怎么使劲也是摘不下来。

阿发偏不信这个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拔这树根一样的帽子，直疼得马贵福哇哇大叫，不多时，只听“砰”地一声闷响，如同活塞被拔出了罐口，那帽子终于被拔了出来，露出了马贵福那滑稽的大秃头。出于惯性，阿发手捧着阴司帽往后倒栽了过去，还没站稳，又踩中了一块鹅卵石，一个踉跄竟撞到了襄王尸身上！

第十八章
姻缘前世定

“不要！”彩蝶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惊叫。

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住了，当众人回过神来时，阿发已是人仰马翻地躺倒在地上，一旁的三尸灯也是横倒在地，骤然熄灭，绿莹莹的液体从灯罩中流了出来，发出一阵阵恶臭。

“完了，什么都完了……”彩蝶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说道。

阿发知道自己闯了祸，怔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快拿来吧，你个冒失鬼！”马贵福趁着阿发分神之时，夺回了阴司帽，念了几句阴冥咒语，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幽深混沌的巨大黑洞，阵阵阴风从里面刮出，让人不寒而栗。马贵福想也不想地就钻进了洞里，阿发气恼着准备要跟上去追，却被茅无极给叫住。

“这里面是冥界，你不要命了么？”茅无极说得阿发一阵心悸。

茅无极继续道：“这马贵福身为冥界阴司，虽是个小官，但终归是仙神之体，我们凡人法术是无法除掉他的。人间有人间的法律，阴间有阴间的规矩，他日若有机会见到冥王，我再言明今日之事，让他来定夺。”

冥界之门消失了，整个花室内又恢复了平静。这时茅无极手中的镇魂骨耐不住烈炎的高温，咔嚓一声裂成了两半，无数个流星一般的五彩光斑拖着光弧从镇魂骨中窜出，流散在夜空中盘旋不去，如同深海追尾发光的鱼群，璀璨无比，场面极其壮观。

一阵阵凄怨无比的哀嚎响彻了整个王府上空，摄人心魄，周围山上的猎户都听见了，家家户户都关进了门窗，躲进了被子里瑟瑟发抖。

半山腰的小茅草屋内，一灯如豆，有着白内障的佝偻老妪颤巍巍地走到门口，望着光芒灿烂的王府方向，口中一个劲地呼唤道：“是小玲么，是我家小玲回来了么？”

“老婆子，快回去睡觉！”一个须发花白，目光矍铄的老者将老妪扶进了屋后，望着襄王府的方向若有所思。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巧云听到那些鬼哭狼嚎的叫声直感觉瘆得慌，抓紧了茅无极的手臂。

茅无极凛然道：“看来是那三百个阴魄都被放出来了，因为找不到归途，都盘旋在这襄王府的上空之中。”

正在这时，一抹光弧如同彗星坠地，腾地散出一片轻烟，烟雾朦胧中，出现了阿桓熟悉的身影。

“咦……我怎么……怎么还在这里？”阿桓有些惘然若失道。

茅无极见到爱徒，心头一喜，微笑道：“桓儿，你终于出来了。你如今阴气外散，极为不妥，得赶快跟我们一起回去。”

阿桓这时看到了跌坐在襄王尸身旁满脸绝望的彩蝶，不禁错愕道：“师父，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茅无极看了看阿发，咳嗽了一声，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没了三尸灯的辐照，襄王尸身开始大面积溃烂，露出了森森白骨，臭气熏天。没多时，竟化为了一堆骨粉，随着花室内流窜的阴风飞扬在天际。

彩蝶目光呆滞，伸出手想捧住那堆飞扬的骨粉，但却怎么也捧不住，她扬起伸在空中颤抖的双手，幽幽抑抑地低语道：“夫君，彩蝶连你的尸身都保护不好，是不是很没用？……明月姐……我们努力了几百年……为什么……为什么到头来竟是这样的结果……”

阿桓十分心痛，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飘到了彩蝶身旁的，他扶住彩蝶娇柔的肩膀，瞪着茅无极三人，怨愤道：“你们……你们好狠的心！彩蝶姑娘虽然是阴鬼之身，但她心地却十分善良，她只想和她的夫君在一起，难道这也有错么？为什么要破坏他们！”

茅无极和巧云不禁呆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阿桓发这样大的火，阿发脸上也是挂不住了，结结巴巴道：“师弟……不关师父和巧云的事，是我……是我不小心打翻了三尸灯……”

阿桓猛地转向阿发，目中射火，扬起了拳头便要揍下去。阿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大力袭来，自己根本动弹不得，眼前的师弟阿桓眼眶通红，拳头也在颤抖，似乎正在下着很大的决心。

“如果你觉得揍我一顿能让你舒服些，你就打吧！”阿发闭上了眼睛。

“阿桓，快住手，他是你师哥！”茅无极喊道，抢手一掌将阿桓的魂魄击飞了数寸。

阿桓捂着胸口爬起来，怨毒地看了阿发一眼，咆哮道：“我再也不要看到你！”随后又继续来到了彩蝶身边，全然不顾三人错愕的眼光。

这一刻，对阿桓而言，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了他和彩蝶，这个楚楚可怜的女人。

彩蝶忽然抓着阿桓的手，呆滞地问道：“阿桓公子，我夫君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不对？”

阿桓紧紧搂住彩蝶颤抖的肩膀，痛苦地回道：“彩蝶……他……他真的走了……”

彩蝶紧紧地盯着阿桓，眼中满是晶莹的泪花，只听她轻轻地呢喃道：“阿桓公子，你是好人，真的，谢谢你。你和我一样，什么事都只藏在心里，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就对她说吧！”

阿桓不知道彩蝶为什么要忽然说出这番话，但见怀中的她倾城的容貌中竟是挂着祝福的笑靥，仿佛释然了所有苦痛与思念。

彩蝶轻抚着阿桓泪痕未干的面颊，喃喃道：“阿桓公子，你知道么，你和他真的好像……尤其是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神……”旋即又叹了口气，说道：“但你终究不是他……”

阿桓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倒是很羡慕他，能娶到你这样的红颜知己，夫复何求。”

“谢谢你……谢谢你……”彩蝶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浑身阴力激荡，将阿桓震开老远，随后张开双爪，凶光毕露地朝着茅无极扑过来。

茅无极不知道彩蝶为何突然发难，吃了一大惊，这红磷阴魄的实力他早已见识过，当下不敢怠慢，忙取出了桃木剑准备挥剑格挡。

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彩蝶并没有变招，竟然径直撞向茅无极的桃木剑中，让法剑穿破了自己的胸膛！

彩蝶痛苦地浑身抽搐，眼中黯然失色，脸上却是带着轻松释然的微笑。

茅无极恍然大悟道：“你……你是故意想寻死的……”

阿桓像发了疯一般地冲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彩蝶，哭道：“彩蝶，你为什

么这么傻，为什么？！你本可以去轮回转世的……”

彩蝶强忍着胸口的痛苦，苦笑道：“因为有夫君，我才苦苦支撑到了现在。现在夫君没有了，我一人终日躲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宫内，又有什么意思？轮回转世，哪怕能与他化作一对牛马，或是猫狗，我也愿意，可是已经不可能再遇到他了……”

阿桓捧着彩蝶黯然失色的脸，伊人依旧，泪眼蒙胧中，他忽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样的场景曾几何时也曾发生过，在梦里？在现实？脑海中仿佛某种遥远的记忆瞬间洞开一般，他忽然轻唤了一声：“雪儿，我爱你……”

话刚出口，两人同时一惊，阿桓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番莫名其妙的话，但总感觉什么东西一直在召唤着自己一般，从潜意识里不由自主地便说出来了。

彩蝶两片香唇颤抖着，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用尽力气追问道：“你方才唤我什么？”

“我……叫你雪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叫……”阿桓也是显得错愕万分。

彩蝶的伤口仍在汩汩地喷着绿色血浆，她喘着粗气说道：“雪儿……是我的艺名……只有他才知道的……”

阿发和巧云不禁惊呆了，这阿桓今天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会这样奇怪？

“嘘……不要说话……”阿桓见彩蝶十分辛苦，神色忧伤地在她额间亲吻了一下。

这一吻，恍然若梦，一如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感觉，那样青涩，那样羞敛。她仿佛又再次回到了那个碧光粼粼的西湖边，那个白衣胜雪的翩翩公子将浑身湿漉漉的她救起……

彩蝶怔怔地看着阿桓那双忧郁的双眸，身子开始变得若隐若现：“你和他……真的好像……”

彩蝶最终还是消失掉了，化作万千萤火虫一般优美地飞走了。她或许本来就是个天使，悄然而来，最后又悄然而去，没有人会记得她那雨落花开的脚步，但他对她却一直铭刻于心。

阿桓仍是保持着搂抱着彩蝶的姿势，泪水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扑直落。茅无极三人没有去打扰他，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良久，阿桓面色呆滞，嘴里喃喃地念道："一季秋雨一山红，一轮明月一孤舟。一颦一笑一珠泪，一缕相思一场空……"

"师父，师哥他在念什么？"巧云红肿着眼睛问道。经历了彩蝶的悲情故事，巧云觉得心中十分难受，堵得慌。为什么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难道自己也会是同样的结局么？她想起了自己日思夜念的云中子，心中更是疼痛。

茅无极叹了口气："这诗应该只有他和彩蝶能明白吧……"随后，茅无极又在手中掐算了一阵，皱眉道："时间所剩不多了，云儿，之前让你准备的宝瓶可还在身上？"

巧云点了点头，从包袱里取出一个白瓷宝瓶，在耳边轻轻摇动了几下，递给了茅无极。

茅无极念了一段咒语，旋即喝道："收！"

语毕，阿桓的魂魄便如同轻叶一般飘进了宝瓶之中。这宝瓶内装的是正午时分摘下的五谷，可镇住躁动的魂魄，使之不受鸡鸣狗吠等牲畜的惊扰。

阿发看着宝瓶，摇了摇头说道："我看师弟八成是爱上那个彩蝶姑娘了。"说罢又转头看了一眼巧云，巧云却低着头不肯说话。

茅无极封住了瓶口，解释道："桓儿爱上她，是命中注定的，是他轮回了几世，必须要面对的情劫。"

阿发和巧云同时大惊，问道："轮回……师父你是说……"

茅无极的回答证实了两人的猜想："没错，阿桓便是襄王的转世，四百多年了，至少也转了五六世了。"

"难怪……难怪师哥会愿意为她付出生命……"巧云忽然眼中一亮，问道："师父，其实你早就知道师哥是襄王转世了吧？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

茅无极沉吟道："生死轮回，因果循环，生生不息。万物自有其缘法，为师收阿桓为徒是缘，阿桓与你闯入襄王府是缘，阿桓魂魄离体是缘，阿桓爱上彩蝶，亦是缘。缘生缘灭，冥冥中自有定数，不是为师所能左右的，为师也只是顺应天意行事。"

阿发恍然大悟，有些悻悻道："难怪师父你要派阿桓和巧云去襄王府查探，却把我丢在黑水镇里找那个汪老鬼，这也是缘。"

茅无极微微颔首："桓儿命中犯金，今生必有情劫，这一点我在收养他时就看出来了。襄王之所以轮回几世，也是为了借阿桓之身来找到这襄王府中见到

彩蝶。虽然在轮回之时便已洗去了前尘记忆，但如果天机成熟，部分前尘记忆就会被唤醒，正如阿桓知道彩蝶小名叫雪儿一样。”

阿发了解了事情始末，不无懊悔道：“唉，我将三尸灯弄倒，间接成了彩蝶自尽的凶手，师弟他一定都恨死我了。”

茅无极笑着拍了拍阿发的肩膀，道：“魂魄的记忆都是短暂的，待魂体归一后，这些记忆就会消失掉，阿桓的真实记忆应该还停留在之前在地窖内魂魄离体的那一瞬间，这和转世前喝孟婆汤消除前世记忆是一个道理。所以不用太担心了。”

听到茅无极这么一说，阿发才吃了颗定心丸，接着开心地问道：“那师父，我们现在就回去让师弟魂体归一吧！”

茅无极摆了摆手道：“你和云儿先出去，为师要做法超度这里的亡魂，化去这襄王府的戾气。”

阿发和巧云出了襄王府，一道道柔和的阳光破晓而出，才知道已是到了清晨。树林里鸟虫啁鸣，土木清润，一片祥和温暖之意。

“咦，师父怎么还不出来？”等了半晌，巧云有些担心地问道。

阿发嘿嘿一笑：“师父他老人家神通广大，还轮得到咱们来操心么？”话刚落音，他眼角一笑，朝着王府的墙头上一指：“这不，已经来了！”

果然，一个迅捷的身影左突右跳，不多时便来到了王府正门的院墙上，又不费吹灰之力地轻跃在了两人身旁。

“师父！”巧云惊喜地叫出声来。

茅无极也不多言，催促道：“快走，我刚做法超度了亡魂，戾气尽散，现在王府之中没有了阴力的维持，沉朽的木桩决计是支撑不住的，马上就要坍塌了。”

三人一路小跑，王府眼看着渐行渐远，一声惊天巨响传来，如同晴空里响了一声惊雷，巍峨浩荡的襄王府轰然倒塌，所有的一切，全都化为了一堆废墟。

第十九章
天师还魂术

茅无极见巧云望着襄王府上空的袅袅烟尘，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不禁问道："云儿，怎么了？"

巧云摇了摇头，叹息道："不知道……我心里好难受……彩蝶她好可怜……"

茅无极若有所思道："一朝顿醒当年梦，方知恩爱转头空。这彩蝶和襄王本已缘尽，过分强求只会种下无穷祸端，世人往往明知道是苦，为何仍像飞蛾扑火似地去追呢，唉……"

阿发凑过来一笑："最起码她魂飞魄散前见到了襄王呀，这样也算是了结了心愿了，虽死无憾啊！不过话说回来，这彩蝶姑娘倒还真是个至情至性的女子，要是能娶到这样的女子，就是让我死一百次我也愿意啊！"

巧云被逗乐了，破涕为笑道："你啊！就别再痴人说梦了，彩蝶要是肯嫁给你，除非鸟在水里游，鱼在天上飞了！"

阿发瞥了巧云一眼，揶揄道："小师妹又在损你师哥了，如果真是找不到啊，我看找你也挺好的，哈哈哈……"

巧云俏脸一红，拉着茅无极告状道："师父师父，你看看大师哥呀，他又欺负我了！"

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说道："皮又痒痒了是不？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休得再胡闹！"

阿发一愣："不是已经找到师弟的魂魄了么，还有什么事啊？"

茅无极朝着巧云手中的白瓷瓶努了努嘴，说道："这瓶子里所装的只是桓儿的命魂，另有一魂六魄游荡在外，我们需要将它们全部收集齐了才能让桓儿醒过来。"

巧云咂舌道："呀！咱们找其中一魂都这样困难了，要收集全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茅无极笑了笑，说道："命魂乃是人体的主魂，主管生机血脉，有了它的感召，其他魂魄便都会依附左右，咱们找起来便是事半功倍了。"随后无名指与拇指轻轻一捏，算了一算，沉吟道："还剩下两炷香的时间，看来咱们得分头行动了。巧云你和阿发去找六魄，为师去抓桓儿游荡在外的地魂回来。"

"好！该怎样去找？"

茅无极捋须道："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魂为人形，魄则动物形态。七魄名为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意指喜、怒、哀、惧、爱、恶、欲，桓儿目前仅余'非毒'一魄，你们需要根据他的自身性格与平日里的喜好找到其余六魄。"

阿发挠头道："师父啊，这天下这么大，我们要去找不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吗？"

茅无极倒也不恼，解释道："命魂消散前，七魄不会离它太远。如果为师推断没错的话，它们现在应该就在黑水镇之中，你们带着桓儿的命魂去镇上找找看。"

"好了，知道了！巧云，咱们赶时间，快走！"阿发说着急忙拉着巧云的手往黑水镇的方向跑去。

茅无极见他急着性子也是因为担心着阿桓的安全，情有可原，没去责怪，只是远远地叮嘱道："一路小心，午时准时在客栈见，千万别忘记了！"

"好了，知道了！"阿发头也不回地说道，随后冲着巧云一笑："我看师父真是老了，总像个老太婆似地唠唠叨叨的……"

"你当为师耳聋听不见还是怎么着？又想挨锤子了吧！"

"没没没……"

话还没说完，阿发和巧云的身影已经一溜烟消失在了灰鹰山下。

一路上，巧云影影罩罩中似乎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有点像是女子的啼哭，悲悲戚戚，听得人是肝肠寸断，可当巧云回过头要去找那声音的出处时，那声音又攸地消失不见了。想起在襄王府内的遭遇，巧云不禁感到背脊有些微微发凉。

到了黑水镇外的树林子里，巧云终于忍不住了，问着身边的阿发："大师哥，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有点像……女人的哭声！"

阿发吓了一大跳，左右看了一下，小声道："现在师父没在，你可别吓我啊！"

"是真的呢！刚刚都还听见了的！"

这时，又是一阵凄凄婉婉的啼哭声幽幽传了过来，两人一个激灵，循着声音一望，却见一只通体红色的喜鹊正站在杉树枝头，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们。

“咦，奇怪，从来都没见过红色的喜鹊，就像是……像血一样……”巧云疑惑道。

刚说完，那喜鹊又是一阵啼鸣，声音起伏有序，十分哀楚，宛若姑娘家的啼哭和哀叹。

阿发也是想不通：“喜鹊被古人尊为圣贤鸟，都是因为声音喜庆，象征快乐幸福所起，这只喜鹊怎么就知道哭，跟死了亲娘似的……”

“先不管它，我们还是快点回黑水镇办正事要紧！”巧云拉着阿发催促道。

阿发这一路上都被巧云牵着手，肌肤相碰，面红心跳，手心都是汗，这下又被牵住，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当下也不再去看那怪鸟，开开心心地和巧云并肩而行。

那红喜鹊仿佛颇有灵性，竟跟了两人一路，快到了城关时，阿发终于受不了那哀伤的叫声了，不断地朝那喜鹊扔石子想要赶走它，却都被它灵巧躲过。

“它不会是饿了吧？”巧云猜测道。

“它饿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像是毛毛虫么？”阿发又是随手一扔，这下竟歪打正着丢中了那喜鹊，那喜鹊一阵尖叫使劲扑扇着翅膀飞出老高，两根羽毛飘然落地。

阿发得意道：“哈哈哈，看你这死鸟还敢不敢跟来！”随后又朝着巧云卖弄地使了个眼神。

哪知那红喜鹊被激怒后，竟不顾一切地俯冲下来，围在阿发头上啄个不停，疼得阿发哇哇大叫，手足舞蹈却又抓不住它。

巧云掩面一笑：“嘻嘻，大师哥这下遭报应了吧？”

阿发边跑边躲道：“小师妹，你不救你师哥我，还在这说风凉话，有没有搞错啊？”

“咦……”巧云望着那喜鹊，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脑中霍地一亮。

“收！”一声娇斥声过后，阿发感觉自己的柿子头上忽然清静了，抬头一看，那喜鹊竟化为一道红光被收进了巧云手中的白色瓷瓶里。

“果然如此，就是它了！”巧云一脸快慰。

“这是怎么回事？”阿发简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巧云扑哧笑道："你不记得啦？师父说过人的七魄乃是动物形态，这喜鹊无故悲啼，而且又爱捉弄你，这不是和阿桓很像么？我想应该就是他的七魄之一，主管哀思的'雀阴'无疑了！"

阿发哭丧着脸道："那……那你也得快点下手吧！你看我这满头包的，怎么出去见人啊……"

"嘻嘻，我倒感觉你这样子比以前帅气了不少呢！"

"此话当真？"阿发得到了巧云的夸赞，愁容一转，倒开始爱上自己这副容貌了。

两人到了黑水镇已经是辰时了。从山里来镇上赶集的钿户果农都起得倍儿早，只希望能来占个当街的好位置，多卖出点农货挣几个银元。两人走到街上时，已是小商小贩鳞次栉比，行人往来如织了。

不知哪来的一个满脸横肉的猪肉贩子忽然破口大骂："哪个王八羔子的偷了老子的猪肉了，刚切好的里脊肉眨眼就不见了，真他奶奶的混蛋！"

旁边的几个卖菜小贩见他面相凶狠，不断挥舞着杀猪刀，生怕殃及池鱼，赶紧收拾了摊位换了地方。

对这种骂街的阿发和巧云见得太多了，两人也没怎么太理会，这时巧云忽然看到在杀猪佬旁边的巷子口里，竟有一只虎头虎脑的棕毛小狗，此刻嘴里正衔着一大块色泽饱满的鲜肉摇着尾巴望着她。

"看来咱们抓住那偷里脊肉的偷儿了！"巧云冲着阿发神秘一笑。

"喂，这位大叔，你的里脊肉在那儿呐！"巧云指着那只小狗，走到猪肉佬身旁，善意地提醒道。

杀猪佬回头一望，脸上横肉挤作了一团，气呼呼道："哪来的女娃子，一大早地拿老子寻开心，走开走开走开！"

阿发朝着巧云使了使颜色，打趣道："我说这傻大个儿八成是眼瞎了，站在旁边他还看不见！"

棕毛小狗三两下就将里脊肉给吞吃了下去，得意地朝着巧云和阿发一个劲地直吐舌头。

"好可爱的小狗狗喔！"巧云笑眯眯地将它搂在怀中，任凭它舔舐着自己娇艳欲滴的脸蛋。

巧云像逗孩子似地问道："小狗狗，你们家主人在哪呢，怎么把你一个人扔

在这呀？”

“你和这畜生说话，它怎么可能听得懂嘛！”阿发调笑道，他也是伸出手想要逗它一逗。哪知手还没伸过去，小狗就已经开始愤怒地冲他低嚎了起来。

“噗……大师兄，它好像不太喜欢你喔！”

阿发撇嘴骂道：“这小畜生，狗小鬼大，见着美女就吐舌头，老子想摸一下都不行！”

这时两人身边路过一个提着菜篮的矮胖老大妈，用十分奇怪的眼光上下打量了巧云和阿发一眼，看得两人是一头雾水。

“巧云，你看这狗……”阿发忽然张大了嘴巴提醒道。

巧云低头一看，只见怀中的小棕狗正在咬开了自己胸口的衣襟，一只小脑袋陶醉地钻进了自己肉团团的胸脯里探视。

“呀！”巧云忙将它扔了下来，红通着脸赶紧扣好了衣襟。

阿发揶揄道：“看来这小畜生还是只色狗啊，就是不知道它刚才看到了没……”

“师哥，你……”巧云娇啐一口，气得狠狠地捶了阿发几下，逗得他哈哈直笑。

那棕毛小狗下地后，开始欢愉地在大街上来回狂奔了起来，时而咬咬东家的梁柱，时而闻闻西家的大门，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自个儿玩得好不快活。

阿发和巧云两人却全然没有它那般好兴致，两人正犯愁着该如何去找余下的五魄。

“驾！驾！”大街上一阵马蹄达达，镇上不知哪位富户又坐在自家的马车出城游玩了，车头的马夫鞭子挥得很急，两撇八字胡一上一下，十分神气。街上的行人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路，而那只精力旺盛的小棕狗却是后知后觉，依然在路中央来回打滚耍完，全然没发现近在咫尺的危险。

“呀！不好！”巧云不忍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狗狗命丧马蹄，不禁侧过了头去。

马蹄声过后，两人却惊异地发现那小狗依然自顾自地在地上打滚，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阿发也是错愕万分：“那马蹄子竟然从它身子里穿过去了，像没踩着似的。”

巧云这时联想到之前那屠夫对它视若不见的神情，不禁面露喜色：“看来它是以灵体形式的存在，旁人都看不见它，我且试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五魄之一。”

巧云做了法决，那活泼好动的小狗一阵狂吠，竟化作一抹橙光收入了白瓷瓶之中。

巧云摇了摇白瓷瓶，笑道："果然是了，它便是七魄中的'尸狗'，执管人身的欢喜笑颜，难怪它一直玩得这样开心呢！"

巧云和阿发与阿桓相处十几年，彼此之间早已是知根知底，凭着对他喜恶的了解，又接连抓到了除秽、伏矢、吞贼三魄，最后仅余下了司职欲望的'臭肺'一魄游荡在外，两人就差将这黑水镇给翻个底朝天了，楞是找不到丝毫可疑的踪影。

巧云抬头看了看天色，忧愁道："马上便要到午时了，这可怎么办呀？"

阿发存心想在小师妹面前表现一番，当下拍着胸脯道："放心吧，包在你师哥身上！"

两人也不知道穿过了几个巷口，忽然感觉到空气中飘来一股浓烈的酸臭味，闻之欲呕。

"什么味儿，真难闻！"巧云捂着鼻子说道。

阿发皱着眉头边走边嗅，一本正经道："依你师哥我的推断，应该是猪粪！"

巧云嗔笑道："好啦好啦！这还用推断吗？傻子都看到了。"

阿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一处猪圈旁。猪圈里拴着一头肥硕的老母猪，此刻正埋着脑袋拼命地拱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泔水。

巧云受不了这里的气味，拉了拉阿发的衣袖，催促他赶快离开。

阿发眼珠子一转，却是忽然一拍手，喜道："啊哈！我知道了，最后一魄名为'臭肺'，你看这猪圈里有这么臭，应该就是这头母猪了！"

巧云将信将疑道："你……确定吗？"

阿发肯定道："那当然，阿桓那小子晚上睡觉还不是就跟个猪一样，打猪扒鼾！"说着便凑到猪圈的栅栏旁，笑嘻嘻地对着母猪说道："阿桓老弟，这泔水好不好吃啊？"

那老母猪听到人声，猛地一抬头，甩了阿发一脸泔水，酸臭无比，狼狈不堪。

"啊……师哥，你没事吧？噗……"巧云本来是出于关心，一看到阿发那触了霉头的样儿，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你个臭小子，连你师哥都敢捉弄！"阿发干呕了一阵，爬上栅栏就要去捉那母猪。母猪受惊哼唧哼唧的直叫唤，在猪圈里冲来撞去，稻草猪粪四处飞，

弄得狼藉不堪。

巧云有些哭笑不得:“师哥,好了啦,瓷瓶都没反映呢,我看你八成是弄错了。”

“是哪个天杀的在外面又吵又闹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屋主谢大婶患了点风寒,本来正在家休息,心情烦躁得紧,听到猪圈有响动慌忙赶了过来。这谢大婶可是黑水镇出了名的长舌妇,平日里说长道短,吵起架骂起街来能杠上个一天一夜,老实人见了避之如瘟疫,生怕无故遭了灾挨了骂。

阿发听到谢大婶骂骂喋喋地跑过来了,正在慌慌张张地爬栅栏准备逃跑,却被谢大婶用一个当柴禾烧的木头桩子给扔在了脑门上,砰砰直响。

“好你个偷儿,敢到姑奶奶这里来偷东西,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爹娘生了你个畜生娃儿,有手有脚不好好做事,专偷良家妇女的东西,你还算是个人吗?”

阿发被骂得脸红燥热,却又没有还口的余地,拉着巧云灰溜溜地拔腿就跑。

身后的谢大婶仍在咒骂:“还跑,快给我站住!我要把你押到马队长那儿,让他给你点颜色尝尝……”

直到跑开了老远,阿发才停了下来,气喘吁吁道:“好险!这婆娘还真是个六月里的干辣椒,光见着就上火!我都插不上嘴呢。”

巧云捋了捋垂在耳畔的一缕秀发,笑道:“嘻嘻,看我不把这事儿告诉师父去!”

“别,别,千万别……这泔水味儿让我三天都不想吃饭,你还嫌我还不够倒霉啊?”

巧云看着他一脸狼狈样儿,心中一乐,又是一阵嬉笑。

眼看着太阳越升越高,两人靠在城关的院墙上,眉毛越皱越深,脑子也是越转越快。

“喂,师哥,我问你个事啊,你可要老实回答!”

“什么事?小师妹但说无妨。”

巧云一双明眸望着苍穹,沉思道:“这七魄之一的‘臭肺’主管人的欲望,你说说看,你们男人如果有了欲望,一般会去什么地方呢?”

“这个嘛……”阿发邪恶一笑,缓缓说道:“当然是去逛窑子啰!”

“窑子?这是什么地方?”巧云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道。

“这窑子嘛，就是男人经常去的地方……”

巧云听阿发讲得是云山雾罩的，不禁跺脚道：“这不是废话吗？！哎呀，大师兄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人家啦！”

“就是……就是妓院！”阿发说完还不忘偷瞄一眼巧云脸上的表情。

巧云先是一愣，随后脸上晕红流霞，像是傍晚天际的火烧云，只见她背过身去，气呼呼道：“你别胡说八道了，二师哥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阿发挺着胸脯，神气道：“到底你是男人，还是我是男人？我现在就去抓那个色小子，来不来随你的便。”

巧云一撇嘴，心里头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见阿发渐渐走远，也只得跟了上去。

窑子在民国时期是妓院的婉称，也是各大城市街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嫖客多为一些穷书生，小混混等没有固定对象，只想寻求一时之快的市井草民，也有生活糜烂，浪荡不羁的富家公子哥儿。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甚至设立了“公娼”，号召男子们没事儿就多逛逛窑子，借此为国家募集财富，一时间嫖风日盛，席卷了整个中国的封建朝代。

黑水镇的窑子馆本来是设在正街，但这巴掌大点的地方，人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家的男人今天逛了窑子，明儿个就会七说八传地溜进了他媳妇儿的耳中。媳妇们天天进来抓男人，弄得很是尴尬，窑子也就渐渐办不下去了，只得迁徙到一处隐蔽的城郊，白天都是大门紧闭，偷偷掩掩地不敢张扬，到了晚上才打开门来让姑娘们出来拉客做生意。

阿发为了找到这家窑子，一连问了好些人，女儿家稍微保守点的刚听到脸就红得跟番茄似的，遇上性子烈的就直接朝阿发开骂了，男人们虽然知道，却也都在装正经，只是冲他笑笑都不愿意说，直到阿发给许下了一枚袁大头才将地址给套了出来。

这黑水镇的窑子乍看之下与普通的院落没有多大差异，只是窗棂门沿多了几许花哨的色彩。此刻窑子还没打开门来做生意，窑姐们晚上使出浑身解数，都是十分疲倦，白天也大都在屋里头补觉，阿发敲了好一阵也没个人来应声。

阿发这时发现门只是象征性的虚掩着，并没有合上门栓子，便轻轻推开了一角，一股刺鼻的胭脂水粉味儿立马扑鼻而来。

阿发冲着巧云诡秘一笑，道：“小师妹，我们进去看看吧，阿桓那小子说不

定就在里面。”

巧云本来就不高兴来这，白了阿发一眼，背过身去，嗔道：“这里这么偏僻，阿桓怎么可能会来嘛！我看倒是你自己想来吧？人家才不要进去！”

阿发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那你在这里等我出来，千万不要乱跑喔，我进去找找便出来！”

“喂，你真要去啊……”巧云话刚出口，却发现阿发早已急不可耐地猫着腰钻了进去，脸上一阵潮红，心中更是生气。

窑子里粉香扑鼻，到处挂着姿态各异的春宫图，尺度咋舌，栩栩如生，看得阿发是一阵燥热心跳，都快要忘记自己要来这里干什么了。也不知在里头逛了多久，阿发来到了一处天井，这里十分空旷，到处长满了青苔，在天井左翼有一间大木房，不断有潺潺的戏水声和女子娇柔的调笑声从里头传出来。

阿发心头一阵兴奋，用手指蘸了点口水，在油纸窗上点开一个破洞，眯着眼凑过去观瞧起来。

房间内水汽氤氲，正中央是一方热气腾腾的水池，十几个身姿曼妙的姑娘正赤裸着身子在水池里搓澡耍玩，一对对饱满圆润的乳峰如同公鸡打鸣般高傲地挺立着，勾人心魄，水池外的长竹凳上则散乱地放着姑娘家的肚兜和底裤等衣物。

一股股女子身上独特的皂香如同烈酒般从窗孔中涌出来，让阿发头脑大热，神情恍惚，只感到裤裆里一阵不安分的躁动，不禁用手轻轻地搓揉了起来。

正在阿发垂涎欲滴，全身快要膨胀之时，他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极不规律的聒噪声从房顶上传来。阿发十分不高兴，抬眼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败他的兴时，却发现是一只手足舞蹈的金毛猴子。

那猴子此刻正趴在天窗上偷窥着水池里的赤莺裸燕，浑身金毛倒竖，时而拍手鼓掌，时而原地转圈，显得极是兴奋快活。

“好一只色猴，竟然偷看姑娘家洗澡，真是禽兽不如。”阿发刚说完，却发现这骂得无异于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禁哈哈一笑，继续偷窥着浴室中的春情起来。

“啪！”房顶上一片瓦片不偏不倚地砸落在阿发的脑门上，裂成了两半，又掉落在地上。

阿发刚抬头往上看，又是几片飞瓦掉落了下来，声音清脆无比。

正在沐浴的窑姐们显然是听到了，都停止了嬉戏，双眼齐刷刷望向了窗外。

“大姐，外面好像有个人影！”

“是呀，我也看到了！”

“小桃，你出去看看是谁。”

阿发眼见着小桃走了出来，吓了一大跳，知道是躲避不及了，便从石阶上三两下就逃上了房顶，气呼呼地盯着那只金毛猴子，骂道：“都是你这只色猴搞的鬼，看我不好好修理你！”

正骂着，阿发别在裤腰带上的白瓷瓶忽然有了感应，开始莹莹放光了起来。

“咦……”阿发迟疑了一阵，心念一动，寻思道：“唔……莫非这色猴便是阿桓的七魄之一的‘臭肺’了？”

这时用浴布草草遮盖着身体的小桃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环视了一圈没看到人，骂骂喋喋了一阵，又进到屋里和姐妹们闹做了一团。

阿发小心翼翼地爬到那金毛猴子身旁，生怕声响太大惊扰住了它，要知道猴子行动迅捷，跑掉了要追回来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眼看就要到了天窗旁边，阿发不小心碰掉了一片砖瓦，金毛猴子警觉地向后一望，看到一个面相憨傻的男子正笑嘻嘻地拿着一个奇怪的白瓶子对着自己，仿佛知道他要做什么似的，慌忙要爬上烟囱逃走，哪知身子却仿佛不听使唤般，晃晃悠悠地化为一道金光被吸进了白瓶之中。

阿发趴在天窗口，得意地摇头晃脑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小子也有栽在我手上的一天，哈哈哈！”

阿发得意忘形，收好了瓷瓶想要站起身来，却没留意到身体早已在这倾斜的屋檐上失去重心，脚下的瓦片一松，双手抓了空，便如同一个皮球般从天窗上垂直跌落了下去。

这天窗在浴池的最上方，阿发直接掉进了满是肥皂泡香喷喷的浴水之中，水花如同天鹅展翅般，直溅了两三尺高。赤身裸体的窑姐们见一个大男人从空中掉了下来，不知是怎么回事，纷纷尖叫着，用手遮挡着胸口起身要逃出去，场面一片混乱。

身为大姐的牡丹今年三十有五，是这群窑姐中资历最深的一个了，也是这家窑子馆的老鸨，短暂的惊诧之后，他看着阿发那虎头虎脑的样子，心中便知道是个傻汉子，只见她忽然眉目一竖，怒道：“好一个窃玉偷香的贼汉子，想不

花钱来老娘这里吃白食么？姐妹们，给我打！”

阿发眼角都是肥皂沫，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圈圈花拳绣腿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整个浴室里顿时回荡着阿发淫荡猥琐的惨叫……

太阳越升越高，眼看着就要到了午时了，巧云焦急地来回踱步，心想着这马大哈不会在里面出了什么事儿了吧，怎的还不出来？正在兀自寻思着，窑子馆的大木门忽然被推了开来，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人被四五个妖艳的窑姐像倒垃圾一样给扔了出来。

巧云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男人，不是自己的大师哥阿发又是谁？

“呀，大师哥，你怎么了？”巧云慌忙扶起他，关切地问道。

老鸨牡丹这时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撇嘴道：“哟，这位小姑娘，看来你和他认识吧？你来评评理，他偷看咱们家女儿们洗澡，又打碎了房檐上的砖瓦，真是气死人了，你别看咱们家都是出来卖的，但做人有做人的规矩，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好好的黄花大闺女给他占了便宜，不给我们点补偿的话，我可没法向我那帮女儿们交代呢！”

“啊！大师哥你……竟然偷看人家洗澡……真是……哼！”巧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忙推开了身边的阿发，背过身去生闷气。

“这，我也不是故意的，还不是为了抓阿桓那个色小子？”阿发说罢作势将别在腰间的白瓷瓶一抖，将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

巧云讶然道：“……你是说，你找到二师兄了？”

“那当然！为了他，我可是没少遭罪呢，你还怪我，唉，这年头好人难做啊……”阿发说完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其实方才在浴池里挨的那顿打他也没亏，与其说是虐待，不如说是享受，趁着混乱，他在一个个赤裸的玉体间左抓抓右摸摸，舌战群乳，没少揩油。

“对不起嘛，好师哥，是我误会你了，嘻嘻。”巧云不好意思地说道，苦瓜变笑颜。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地份上，师哥原谅你了！”阿发搂着巧云的肩膀，嘿嘿笑道。

老鸨牡丹这时拧着阿发的耳朵骂道：“喂喂喂，老娘可没功夫听你们小俩口在这卿卿我我，快点赔钱，否则就要留在老娘这里做一个月的苦工！”

阿发吃疼，忙推开了牡丹的手，嘀咕道：“钱钱钱，就知道钱，前世钱冤啊！”

说罢从胸口的荷包里摸出了三块袁大头，递到了牡丹手上，气呼呼道："拿去！当老子没钱还是咋的！"

牡丹一看到亮琤琤的银元，眼睛都发直了，忙捏在耳边吹了几口气，声音清脆回旋，是真的无误了，心里便像倒了蜜罐子一样，笑眯眯道："哟，这位大爷果然是个大方的主，打瞧见您第一眼呐，我就知道您肯定是个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会吃白食呢，对吧，嘿嘿，方才不过是和您开的一个小玩笑，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虽然知道是恭维的话，但阿发听得是飘飘欲仙，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便又从胸口摸出一枚袁大头，神气道："这钱拿去给你这的姑娘们多买点吃的，下次见着大爷可别认错了！"

巧云拍了阿发一下，忙小声提醒道："喂，你搞什么呀，这可是咱们路上的盘缠，你不怕师父收拾你啊！"

阿发不以为然道："汪镇长不是说过么，在黑水镇的饮食起居都记在他账上，咱们不用花钱的，更何况多用几个银锞子师父他老人家哪会知道，你替师哥保密就是了，嘿嘿。"

站在门口的几个窑姐看到阿发这样大方都是喜形于色，牡丹也是笑逐颜开，生怕阿发反悔，忙将银元塞进了乳沟间的小布袋里，随后挽着阿发的手笑道："哎哟哟，我牡丹今天真是出门遇贵人了，下次您要是过来的话，咱们这的姑娘们随便您挑，包准将您伺候得服服帖帖的！"

阿发色迷迷地看了一眼牡丹饱满的乳沟，笑道："真的么？你说话可要算数。"

"你再不走，我可走啦！"巧云实在看不下去了，白了阿发一眼，赌着气跑开了。

"啧啧，看来你家小情人吃醋啦，还不快去追呀？"牡丹揶揄道，身后的莺莺燕燕也跟着笑作一团。

"喂，小师妹，等等啊！"阿发虽然心中对这春情毕露的窑子仍有不舍，也只得追了上去。

茅无极早已在客栈门口等候多时，此刻看到巧云和阿发一前一后地跑过来，不禁皱眉道："怎么去了这么久？再晚一点就要误事了。"

巧云白了一眼阿发，告状道："哼，还不是因为大师兄，他非要去窑……"然而，其中的'子'字还没说完，便被慌乱的阿发捂住了嘴，连连冲着巧云挤

眉弄眼地使眼色示意。

茅无极瞪眼道："发儿，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阿发一听忙摆手赔笑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小师妹刚才是和您闹着玩儿的……在找这六魄的过程中，我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呢！"

"哦，真的么？六魄可都找齐了？"

"全在这了！我办事，师父您大可放心，哈哈哈！"阿发得意地晃了晃别在裤腰带上的白瓷瓶，笑道。

茅无极微微点了点头，说道："别废话了，赶紧带到桓儿的房间去，为师要作法还魂。"

见师父走进了客栈，巧云冲着阿发嘟嘴道："大师兄，你下次要是再去那些烟花之地，人家可一定要告诉师父了，哼！"

阿发表面笑呵呵地点头答应，心中却在犯嘀咕："阿桓那小子去了你就不说，我就去这一回就被你揪住辫子了，可不待这样欺负人的啊！"

进到了房间内，王掌柜正在木龛前来回踱步，神情有些急躁，看到了茅无极师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我说茅道长啊，你们可算回来了，这第五炷香眼看就要烧过芯啦！"

茅无极见王掌柜眼圈发黑，神思疲倦，知道他必定是昨夜一宿未睡，微微一笑，感激道："王掌柜，可真辛苦您了！"

王掌柜一脸皱纹都舒展开了，摆手道："不碍事不碍事，我害道长无辜受牢狱之灾，实在是心中有愧，这点小事就算是对我过错的弥补吧！"说罢拱手道别，合上了房门，好让茅无极能心无旁骛地作法救人。

巧云看着躺在床上浑身僵硬，面色发黑的阿桓肉身，一股子酸楚劲儿再度涌上心头，她沉声问到："师父，二师哥的地魂您应该已经找到了吧？"

茅无极颔首道："那是自然，少了三魂七魄中的任何一魂，任意一魄，还魂秘术都是无法成功的。"

"那他的地魂在哪呀？"巧云好奇道。

茅无极捋须笑道："他此刻便在你脚下。"

"啊？"巧云又是低头又是抬脚，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大惑不解道："什么都没有啊。"

阿发揶揄道："没想到师父您也爱说笑啊，不过这笑话可真有点冷呢……"

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一天到晚没个正经，你们再仔细看看！"

巧云细看了一阵，发现地上自己的影子边，竟多出了一个高大的黑影，按站姿和位置来看，这黑影显然不是茅无极和阿发的。

巧云惊叫出声来："呀，地上多出了一个影子耶！"

茅无极微笑道："地魂又称影魂，正所谓无光不成影，无影不成相。天魂主光，地魂则是天魂的光照射在人命魂之上所形成的影子。有了桓儿命魂与天魂的指引，找到这影魂便是易事一件了。"

此时木龛上的最后一炷香上的火星子已经熄灭，茅无极催促道："云儿，发儿，你们出去守在门口，没有为师的允许谁也不准进来，为师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来做法。"

"是，师父！"阿发和巧云应声出了门。

约莫到了接近未时的时候，茅无极拿着毛巾边擦着汗边走了出来，脸上带着释然的轻松与愉悦。

"怎么样了师父，阿桓醒过来没有？"阿发和巧云争先恐后地问道。

茅无极也不看他们俩，径直走了出去，口中说道："你们自己进去看看便知道了，为师还要去汪镇长家一趟，来了这些日子都未曾去拜访，实在是有失礼数。"

阿发挤眼一笑："小师妹，看师父这么说，师弟肯定是已经醒过来了，走，咱们进去瞧瞧！"

两人进去后，发现阿桓此刻仍是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但气色红润，印堂饱满，呼吸匀畅，已是与之前的僵死模样判若两人。

巧云坐在床头，轻轻摇晃着阿桓手臂，唤道："二师哥，二师哥，你快醒醒呀。"

然而阿桓却仍旧双目紧闭，仿佛没听见似的，没有任何反应。

巧云吐气如兰，幽幽道："师父不是治好他了么？怎么还是没醒过来呢……"

阿发虽然心里担忧，但说话向来少经过大脑，只听他脱口而出道："师弟他不会……不会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吧。"

"去去去，别乌鸦嘴了，二师哥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巧云白了阿发一眼，一口气顶了回去。

话虽是这么说，但巧云想起这一切的祸端都是因自己而起，从而让关心自己的人遭了这么大的罪，不禁有些黯然神伤，双眼渐渐开始潮红起来。

阿发一看把巧云给惹哭了，急道："好师妹啊，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你可千万别当真啊！"

"小师妹！"就在这尴尬的情境里，忽然一声熟悉而玩味的呼唤传了过来。

巧云一愣，"听起来像是二师哥的声音！"于是乎赶紧看向阿桓，但见他仍是面目平和，双目紧闭，不禁又低下了头，惆怅道："一定是我神思过度，出现幻听了。"

就在这时，阿发忽然发现阿桓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心中不禁大感奇怪，刚想叫出声来，阿桓却腾地一下从床上直起身子，反手抱住了巧云，吓得巧云哇哇大叫。

阿发恍然大悟道："好你个臭小子，原来刚才一直在装死！真是欠扁得不行啊！"

巧云见阿桓安然无恙，心中十分高兴，嘴上却对他的恶作剧不依不饶："哼，二师哥好坏，就知道欺负人家，人家……人家不理你了！"说罢作势推开了紧贴着自己的阿桓，掩面偷笑跑出了房门去。

阿桓以为她真的生气了，忙道歉道："喂，小师妹，小师妹，我不是故意的啊，这……"见小师妹跑远，只得无奈地对着阿发耸了耸肩。

阿发幸灾乐祸地笑道："哈哈哈，你这就叫自作自受！"随后，他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像变了个人似的，结结巴巴地问道："对了，师弟啊，那个……那个……你还记不记得昨儿个我对你做过什么？"

阿桓不知道阿发想要说啥，显得如坠雾中，反而反问道："你昨天对我做过什么了？"

阿发继续循循善诱道："就是在王府里……"

阿桓摸了摸后脑勺，仿佛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只听他道："我只记得我在襄王府里晕过去了，然后醒来就在这儿了。"

见阿发一脸邪笑，一副奸计得逞的小人样儿，阿桓心里一慌，忽然用被子捂住胸口，讶然道："你……你不会是趁我睡着了对我……"

阿发一愣，随即啐了一口道："去去去去，想哪去了，哥还不好这口子，就是好，也轮不到你啊！"

外头天气格外舒爽，阳光调皮地洒在脸上，暖洋洋的，阿桓使劲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大有一种劫后余生的畅快感。

巧云这会儿正望着天边的流云呆呆出神，思绪飘飞了很远，不知她此刻心中想念的那个人儿，是否也一如她这样凝望着天空？

远远地，她看到阿桓正朝自己走过来，赌气似地白了他一眼，故意将脸侧到一边去不看他。

“还在生师哥的气啊？”

巧云嘟着嘴，“哼，谁让你老逗人家来着？不想理你了！”

“不要啊！连你都不理我了，师哥可就彻底和女人绝缘了。”阿桓冲巧云调皮地一眨眼，戏谑道。

“又没正经！”巧云感觉心中好笑，表面上仍是板着个脸，她要让他长点儿教训，自己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好师妹，别气了好不好？师哥送你个礼物！”

“不要！”

“真不要？可别后悔哦！”

阿桓神秘一笑，从背后忽然亮出一个凤纹玉钗，阳光之下熠熠生辉，十分漂亮。

巧云见这玉钗款式独特，做工精细，心中十分喜欢，两眼放光道：“呀，好漂亮！你在哪里买的？”

“买？这么名贵的玉钗在大街上可买不到，我是在襄王府里发现的。”

“喜欢吗？”阿桓笑嘻嘻地问道。

“嗯！”巧云将玉钗放在手中把玩，脸上乐开了花。

“瞧瞧，还是笑起来漂亮。这下不生我的气了吧？”

“嘻嘻。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就原谅你好了。下不为例哦！”巧云扑哧一笑。

“来，我给你戴上吧。”阿桓拿过玉钗，十分小心地插在了巧云的发髻之上。

“好看吗？”巧云托着脸蛋，可爱中又增添了几分妩媚。

阿桓啧啧叹道：“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啊！”

“呸！嘴巴跟抹了油似的。”巧云笑着娇啐一口，接着又说道：“师哥，这么漂亮的玉钗，咱们要不要给它起个名字？”

阿桓想了想，“不如就叫‘流云’如何？”

“流云？”巧云有些不太明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流’通‘留’，之所以叫留云，是为了让你（巧云）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阿桓喃喃地说道，“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了所有的事，甚至忘记了我自己，只要看到这玉钗，就能立刻想起你。”

巧云感觉心中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微微触动了一下，她惊慌地避过阿桓温情的眼神，玩弄着耷拉在肩头的一缕青丝，“怎么突然说得这么伤感，搞得你真的会失忆似的……”

“这次襄王府一行，我总感觉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却又突然记不起来了，说不准我真有失忆症呢……”阿桓一脸愁容，似乎正在努力回想着什么。

巧云怕他想起彩蝶的事，赶紧来了个急刹车，“好了好了，别瞎费脑子了。”

“这流云玉钗……我会一直带在身上的……如果师哥你哪天遇到意中人了，我就把它还给你，就当作我从来没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吧……”

阿桓见她语意哀伤，不禁有些慌了，“我刚就随便说说的，你可别当真啊！”

这时阿发推开二楼的木窗，骂骂咧咧道：“你个死阿桓，是不是又偷我银子给师妹买东西了？快给我上来！”

“我要去找师父了。”巧云也不看阿桓，兀自跑开了。

“小师妹……”

阿桓喊了一声，却没留住她的脚步。

“你个悖时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阿桓愤愤然地冲着阿发说道。

第二十章
神秘血如意

圈哥一伙人在襄王府中颗粒无收，心中好生懊恼，但也正是这次的遭遇让他心中雪亮，这挖坟盗墓的行当，要是惊扰了厉鬼孤魂，还真不是这些寻常枪炮所能对付得了的，必须得找个懂点法术的人同行方能成事。襄王府一役，圈哥对茅无极的道法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更加坚定了要将其收入自己阵营中的想法。有了此等高人相佐，天下墓葬还不任由他圈哥出入，墓室中的奇珍异宝还不任由他圈哥搜刮？

待茅无极回到黑水镇后，圈哥便以感谢茅无极师徒斩妖除魔，为他死去的兄弟们报了仇为借口，在镇上最大的酒楼“四季春”宴请茅无极师徒四人。茅无极知道这根江湖老油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起初是坚决不肯去的，后来经不起圈哥的软磨硬泡，实在也是推诿不过了，只能前去赴约。三个徒弟听到这消息自然也是十分欢喜的，虽然心里头对这圈哥并没什么好感，但这有好酒好菜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他们？

“四季春”乃是前清的一个县官老陈所开，当官三四年，油水搜刮了不少，革命党当道后，便退隐到这黑水镇中，做起了酒楼生意。四季春内外共三层，雕梁画栋，汪镇长题词的金字大招牌在和煦阳光之下熠熠生辉，不愧为镇上第一大酒楼。老陈深谙门道，招了一大群漂亮的姑娘陪酒陪吃，惹得富家公子哥们三天两头往这里跑，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除了第三层被圈哥给包下之外，下面两层早已是挤满了富家官宦子弟。看到这些猜拳打闹，斗酒拼狠的喧闹场景，阿发和阿桓兴致盎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那些漂亮姑娘看，冷不防会有某个醉意熏熏的公子哥儿会对巧云抛出一个轻佻的眼神，巧云却是红通着脸不敢看他，惹得一片哈哈大笑。茅无极清修多年，对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自然十分不喜，只想早些吃完了离开。

晚宴十分丰富，菜色琳琅满目，大盘鸡、夫妻肺片、狮子头……还有许多

茅无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山珍野味，满满地摆了一桌子，看来这圈哥还真有些家底，出手竟然如此阔绰。

阿发和阿桓已经许久没开荤了，生怕委屈了自己的肚子，一人手中抓着一个鸡腿，津津有味地撕啃了起来，全然不顾其他人惊诧的目光。阿发吃到一半忽然停住了，像是噎住了一般，表情难受，不住地拍打着胸脯，将阿桓递给他的水一股脑地全喝了下去，食道通畅了，心情也大好，满足地打了个响嗝，惹得巧云咯咯直笑。

圈哥凑过来揶揄道："道长，你这两个徒弟胃口可比功夫要好啊。"

茅无极十分尴尬，拍了两个狼吞虎咽的徒弟一人一脑瓜子，训斥道："师父平时怎么教你们的？吃要有吃相，坐要有坐相，多向你们师妹学学！"

巧云听后十分得意，不住地冲着两位师哥扮鬼脸。

晚宴进行到一半时，不胜酒力的茅无极已是有些微醉了，脸上红扑扑的，眼神也变得有些迷离。

巧云扯了扯阿发的衣角，小声道："这酒还真是个好东西，你看看师父喝醉了倒像是年轻了十岁！"说罢两人又笑作一团。

圈哥端着酒杯，斜瞄了一眼茅无极，见时机差不多了，便开口说道："不知茅道长日后有何打算？我看这小小的黑水镇应该留你不长吧？"

茅无极淡淡道："我师徒四人此番前来主要是为了捉拿一只千年妖狐，这狐狸精狡猾多变，十分危险，如不尽快出去只怕后患无穷啊！"随即叹了口气，又说道："只可惜这些时日却没有半分妖狐的消息，实在让人着急。"

圈哥鼻子里全是铜臭味，对这天杀的千年妖狐提不起半分兴趣，见已打开了话匣子，又问道："茅道长可知这黑水镇西面有一个名为'妖师冢'的元代墓冢？"

茅无极摇了摇头，回道："贫道虽对黑水镇早有耳闻，此番却是第一次来，不曾听说过。"

圈哥抿了一口女儿红，循序渐进道："这墓冢的主人原是湘西一带的炼丹方士，名叫紫月。因为丹药灵验，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被元朝当时手握兵马重权的善亲王招进府中成为御用炼丹师。死后葬在这里，听说他死之前还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

见茅无极不说话，圈哥又说道："我查了些史料，这紫月跟着善亲王，得了不少封赏，最名贵的当属'血如意'了。"

“血如意？”巧云眨巴着双眼，被他提起了兴趣。

圈哥点了点头：“嗯。据说这血如意本来只是块上好的玉料，虽然名贵，却也算不上稀罕物事，善亲王赏给紫月后，他每日便以自己的精血喂养，久而久之，这如意竟染上了血色！”

茅无极皱了皱眉，心中沉吟道：“玉属阴，血属阳，以血喂养，就算成功，也是阴阳相冲的至邪之物，这紫月也是道家一脉，难道不明白个中道理？还是，他根本就是刻意为之……”

一说到这“血如意”，圈哥眼中立刻现出神采：“这紫月平时生活极为节俭，死后血如意也不知所踪，几百年来有不少人寻找却都是没有结果。我怀疑这血如意应该就在他的墓冢里，成了他的陪葬品！”

阿桓听这圈哥兜了一大圈，已是摸清了他葫芦里卖的药，鄙夷道：“你是想将那血如意据为己有吧？”

圈哥笑嘻嘻道：“阿桓兄弟，也不能这么说，我是感觉这些稀罕宝贝埋在土里陪着那些枯骨残骸未免有些暴殄天物了……”说着又看了看茅无极，说道：“茅道长，我看我们不如结伴而行，一起去妖师冢里找出这血如意，我这边有很多东家等得都流口水了，准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我们来个五五分账，不是皆大欢喜么……”

圈哥还没说完，茅无极便打断道：“你别说了，这盗死人墓，损阴德之事我们茅山清修之人是决计不会干的，我劝你也尽早收手，以免他日遭到报应时后悔莫及。”

圈哥眼中满是失望，却仍不肯放弃：“茅道长这么说就太不够意思了，这乱世年代，男盗女娼早已是常事，官府也管不过来，你们就算杀一千只妖魔鬼怪又能挣到几个钱？不如趁此机会捞一票荣华富贵，一辈子享用不尽啊！”说完，他贼眼一转：“要不这样，你六成，我四成，这条件够优厚了吧？”

茅无极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圈哥一咬牙道：“难不成你想三七分成？没想到你比我还贪心啊！也罢……”

阿桓插嘴道：“你别再说了，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我师父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那二八如何？一九！”

茅无极像是受到了某种极大的侮辱一般，忽然猛地一拍桌子，把圈哥吓了一大跳，抛下一句话：“阿发、阿桓、巧云，我们走！”便转身走下了木阶梯。

巧云临走时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说道："别成天整这些歪门邪道了，襄王府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你还不死心啊？"

圈哥满脸尴尬，一口闷酒狠狠地灌进了肚子里。

回去的路上，茅无极因为千年妖狐的事一筹莫展，一路上也不愿意多说话。平日里爱打闹嘻哈的阿发阿桓两兄弟也变得本分了许多，不敢大声喧哗，生怕触了霉头被师父责骂。巧云一路把玩着阿发送给自己的小香包，像只快乐的小鸟，着实让阿发心花怒放了一把。

师徒四人远远地看见客栈门口熙熙攘攘地围着一大圈人，交头接耳地不知道在谈论些什么。

走得近了，才发现是一架四抬大轿子横在了中间，客栈掌柜王老板正抱着五岁的女儿小兰跪在一个满头花白，颇有些仙风道骨的须发老者脚边，一个劲地哀求着。

"我师父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还赖在这不走是不是？"老者旁边的一个僮仆打扮的青衫少年不耐烦地说道。

"叶先生，您菩萨心肠，求您一定救救小女啊！您今儿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在这里不起来！"王掌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你这人……还耍混！"青衫少年大怒，踢了王掌柜一脚，王掌柜"哎哟"一声仰倒在地，旋即又立马爬起来磕头。

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个娇俏无比的银铃般的声音："喂！你们也太无情了吧，看看人家头都磕破了，还这样盛气凌人的！"

白发老者和青衫少年同时一回头，却发现是个妙龄可爱的俏丽少女，身边两个虎头虎脑的壮小伙也都是一脸愤愤不平状。正是巧云和两个师哥们。

巧云见王掌柜落得这般可怜境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忙跑过去打算扶起他，："王掌柜，好端端的干吗给他们下跪啊，快起来！"

王掌柜的却是不领情，挣脱了巧云，眼泪汪汪地说道："巧云姑娘，你别管我，没有他我女儿小兰就活不成了！"

巧云三人这时才注意到他怀中的小兰，只见她正急促地呼吸着，脸色红得发紫，乍看之下十分骇人。巧云也不禁"呀"地一声叫了出来。

"小兰……这是怎么了？"巧云抚摸着小兰的额头，只觉得烫得吓人，慌忙缩回了手。

“她是受了很严重的风寒，寒气入体而无法排出所致。”老者淡淡地说道。

“你是大夫吗？那为什么不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呢？”巧云气愤道。

“你是哪来的野丫头？来这里多管闲事，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青衫少年毫不客气地说道。

“哼，我倒要看看你这不近人情的师父到底是谁呢！”阿桓交叉着双臂，盯着白发老者冷冷说道。

“好了，小石头，不要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天色不早了，我们快些赶路吧！”老者说罢便要猫腰钻进大轿内。

阿发这时冲了过来，拦在轿子前，正色道：“等等，今天不把话说清楚都不许走！”

老者冷冷道：“老夫的确是大夫没错，不过前日已经发过誓，三年内都不再行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这老头子……”阿发还准备说些什么，却见茅无极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茅无极冲阿发使了个颜色，示意他退下。自己却拱手恭恭敬敬地做了一揖：“老先生，我那几个不肖之徒刚才多有得罪，还望老先生见谅。在下茅无极，是这王掌柜客栈中的房客，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先生乃是行医之人，本应该是悬壶济世，而今老先生执意不予相救，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白发老者见他语态恭敬，气宇轩昂，浑身皆透出大家风范，不禁一愣：“你是茅无极？我听过你的名号！”

“见笑了。”

老者冷声道：“鄙人叶问天。虽然救这小女孩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我叶某有誓言在先，三年内不再行医救人，此刻又怎能自毁纲常！”

茅无极一听“叶问天”三个字，喜不自禁：“老先生……老先生原来是人称妙手回春赛华佗的叶问天叶老先生，失敬失敬！”

巧云三人一听这“赛华佗”的名号，也是大吃一惊，这赛华佗曾是前清宫中的御医，精于药理，各种疑难杂症只要到了他的手里便如同砍瓜切菜般手到擒来，只是听闻赛华佗脾气古怪，向来自负，十分难打交道，今日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

叶问天苦笑一声，说道：“赛华佗？哈哈哈……我一生钻研医术，这次竟然

连汪镇长的病也治不好，你说我还赛什么华佗？还凭什么给人诊疗治病？不如告老还乡，安享晚年落得清静！”

茅无极心如明镜，知道这老头子自负得紧，想来是此次是因为没治好别人的病而负气立下“三年不再行医”的誓言罢了。

青衫少年补充道：“汪镇长高价悬赏齐人能士，凡能治好他的病者，奖三万两银票。不过我师父倒不是因为他的银票才来的！我师父人称赛华佗，醉心医道，遇到这样的古怪病症自然感兴趣，没想到这次连他老人家也没办法，真是奇了怪了……”

在场的镇民们这时开始纷纷地交头接耳起来，镇长生怪病的消息早被七大姑八大嫂给传开了几条街，只不过没想到连神医也治不好，看来汪镇长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叶老先生，汪镇长到底生了什么病？”茅无极心中一紧，关切道。汪镇长为人和善，也算得上是茅无极的老友了。

叶问天摇了摇头道：“很奇怪，老夫从医一生，却从来没见过如此怪病，看得出病灶，却查不出病因！汪镇长就像是一袋水一般，每天流失掉一部分水分，日渐消瘦下去，什么药都试过了，就是不见起色，而这水袋也总有流干的一天……”

“前些天还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成这样了呢？”茅无极若有所思，喃喃道。

“好了，多说无益，好夫今夜还得赶回省城，就此别过！”

“神医，神医别走啊！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王掌柜的见叶问天要走，跑过去使劲地抱住他的脚不放。

“叶老先生，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茅无极看了看奄奄一息的小兰，拱手道。

“有什么事快说吧！”叶问天不耐烦地一甩袖道。

“还希望叶老先生能救救这个小女孩！也算是给茅无极一个顺水人情了。事在人为，我想誓言应该不能成为您不去救人的理由吧。”

叶问天冷冷一笑，说道：“你是道家，我是医家，虽有共通之处，但也非宗非源，我为何要送你这人情呢？”

茅无极沉思了一阵，指着不远处的一小块方塘，说道：“我想请教叶老先生一个问题。若是一只蝴蝶，能否飞过这片方塘？”

“那是自然！就算这池塘再大点也能飞的过去！”

茅无极又指着客栈的屋顶说道："那飞鸟可能飞得过这片屋檐？"

叶问天怒道："你当我是傻子吗？就算这屋檐再高出个十倍也能飞得上去！"

"那好。若是这池塘无限大，比沧海还要大。这屋檐无穷高，比蓝天还要高。那再强壮的蝴蝶，可曾飞得过沧海？再敏捷的鸟儿，可曾飞得过蓝天？"

叶问天想了想，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蝴蝶飞不过沧海，飞鸟高不过蓝天。万物都有其能力的穷极之处。叶老先生医术精湛，但终究也只是凡人，不是神仙，哪能天下所有病症都能一人包揽呢？能比别人飞高那么一点点，飞远那么一点点，便已是过人之处了。"

叶问天看着茅无极，眼中闪出一丝奇怪的色彩，却并不说话。

"这汪镇长的病便好比沧海和蓝天，只是到了叶老先生医术的穷极之处，哪怕治不好也是情有可原，不是么？"

叶问天沉默良久，忽然说道："哼，神神叨叨的，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阿发忍不住想爆粗口，却被茅无极及时拦住了。

"小石头，拿笔砚过来！"叶问天朝那青衫少年吩咐道。旋即走到王掌柜身旁，斜眼瞥了小兰一眼，将手伸到小兰发烫的腕下开始切脉。

王掌柜大喜过望，却是不敢打扰叶问天，把感激的话一股脑咽进了肚子里。巧云也和两位师哥也是相视一笑。

还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叶问天已在宣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几排小篆，递给王掌柜："按这方子去抓药，一日三服，不出五日便可痊愈。"

王掌柜如获至宝，抱着药方一个劲地给叶问天磕头。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小石头，我们走。"叶问天淡淡地说道。孤傲的背影仿佛一座雕像。

没走出多远，叶问天像想起什么似的，侧头抛出一句话："茅无极，你可欠我一个人情，别忘记了。"

"哈哈哈，感谢叶老先生了，茅无极铭记在心！"茅无极爽朗地笑道。能够帮人一把，救人一命，竟是如此舒服开心的事情。

叶问天走远后，人群忽然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王掌柜也是激动地抓着茅无极双手，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了，快去抓药吧，等小兰病好了再说。"茅无极温和一笑。

"嗯！"

回到客栈，三个徒弟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

阿桓揶揄道："那老头子，就是死撑面子活受罪，明明被师父你给说服了，嘴巴上却不肯承认。"

阿发附和道："是啊，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子。"

茅无极却说道："大千世界，每个人的性格各有不同，不能去改变的话，就只能去适应。简单点说，就是无论前路多么坎坷，都要想尽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巧云冲着阿桓小声笑道："为什么师父的话总是这么有哲理呢！"

"对了，为师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茅无极神色忽然变得郑重了起来。

"是不是又有什么好玩的事情？"阿发打哈哈道，却被茅无极给拍了一下脑瓜子。

"汪镇长的病连叶老先生都治不好，其中必定是有什么蹊跷，你们三人即刻前去仔细查查这件事。"

"好啊，我们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的。"阿发和阿桓听到能和小师妹一起去办事，都别提多高兴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茅无极在房中练功打坐，正在神游之际，阿发和阿桓却忽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师父，有消息有消息。"

茅无极思绪被打乱，心中有些恼怒，愠道："师父平日里怎么教你们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进来要先敲门，是对别人的尊重，怎的脑袋瓜子都不长记性的！"

阿桓和阿发互相吐了吐舌头，脸上却仍是带着顽皮的嬉笑。

"师父，绝对是劲爆的消息呀！"阿桓坐到茅无极身边，一副说书人的做作模样，娓娓道："是关于汪老头的事，你想不想听？"

茅无极神色一凛："汪镇长，他怎么了？"

阿桓又道："您不是让我们几个去查汪镇长的怪病么，那老头儿可快活得紧，非但没有病入膏肓，竟然还准备着要纳妾呐！"

阿发也是笑着附和道："那汪老头还真是老当益壮啊，都这么大把岁数了，还惦记着床上的那档子事儿，我看没准八成是害的思春症，哈哈哈！"

茅无极斥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空穴来风的消息也能信？我与有龄兄相识十几年了，他可不是风月之人。"

阿桓见师父一脸不相信，急道："师父啊，您可别不信。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空穴才来风嘛。五日后啊，便是那汪镇长大摆酒席的日子，这消息在镇子里都炸开了锅了，这家家户户口口相传的事，您总该要相信了吧？”

茅无极满腹疑窦，还想要说些什么，这时只听楼梯上传来蹬蹬蹬的脚步声，王掌柜双手捧着一个做工精致的大红色小薄子笑脸盈盈地走了进来。

“哟，各位都在呐！茅道长，这是汪镇长托人捎来的请柬，请您五日后参加他的婚宴！汪府的家丁特别交代，您可是他家老爷的重要贵宾，到时候一定要赏脸光临呢，嘿嘿嘿。”王掌柜说完便将请柬恭敬地递给了茅无极。

茅无极心中犯嘀咕，汪镇长不是重病缠身么，怎么会突然又要纳妾结婚了？当下便问道：“王掌柜，不知哪家的姑娘这么好福气，能够过门到汪府？”

王掌柜有些奇怪道：“咦，难道道长还不知道吗？这事儿在咱们镇里头都炸开锅啦！”

茅无极又问道：“哦？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事儿说来还真有些奇怪。”王掌柜娓娓说道，“听说这新娘子名叫阿狸，但似乎并不是本地人氏，咱们镇子里的人以前都从来没见过她。不过那长得可就真叫一个标致哟，眉清目秀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呢！在街上拾荒的二狗子见到她呀，哈喇子都流了三尺长了，哈哈哈。”

一听有美女，阿桓和阿发赶忙凑了上来，“喂，我说王掌柜，这新娘子真有这么漂亮啊？”

王掌柜信誓旦旦道：“那当然，咱们镇上几代都可出不了这样的美人胚子，不信你们去看看啊。”

“那必须得去，嘿嘿。”阿发笑嘻嘻地阿桓互换了眼神，说道。

茅无极沉吟道：“这可就奇怪了。据我了解，汪镇长近几年身体抱恙，都是深居简出，阿狸姑娘既然不是本地人氏，那又是如何会认识汪镇长的呢？”

王掌柜得意道：“道长，这要是换作别人，准会不知道其中内情，但您今儿个问我，也算是找对人了。”

茅无极从床榻上站起身来，笑道：“王掌柜请坐下说。桓儿，给王掌柜倒茶。”

“不碍事。”王掌柜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轻啜了一口浓茶，继续道：“我有个不成器的小舅子，正在汪府做长工，天天伺候着汪老爷那家子，听他说啊，这阿狸是安徽怀远人氏，家道中落流落到咱们镇子里。大概是一个月前吧，她饥寒交迫地昏倒在汪府门口，汪老爷子见她无家可归，十分可怜，便收留了她

做婢女。哪知阿狸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你也知道汪老爷子是个画痴，这下就像找到了知音似的，天天泡在她房里吟诗作画，聊得兴奋了，经常半夜还不睡觉。”

茅无极沉思道：“照你这么说，这阿狸姑娘倒还真是位奇女子。”

“这还不算神奇的。”王掌柜诡谲地一笑，又道：“听说她还精通医术，汪老爷子的病访遍了名医也是无济于事，但喝了她熬制的汤药后，竟然有了明显的好转！”

茅无极听着心中更加狐疑了，阿发满脸羡慕，口中叹息道：“唉，不知道这汪老头上辈子积什么德了，竟然能找到这样的红颜知己。我什么时候也能遇到一个就好咯！”

阿桓凑过来揶揄道：“西屋的寡妇谢大婶可在等着你呐，你闯进人家家里，不会想不认账吧？”

阿发一听这话立马败了兴，知道一定是巧云当笑话讲给阿桓听的，口中念叨着：“要我去娶那长舌妇，我可宁愿去死！”

王掌柜见他们师兄弟俩口角斗得有趣，捂嘴偷笑了一阵，便向茅无极告辞：“道长，店子里的客人还等着招呼，我就先失陪了，您需要酒水饭菜什么的，尽管再招呼我便是！”

“好，王掌柜慢走。”茅无极微笑着将他送出了屋，随后脸色一变，板着脸对阿发和阿桓训道：“没规没矩的，净让人家看笑话！”

阿桓生怕师父会再次让他们罚抄《茅山经》，忙打转了话题，笑道：“嗳，师父，改明儿您去喝喜酒时，也带上我同去好不好？我倒想见见这能让全镇男人都为之倾倒的阿狸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这有美女看的好事儿阿发唯恐落下了自己，慌忙举手示意道：“还有我还有我！”

茅无极背手而立，望着窗外，车如流水马如龙，一如他起伏不平的心境。“这阿狸姑娘来路不明，究竟是善神还是恶鬼现在还未可知，不过我想汪镇长这次的病和她不无干系，那天为师自会带你们同去，不过可不是去玩的，到时候另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们。”

阿发咋舌道：“师父您是说怀疑汪镇长的病是这阿狸搞的鬼？我看不会吧，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是坏人嘛……”

话还没说完，阿发的脑门子上又挨了茅无极一记敲，茅无极瞪眼道："你听过表里不一这个词没？这年头，外表美好，包藏祸心的人比比皆是，怎么能简单地根据这声色皮相就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呢？别人都说大一岁长一智，我看你是见了美女就弱智！"说罢茅无极拂袖离开了房间。

之前茅无极在阿桓一直强忍着没笑出来，眼见着师父出去，蓬勃的笑意便如同火山爆发般，连捂着肚子哈哈大笑，阿发不服，两人推推搡搡地又闹做一团。

第二十一章
窃玉又偷香

五日后，东方的天空刚翻开了鱼肚白，阿发正在梦周公，口水顺着嘴角直淌了半个枕头，这时他隐约感到鼻头上痒的难受，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在顺着鼻子往人中穴那爬似的，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两指往鼻头上一夹放在眼前一看，竟是一只黑不溜秋的毛毛虫，阿发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将那毛毛虫扔出了老远，睡意也瞬间全无。他平日里最怕这些肉乎乎的小昆虫了，转头一看阿桓正在一旁鼓掌偷笑，知道又是那小子搞的鬼，气得要去揍人，却被阿桓摆手叫住。

“你还记得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啵？”阿桓神秘笑道。

阿发想了一阵，一拍脑门，亢奋道：“是那汪老头大摆婚宴的日子吧？哈哈，终于可以一睹那阿狸姑娘的芳容了！”

阿桓点了点头，又撇嘴道：“汪老头可是这黑水镇的镇长，人脉圈子广得很，宴请的宾客肯定不在少数，到时候人声鼎沸，宾来客往的，新娘子又盖着红盖头，哪有什么机会去仔细端详啊！”

阿发一听犯了愁：“说得也有道理，但我们总不能掀开人家盖头来盯着看吧？”

阿桓诡谲一笑，拍了拍阿发的肩膀道：“哈哈，算你猜对了！不过咱们可不是在酒宴上看，现在天色尚早，咱们先偷偷溜进汪府之中，找到阿狸的房间，不就可以仔仔细细地一窥芳容了？她现在应该正在梳妆打扮，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连她沐浴更衣的光景都能看见……”

阿发听完直是心花怒放，淫笑连连：“好你个阿桓，真是淫中自有淫中手啊，师哥佩服佩服！”

阿桓也是面容轻佻地拱手一揖，口中念道：“承让，承让。”

两人合计着准备出发了，路过巧云的房间时，阿桓小声道：“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小师妹知道，要不咱俩的光辉形象就全毁了！”

阿发挑逗一笑：“放心吧，哥懂的！”

天刚蒙蒙亮，街上行人寥寥，两人像做贼似地抄小路快步来到了汪府，此刻府内大门紧闭，门前两头石狮子张牙舞爪地高傲耸立着，显得极是威风。

两人老远地便听到了汪府院内的狗吠，阿发奇怪道："这汪老头家的狗怎的叫得这样凶，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阿桓见天色越来越亮，显得有些急切，随口说了一句："管他的呢！咱们先进去再说！"

院墙不算太高，约莫着有六七尺，只是墙头都镶着许多金属的尖刀利刺，是管家们为了防那些梁上君子而特地让人设计的。但这些防防别人还可以，怎么防得住修习了茅山道术的师兄弟俩？两人不敢大声惊扰，彼此用眼神会意，不多时便跃上了院墙，来到了后院里。

汪府后院中种满了青竹，竹叶上沾满了甘露，晶莹透亮，翠绿欲滴，竹茎则是随着清晨的和畅的微风簌簌作响，让人感到一阵神清气爽。两人徐行了一阵，发现在这些青竹之间，竟还有不少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万紫千红，煞是好看。

阿发看着这后院的景致流连忘返，阿桓不禁笑道："这里景色这样别致，按理说那汪老头粗枝大叶的，绝对没有这样的品味，我看八成是那阿狸姑娘弄的没错。"两人说着，心中对这叫阿狸的姑娘更是充满了无尽的向往和憧憬。

两人溜达了一阵，发现这汪府竟大得出奇，大大小小的房间足有几十个，大多都为家丁和婢女的寝房，阿狸的房间却是不知该从何找起。

两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路过厨房前的鸡舍时，发现里面的鸡无论公母全部都死了，脖子上有着很明显的咬痕，鲜血淋漓，两人数了一数，足足有十二只。

阿桓疑惑道："难道是遭了黄鼠狼了？"

"我看是汪家的那只恶狗！简直太残忍了！"阿发愤愤道。

两人又四处转悠了一阵，阿发不干了，用手掌给自己扇着风，希望能凉快点，嘴中抱怨道："这种找法，不得找到猴年马月去啊！回头别说没看着阿狸，那些家丁们都起床后，咱俩也就完蛋了！"

阿桓做了个嘘声的动作'你小声点，想吵醒他们吗？'随后眼珠子一转，点头道："嗯，正所谓新婚红似火，今儿个是新娘子大喜的日子，她的房间门口一定贴着大红'囍'字，咱们看看哪个房间贴着'囍'字不就知道了？"

最后，两人终于在一个碧光粼粼的精巧小湖畔找到了挂有'囍'字的房间。

四周弥漫着一股不知名的臭味儿，有点像是小孩子撒了尿风干后发出的味道，臊臊地十分熏人。

一只被拴在树上的大黑狗站在湖的另一头，远远地对着那个房间直叫唤，它不住来回打转，显得十分急躁不安。

两人见狗被拴住，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门口，却发现门外有一行梅花般的，沾满泥土的小脚印，直延伸到这香闺之中。而闺房的雕花木门则是虚掩着，没有上锁。

阿发大惊失色道："不好，难道是这里遭了狼了？阿狸姑娘有危险！"

阿桓摇了摇头，沉吟道："我看不太像，这脚印这么小，倒像是某种小型犬类，譬如狐狸之类的。"

再多的狐疑，也抵不住色心，两人邪笑着，顺着门缝往里头瞧去，闺房内香褥花帐，却并没有见到任何人影。

屋主不在，阿桓显得极为失望："唉，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却见不到人，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倒未必！"阿发舔了舔舌头，淫笑道："她不在不是更好么？咱们可以偷偷潜进去拿点女儿家用的物事回去，譬如肚兜、底裤、绣花鞋、月经带啥的，里面都是她的味道，一定都迷人死了。"

阿桓笑骂道："你这禽兽，净干这种缺德龌龊事儿，我阿桓可不是那种人！"

阿发鄙夷道："你丫还真是婊子立起贞节牌，假正经！你去不去？不去我可进去了！"说罢四下看了看没人，便偷偷地侧身进入了香闺之中。

阿桓不说话，只是笑嘻嘻地跟了进去。

阿狸的闺房中窗明几净，红绸惹人爱，香风熏人醉，到处都摆满了女儿家用的装饰物，阿发轻声细步地找了一阵，忽然像发现新大陆般，朝着阿桓使了使眼色。原来是梳妆镜下的凳子上，赫然放着一堆叠得整整齐齐的花肚兜。

阿发眼中放光，脸上浮出一阵潮红，抓起两件肚兜就猴急地往鼻子上放。

"好香喔！"阿发眯着眼，一副心旷神怡的享受状，如同饮下了醇香的酒酿一般迷醉。

"真的吗真的吗？让我也闻闻看。"阿桓说罢也急不可耐地抢过一条翠绿色的可爱肚兜放在鼻尖轻嗅，只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直涌鼻腔，里面似乎还羼杂着女人的香汗味儿，销魂蚀骨，惹人心醉。



阿发胡乱地将肚兜塞进了胸口的衣服内准备带回去慢慢享用，这时他发现还有一件褶皱的绣花底裤静静地躺在圆凳上，刚想抓来一并带走，忽然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只通体白色的雪狐，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花底裤之上，正直勾勾地盯着阿发。

这只雪狐身姿柔媚，绒毛软滑，仿佛刚刚梳洗过一般，出落得十分漂亮，深红色的眼珠炯炯有神，显得十分有灵性。阿发这时想起门口那排梅花般的脚印，想必就是这只来路不明的狐狸留下的了。

“哪里来的野狐狸，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快滚开！”阿发挥着手恐吓道。

然而，那白狐却没有丝毫惧意，反倒嘴里隐隐发出几声低沉的咆哮。

阿发想去夺它身下的底裤，却被白狐闪电般地咬中了手指，阿发疼得哇哇大叫，抬手一看，手指的牙印处已经渗出殷红的鲜血。

“师兄，别去理这狐狸了！咱们还是快点走吧！别回头阿狸姑娘回来咱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阿桓向窗外张望了一阵，催促道。

阿发无故被咬伤，哪里肯轻饶，抓起了梳妆台上一把手掌大的牛角梳子便朝着那白狐打过去。

狐狸吃疼尖叫了一声，随后竟反过身来，撅着屁股朝着阿发喷出一股黄褐色的，恶臭熏天的臊气。两人实在受不住这狐臊味儿，赶紧像避瘟神般地逃出了房间。

阿发脸上憋得通红，一口气跑到了湖边，哗啦哗啦呕个不住，最后连胆汁都呕出来了，整个人像虚脱了似地瘫软在地上。

阿桓一边用手扇开残存在鼻尖的狐臊味儿，一边笑道：“这就叫抓不着狐狸，反倒弄身臊！谁让你贪心不知足的，好像几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

阿发有气无力地争辩道：“人性本色，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晨巡小分队正神气地朝着湖对岸走来，马如龙那双贼溜溜的三角眼一眼就看到了阿发和阿桓，忙高声喊道：“两个不知死活的小毛贼，快给我站住！”

阿发和阿桓吓了一大跳，回头一看是马如龙，知道是书生遇到了阎王爷了，心中暗呼不妙，忙撒腿就跑。

“你们几个，从后面绕过去把这两个小兔崽子给老子追回来！”马如龙冲着身后十来个保安队员吼道。随后，又邪笑着走到了那只凶悍的大黑狗身边，松

开了绳索，摸了摸它的头颅，指着阿桓和阿发离去的背影，吩咐道："黑霸王，看你的了！"

话说阿发和阿桓两人正在朝着前厅疾跑，不经意间往身后一望，差点没吓掉了魂，只见一只健硕的大黑狗正狂吠着朝着自己的方向追来，这一下子两人更是慌不择路了，不多时便与从另一头绕过来的保安队员们撞了个正着。

"站住……缴枪不杀！"为首的一个身着制服的傻大个显然是很紧张，拼命地喊道。

"我们哪来的枪啊？"阿桓显得有些哭笑不得。

那傻大个十分滑稽地将歪歪扭扭的帽子扶正，又结结巴巴地说道："那……那你们……你们背过身去！我要……把……把……你们……"

阿发听得心急，干脆便替他说了："你要把我们抓去交给马如龙是吧？"

"对……对！"傻大个迟钝地一眨眼，走过来便要绑人。

阿桓朝着阿发使了个眼色，两人忽然一人抓住傻大个的一只手臂，弓着身子一发力，将他摔了个狗吃屎。其他几个保安队员见状，忙哇哇大叫着扑了过来，两人拳风虎虎，不多时又是三四个保安队员倒地。

这时旁边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两人听得都是心中一颤，停下了手脚。马如龙高举着还冒着轻烟的王八盒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剩下的几个保安队员见状，也都是举起了挎在肩上的汉阳八八式步枪对准了阿发和阿桓。

两人知道枪子儿可不是好玩的，纷纷举起了手，阿桓朝着阿发吐了吐舌头，说道："这下可玩完了。"

马如龙对茅无极这帮人可谓是苦大仇深，如今终于抓到了机会，忙幸灾乐祸道："哼，两个小王八蛋，不仅偷东西，而且还敢袭警！快把偷到的财物统统给我交出来！"

阿发看着黑洞洞的枪口，语气发虚道："我们可不是来偷东西的，马队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是来……"

"是来做什么的？快说！否则毙了你个兔崽子！"马如龙质问道。

阿桓见马如龙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忙抢话道："我们是受汪镇长的邀请，前来参加婚礼的！"

阿桓心想着搬出镇长来，多少也能威慑这哈巴狗一下，哪知主人不在，哈巴狗却闹得更凶。只见马如龙不屑地看了阿桓一样，伸出手来说道："你说是来

参加婚礼的，那汪镇长的请柬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看！”

“这……”阿桓结结巴巴道，不知该说什么好，这请柬在茅无极身上，他们俩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随行的亲属，哪里又会有什么请柬？

马如龙冷笑道：“哼，说不出来了吧？我看你们俩分明就是专门打家劫舍的毛贼！来啊，都给我押到号儿里关起来，本队长要亲自审问！”

“得！”

两人被来了个五花大绑，被几个保安队员用枪托抵着向正门走去。这时宾客已经纷纷开始入场，拱手道贺的，剪彩送礼的，不一而足。这也正入了马如龙的道儿，他之所以没往后门走，便是要让街坊邻居们都来看看这两人的狼狈模样，存心要丢他师父茅无极的脸。

一路上，府内看到他们俩的宾客和丫鬟们都是投来异样的目光，纷纷窃窃私语，指指点点，马如龙则是一脸得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俩是偷东西的贼似地，扯着嗓门一个劲儿地替他们做着宣传。阿桓和阿发毕竟也是爱脸面的人，脸都红到了脖子根了。

到了正门口，阿桓一眼就看到了师父茅无极，此刻他正和巧云扶着颤巍巍的汪镇长拉着家常，几人有说有笑，形同一家子。汪镇长今天的气色也是出奇的好，面色红润，只是两个眼圈仍是黑不隆冬的，显然是经常失眠所致。

“师父，师父！”阿桓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大声叫喊道。

茅无极看到两人狼狈不堪的模样，又看了看旁边小人得志的马如龙，神色一凛道：“马队长，为何要绑住我徒儿？”

马如龙眉毛一扬，不紧不慢道：“他们俩潜入镇长府里偷东西，被本队长抓了个正着，我也是秉公办事！”

巧云急了，问道：“大师哥二师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倒是说呀！你们偷什么了？”

“我们什么都没偷，是他公报私仇，诬赖咱们的！”阿发争辩道。

“嘿，你还嘴硬，我亲眼看到你们俩站在夫人门外的！我这些个弟兄都可以作证的！”马如龙一唱，他手下的几个小喽喽也是立马一喝。

阿桓撇嘴道：“他们是沆瀣一气，怎么能信？”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茅无极也不想搞得太僵，便和颜悦色道：“马队长，你看到我徒儿在汪府内，但并没有看到他们偷东西吧？仅凭他们在汪府便认定他

们偷东西的话，那我和你此刻也站在府内，岂不也成你口中的偷儿，盗儿了？”

几个徒弟见师父能言善辩，机智无比，纷纷都鼓起掌来。连马如龙手下的傻大个也是点头称是，结果却被马如龙扇了个耳光。

“茅无极，你……”马如龙无以为辩，气得指着茅无极鼻子说不出话来。

一直在旁听的汪镇长这时放话了：“小马，茅道长是我的贵宾，不可对他无礼！既然拿不出证据，就赶紧将茅道长的两位高徒给放了，今天是本镇长的大喜日子，少给我惹麻烦！”

这回轮到阿发和阿桓得意了，虽然恨得咬牙切齿，马如龙也只得照办放人。

“汪汪汪……”这时那只名叫‘黑霸王’的大黑狗忽然从人群中窜了出来，它是马如龙一手喂养大的，也是他多年来横行乡里的好帮手，此刻黑旋风见到了阿发和阿桓，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上去，只听“嘶”的一声脆响，阿发胸口的衣服被扯下了一大片，阿桓恼怒地猛踢了黑旋风肚子一脚，它惨叫了一声，立马衔着衣布跑开了。

没了衣物的遮挡，阿发的胸毛都露了出来，与此同时，一件做工精细的大红肚兜飘落在地上，肚兜上绣满了含苞欲放的荷花，乍看之下十分艳丽。

巧云看傻了眼，结结巴巴问道：“大师兄，你……你用肚兜啊？”

阿发面色大窘，答不上话，慌忙用手捂住了脸，心里想着这下可糗大了。

汪镇长拾起那肚兜仔细端详了一阵，有些疑惑道：“咦，看这花色，不是阿狸的肚兜么？我上个月特地让人从省城捎过来的。”

在场围观的人“噢”声一片，纷纷对阿发露出鄙夷的神情，稍微害羞点的女儿家都是红着脸跑开，不好意思再看。

马如龙这时又从阿桓身上搜出一件绿色花边肚兜，不禁与几个喽啰们笑做一团，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模样，讥讽道：“大家快来看啊，我就说了吧，不仅是小偷，还是两个龌龊的采花贼，竟然偷夫人的肚兜，哇哈哈哈哈……”

“你……你们……”巧云羞得是满脸通红，背过脸去不想再看他们。

阿桓和阿发此刻便像两只被人拔光了毛的天鹅，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茅无极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两个小兔崽子，我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回去再找你们算账！”随后又拱手给汪镇长道歉道：“有龄兄，都是我平时管教不严，才让这两个劣徒闯下如此羞耻的祸端，还希望……希望有龄兄莫要与这两个少不更事的小辈一般见识才是。”

汪镇长今天心情不错，见气氛紧张，竟反过来安慰茅无极："不碍事不碍事，年轻人嘛，脑瓜子一热就容易冲动，咱们那会儿也还不是一样？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的，要怪呀，就怪我那即将过门的姨太太忒有魅力了，哈哈哈！"

茅无极笑了笑，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又严厉地看了两个闯祸精一眼，说道："多亏汪镇长心胸宽广，不与你们计较，下次决计不可再犯了！还不向汪镇长道谢？"

"多谢汪镇长，多谢汪镇长……"阿发和阿桓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不敢看人。

汪镇长捋须笑道："好说好说。小马，快给他们松绑，县城的李局长过来了，随我进去招呼客人去。"

马如龙正在思忖着折磨他们俩的法子，这时听到放人的消息，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地，咂舌道："我说镇长，这可是关系到夫人的清白的大事，就这么算了，未免太便宜了他们吧！"

汪镇长冷冷道："你知道我平生最烦别人啰嗦的，好话不说第二遍，你自己看着办！"说罢便进内堂招呼客人了。

第二十二章
回眸百媚生

婚礼在内堂举行。现场高朋满座，名贵云集，汪有龄早年结交甚广，不少宾客都是从磨山县城或是省城专程赶过来道贺的，汪有龄也是个舍得花钱的主，每桌都摆满了各式山珍海味，甚至还有时兴的西洋菜品，菜香绕梁，惹人垂涎。

偌大的内堂内人声鼎沸，口舌嘈杂，茅无极乃是清修之人，喜好清静，本来是极不愿意来这种声色之地的，但汪镇长是十几年的老友，在镇上的这段日子又打点体贴了不少，不来的话实在是太失礼数。

内堂的中央铺着一条色泽鲜艳的大红地毯，方方正正的，从内堂尽头的司仪脚下直延伸到内堂外的大门口，不久后新娘子便要踏着这红地毯经过，与新郎互拜连理。

茅无极一行人由于是上宾，被安排紧靠在红地毯旁边的宴桌上，阿发和阿桓特地抢了个没有遮挡的好位置，待会儿好一睹新娘子的芳容。巧云则是百无聊赖地玩弄着桌布，盯着一桌山珍海味愣愣出神。

按礼数应该是婚礼举行完毕后才能动筷子，阿发却早已是饿得肚子咕咕叫了，看着一桌子美味佳肴却又不能吃，实在是憋得难受。同桌的老大妈十分和蔼可亲，看到虎头虎脑的阿发仿佛想起了自己死去多年的儿子，便夹了一大块油腻腻的五花肉放进阿发的瓷碗里示意让他先吃。

望着碗中的五花肉，阿发哈喇子都快流出了三尺长，他哀求地望了望茅无极，想征求他的同意，茅无极看了看慈祥的老大妈，又看了看阿发，微微点了点头。

这下可把阿发给乐坏了，他这时看到身旁的一盘西洋菜里放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乘着一大团淡绿色的物事，闻起来气味冲鼻，他不知道这是芥末，便转头去请教师父。

茅无极久居深山，也没见过这西洋的新鲜玩意儿，但徒弟既然发问了，自己不回答也有失颜面，当下便想当然道："这是西洋豆腐乳，和咱湘西的豆腐乳

味道差不多，都是蘸着馍吃的。”说完生怕他再发问，慌忙转头装模作样地找巧云说话。

“师父，您懂得好多喔！”阿发崇敬地竖起了大拇指，笑呵呵地将五花肉塞进嘴里，又放心地舀了一大勺芥末含在嘴里调味，还没嚼上几口，只感觉一股浓重的辣味如同喷泉般直冲鼻腔，眼泪也仿佛不听使唤了，刷地就涌了出来。

这时汪府的大门口忽然锣鼓喧天，一个大红花轿落在了地上，几个枯瘦干瘪的老头歪歪扭扭地围在轿子旁拼命地吹着唢呐。

“是新娘子来了！”

“真的是新娘子！”

内堂的宾客忽然沸腾起来了，花轿的帘幕被拉开了，汪府管家婆满娘笑容满面地扶着新娘子走了出来。当那双小巧别致的绣花鞋落地的那一刹那，所有男人的心里都咯噔响了一下，仿佛被人给叩开了心门一般。

茅无极这时发现阿发始终低着头，有些疑惑道：“咦，发儿，你平时不是最爱看美女的么，这不，新娘子来了，怎的不看看？”

阿发抬起头来，两片嘴唇肿的老高，双眼通红，仍在汩汩地流着眼泪，只听他木然道：“师父，您不是说那是豆腐乳么……”

茅无极笑着拍了拍阿发的肩膀，说道：“那个……是很辣的豆腐乳啦，哎呀，让你别吃这么多，就是不听，这孩子真是……”说完又灰溜溜地转过头去了，任凭阿发无助的质疑湮没在鼎沸的人声里。

新娘子由满娘扶着，踩着雨落花开的脚步，娇柔地行走在红地毯上，每处她经过的地方，总会带着一股浓郁的兰花香，让人如痴如醉，神迷难返。两个随行的花童笑逐颜开，四处撒着五颜六色的金纸，在场所有宾客的注意力都从五花八门的菜色转移到了她的身上，一时间万目聚焦，星光璀璨。满娘都四五十岁的人了，和她走在一起也仿佛年轻了不少，借着新娘子的光辉，她也高傲地昂着头，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小家碧玉一般。

当新娘子跨进内堂时，原先的闹哄哄立时变成了鸦雀无声，汪镇长给长了脸面，脸上笑开了花，心想自己准是上辈子准是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今生才能娶到阿狸这样美艳端庄的女子。

拜过堂，喝过了合卺酒，龙凤双烛下，便到了新郎倌替新娘子揭掉红盖头的时候了。

当新娘子红盖头被褪下的那一刹那，仿佛周围所有的空气都凝固住了，男人们端在手中的酒水甚至都不起一丝涟漪，阿发和阿桓也是张大了嘴巴，全然不顾嘴里还未嚼完的饭菜。

她就那样如同一尊洁白无暇的玉雕般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仿佛拨开了沾满微尘的封泥般，经历了千百年的等待，才出现一张如此完美的面庞。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一张似合未合的流萤嘴，衬得所有在场的女子都是黯然失色。且见她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一时间都是惊为天人。茅无极清修多年，定力虽远优于寻常之人，但他也并非木石之人，看到如此美艳绝伦的女子，也是心中一动，啧啧称奇。

虽是大喜日子，阿狸的眉目间却似乎锁着几抹薄薄的忧愁，他见男人们都目光灼热地盯着自己，脸上一阵酡红，慌忙娇羞地侧过脸去。哪知这一欲遮欲掩的媚姿在男人们看来，更是如同靡靡之音，销魂蚀骨，不知引来多少放浪眼神的游弋摩娑。

阿桓先于阿发清醒了过来，显得极是亢奋，拉着巧云说道："师妹，你看她的眼睛，秋波流转的，多漂亮！"

巧云取向正常，对美女不感兴趣，但见阿桓兴致高，为了不扫他的兴，只得附和道："嗯，是很漂亮。"

"嘿嘿，你看他的嘴，像樱桃似的，好小呢，不知道吃饭是怎么吃进去的。"

"你看她的鼻子……"

阿桓一直在自顾自地叨唠个不停，巧云无奈还要做听众，简直是耳朵和身心的双重煎熬，只听她气氛地一拍桌子，怒道："好了啦！她哪里都好，哪里都漂亮，就我最丑了好吧！"说完扭过头去，不再理会阿桓。

阿桓不知道哪里又惹巧云生气了，无奈地耸了耸肩，心中嘀咕道："还真是女人心，海底针，说得一点都没错。"

酒足饭饱后，也到了送入洞房的时候了，正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多少男儿翘首以盼的乐事，面对如此佳人，老镇长也是热血膨胀，心中直痒痒了。

离开前，阿狸极有礼貌地给在场宾客屈身作揖，以示感谢各位的捧场。起身时，她清波流转的双眸环视了一眼在场的所有宾客，当她的眼神落到茅无极身上时，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慌乱，随后又赶紧收回了眼神，随着汪镇长往洞

房的方向走去。

茅无极神色一凛，她方才眼神的变化，虽然极其细微，但还是无法逃过自己的眼睛。

她认得自己么？她究竟是谁？在这里有什么目的？一系列盘根错节的问题缠绕在茅无极脑海，让他云山雾罩，狐疑万分。

看到主人家离去，内堂的宾客都是纷纷站起身来，鼓掌送去祝福，其中也羼杂着许多无奈的叹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在情理之中，一个是年过半百的，半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的羸弱老汉，一个是如同天仙下凡的绝色少女，这样一对璧人组合在一起实在是显得有些不搭调，但婚礼已完，尘埃落定，那些空腹深情的男儿们到头来也只能是无端望门空嗟叹。

夕阳犹如伤口中缓缓淌出的鲜血，一点一点，染得苍茫天际迷离诡谲。宾客们酒足饭饱，已经开始渐渐散去，偶有几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则由丫鬟们扶到客房里去休息。这时茅无极将阿发和阿桓叫到身旁，小声道："我看那阿狸行踪可疑，绝非善类，老镇长处境堪虞，你们今夜便留在这汪府之中观察，无论是哪方神圣，今夜一定都会露出马脚，你们查清她的身份后立刻回来告诉我，切莫再因贪玩耽误大事了。"

阿桓正在一旁惘然若失，此刻听到有机会再见到她，连忙笑着答应，阿发也是点头如捣蒜，看得巧云好生生气。

说罢，两人便趴在桌上，大声说着乌七八糟的梦话，佯装酒醉，果然，没多时，两个一高一矮的婢女便捏着鼻子走了过来，极不情愿地替他们擦去嘴角呕吐的秽物，紧接着又将俩人扶到了房间里。两人紧搂着婢女的纤腰，一有机会就挤眉弄眼，一路上又是没少揩油。

回客栈的路上，巧云回想起阿发和阿桓看到阿狸时那浑然忘我的迷醉神情，不禁摇了摇头，叹道："美色绕心间，阴天变晴天。这些个男人啊……"

身旁的茅无极见她念念有词，一副故作老成的模样，不禁有些忍俊不禁，故作正经地咳嗽了两声。

巧云话刚出口便后悔了，心想这茅无极也是男人啊，自己这样以偏概全的，一棒子打死一船人，也难怪师父会生气，于是乎只得吐了吐舌头，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夜幕降下，乱云飞度。天空仿若漆黑诡秘的眼瞳，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

不眠之人。茅无极回想着白天见到阿狸的情景，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间都是散发着让人无可抵挡的魅惑，她看着自己的眼神，为何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自己是否曾经与他缘悭一面？茅无极心乱如麻，却怎么想也想不清楚。

房间内一灯如豆，巧云见师父在想事情，便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给茅无极斟上了一盏浓茶。

“师父，您要的茶沏好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茅无极轻叹一声：“为师心中烦闷，睡不着。”

巧云试探性地问道：“师父准又是在想阿狸姑娘了吧？怀远县民风淳朴，男耕女织，都是寻常人家，能出如此美女倒也是件奇事了。”

茅无极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忽然眼中一亮，追问道：“你方才说阿狸姑娘是安徽怀远人氏？”

“是啊。当初王掌柜不就是这样告诉咱们的么？”巧云只当师父是贵人多忘事，又补充道：“咱们来黑水镇之前，还路过怀远县哩，您忘记啦？嘻嘻。”

茅无极口中念叨了一阵，忽然脸色一变，口中说道：“糟糕，坏事了！我早该猜到这一点的，唉……”茅无极说罢将拳头捻得格格响。

巧云不明所以，惶然道：“师父，发生什么事情了？”

“云儿，我问你，你可曾听过在怀远县东南，淮河之滨，有一座涂山？”

巧云点头道：“当然听过呀，听说涂山曾是大禹帝将淮河水改道，并大会诸侯的地方，连怀远县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呢。”

茅无极首肯道：“没错。当年大禹在涂山大会诸侯之后，偶然间听到涂山人唱歌，说“绥绥白狐，庞庞九尾”，如果在这里‘成家成室’，就会子孙昌盛，于是大禹便娶了一名涂山氏的奇女子，名叫女娇。”

巧云疑惑道：“那女娇和那句歌词有什么关系呢？”

“女娇便是九尾狐所化，是九尾狐的始祖，而涂山氏一族，也是九尾狐一脉的起源。”

“噢。”巧云应了一声，旋即又追问道：“那这段传说和阿狸姑娘有什么关系？”

茅无极表情肃然，一字一顿道：“阿狸便是涂山一脉，咱们一直追杀到此的九尾妖狐所化！”

“什么？！”巧云显得大惊失色，感觉喉咙都快要发不出声来了，“狐狸狐狸，难怪她叫阿狸……也难怪她会突然出现在黑水镇之中……”

茅无极凛然道："这只九尾妖狐在涂山已经修行了千年，善化人形，而且有着九条命，道行高深莫测。我自从接过师父的衣钵后，便开始追寻她的踪迹，这十几年来，我历尽千辛万苦，虽曾七次将她击杀，但仍无法消灭她，她现在仅剩了两条命，如果再杀她两次，便可将她打入六道之外，让她永世不得超生了！"

巧云走到茅无极身旁，小声道："师父，有些话其实我一直想和您说。大禹是人皇，他能放下芥蒂，娶女娇姑娘为妻，说明这涂山一族并不是作乱的妖物，而是灵兽了。咱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将阿狸置于死地，未免有些不妥吧？"

茅无极冷哼一声："妖就是妖，生来便是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人人得而诛之，怎能轻易动恻隐之心，存有妇人之仁？"

见巧云仍是一脸迷惑，茅无极又抚摸着巧云的头发，解释道："云儿，别怪师父狠心，你还小，很多道理都还无法参透。自古以来狐媚惑主，横行人间的事例还少么？很多东西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千万不能被那些外表皮相给蛊惑了。"

巧云平时最听师父的话了，乖巧地点了点头。

茅无极微微一笑，继续看着黑沉沉的天色，担忧道："不知道桓儿和发儿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话说阿发和阿桓被扶进了客房后，准备呆到天黑再行动，这段时间阿发又闹了肚子，接连着往茅厕里跑了四五次，想必是在晚宴上吃了那堆蘸了哇沙比的西洋生肉所致。

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阿桓是粗中有细，考虑到两人之前暴露了身份，便特地在行动前准备了两块黑布来遮住脸面，这样就没人认得出来了。今夜说来也奇怪，连天上的月亮都被黑云给遮住了，四周能见度极低，当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两人刚往外走了几步，只感觉阴风惨惨，竟然出奇地寒冷，心里头也是凉飕飕的。所有的房间都熄了灯，四周一片寂寥无声，只有洞房内的龙凤双烛仍幽幽地飘荡着光明，将油纸窗上的大红'囍'字印衬得如同血色一般。

两人矮身钻进洞房外的灌木丛，待确定四下无人之后，又悄悄溜到了洞房外，贴着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

"喂，师弟，新娘子这般漂亮，这下可以大饱眼福了。"阿发揩了一把嘴角

的哈喇子，色迷迷地笑道。

阿桓的自持力倒是比阿发要强上一些，他提醒道："我说你悠着点，别忘记师父是让我们来查探阿狸的身份的。"

"唉呀，知道啦，知道啦！怎么说起话来跟师父一个样儿。"阿发颇有些不耐道。

两人用手指蘸了口水，在油纸窗上点开了两个小破洞，开始往里面观瞧。此刻闹洞房的亲友们已经走了，地上仍是可见有少数果屑和残渣，而汪有龄此刻正与阿狸在对饮着美酒。

汪有龄是嘴不色眼色，嘴里品着美酒，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阿狸的隆起的胸脯。已为人妻的阿狸混不介意，纤白的双手捧起沉重的酒壶，笨拙地啜饮一口，却呛得两腮酡红，犹自不愿将壶放下，逗得汪有龄哈哈直笑。

阿桓叹了一声，说道："夜色如酒惹人醉，情侣恩爱巫山会，当真是羡煞旁人呐！"

阿发却不同意，说道："我看啊，是红烛终有尽，鸳鸯两纷飞。你看汪老头那骨瘦如柴的模样，骨头仿佛随时都会散架似的，谁知道还能活上几天？可惜了这阿狸姑娘要守活寡啰！"

正聊着，汪有龄忽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阿狸忙拿来一纸洁白方巾，边替他捶着背，边将方巾递给了他。

"老爷，别再喝了，身子要紧。"阿狸关切道。

汪有龄摆着手示意自己没有大碍，哪知却是咳得越来越厉害，脸色都发青了。阿狸皱了皱眉，将他扶正坐好，另一只手伸在他背后，轻轻往前一推，汪有龄便如同弯曲的铁丝被人给拧直了一般，哇地一声喷出一大口带血的浓痰来，沾得方巾上到处都是。

屋外的两人看得犹自恶心，阿狸却是混不介意，接过方巾便拿去铜盆里揉搓清洗。

吐出了淤痰，汪有龄显然是顺过了气，竟然不再咳嗽了，双手抚摸着胸脯轻松道："舒服多了。"

阿桓疑惑道："你刚看清她的手法没？一下子就妙手回春了，好神奇。"

阿发糊里糊涂道："没啊，刚才太快，哪看得清楚。"

"狸儿，先别洗了，你过来。"汪镇长伸手招呼道，浑浊的双眼中却是炽烈

无比。

“老爷，好些了吧？”阿狸乖巧地坐在汪有龄身边，眉角的粉黛眯成了一条线，显得妖媚无比。

“嗯，好多了，狸儿呀，这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等了吧……”汪有龄边说着边不安分地用双手在阿狸的柔媚的曲线上游弋摩挲。

“快啊，快啊！”蹲在外面窥视的阿发也忍不住在心里催促道。

“唔……”阿狸轻轻推开了汪有龄的手臂，嗔道：“老爷，瞧您急的，阿狸是你的人了，伺候您是理所应当，只是您今天身子欠佳，阳气不足，此时行房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来日方长的，也不急于今天这一刻，我看还是改天吧！”

汪有龄一听不依了：“狸儿，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么？你来我府上做丫鬟时，我要你，你不允我，现在你已经是我汪某的小妾了，总该要从了我了吧？”说罢便朝着阿狸娇滴滴的脸蛋上笨拙地亲了一口。

“可是，老爷的身子……”阿狸不无担忧道。

汪有龄面泛春光，笑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去死亦不悔！今夜能够享受到这鱼水之欢的人间极乐，让我少活个几年又有什么关系？”

阿桓听得有趣，小声揶揄道：“这汪老爷子好生有趣，对的是什么鸟歪诗啊！”

阿狸见汪有龄一再坚持，也不好再忤逆他的意思，便开始宽衣解带，投入了汪有龄的怀抱之中。汪有龄使劲抱住阿狸的娇躯，又是闻又是亲的，由于太过激动，不多时已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爷，你身子虚，还是让我来吧。”阿狸很温柔地将汪有龄按倒在床上，一反矜持的常态，竟主动骑在了汪有龄身上。

“哇，这个火爆！”窗外偷窥的两人互视了一眼，兴奋道。

第二十三章
魅影狐踪现

烛火昏黄，春情流淌。阿狸开始一件一件地褪下衣裤，动作火辣，姿态撩人，渐渐地，她那件橘黄色的可爱小肚兜露了出来。汪有龄早已是欲火难耐，双手从肚兜两侧伸了进去，紧紧地抓住了阿狸胸口那两座白花花的小山峰，饶有兴致地揉捏着。阿狸嘤咛地娇哼一声，轻咬下唇，默默承受着胸口粗暴的快感。就在阿狸准备褪下花边小裤，将自己完完全全交给汪有龄时，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起身穿上绒毛花鞋，羞敛地将桌上的龙凤双烛给吹熄了。

阿发急得直拍大腿："娘个球的，不会吧，正是关键的时候呢，怎么把灯给灭了！"

屋子里面娇喘连连，阿桓也是听得心里直痒痒，附和道："是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屋内热情似火，屋外心急如焚，两人也只能听着屋子里的淫声浪语过过耳瘾了。汪老爷子肾亏阳虚，下面的玩意儿没坚持多久就缴械投降了，行完房事后，汪老爷子只感觉身子被抽空了一般，浑身困乏，脑袋一歪便打起呼噜睡了过去。

阿狸披着白色的纱衣再次点燃了蜡烛，面色娇红，双眼春水外露。只见她捋了捋有些蓬乱的青丝，缓步走到梳妆镜前，开始绾发擦眉。这时候许多老百姓都还是在用传统的青铜镜，画质模糊，光线稍微暗一点就看不清楚了，而汪有龄家的梳妆镜则是特地从省城里买回来的，是全镇唯一的一面镀银镜，着实让许多姑娘家羡慕不已。

阿发舔着舌头笑道："看来那汪老头可喂不饱她呀，我倒是可以一试。"

阿桓很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讽刺道："少在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就你那模样啊，人家姑娘家光看见就没欲望了。"

阿发想要辩驳什么，但他却忽然间瞳孔放得老大，两片嘴唇上下颤抖着，指着屋子里那面镜子，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你又在做什么春梦了？”阿桓打了个哈欠，厌恶道。

“快看，你快看镜子里面！”

阿桓当是那阿狸又春色外露了，急急忙忙一看，也差点没吓得叫出声来，只见阿狸依旧在梳着头发，而那梳妆镜中，竟赫然蹲着一只红眼白毛的狐狸！镜子里的狐狸要比两人从前见过的狐狸要漂亮上许多，白狐身后的九根长短划一，毛茸茸的尾巴闲适地左摆右摇，无论是节奏或是步调都是十分整齐。

“狐狸……是狐狸精！”阿发表情显得十分夸张。

阿桓当机立断道：“走，快去报告师父！她就是咱们要找的九尾妖狐了！”

两人刚准备站起身，这时阿发肚子里却如同翻江倒海一般，竟冷不丁地放了个屁，想必是晚宴上吃的那堆不干不净的东西又在肚子里闹腾了。

阿桓耳疾手快，慌忙捏住了鼻子，不让臭气灌进去，嘴里骂道：“我说你咋就不能检点些？”

阿狸听到响动，迅捷地转过头来盯着窗外：“谁在外面？”

此时的阿狸已是变了模样，鬓角旁的两只人耳已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头顶上两只三角形的兽耳。她的两只眼珠子全是红色的，瞳孔也变成了一个椭圆状的晶体，无数阴冷的幽光从眼瞳里喷薄而出，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不好，被她发现了，快跑！”阿桓大惊失色道。

还没跑出几步，两人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长啸，一个迅捷无比的黑影从房间内钻出，匪夷所思地轻步一跃上了房顶，又突地向前一跳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阿桓跑着跑着，气不打一处来，责怪道：“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说你是闯祸精一点都没错！”

阿发紧张地四下张望着，无奈道：“我也不想的啊，谁知道我这吃惯了中国菜的肚子不适应西洋菜呢！”

就在此时，两人身前忽然落下了一道曲线分明的黑影，封住了两人去路，由于力道太大，黑影落地时扬起了一阵烟尘，十分呛鼻。

阿狸！

此时的阿狸已是化为半人半兽的形态，和之前贤淑温婉的少女模样简直判若两人。唯一不变的，是她眉目间那股让人难以抗拒的妩媚之感。

“我只不过想要像凡人一样过上安稳的生活，你们师徒为何要一再苦苦相

逼？”阿狸冷声道，身后的九条长尾如同孔雀开屏般地排成了扇形，每条尾巴却又像是被付予了单独的生命，都是姿态婆娑，像水草般摇弋着。

“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没看见。”阿发看着阿狸手指上半尺长的紫色指甲，腿都吓得不听使唤了，但这次也怪不得他，站在他眼前的可是有着千年道行的妖物，杀人不眨眼，饮血不留痕，岂是他们师兄弟俩能对付得了的？

阿桓心中发虚，脸上却无惧色，只听他正色道：“好你个大胆妖物，不乖乖呆在山中修行悟道，却跑到人间来魅惑苍生，快说，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倒是像条汉子。”阿狸冷笑一声，姿态一如既往地妩媚，“不过我可不愿和你们这些迂腐不堪的凡人多做解释！”

只见阿狸殷红的双眼中精光一闪，整个人匍匐着，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朝着两人飞扑而来。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只闻到一股浓郁的兰花清香，随后身上便出现几道银白色的弧形光影，数招之下，两人身上的粗布麻衣竟化为一堆长短不一的布屑飘然落地，光秃着上半身赤条条地呆立在原地。

阿狸玩味地看着两人，挑逗道：“怎样？两位小哥还要不要玩玩？”说着又用修长的指甲指了指两人的裤裆。

阿发和阿桓往身下一看，慌忙捂住裤子，生怕连裤子也给这妖狐扒走了。

阿桓知道阿狸方才是手下留了情的，要不两人落在地上的就不是碎布，而是肉块了。他不禁疑惑道：“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我要你们离开黑水镇，永远不要再回来！”阿狸目带寒光，冷声道。

阿桓眼珠一转，笑道：“哦，我知道了，你是想支开我们，好让你在这黑水镇里为所欲为对吧？”

阿狸面无表情道：“随你们怎么想。要么就离开，要么就把命留下，你们自己选吧！”

阿发见气氛紧张，生怕惹恼了阿狸召来杀机，忙出来打圆场：“我说阿狸姑娘，有事好商量，先别冲动嘛，嘿嘿。”

“师兄，不用求她！”阿桓打断道，“哼哼，你可别小瞧了我们茅山一脉，没两把刷子，怎么敢出来驱鬼捉妖，看招！”

说罢，阿桓拳打西方，意指借西方金龙之威，旋即右脚画圆，收回手臂挽成持珠状，宛若仙童下凡一般，摆了个金童捧印的姿势。

阿狸本是不以为然，却见阿桓手中那‘金印’金光灿灿，十分炫目，晃得自己睁不开眼睛，阿狸心中一恼，挥爪便要去抓他，却发现一股奇怪的劲力挡在身前，自己根本无法靠近分毫。

阿发见阿狸没了辙，不禁交口称赞道:“师弟，果然有两把刷子，这招厉害！”

阿桓经他一扰，也是得意忘形，笑道：“怎么，想不想学学？跪下来拜师我或许可以考虑教你！”

茅山道法均需凝神聚气方能发挥最大威力，阿桓此刻分了神，法术立时减弱大半，手中金光也黯淡了许多。

“嚎！”阿狸翘臀一扭，九根毛茸茸的尾巴竟然自行伸长，如同蛛网一般将阿桓上上下下给绑得严严实实。

阿桓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春蚕一般，被整个缚在茧里，丝毫都动弹不得，忙大声向着阿发求救。

“敢打我师弟，我和你拼了！”阿发豪气干云道，飞身一脚踢在其中一根毛尾上，却感觉自己的脚如同陷进了淤泥里一般，柔软不堪，根本无法使上劲，待他想收回脚时，那已经张成弓状的毛尾却倏地往回一弹，将阿发震飞了老远。

三人的打斗声惊醒了汪府的家丁们，他们循着声音的方向从四面八方如同潮水一般涌了过来，手里头的火仗烧得特别旺，在黢黑的夜空下如同一条条吐信的长蛇一般。

看到周围火光漫天，人声汹涌，阿狸收回了狐尾，不再恋战。一声尖锐的长啸后，阿狸半蹲着身子轻身一跃，当两人再次看去时，她已经在站在十尺之外的树梢上了。她仿佛没有重量似的，以至于如此细的树梢都没有任何弯折。她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人，仿若女王一般盛气凌人，在留下一个谜样的微笑后，她又再度消失在夜幕之中。

“啧啧，我觉得她变成狐狸后反倒更性感了。”阿发望着阿狸离去的方向，回味道。

“你脑袋秀逗啦，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去看她！”

阿发回过神来一看，才发现两人已经是被手持木棒的家丁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家丁都是从黑水镇中精挑细选招进来的，个个都是人高马大，身手矫健，为首的头子看起来四十挂零，长得是尖嘴猴腮，两人白天在内堂是见过他的，他便是汪府的管家白福。

阿桓和阿发生怕白福会认出自己，忙摸了摸脸上的黑布方巾，还好都在。

白福挥了挥手上的火仗，大声喝道："两个小毛贼好大的胆子，竟敢夜闯汪府图谋不轨，活得不耐烦了是吧？都给我绑起来！"

虽然斗不过那九尾妖狐，但师兄弟二人对付这些脓包沙袋还是绰绰有余的，两人且战且退，随时寻找着机会溜出去。

"哎哟！"阿发惨叫一声，头上冷不丁被挨了一记闷棍，眼中直冒金星，眼看着木棍便要如同雨点般砸过来，阿桓忙抢身过来三拳四踢，七八个家丁又是应声倒地。

汪府的家丁足有三十人之众，而且个个都是手持木棍，阿发和阿桓赤手空拳，渐渐都感到有些体力不支了，身上也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

眼看着两人即将被逼退到墙角，阿发不禁急问道："喂，师弟，你道法不是比我强那么一丁点儿么，师父有没有教过你一些撒豆成兵，纸人纸马之类的法术？这样咱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

阿桓见他死要面子活受罪，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师父是同时教的咱们俩，只不过是你自己不认真学，全都抛诸脑后了而已。纸人纸马的是没有啦，不过有一个障眼法倒是可以一试！"

"什么障眼法，快说快说！"阿发眼中一亮，急切道。

"这个障眼法是幻术的一种，需要用意念来催动，叫做'回梦'。"

阿桓说着双手捏成剑指，分别顶在自己的左右太阳穴，双眼半睁半闭，口中念念有词，不多时，围着两人的十几个家丁忽然都十分忌惮地将手中的木棍扔到地上，仿佛拿着的是烧红的烙铁一般。

"蛇啊，有蛇！"家丁们都是抬脚伸手，想要避开那些木棍，生怕沾到了自己一星半点。

阿发看得好玩，拍手笑道："这是怎么回事？"

阿桓单眼一眨，解释道："你看到的是棍子，是因为你没中幻术，而他们看到的则是蛇。"

一旁的白福见手下个个都是丢盔弃甲，乱作一团，不禁气急败坏道："一群没用的蠢东西，那都是幻觉，快给老子拣起来！"

"不好，又来了！"阿发见到家丁们再次气势汹汹地涌上来，而自己却是腰腿酸软，再也使不上半分力气了，不禁慌了神。

“你先闪开！”阿桓将阿发推到一旁，自己则独自站在墙角，闭眼念着咒语。

家丁们被阿桓当成猴耍，个个心中都有气，眼见他不跑不闪，都是想狠命揍上他一顿，哪知刚欺身到他近旁时，却发现他竟然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瞬间消失不见了。

“他妈的，人呢？”

“刚刚都在这的啊！”

“真邪了门了！”

其中一个胆子稍小的家丁打了个寒噤，颤声说道：“不会是遇上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此言一出，大家都是吃了一惊，白福却是怒气冲天地跑过来，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骂道：“放你妈的狗屁！哪来的什么鬼，都是些邪门歪道的小把戏而已，快去给老子把他找回来！”

这时阿桓站在墙头上朝着家丁们直挥手：“孙子们，你爷爷在这儿呢，哈哈哈！”

白福气得哇哇大叫，将手中的火把朝着阿桓使劲扔了过去，只听‘啊呀’一声惨叫，没砸着阿桓，倒是将一个胖家丁的帽子给烧着了。

阿桓笑够了，朝着阿发伸手要将他拉上来。家丁们生怕他又使什么邪术，都是在原地徘徊，没人再敢往前踏上一步。

阿发见家丁们被整得如此狼狈，也来了兴致，问道：“师弟，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幻术？教教我好不，我也要过把瘾，整整那帮兔崽子！”

阿桓想了想，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你真的想学？”

“必须的！”

阿桓又叮嘱道：“好，我示范给你看。不过这法术有个讲究，心诚则灵，如果心中有杂念，法术就会失效，你可想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别那么多废话，快点啊！”阿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阿桓“嗯”了一声，接着又故作正经地将双手放在太阳穴处，口中念念有词：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就这样？”阿发满脸疑惑道。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

“哈哈哈，我还当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法术呢，原来这么简单，我也会！”阿

发自鸣得意道。“看你师哥我的表现吧！”

“加油，我在背后支持你！”阿桓捂嘴偷笑道。

阿发此时见家丁们都是畏畏缩缩的，没人敢靠近，更加显得神气，挑衅道：“小兔崽子们，你发爷爷在此，你们大家一起上吧！”

这些个家丁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阿发一挑衅，胸口的无名火就给点着了，纷纷哇哇大叫着冲了过来。

面对潮水般的喊杀声，阿发面不改色，学着阿桓的模样，双手捏成剑指放在太阳穴处，口中大念咒语：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那个被烧掉了帽子的胖家丁看到阿发一副神神叨叨的模样，忙挥手拦住了周围的同伴，谨慎道：“等等，小心有诈！”

阿发一直念了七七四十九遍，这才睁开了双眼，他发现围在自己周围的家丁们个个都是张大嘴巴望着他，以为是法术生效了，大为得意道：“哈哈，你们这群傻鸟，我都隐身了，你们还盯着我看干吗？”

话刚说完，他发现胖家丁的脸色一变，口中大喊道：“打啊！”

无数根木棒如同暴雨般砸在阿发身上，直打得他鼻青脸肿哭爹喊娘，阿桓的恶作剧闹够了，也从墙头上跳下来，一个掌心雷震碎了七八根木棒，拽着阿发便跳上了墙头，逃出了汪府。

已经过了三更天了，阿发的房间中却仍是怪叫连连，此刻巧云正在给他涂药跌打膏，只要一摸到患处，阿发便叫得跟杀猪似的，听得其他客房的客人都是心头打颤，瘆得慌。

巧云皱眉道：“你们俩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咧？”

一提到这事儿，阿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去问问阿桓那臭小子，都是他搞的鬼，说什么狗屁咒语可以隐身，隐个屁！害我无端挨了顿暴揍！”抱怨完还不忘撒娇道：“哎哟，师妹你轻点儿，好疼的喔……”

阿桓抚摸着笑到抽筋的肚子，辩解道：“我说过这个法术心诚则灵，是你自己杂念太多，胡思乱想，才会导致法术失效的，小师妹你来评评理，这能怪得了我吗？”

巧云心中好笑，嘴上却是嗔道：“好啦好啦，我帮理不帮亲，你们两个老没个正经的，快坐好啦！不然你们自己敷药去！”

阿桓见巧云涂药膏的认真样儿好生可爱，便想逗她一逗，只见他使劲在大

腿内侧拧了一下，接着又装模做样的叫出声来:“哎哟！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呀，二师哥，怎么了？”巧云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忙走到阿桓身边嘘寒问暖。

“我这里疼，这里疼……”

“哪里？”巧云眨巴着水汪汪的双眼问道。

“就是这里……”阿桓指着自己的大腿内侧道。

巧云小心翼翼地揭开阿桓的裤腿，看到他大腿内侧果然有一道青紫色的淤痕，不禁心疼道：“谁这么狠心啊，把你打成这样！”

阿桓佯装痛苦道：“还不是那帮恶家丁？哎哟，疼死我了，小师妹你快点帮我揉揉……”

巧云玉面飞霞，羞敛道：“你伤到这里……我怎么帮你揉啊……”

阿桓又接连倒着苦水：“小师妹你不帮我，那干脆疼死我算了，哎哟……”说罢还不忘眯着眼睛观察巧云脸色的表情。

阿发见他一个假病号在这嗷嗷求哺，自己一个真病号却被冷落了，心中将他骂上了千万遍，什么卑鄙无耻，下流淫贱都用上了。

巧云想了一下，说道：“好了啦，我帮你就是了，你要好好躺下别动喔！”说罢便用纤纤玉指蘸上了滑腻腻的跌打膏，轻轻按在阿桓大腿内侧搓揉起来。

阿桓只感觉大腿内侧一阵彻骨的清凉，仿佛换了层皮一般，连骨头都要酥掉了。巧云的动作很轻柔，而且很有节奏，因为靠近敏感部位，阿桓只感觉大腿内侧痒痒的，想笑出声来，却又不敢笑，想动一下，却也不敢动，十分难受，连眼泪珠子都憋出来了。

巧云大惑不解道：“咦，二师兄，你怎么哭了？”

“没……没什么，是感动的泪水。小师妹你对我这么好，我实在是太幸福了，真的谢谢你。”阿桓插科打诨道。

阿发撇嘴道：“去你的，我看是冲动的泪水吧！”

巧云笑靥如花，温柔道：“嘻嘻，傻瓜，师兄妹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呀，若是要谈感谢二字，岂不是显得见外了么？”

阿桓欣然道：“师妹说得没错。”随即又躺下身子，尽情享受着这般天伦之乐。

为了方便使力，巧云一直是半只手臂轻压在阿桓的胯部，但总感觉有个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在顶着自己的手臂一般，十分不舒服，她捏着那根木棍似的硬物，奇怪道：“二师兄，你是不是藏着什么武器？先拿开好不好，顶着我都不好用劲儿了！”

阿桓朝着胯下一看，不禁面红耳赤，脸上大窘，阿发也是瞪大了眼睛，咋舌道："小师妹，快放开，那是他的，他的……"

"那是……是根棍子，师哥用来防身用的，别在意……"阿桓说罢赶紧用衣服盖住了胯部，使劲用手捂着，生怕它再次探出头来。

阿发见阿桓三番两次得手，也是按捺不住了，当下便朝着自己的裆部使劲揪了一把，大叫道："啊呀！小师妹，疼死我了啦，也帮我揉揉，快……"

"哇，你太过分了！小师妹别过去。"阿桓指着阿发的鼻子小声骂道。

"为什么你可以，我就不可以？哼！"阿发毫不在意地说道，眼见巧云调转了目光望着自己，不禁心花怒放，忙使劲张开了双腿，好让裆部能够完全暴露出来接受爱抚，此时的阿发穿着灰色长裤，哪知却因为力道使得过大，本来就打着补丁的裆部竟脱了线，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从裆部直延伸到屁股，完完整整地露出了那条数月没曾换洗过的内裤。

巧云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呀"地尖叫了一声，捂着脸跑了出去，却冷不丁地撞在了刚进门的茅无极胸口。

茅无极问道："云儿，慌慌张张的这要是去哪？"

巧云脸红得跟番茄似的，白了阿发和阿桓一眼，嘟嘴告状道："师父，师兄他们联起手来欺负我！"说罢又羞答答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茅无极严厉地看了两人一眼，训斥道："都这么大的人了，行为还不检点，现在又联起手来欺负一个女孩子，还害不害臊？"

阿发和阿桓自知理亏，只得吐了吐舌头，低头认错。

"此次夜探汪府，可曾查到了什么线索？"茅无极推开了木窗，一股清冷的夜风灌了进来，凉飕飕的，让三人都是浑身一震。

阿桓想起了在汪府的遭遇，脸色大变，急忙汇报道："师父，您说对了，那阿狸姑娘果真有问题！您猜猜她是谁？她就是咱们一路追杀至此的九尾妖狐！"

茅无极颔首道："这些为师早就知道了。还好你们这次没有大碍，那妖狐神通广大，十分难缠，只有为师能降得住她。"

阿发愤愤然道："太好了，那明儿个一大早我们就和师父一起，将那九尾妖狐给灭了！"

茅无极似笑非笑道："灭了她？你舍得么？"

经这一问，阿发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嚅嚅道："我是说，把她关起来，别

让她害人就好……”

茅无极摇了摇头，忽然正视着两人，严肃道：“狐魅惑主，色心害人，你们这样沉湎于声色犬马，种下祸根，今生就会有现世报，真到那时为师也无法救你们。从现在起，为师要你们记住，绝不可对那狐妖存有丝毫同情之心，面临抉择时，也不能有半分妇人之仁，否则最后受害的只有你们自己，可曾明白了？”

“明白了，师父。”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嗯。”茅无极满意地点了点头，旋即又叹息道：“为师又何尝不想早日结果了这孽畜，也算是功德无量的大功一件，只可惜这孽畜如今化身为汪镇长的姨太太，一举一动都有几十双眼睛盯着，而且汪兄也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了这几层顾虑，她便占了主动，咱们却落到了被动的位置，这样一来就颇为棘手了。”

阿桓见师父说得有理，也是附和道：“师父，您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

茅无极捋须道：“唯今之计，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二天一大早阿桓感觉胸口闷得十分难受，睁开眼却看到阿发竟不知何时爬到了自己的床榻上，双手搂着自己的脖子，而他那头发上满是油脂的大脑袋则紧紧地枕在自己胸脯上，表情甜蜜而暧昧。

“哇，不是吧！”阿桓瞬间有一种贞操被夺走的羞耻感，赶紧推开了阿发，蜷缩在墙角。

阿发被阿桓一阵推搡，已是幽幽地醒转过来，伸着兰花指，双手轻柔地按了按蓬松的睡眼，口中撒娇道：“干什么啦，人家正睡得香呢，被你给吵醒了，好讨厌喔！”

阿桓见他目露春水，脸上一阵潮红，不禁强忍住恶心，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骂道：“喂，你发春啦？！难怪昨儿个晚上我一直做噩梦，原来是你压在我胸口！”

阿发见阿桓一直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自己看，不禁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仿若一个娇俏的少女般，用双手捂住了脸面，娇声道：“人家刚起床，还没洗漱梳妆呢，别一直盯着人家看了啦，人家会害羞的！”说罢又歪歪扭扭地站起身来，收腰摇臀地走到了门口，接着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倚靠在门沿上，冲着愕然万分的阿发回眸一笑，妩媚道：“师弟，昨晚你太用劲了，都弄疼人家了，下次记得轻点啦，不然人家可不依你了！”

阿桓听完差点没倒栽过去，自己可从来没这样重口味的爱好啊，守身如玉

的一世清白难道就这样毁了么？而且还是毁在一个男人的手上，说出去还不让人给笑掉大牙！

阿桓当他是得了间歇性精神病，洗漱过后也就渐渐忘记了这事儿。然而一直到吃早饭时阿发都没有出现，这可不像这位食神的风格，以往的一日三餐是从没见他缺席过的。

“你师兄呢，怎么没下来吃早饭？”茅无极边喝着擂茶，边嚼了一口馍，问道。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去干些啥。”阿桓也是不经意地答道。

这时，巧云忽然在房间里大声尖叫了起来。茅无极和阿桓同时一愣，慌忙放下碗筷跑了上去。

阿桓以为是巧云又遇到了老鼠蟑螂之类的物事，哪知刚打开门，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感觉整个人瞬间都要快石化掉了一般。只见阿发此刻正穿着巧云的衣服，自顾自地对着铜镜擦抹着胭脂水粉，一脸享受状，仿佛丝毫没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

阿发自始至终都是伸着兰花指，虽说这些个动作千娇百媚，但再抬眼看镜子里的人儿，却仿佛是见到了人间极品，又黑又丑，令人作呕。

“师父，大师兄他这是怎么了？”巧云丝毫没觉得好笑，因为她也是女人，她知道这些动作决计不是他故意装出来的。

茅无极沉吟道：“看他气血红润，印堂饱满，倒不像是中邪的样子，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中毒！”

“中毒？！”阿桓和巧云同时一愣，阿发的饮食起居都是和他们呆在一起，怎么会无缘无故中毒呢？

茅无极这时走到阿发的身旁，左捏捏又看看，似乎想找出什么异常之处，阿发则是显得十分不好意思，羞涩地将茅无极推开，嗔道：“师父，别这样啦，都弄疼人家了……”

看到阿发撒娇的模样，茅无极直感到胃中一阵剧烈的翻滚，然而，当阿发的手在推开自己时，他蓦地发现阿发的右手中指上竟然有两道整齐的咬痕，咬痕处的伤口还未结痂，牙印处仍是堆砌着干涸的淤血。

茅无极抓着阿发的中指仔细端详了一阵，问着身后的两个徒弟：“发儿这几天可有被什么东西给咬伤过？”

巧云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这个我不知道，都是二师兄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我啊？"阿桓指了指自己；旋即又摸了摸脑瓜，回忆道："好像没见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啊……"

这时阿桓的思绪回到昨天早晨，两人潜入阿狸闺房里的情景，不禁恍然大悟道："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有只白色狐狸咬了他手指一口。"

"白色的狐狸？在哪咬的？"茅无极追问道。

"在……阿狸的房间里……"阿桓看了看巧云，不好意思地答道。

茅无极点了点头，沉吟道："这就是了，那白狐便是阿狸。看发儿的症状，正是中了阿狸的狐魅之毒！"

巧云惊道："狐魅之毒？听起来好可怕的样子，那大师兄他还有救吗？"

茅无极神色松弛，说道："这种毒也并非你想象的那样骇人。狐魅之毒对于女人而言，简直就是趋之若鹜，因为可以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但对男人而言，那就是灭顶之灾了，时间长了，就会变得男不男，女不女，性别难分，既无法娶妻生子，又不能嫁人随夫。"

巧云听完心中放松，扑哧笑道："那照这么说，以后我不应该再叫他大师兄了，而应该改口叫大师姐了。"

茅无极和阿桓听了，也是一阵大笑。

阿桓这时说道："好啦，咱们就别折磨他了，如果大师兄知道以后他娶不了媳妇生不了儿子，那他准会找个墙撞死的，师父您还是快救救他吧！"

茅无极颔首道："狐狸的天敌是猎狗，生平也最忌讳猎狗的冲撞，你们想办法去找一碗猎狗尿来，越大只的效果越好，让发儿将伤口浸泡在狗尿里两个时辰即可祛毒。"

阿发这时一听也没心思补妆了，哭哭啼啼道："才不要，才不要！人家的纤纤玉手，怎么能泡在那么脏的东西里嘛，照这样人家还不如去死好了！"

茅无极三人互视了一眼，都是捂着肚子笑作了一团。

第二十四章
邵氏三姐妹

时光匆匆过，岁月不留痕，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这些日子茅无极愈发感到心绪不宁了，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九尾妖狐的事儿，还有半夜时西镇群尸的蠢蠢欲动，以及黑水镇人尸混居的怪象，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什么。太多的疑问如同一卷卷脱线的毛线团，在茅无极心中肆意滚动，最后又缠结成千丝万缕的愁绪，扯也扯不断，分也分不开。除了吃饭和洗澡，其他的时间内茅无极基本都是将自己紧锁在房中冥神静思，希望心中汹涌的波涛能够渐渐平复，让他能够真正擦亮眼睛来看清这世间种种。

按照茅无极的吩咐，三个徒弟上午看古书，以知晓天文地理，下午则是练茅山基本功，稳扎稳打。每隔两天，三人便可以获得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这对三人来说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了，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三人在练功时嬉嬉笑笑，在田间玩时捕蛙捉蝶，日子过得倒也算惬意。至于阿狸那边，茅无极则特地委托了王掌柜的小舅子随时监视着，若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立马就会带消息出来。

这天阿桓、阿发和巧云在附近山上采了一大篮子野山菊回来，放在鼻尖，清香扑鼻，沁人心脾，让人精神大爽。其实这些采花摘草的活计本来都是姑娘家喜欢干的事，阿桓和阿发本来是不大感兴趣的，无奈巧云一再坚持，两人也只好随她一并同去。当几人快靠近城关时，发现有三个模样清秀的女子正站在城门口，不知在商量着什么。

“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财！”几人又远远地听到了马如龙那鸭嗓子似的声音。

巧云愤愤然道：“可恶，那马如龙又在欺负外地人了！”

阿桓平生也最看不惯恃强凌弱之辈了，当下便说道：“走，看看去！”

三人来到了城门口，此刻马如龙正色迷迷地盯着三位女子，轻佻道：“没钱

也不要紧，让本队长一人亲一下，我便分文不收，放你们进城！”说罢，那双肥厚的色爪子便要向其中一位看起来年纪偏小的少女脸上摸去。

少女没有丝毫慌乱，反而嘴角一笑，抓住马如龙送过来的手臂，反手一扭，马如龙便像公鸡被掐住了脖子一般叫唤道：“喂，放手，快放手，再不放手手就要断啦！”

少女轻笑道：“别以为自己做了个芝麻大的小官儿，就可以轻薄无知女子，以后还敢不敢了？”

马如龙生怕她会拧断自己的手臂，慌忙求饶道：“不敢了，不敢了，以后绝对不敢了！女侠饶命啊！”

这时少女旁边稍高一点的女子妩媚一笑，娇声道：“三妹，算了算了，咱们是来找人的，别和他一般见识。”这女子的声音柔媚似水，哪怕再为铁石心肠的人，听完心中的坚冰也会给融化得无影无踪。

“哼，我二姐替你求情，今儿个就便宜了你！快滚！”那个被唤作三妹的少女娇斥一声，秀脚一抬，将马如龙踢出了老远。

“好身手！”阿桓赞叹不已，暗自鼓掌道。

原本以为是三个小家碧玉，却没想到是巾帼不让须眉，阿桓这时才仔细打量起眼前的三个形同姐妹的少女来。

这被唤作三妹的少女打扮得十分新潮前卫，粉红色的花边衬衫，搭配着一双光泽饱满的灰褐色的女式皮靴，耷拉在肩头的长发则是烫成了一圈圈的小卷儿，像是弹棉絮时的线团子一样，十分新奇可爱，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她身下那条紧身的齐臀小皮裤了，臀部优美火辣的线条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修长白皙的美腿更是如同凝脂一般，光看着就让人鼻血直流。相比于三妹的一身惹火的西洋装，二姐的装束则是另有一番风味，一袭火红如同烈焰般的绣褥长衫，浓妆艳抹的唇彩眼黛，处处彰显着女主人的妩媚与不羁。而最左边的那位蓝衣女子想必便是大姐了，一身规规矩矩的淑女衣裤，着装相对两位妹妹来说朴素了许多，齐耳的短发和不苟言笑的神情看起来颇为偏中性。虽然三姐妹的着装天差地别，但还是有着一个共同点，那便都是五官精巧，标标致致的大美人儿。

三妹回头看了看阿桓，调皮地冲他一眨眼，又扭过头去，摇着二姐的手臂，得意道：“姐姐，你听到没，他刚才在为我鼓掌耶，嘻嘻，你妹妹我还是没给你丢脸吧？”

这时站在最左边的蓝衣女子点了一下三妹的鼻头，嗔道：“你这小捣蛋，给

了鼻子就上脸，我看啊，改明儿一定要给你找个知书达理的婆家来好好教教你才行！”

三妹听罢嘟着嘴撒娇道：“哼！人家才不不要呢！而且大姐和二姐这么疼我，怎么舍得把人家嫁出去嘛，对不对？”说罢又冲着旁边的两位姐姐做了个鬼脸，逗得两人娇笑连连。

阿发一脸羡慕道：“这三姐妹倒真是情投意合呢，感情还真好。”

巧云揶揄道：“但凡是长得漂亮的姑娘，有哪个你不说好的？”

阿发嘿嘿一笑：“照这么说的话，还是师妹你最好。”

阿桓也是插科打诨道：“师妹好才是真的好。”

巧云对师兄弟俩的油腔滑调早已是司空见惯，扑哧笑道：“我看你们俩是在山上采花时抹了花蜜了吧，嘴巴这么甜。”

几人正准备进城去，忽然看到马如龙带着七八个保安队员又气势汹汹的折返了回来，双手插腰拦在那三姐妹跟前，一副拦路虎的恶霸模样。

三妹笑靥不改，随意打量了一下那几个痞里痞气的保安队员，说道：“怎么，皮又痒痒啦？我看你另外一只手也是不想要了吧！”

马如龙气急败坏道：“死丫头，刚才我是没准备好，被你偷袭才着了你的道儿，这回你们可没这么走运了！弟兄们，都给我抓起来！”

“哎哟，找了几个帮手就开始逞威风啦，人家心里好怕怕喔。”二姐佯装着抚摸胸口，调笑道。

马如龙看着她胸口那道饱满的沟壑，眼珠子都快要掉了下来。

眼看着两帮人要动手，阿桓这时走了过来，拦在了中间。“马如龙，她们是我请来的朋友，你放她们进城吧。”

马如龙那对三角眼挤成了一个奇怪的模样，上下打量着阿桓，气不打一处来，“你他妈的算老几，我告诉你，我有个记事薄，谁和老子有仇我就划上一个叉，你们师徒几个的叉现在是最多的，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你们就走着瞧好了！”

阿桓打了个哈欠，不以为然地掏了掏耳朵，问着一旁的阿发：“师兄啊，刚才我好像听到一只苍蝇一直在我耳边嗡嗡地叫个不停，你看到了没？”

阿发知道阿桓是在讽刺马如龙，当下也是开心地附和道：“看到了看到了，而且是只绿头苍蝇，人人得而诛之，真是恶心死人哟！”

马如龙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也听得出两人语气里的那股子酸味儿，气得脸

红脖子粗，将袖口卷得老高，挥拳便朝着阿桓揍过去。阿桓灵巧地一避，警告道："嗳，我说马大队长，我师父可是镇长大人是至交，我们也是他老人家的贵宾，你对我们不恭，也便是对他老人家不敬，我看你这保安队头头的帽子是不想戴了吧？"

马如龙在这黑水镇中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汪镇长，归根结底还是怕自己的这顶乌纱帽会丢掉，那时候不仅没了口粮，那些平日里被自己欺压敲诈的老百姓们还会群起而攻之，自己到时就算是不死也得被卸下几个零件。

阿桓见马如龙的气焰一下子熄灭了不少，知道是他心中发虚，当下神气地看了他一眼，大摇大摆地带着如花似玉的三姐妹进了城去。

几个光着脚丫子流着鼻涕虫的小娃子围在灰头土脸的马如龙身边捂嘴偷笑，马如龙火冒三丈，骂道："笑什么笑？再笑把你们抓起来喂狼吃！"小娃子们从小被爹娘吓到大，对马如龙的恐吓混不在意，又嬉笑着去别处玩了。

马如龙望着阿桓一行人离去的背影，咬牙切齿道："哼，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几个好看！"

一行六人走在宽敞的街道上，仿佛整颗心都豁然开朗了。活力四射的三妹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麻雀一般，左瞅瞅，又看看，双眼中充满了猎奇。

阿发在巧云耳边小声笑道："这小妹子古灵精怪的，倒和师妹你有得一比！"

巧云也对这个乐天爽朗的三妹也是颇有好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一般，主动跑去搭讪，两个小丫头叽叽喳喳，嬉笑连连，很快便玩到了一起。

二姐见阿桓时不时地盯着自己的丰腴的胸脯看，对他抛了个媚眼，红莲口中一声娇笑："这位小哥年纪轻轻却有着侠义心肠，方才多亏你前来解围，我们姐妹三人实在是感激不尽呀！"

阿桓听着她说话，只感觉骨头都要酥掉了，当下傻笑着摸了摸后脑勺，回道："嘿嘿，小意思，我很小的时候师父就教过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是分内之事。如果这世上每个人都能本着一颗宽容之心，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纠葛纷争了。"

"啧啧，说得真好，小哥小小年纪能有如此觉悟，实在是令小女子钦佩万分呐！如此看来，小哥的师父想必也是位通达事礼的英武前辈吧！"二姐说完从包袱里拿出一把秀气的桃花扇，在脖间一上一下地扇着，动作轻盈，姿态撩人，蒲扇带过的香风竟将三步开外的阿发也吸引了过来。

阿桓见自己一直被当作小辈来看待，有些不服道："姑娘一直称我年纪小，我看姑娘的芳龄应该也不过二十三四岁，没必要这样故作老成吧？"

二姐先是一愣，随即用香扇遮住了脸面，笑得花枝乱颤，对着身边的蓝衣女子说道："大姐，看来三妹从西洋带过来的那些个护肤水还真的挺有效的呢，改明儿你也擦上一点，保准年轻个七八岁！"

大姐微微一笑，却并不领情，只听她摇头道："自然健康便是美，简简单单最可贵。姐可不像你，老爱在脸上抹东抹西的，你啊，还是多花点心思在练功上吧，这么快就忘记爹的遗志啦？"

二姐听完瘪着嘴撒娇道："哎呀，人家也就这点爱好了啦，别老把一张嘴挂在人家身上……"

阿桓听得是一愣一愣的，"怎么，你已经……不可能吧，看着这么年轻，比我小师妹也大不了多少啊。"

二姐乐开了花，捂嘴笑道："唉哟，瞧你这张小嘴甜的！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恭维我啊？姐姐我今年已经是三十挂零的人啦！"

自诩是阅女无数的阿桓阿发两兄弟听完是同时一愕，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这小鼻子小眼，细皮嫩肉的，又哪里看得出来是步入了而立之年的女人呢？

另一头，三妹和巧云手牵着手正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这两只调皮的小精灵由于话语相投，才刚认识，便亲昵得不得了，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大姐二姐，我又多了个好姐妹啦！你看看巧云妹妹送我的手链，怎么样，漂亮吧？"三妹笑嘻嘻地展示着自己戴在腕部的玉石手链，一副如获至宝的兴奋模样。

阿发看后却是哭笑不得，这手链他再熟悉不过了，不正是去年夏天他送给巧云的生日礼物么？这可是阿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积攒了三个月零花钱才咬牙买下的，没想到巧云竟然随意送给一个刚认识的疯丫头，阿发感觉心都快要滴血了。

巧云这时笑脸盈盈地问道："对了，好姐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总不能这样一直姐姐来姐姐去的叫吧？"

三妹蹦蹦跳跳道："嘻嘻，你看看我，都忘记介绍了，这是我的大姐春兰，二姐秋荷，我叫冬梅，不过大家都爱叫我妮妮！"

巧云扑哧笑道："妮妮？好可爱的称谓哦！"

冬梅这时调皮地一眨眼，笑道："嘻嘻，是我的乳名啦！"

秋荷这时象征性地点了一下冬梅的脑袋，嗔道："小妹啊，我说你的嘴咋跟水龙头似的，人家只问你的名字，你就一股脑儿地把我们都给供出来啦！"

"这不是方便大家认识么，有缘千里来相会，不是乐事一件么？巧云妹妹，

你说对吧？”

春兰也是笑着摇了摇头道：“我看你啊，是热锅上的糍粑，和谁都能贴到一块去。”

阿发这时用肘子推了推阿桓，小声笑道：“喂，让那男人婆说话可真不容易啊，我还以为她是哑巴呢！”

巧云介绍完己方的三人后，又问道：“对了，妮妮姐，你们是直隶人氏，大老远地从北方赶到这黑水镇来，是要做什么呀？”

冬梅挽着巧云的手臂，亲昵道：“我们呀，是来找一个人的。”

巧云猜想道：“这样千里迢迢的，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人吧？”

冬梅点头道：“那当然，他和我大姐一样厉害！他叫……”

“哦，我们是来找一个亲戚。”冬梅话刚说了一半，大姐春兰便打断了她，旋即又朝她使了使眼色，示意让她别再说下去了。

巧云冰雪聪明，见她们有意隐晦，也就不便再问。

“啊呀！”巧云不经意间摸了摸胸口，发现随身带着的护心镜竟然不见了，不禁叫出声来。

“怎么了，巧云妹妹？”冬梅跑过来问道。

“我丢了东西了！”巧云边在身上摸索边急道。

“好妹妹，你先别急，仔细回想一下，譬如之前你们去过什么地方？”

“今天上午我们去后山采花来着，一定是给落在那儿了。”巧云猜测道。

这护心镜是茅无极送给她的防身之物，要是弄丢了，准会被他骂死不可。想到这里，巧云连忙抓来正在与秋荷搭讪聊天的阿桓和阿发师兄弟，准备一起折回后山寻找。

巧云挥手道：“三位姐姐，就此别过啦！”

春兰和秋荷纷纷笑着朝这个懂礼貌的小丫头点头示意，冬梅却是十分舍不得，她拉着巧云的手道：“巧云妹妹，这几天没人陪我玩，准会无聊死了，明天的此刻，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我来找你玩！”

巧云笑靥如花：“好呀好呀，你要多说些花旗国的事儿给我听喔！”

三姐妹走远了，阿发仍是依依不舍地望着她们离去的方向，自言自语道：“秋荷姑娘长得的确漂亮，只可惜年纪太大了点，唉。”

“喂，你在这碎碎念些什么呢？小师妹都走远了，快跟上！”阿桓催促道。

三人找到护心镜返回客栈时，已经是接近未时了。由于担心着师父查房，三人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到茅无极。路过茅无极房间门口时，门却忽然被推开了，茅无极看着三人鬼鬼祟祟的模样，感到有些好笑，还没等到徒弟们开口解释，茅无极便招呼道："刚好，为师正要找你们，快进来见见几位师姑。"

"师姑？！"三人面面相觑，偌大的茅山，就巧云这么一个女弟子，哪里又突然冒出什么师姑来？

三人进得房内，却惊讶地看到春兰，秋荷，冬梅正围坐在房中央的圆桌旁窃窃私语，仿佛在商量着什么。

茅无极关上房门，笑道："对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三位徒弟……"

"妮妮姐！"还没待茅无极说完，巧云便惊喜地跑了过去。

"呀，巧云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冬梅也是感到十分意外。

房间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茅无极听了几人在城关相识的过程，恍然大悟道："原来你们曾有过一面之缘。"紧接着，茅无极又打趣道："不过这三位师姐可不是你们眼中的什么乡旅人，她们祖祖辈辈都是驱魔世家，人称邵氏三姐妹。"

一听到"邵氏三姐妹"，三个徒弟都是着着实实地吃了一大惊，这响当当的"南茅北邵"名号，他们又怎会没听过？在人间正道的各股势力中，邵氏一族与茅山一脉无疑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茅山一脉驰名南方，邵氏一族则是威震北方，一南一北，同气连枝，成了拱卫人间的两座擎天柱。

经茅无极这一介绍，三个徒弟立马对眼前的三姐妹肃然起敬，秋荷这时挥了挥香喷喷的桃花扇，娇笑道："哎呀，别师姐来师姐去的，还真不太习惯，你们还是把我们当朋友好了，该笑的笑，该闹的闹，就像咱们刚遇见那会儿似的，不必太拘束了。"

巧云看了看冬梅，调皮道："妮妮姐，咱们这又多了层关系，岂不是亲上加亲了？"

冬梅也是嘻嘻直笑："我打看你第一眼啊，就知道咱们缘分不浅呢，这不，立马就应验了！"

见她们俩这么快就打成了一片，茅无极也是十分开心，但他知道邵氏三姐妹此番前来是有要事相商，便向几个徒儿吩咐道："云儿，发儿，桓儿，既然都见过了，你们就先出去吧，我和几位师姐还点事情要谈。"

第二十五章
血尸现人间

打发走了三个徒弟，茅无极抱拳笑道："我那三个不成器的徒儿年幼无知，多有得罪之处，还希望三位姐姐海涵呐！"

秋荷打趣道："茅道长，您太客气啦，这姐姐姐姐的叫，都把我们给叫老了。"

春兰也是难得地浮现出了笑容："都这么熟了，茅兄就不必如此拘礼，大家都直呼名字便是了。"

有朋自远方来，茅无极自然是十分高兴，又问道："不知邵老爷子身体可好？"

姐妹仨听了，都是默默地低下了头，从来都掩饰不住悲伤的冬梅则是数度哽咽。

"唉，家父……已于上月仙逝了。"春兰叹息道，眼睛也变得湿润了起来。

茅无极听罢也是嗟叹连连，直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

茅无极问道："邵老爷子对茅某有知遇之恩，去年我还见过他，没想到这一别成永别。他身子一向硬朗，不知是害了什么病去世的？"

"不是害病。"春兰缓缓道，旋即柳眉倒竖，恨恨道："是中了一只血尸的尸毒而亡！"

"什么？血尸？！"生平阅尸无数的茅无极听罢也是大惊失色。

说到这僵尸，乃是一处别样的存在，集天地怨气秽气而生，不老、不死、不灭，被天地人三界摒弃在众生六道之外，浪荡无依、流离失所，在人间世以怨为力、以血为食。然而，要形成僵尸也是十分不易的，按照老一辈的说法，得是生于红沙日，死于黑沙日，葬于飞沙地中的尸体才会形成僵尸。

在这些僵尸之中，又有着层级种类之别，目前记载在册的共有六种：紫僵、毛僵、跳尸、飞尸、血尸、旱魃。西镇的那些僵尸存在不过数百年，多为紫僵或毛僵，行动迟缓，惧怕光照烈火，忌讳鸡鸭狗血，用寻常法术即可对付。但这血尸却是僵尸中的极品，红眼似血，行动敏捷，越屋上树，纵跳如飞，乃是飞尸吸纳幽阴月华而变，一旦形成便是天地之间的至阴至邪之物，但由于其形

成条件极为苛刻，因此千年内也难得出现一只，然而一旦出现后，必会导致一场可怕的血光劫难。

茅无极神色凛然道："据我了解，自茅山宗开宗立派以来，也只有祖师爷曾降服过一只血尸，自那次以来便再也无人见过，这次怎么会又冒出来一只？"

春兰道："我爹也是为此事感到奇怪，因此他还特地去勘察了那只血尸形成的养尸地，结果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线索。在那片土壤上，竟散落着许多空心秸秆和燃烧过的纸灰，看起来像是符箓一类的。"

茅无极心中一震，愕然道："春兰，你可是怀疑这只血尸的形成，是有心怀不轨之人在作祟？"

春兰缓缓道："现在事情还不明朗，我也只是怀疑。私自养尸乃是我们正道中人的头号大忌，此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险恶的用心，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啊！"

秋荷这时也是叹了口气，脸色头一次变得凝重起来："这孽障一日不除，必将祸及苍生。爹爹自己一人降不住那血尸，反中了尸毒，不久便命丧九泉了。小妹本来在西洋留学，也被大姐叫了回来，只可惜她连爹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说罢秋荷和冬梅两人心中感伤，都是偷偷抹泪。

茅无极叹道："邵老爷子为了匡扶正义真可谓是鞠躬尽瘁，唉，为何好人总是不长命……"

春兰咬紧牙关，一只花拳使劲捶打在圆木桌上，坚毅道："哼，不管怎样，我们姐妹一定要手刃这孽畜，为父报仇，不然不知道还要有多少无辜百姓会要葬身在它口下。"

"你们目前可有那血尸的线索了？"茅无极又问道。

春兰颔首道："听说四川一辆镖车在运货时曾经遭到过僵尸的袭击，二十几个人死了一大半，据幸存者说，那僵尸来无影去无踪的，速度极快，想必便是那只血尸了。此番我们南下，便是要去四川找寻血尸的踪迹。"

冬梅这时情绪稍缓，不忘插科打诨道："我们本来是打算从安徽走的，可是啊，有人心中思念着茅道长，所以宁可多走个几百里，也要绕道湘西来见见道长呐！"

茅无极看了看春兰，尴尬地笑了笑。春兰的脸上则是涌起一片飞霞，斥道："妮妮，不许胡说！"

"本来就是嘛，脸都红了，还不承认呢……"冬梅小声嘀咕道。

春兰见气氛尴尬，忙调转了话题，说道："这黑水镇中人尸混居，已逾百年，这阴阳不分，五行不纳的地方，天底下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处了。茅兄此番前来，可是要准备治一治西镇里的僵尸？"

茅无极捋须道："这百年来，黑水镇尸不犯人，人不犯尸，倒也能和睦相处，当地的镇民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没有特别的必要的话，我也不愿破坏目前的平衡状态。只是我前几个月钻研推背图时，推算出湘西一带即将会有一场万年不遇的旷世量劫！最近黑水西镇的群尸频频有越界伤人的怪象，加之一只被我追赶了千里的九尾妖狐也逃进了这镇子里，这些蹊跷古怪的事情背后说不定有着某种联系，因为事关天下苍生，我也只得先暂住在这客栈之中，且走且看，小心行事。"

春兰问道："那目前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茅无极摇了摇头，皱眉道："盘根错节，一团乱麻，现在还理不清头绪。"

"唉，如果不是急着要找到那血尸的话，我们姐妹倒是可以留下来，助茅兄一臂之力，省得你孤军奋战！"春兰是真性情，颇有些惋惜道。

"快别这样说。其实错倒是在茅某这边，不能与你们同去捉拿那只千年血尸，为邵老爷子报仇雪恨。"

冬梅这时扯着秋荷的衣角，小声打趣道："我看大姐心里倒是十分想留下来呢！你看看他们那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样子，倒还是蛮般配！"

秋荷也是一笑："你呀，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大姐的感情她自己会处理，要你瞎操什么心？"

晚饭时，茅无极特地吩咐王掌柜准备了一大桌子菜，也好近尽地主之谊，给远道而来的三姐妹接风洗尘。春兰与茅无极又是抚今，又是追昔，还时不时地交流两句道法心得，聊得是十分开心。

阿桓坐在饭桌上，脚丫踢了踢旁边闷头扒饭的阿发，打趣道："喂，师兄，这男人婆不会是师父的老相好吧？他们聊他们的，咱们坐在这好像都成了空气一样。"

阿发忍俊不禁道："我看有点像，没想到师父也是一个到处留情之人呢，哈哈哈！"

"咱们上次见面时，茅兄还在藏经阁内任职，而今你得道出师，玉清真人让你分管清虚观，身份更是位列茅山十仙之一，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啊！"春兰笑了笑，赞叹道。

茅无极苦笑道："其实我这次之所以下山，和这事也不无干系。自从天门师父他老人家仙逝后，由我们师兄弟十人分管茅山大小事务，起初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倒也算是相处融洽。可是近几年来，我那几位师兄们醉心于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谁都不买谁的账，搞得茅山上下一片乌烟瘴气。你也知道我茅某是个性情中人，不愿掺和到那些俗事里，便干脆带着几个徒弟下山云游，倒也落得耳根清静。"

阿桓这时问道："师父，原来我们还有几位师叔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茅无极板着脸道："你那几位师叔脾气古怪，各立山头，平素与为师也极少往来，这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关系，即使告诉了你们又有什么不同？"

秋荷这时啜了一小口酒，娇笑道："阿桓小哥，这你就不懂了吧，你师父的意思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吃过晚饭后，巧云将冬梅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妮妮，你有没有云中子的消息？把他的近况说与我听好不好？"

云中子的父亲是冬梅的舅舅，两家子虽是亲戚关系，但自从冬梅的母亲出嫁后，两家就很少来往，冬梅看着巧云一副羞答答的模样，心中顿时明白了七八分，当下便揶揄道："嘻嘻，妹妹是喜欢上他了是不？"

巧云脸一红，四处看了看，轻轻拍打着冬梅，嗔道："嘘，小声点啦。被别人听到多不好意思呀……"

冬梅笑了笑，说道："好啦好啦，这男欢女爱的事呀，我虽然是没经历过，但是我也见过不少。不过我之前一直在西洋留学，已经好久没与表哥见面了，他的近况我还真不了解，你倒是可以找大姐问问看！"

巧云"哦"了一声，也不再多聊，悻悻地离开了。

今夜的月色清凉如水，茅无极与春兰独自坐在屋顶，享受这片难得的宁谧。虽说这夜色惹人醉，两人却无暇欣赏，异地相聚，都是各怀心事。

茅无极年少时血气方刚，脾气暴躁，邵老爷子曾指导过茅无极不少修心养性的技巧，才成就了他如今成熟稳重，处事圆融的性格。在邵家的那段时间，春兰对他关怀备至，茅无极的心中也是十分感激，然而，木讷的他却是读不懂少女心思，不知道少女时期的春兰早已是对他暗许芳心。

此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和春兰呆在一起让茅无极有一种回到少年时代的感觉，他柔声问道："春兰，这些年来，过得可好？"

春兰叹息道："我娘死得早，爹在世的时候家里面还有个顶梁柱，后来爹也死了，我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一边要撑起这个家，一边又要照顾我那两个不懂事的妹妹，你说我能好到哪里去？"

"真是难为你了。"

"对了，茅兄，不知你……可有成婚的打算？"春兰玩弄着衣角，红着脸问道。

茅无极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开来，笑道："春兰，你又在说笑了。我是出家之人，应该一心向道，又哪里会去想这些婚配嫁娶的事情呢？"

"你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还俗的……"

一抹清凉的月光流泻而下，印衬着茅无极那张正气而坚毅的脸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也见证了太多的恩怨纠葛，如今我的心已经如止水一般，心中只有个'道'字，却再也装不下这'情'字。"

春兰沉声道："是因为媚儿吧，已经过去十年了，你依然无法释怀。不然凭你如今的道行，应该早已经是得道飞升，位列仙班了。"

一听到那早已尘封已久的名字，茅无极的心湖中仿佛掉下了一颗小石子，虽然不大，但也足以泛起阵阵涟漪。

茅无极长叹一声，说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当初少年心性，以为人世间的情情爱爱只要轻易拿起，也可以轻易放下，结果却是拖泥带水，让自己越陷越深。如今想来，不过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罢了。"

两人闲谈了一阵，这时看到巧云走上了楼梯，神色扭捏，在天台的门口左右徘徊着不肯过来。茅无极感到心中好笑，知道这小丫头心里肯定藏着什么事，当下便挥手招呼她过来。

巧云低着头，小声问道："师父，我想找春兰师姐……你可不可以不要听？"

茅无极和煦一笑："难怪看你表情神神秘秘的，原来是想支开师父啊。有什么事情是我听不得的？"

春兰见巧云一张俏脸憋得通红，便凑过来笑着打了个圆场："我说茅兄啊，我们女儿家的话题，无非是一些针线女红之类的琐事，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听的？好巧云，别理你师父，随我过来。"

两个女人走到了天台的另一头，茅无极则伫立在原地，无辜地耸了耸肩。

"好巧云，你别师姐师姐的叫我，我都快比你大上一轮了，嘿嘿，你就叫

我兰姨吧！”

“嗯，这敢情好，兰姨听起来要亲昵多了呢！”巧云见春兰也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不好接近，当下也放下了心来。

春兰回头看了一眼茅无极，和蔼一笑：“可不是么？对了，巧云啊，你有什么事情找兰姨呢，现在你师父没在了，你就直接说吧。”

巧云捏着衣角，小声道：“……兰姨，我是想向你打听下云中子的消息，自从他三年前来茅山游玩了一趟后，我便再也没见过他了。”

春兰笑道：“我还当是什么神神秘秘的事情呢，原来是我家那老表弟啊！”春兰抓着巧云的手，让她呆到自己身边，随后继续说道：“他可是纯粹的天涯浪子一个，放浪形骸，云游四海，一年也难得回一次家，不过我去年见到他时，他倒是少了以前那股子书卷味儿，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少。也对，都二十来岁的人了，哪还能总一副少年心性呢？”

巧云沉默良久，脸上憋得通红，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句话：“那他……他有没有提到过我？”

春兰回忆了一阵，说道：“这倒是没有。你知道这隔代如隔山的，他哪能与我聊到一块儿去。”

春兰看出了巧云满脸的失望，都是女人，她的那点儿心思春兰又岂能不知不觉？只见春兰拍了拍巧云的肩膀，温言道：“巧云，你对我表弟的心意，兰姨看得出来，那小子不仅面如冠玉，更是天赋异禀，是百年难遇的道术奇才，哪家姑娘见了心里不小鹿乱撞呢？不过啊，有句话兰姨不知当讲不当讲。”

巧云眨巴着双眼，追问道：“兰姨，都聊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是不当讲的？您但说无妨。”

春兰点了点头，说道：“我那表弟醉心钻研道术，又喜欢四处云游，对咱们女儿家来说，太过漂泊不定了，所以兰姨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哪怕真在一起了，也难免落得个‘常年不见郎，独守空闺房’的凄冷境地。我说的意思，你都明白吗？”

“兰姨，我不怕！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是一分一刻，哪怕明天就要分离，巧云也是心甘情愿！”巧云毅然决然道。虽说这花季面庞上还有着不少青涩的印记，但更多的则是不容置喙的坚定。

“你和我娘一样，都是痴情种，唉，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兰姨也不好

再多说什么。这感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不是你主动就是他主动，总需要有人去捅破那层窗纸，如果你下次有机会见到云中子的话，就勇敢地对他说出来！”

巧云有些担心地问道：“兰姨，我真的可以吗？如果我说了，他拒绝我了怎么办，以后再见面的话会有多尴尬呀！”

春兰笑了笑，宽慰道：“连你自己都不给自己勇气，还希望谁能给你勇气呢？”

巧云想了想，旋即冒出了一句话：“谢谢兰姨，巧云明白了！”巧云的回答显得如释重负，脸上也渐渐挂起了笑容。

待巧云走远后，茅无极走过来，笑着问道：“你们两个方才神神秘秘，有说有笑的，不会是在说我的坏话吧？”

春兰被调起了兴致，也是打趣道：“茅兄一身正气，行事光明磊落，能有什么坏话好说的？巧云她呀，是十月里的芥菜，女儿家的心！”

茅无极摇了摇头，问道：“她怕是又在想云中子了吧？”

“原来你都知道？”春兰颇有些惊愕道。

茅无极道：“严师如慈父，哪有父亲不了解自己女儿的？虽说巧云不像发儿，桓儿那样由我从小看着长大，但自从她上山至今，也有四五年了。这感情方面的事她虽然从未对我提起，但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端倪来。”

春兰感叹道：“看到她，我就像是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茅无极揶揄道：“哦？难道春兰也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

春兰见自己说漏了嘴，慌忙转过脸去，不让茅无极看到自己面红心跳的样子，口中解释道：“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看到她身上的那一股子执着的劲头，想到了从前的自己……”

茅无极也并没有多想，接着又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云中子天生便是三花聚顶的异像，古往今来，能有三花聚顶者，都是天赋异禀，在朝必为将相，在野亦为人杰。就拿我们道家一脉来说，天师道的祖师爷张道陵便是其中一位。云中子有此奇像，能为人之不所能，自具仙骨，只需假以时日，必然能超凡入圣，位列仙班。你舅舅能有这样的义子，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了！”

春兰听罢也是点头表示首肯。茅无极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春兰的舅舅赵顺纲虽说是富甲一方，但年逾花甲，一直膝下无子，担心着没人延续族第香火，后来在一次出游时马匹受惊，眼看着马车就要坠下山谷，多亏了一个弱冠少年神勇相救，这个少年便是云中子。顺纲与云中子一见如故，见他独自一人流落

在外，十分可怜，便收养他为义子，也好为他直隶赵家光耀门楣。

此时夜已深沉，两人却是仍无倦意。春兰继续说道："说到这天赋异禀啊，我倒也是听说过两位，凑巧的是，这两位都在湘西。"

"哦，哪两位？说来听听。"茅无极也是湘西人氏，听到自己的故乡，也不禁来了兴趣。

"这第一位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春兰冲着茅无极神秘一笑。

茅无极一愣，知道他是说的自己，慌忙摆手道："春兰姑娘谬赞了，论天分，茅某绝对比不上令弟，能有如今的成就，只不过是笨鸟先飞，后天勤奋罢了。那么，不知道你口中的第二位是哪位高人？"

"他叫紫月。元末人氏。"

茅无极感觉这名字好像在哪听过，细想了一阵，恍然道："我倒是在一位朋友口中听说过此人，听说他不仅是当朝国师，更是权倾一方的善亲王的心腹幕僚。"

"没错，只可惜当时朝政昏暗，奸佞当道，善亲王在一天夜里离奇暴毙，却被怪罪栽赃到紫月的头上，因此他被削去了官职，而且被判定秋后处斩。到了秋后，就在刽子手准备将他枭首游街时，他竟在电光火石之间悟出了土遁之术，在刽子手即将手起刀落时，当着众人的面土遁逃脱，一时间举国震动，传为异话。"春兰娓娓说道。

"土遁之术！"茅无极又是惊讶又是钦佩，"能自行悟出这门早已失传的法术，紫月的道行还真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境界！"

春兰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紫月一路逃回了故乡湘西，已是心性大变，成魔成狂，朝廷的军队捉他不住，便广发英雄帖，召集了十大道术高手前去将他捉拿问罪，听说他们与紫月一直大战了两天两夜，才最终将他击杀。"

茅无极也是惜才之人，不禁感叹道："如此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只可惜生不逢时，不然肯定会有一番大作为的。"

这天夜里，两人一直侃侃而谈，仿佛回到了从前的金色华年，忘记了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是到了天明。

邵氏三姐妹一共在黑水镇呆了两天，这两天里，不仅仅是茅无极和春兰心情大好，巧云和冬梅也是知音相见，玩得十分开心。阿桓和阿发也没闲着，拉着秋荷向她请教御女之术，秋荷自己是女人，而且是女人中的女人，当然知道哪些事情是能讨女孩子欢心的，哪些是会惹她们生气的，当下也是不吝赐教，

与两个大男孩闹作一团。

相见时难别亦难，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虽说心中恋恋不舍，但邵氏三姐妹自知有要务在身，在第三天一大早便要告辞了。临走时，茅无极师徒将她们送到了城关门口，此刻巧云和冬梅的眼眶都是红红的，春兰接过茅无极手中的包裹，刚走出几步，看到周围一片黑压压的山峰，像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又折返了回来。

茅无极问道："春兰，可是有什么东西落下了？"

春兰将茅无极拉到一边，神情凝重道："茅兄，有一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们来黑水镇时，为了尽可能地缩短脚程，走的是东北面的小路绕行。在镇子东北面二十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处马家村，我们本想在那里找户人家讨几碗水喝，但是整个村子竟然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你说奇怪不奇怪？"

茅无极猜测道："这附近山多路窄，听说常有山贼出没，会不会是村民不胜其扰，将整个村子迁往别处了？"

春兰摇了摇头，回道："我看不太像，每家每户我们都查看过，家具，炊具，钱财首饰都还在，就算是迁徙，这些东西也总得带走吧？更奇怪的是，村子里四处都可以看到风干的血渍，但却又找不到一具尸体。"

见茅无极陷入了沉思，春兰知道这一时半刻也讨论不出个什么结果，便笑道："我是怕这事情会不会与茅兄推算出来的灾劫有关，但也许是我多虑了，或许真如茅兄所说是举村迁徙了也说不定。"说罢，春兰抬头看了看天色，又道："茅兄，天色不早了，我们得启程赶路了，如果脚程快，天黑应该可以到磨山县。这两日我们姐妹多有叨扰，他日你们师徒若是去直隶游玩，我们再尽地主之谊。"

"好说好说。"茅无极温和笑道。

邵氏三姐妹已是渐行渐远，茅无极仍旧伫立在原地，望着她们的背影若有所思。这时阿桓凑过来揶揄道："喂，师父，人都走远了，还恋恋不舍的呐？"

茅无极叹了口气，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中指弯成钩状使劲敲了一下阿桓的脑袋，佯怒道："你个臭小子！倒拿起师父寻开心了！"

茅无极这一敲脑门的功夫在阿发这实验品的训练下，早已是驾轻就熟炉火纯青，阿桓只感到脑袋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忙拔腿就跑，巧云则是和阿发两人笑作了一团。

第二十六章
消失的村庄

正所谓乱世起风云，平地生风波，自从早几年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被护法运动气得肾衰竭而死后，各北洋军阀拥兵自重，互不买账，从此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分裂格局。这些个军阀们忙着堆军火夺地盘，可苦了最底层的平民老百姓，不仅家里的男人要被抓去作壮丁，每年还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交苛捐杂税，供那些军阀土豪们肆意挥霍。虽然说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列强们却是对此喜闻乐见的，他们见军阀们个个人傻钱多，一边擂鼓助威，一边忙着向各大军阀兜售本国的先进武器，什么美国的勃朗宁手枪，德国的毛瑟枪，德国克虏伯工厂的野山炮，日本小石川工厂的三八式步枪，都是在这个时候输入到国内的。

这时候的湖南军阀头子名叫张敬尧，刚来湖南，屁股还没坐热，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搜刮民脂民膏，整个湖湘大地顿时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张大帅统治残暴，贪得无厌，老百姓私下里都叫他张豺狼，在湘西一带甚至流传着一首歌谣“堂堂手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足以见得老百姓们对他的憎恶有多深。

张大帅这两年日子也过得也并不算太平，外有桂系军阀虎视眈眈，内有倒张势力此起彼伏。一次张大帅的军队与桂军打了一场小规模遭遇战，因为军队大多为临时抓来充数的壮丁，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败得是一塌糊涂。为首的军官投诚前曾是土匪头子，外号黑旋风，跟了张大帅七八年，知道他是个心胸狭窄之人，眼见着没法回去交差，便带着三十个嫡系的残兵败将逃到了湘西的深山里躲了起来。藏了几个月，眼看着就要陷入缺水少粮的绝境，匪气毕露的黑旋风也顾不了三七二十一，带着兵匪们闯进了黑水镇，在南镇占了一家钱庄，不仅将里面的钱物搜刮一空，眼见着钱庄内食物储备丰富，便干脆鸠占鹊巢，死赖着不走了。

黑旋风见钱庄老板娘虽到了知天命之年，但也颇有几分姿色，好久没开荤的他色心大起，当着众兄弟的面将老板娘给强奸了。老板娘向来做人本本分分，

哪里受得住这样的羞辱，第二天便上吊自了杀。接下来的日子，这伙无所事事的兵匪白天便在南镇四处游荡，仗着自己手中有洋枪大炮，吃了东西也不付账，拿了东西也不给钱，看到哪家姑娘长得漂亮了准要抓回去玩上几天，几个月下来，弄得整个南镇都是人心惶惶，镇民们个个都是敢怒不敢言。

作为黑水镇的保安队长，马如龙的保安衙门每天都被挤破了门槛，不是王家的鸡被兵匪抢走了，就是李家的媳妇被兵匪给强奸了，弄得马如龙不胜其扰。其实也并非马如龙不想管，让他去欺负欺负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但你要是让他去对付装备精良的兵匪，就是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

汪镇长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眼见着不堪其扰的南镇镇民们纷纷迁到其他城镇，重病的他还是忍不住对马如龙破口大骂，由于急火攻心，好几次都险些晕了过去。最后，汪镇长对马如龙下了一道最后通牒，一个星期内不将兵匪赶出黑水镇，让马如龙自己卷好铺盖走人！

此时的马如龙是内外交困，压力如山，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急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饭也吃不下，睡又睡不好。他曾尝试着想和黑旋风谈判，给他一笔钱将他打发走，但人家黑旋风可不是叫花子，压根就没将这个小小的保安队长放在眼里，马如龙去了两次都被暴揍了一通扔出门去。

这天，马如龙正在保安衙门内一脸愁容地来回踱步，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察言观色的李副官凑了过来。

“我说马队长，您就安安静静地坐会儿不行么？走来走去看得我眼睛都晕啦！”

马如龙看了李副官一眼，没好气道：“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老子能安静得下来吗？妈了个巴子的，那老不死的让我去对付那帮兵匪，那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再没办法的话，不光我完蛋，你们以后也没饭吃！”

李副官嘿嘿笑道：“我看这茬没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就一小打杂的，再说这保安队里也缺人，没我们的话，以后去保什么安？他的意思，顶多就是把您给换掉……”

还没待李副官说完，马如龙便破口大骂道：“反了你丫了！你可别忘记了，我现在可还是保安队长呐，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下你的课！”

李副官一听，吓得连连摆手道：“别别别，您先消消火，哎呀，您这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哼！”马如龙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嘴里头仍是骂个不住：“老子

平时白养着你们这群废物了，关键时候连拿个主意的人也没有！”

李副官长得鬼头鬼脑，猴精的一个人，这时眼珠子一转，计上心来。

“我说马队长，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倒是有一计可行，只不过这事儿要办成的话，得您拉下脸面亲自出马，不知您可愿意？”

马如龙正在气头上，不耐烦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少在这磨磨叽叽的！”

李副官坐在马如龙身旁，神秘笑道：“那茅无极现在不是在咱镇子里么，之前在号儿里那般折磨都弄他不死，足以见得他一定是有些奇能异术的妖人，不如咱们去把他请来，让他用妖法治一治那帮兵匪，那时不就啥事儿都没有了么！”

马如龙听完心头一动，但神色又马上黯淡了下来：“我与那臭道士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人家巴不得我早点下课呢，怎么可能还会帮我？”

李副官又道：“唉呀，我说马队长，您没试过怎么会知道？正所谓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嘛，只要心诚，一定办得成的。而且，这事儿不光是您的事，更是关系到整个黑水镇的百姓，如果他不同意，您就说他见死不救，置我怕黑水镇数千百姓安危为不顾，看看他这向来以正义自居的家伙面子上怎么挂得住！”

马如龙一拍腿，哈哈大笑道：“嘿嘿，这个主意不错！我说小李子，行啊你，肚子里还是有点货，算老子没白养你！”

李副官得意道：“那是，小的们吃这口饭，就是要给马队长您分忧解难的，没两把刷子怎么成？”

马如龙听得心中大爽，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眼神中浮出一丝邪恶，笑道：“如果茅老道治得住他们，当然最好。若是治不住他们，惹恼了兵匪，他的小命也得搁在那儿。哼哼，就算是老子混不下去了，也得多拖一个下水……”

话说自从那邵氏三姐妹离开后，春兰临走时最后说的那番话一直在茅无极心头萦绕不去。好端端的一个马家村，为何突然所有的人都像是人间蒸发般消失不见了？这件事是否又与这场关乎天下苍生的旷世量劫有关？

这头还有九尾妖狐的事儿还牵绊着，茅无极心中实在不安，但为了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他还是带着三个徒弟赶往黑水镇东北方的马家村中查探了一番。然而，正如春兰所说，除了摆放完好的物品和随处可见的风干血渍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阿桓这时远远地冲着茅无极喊道：“师父，你最好来这里看一下！”声音中隐隐带着几丝不安。

茅无极眼见有了线索，神色一动，飞快地跑了过去。阿桓此刻正站在一个围满木栅栏的院子里，茅无极从木门进去时，抬头看了看头上的招牌：义庄。

然而，之后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幕却分外触目惊心。

只见义庄的院子里，一个怒目圆睁的死人头正立在一大滩干涸的血浆中央，死人头上的皮肤已经开始腐烂，呈现出青紫色，显然是早死去了多日，头发上则全乎被板结的泥浆染成了黄褐色，不时有一只只肥大的蛆虫从他眼角钻出，恶臭熏天，令人反胃。

阿桓捏着鼻子说道："师父，这人肯定死得很冤，你看眼睛睁这么大！"

茅无极折下一根树枝拨了拨那个死人头，想看一看他的伤口。那死人头侧脸一翻，横躺在地上。原本被压在头下的一大堆白花花的肉蛆全乎暴露了出来，阿桓胃中一阵翻滚，趴在栅栏上哇地一声呕出了一大口酸水。

茅无极皱眉道："看样子，此人是被钝器所伤，又被人用利刃削掉了脑袋，看这力度和手法，真是好生残忍啊！"

接着两人又在义庄里找到了一具腐败不堪的无头男尸，想必和这死人头是同属一人的了。更让两人奇怪的是，义庄内堂的十几口棺材里，竟然全都空无一物！

阿桓咂舌道："真奇了怪了，要是整个村子的人都迁去别处了的话，炊具首饰不拿，却唯独把尸体给运走了？这是什么道理啊。"

茅无极也是大惑不解，却并不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然，茅无极像听到了什么似的，神色一变，急声道："有人！"

阿桓随着师父跑出了院子，果然发现一个黑影正在朝着村外的树林方向疾跑。

待茅无极运功急追时，那黑影却倏地闪进一堆齐人高的草垛后不见了。

"师父，怎么回事？"阿发和巧云之前一直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查看，看到师父神色紧张，也快步跑到了茅无极身边。

茅无极问道："发儿，来之前不是让你仔细记了一下黑水镇的地图么，从这树林穿过去，是什么地方？"

"阴罗山！"阿发不假思索道，"不过王掌柜说了，阴罗山一带常有山贼出没，个个都是如狼似虎，穷凶极恶之辈，从来都没人敢上去过呢！"

茅无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时他抬头看了看天，发现不时有乌云流窜，当下便道："这天气估摸着会下雨，咱们还是先快些赶回黑水镇吧！"

第二十七章
南镇斗兵匪

茅无极师徒虽然走得快步流星，但天公不作美，几人刚走到半途时就已经是电掣雷鸣，暴雨如注了，由于山中没地方躲雨，几人只好硬着头皮一路小跑到黑水镇。回到客栈时，四人都已经是成了落汤鸡，衣服随手都可以拧出水来。

王掌柜见几人喷嚏一个接一个，忙从浴室中拿来几块干毛巾递给几人擦拭。

“茅道长您这是去哪儿了？马队长等了您一个下午啦！”王掌柜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饭桌，不无担心地说道。

“哦？”茅无极走了过去，果然看到马如龙正大张着嘴巴趴在饭桌上打瞌睡，黏稠的口水流了半桌子。

此时的马如龙眼睛上竟出人意料地罩着一个墨镜，只不过因为墨镜尺寸太小，感觉像是强掰上去的一般，显得十分滑稽。阿桓见他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存心整他一整，便凑到他耳边尖吼了一声，吓得马如龙一跳三尺高，墨镜都险些掉了下来。

眼见着恶作剧得逞，三个徒弟爆笑作一团，茅无极也是忍俊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马如龙的耳膜仍在嗡嗡作响，脸色一青，正想破口大骂，一看眼前之人是茅无极师徒，又立马换做了笑颜，一边搓着手一边笑呵呵地凑了过来。

“哟，是茅道长啊！我可是等了你好久了！”马如龙笑嘻嘻道，当他看到茅无极浑身湿漉漉的，正在一个接一个的打喷嚏时，又装作一副关心的模样：“茅道长这是淋着雨了吧？要不要我去给你弄件干净的衣裳来换换，可别感冒了让自己活受罪啊！”

茅无极对他虚伪的关心显得极为不适应，当下便摆手道：“不必了。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也不必再拐弯抹角了，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马如龙谄媚道：“嘿嘿，茅道长果然是个爽快人，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要

拜托下道长……”

“喂，你不会又想来害我们吧！上次把我师父关进大牢里的账还没和你算呢！”阿发没等他说完，便气呼呼道。

“是啊！每次看到你呀，总没什么好事儿！”巧云也是嘟着嘴附和道。

马如龙慌忙辩解道：“你们误会啦！茅道长宅心仁厚，道法卓绝，我马如龙对道长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怎么会加害于他呢？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看到马如龙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对茅无极又夸又赞的，三个徒弟面面相觑，都是大感奇怪。

阿桓揶揄道：“我说你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哩？咦，你这墨镜挺好看的，借我戴戴……”

还没等马如龙反映过来，阿桓便一伸手把那笨拙的墨镜给扯了下来，却见到马如龙的眼眶一边一处淤青，活像熊猫眼一般，十分滑稽可笑。

这回连正在写账簿的王掌柜也忍不住捂嘴偷笑了起来。阿桓笑出了眼泪，问道：“马大队长，怎么才几天不见，就变熊猫了？”

马如龙此时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捂着脸窘迫道：“唉，别提了，还不是那个挨千刀的黑旋风干的，你说我和他好声好气地说话，他倒动起手来了，真是群没教养的土匪！”

巧云也是插科打诨道：“嘻嘻，虽然我不认得他，但是能降得住你马大队长的，还真是少见呢！”

茅无极沉吟道：“黑旋风……你是说前些日子闯入黑水镇的那帮兵匪头子？”随即又冷笑道：“你来这里不会是想找我去替你报仇吧？”

马如龙站直了身子，显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道：“不不，我马如龙不过是一介武夫，受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唉，关键是苦了南镇的那群老百姓啊，你是不知道，他们作恶多端，白天打家劫舍，晚上奸淫妇女，连十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真是一群畜生不如的东西！我来这里，便是为百姓请命，希望茅道长能去将他们赶走，让我黑水镇的老百姓们能过上安稳日子啊！”

阿桓调笑道：“咦，奇怪了，这除暴安良，维护治安的任务，不是你马大队长的责任么？怎么反倒来找起我师父来了？”

马如龙极为不好意思地说道：“唉，不瞒你们说，人家是正规军，我们是

杂牌的，根本没得打，而且那伙人用的可都是进口的三八盖子，我们这还是都是些前清的汉阳造，都不知道落后几个档次啦！而且我上次去见黑旋风时，还看到了一杆丹麦进口的麦德森机枪，那可是一分钟几百发子弹射出来呐，我们保安队去了，还不是给人家当炮灰的啊？”

阿发鄙夷道：“说来说去，不就是自己不敢去么，干吗解释这么多！”

茅无极这时打断道：“不必多言，我答应你去找他们。”

马如龙一听心花怒放，赶忙拍着马屁道：“茅道长宅心仁厚，见义勇为，真是我们黑水镇百姓的福音啊！在下佩服，佩服！哈哈哈……”

茅无极回道：“就算你今天不来，为了黑水镇的百姓，我也会去找他们的。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和你的保安队必须和我们同去，关键时刻也好有个照应。”

“啊，这……”马如龙颇有些为难道。

阿发怒道：“怎么？你让我们为你去冒险，自己却想像老鼠一样窝在家里面看戏啊？告诉你，你不去我们也不去！”

马如龙怕茅无极反悔，慌忙应承道：“好好，我去我去！”

眼看着镇长的最后通牒剩不了几天，马如龙又接着补充道：“那我今天回去先召集下人马，多准备点弹药，明天我们一早便过去，包准打爆他们的脑袋！”

茅无极颔首道：“好，那我们明早便在你的保安衙门里汇合。”

“一言为定！”马如龙窃喜万分道，“那我先走了，咱们明早见！”马如龙生怕茅无极会突然反悔，说罢忙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巧云有些不乐意了，说道：“师父，他之前那样对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嘛！”

茅无极微笑道：“锄强扶弱是我们修道之人的分内之事，更何况是关乎到这么多无辜百姓的生命安全，咱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巧云背过身去，又道：“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只不过，他们那伙人是有枪有炮的兵，咱们是手无寸铁的民，师父您能有把握能斗得过他们吗？”

“说实话，还真没把握，走一步看一步吧！”茅无极嘿嘿一笑，朝着楼上走去。

“不是吧？！”三个徒弟都是张大了嘴巴，一脸苦相。他们见茅无极之前答应得那样干脆，本以为他准备了点什么秘密武器之类的可以轻松对付那帮兵匪，没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把握，看来明天的事儿还真够悬了。

翌日清晨，马如龙早早地便让保安队员们排好方阵等着茅无极师徒。茅无极却是不慌不忙，吃了早餐，又做了会儿运动舒展下筋骨，才带着几个徒弟姗

姗而来。

“唉呀，茅道长，您怎么才来啊，都快急死我了！”马如龙苦着脸说道。

“你又没说什么时间，现在不也还是早上么？”由于早上吃得太饱，茅无极不禁打了个饱嗝，惹得那群没吃早饭站着干等的保安队员们心中是各种愤愤不平。

马如龙一想也是，他见茅无极师徒都是一身便衣打扮，便问道：“道长，你就这样去啊？不带点符箓，法器什么的？”

茅无极看了看马如龙的戎装打扮，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心中好笑，也是反问道：“我又不是去驱鬼捉妖，带上那些法器干什么？还是轻装上阵的好。”

“好吧好吧，都依道长的！只要能赶跑那帮兵匪就成！”

马如龙说罢神气地甩了甩手中擦得噌亮的王八盒子，发号施令道：“兄弟们，随本队长去踏平兵匪，保卫黑水镇！”

阿发和阿桓跟在队伍后面，小声笑道：“你看看马如龙那架势，狐假虎威的，就好像自己是主角儿似的。”

湘西一带多丘陵，黑水镇虽然不大，但地势也是此起彼伏，相比于低洼的东西二镇，南镇则是修在一处较陡的高地之上，要走到南镇，倒还需要爬些山路，也正是因为了这地势的分隔，才让兵匪之祸没有波及到东镇的居民。

这段日子兵匪在南镇的肆意妄为，已经有半数的居民都迁走了，或是前去东镇投靠亲戚，或是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剩下都是些老弱病残，就连大白天的也是家家户户紧闭着房门不肯出来，本来就不宽敞的街道上到处堆满了瓜皮纸屑，不少枯叶碎布随着山风在空中四处飞舞，显得极是凄凉萧瑟。

小摊小贩的推车被随意丢弃在大街上，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不时会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看看走在街上的这帮人，随后又紧紧地将窗户拴死。茅无极师徒看到这毫无生气的情景，也不禁是连连摇头。

街道的中央有一处青石牌坊，是前清时的达官贵人所建，牌坊下的石门口横着两辆破旧的板车，板车上躺着两个身着军装，头发蓬乱的男子。三伏天刚过，天气燥热难耐，两人此刻正慵懒地大啃大嚼手中的西瓜瓤子。这两辆板车呈一字列排列，正好拦住了茅无极一行人的去路。

两人上身的衣襟敞开着，露出了白花花的肚皮，他们满不在乎地看了一眼迎面走来的茅无极一行人，又自顾自地吃起了西瓜来。

有了茅无极来撑场面，马如龙感觉腰杆子也挺直了许多，大摇大摆地走过

去冲着板车上的两人喊道："喂，你们两个，快带我们去见你们老大黑旋风，我马大队长有事要和他商量！"

板车上的两人一胖一瘦，满脸的痞气，胖子对旁边的瘦子说道："他不就是那天被我们给揍得满地找牙的马如龙么？"

瘦子一边吐着西瓜子，一边笑着附和道："什么龙不龙的，我看他呀，是只会在地上爬的虫才对！哈哈哈……"

马如龙见他们俩当着自己手下的面奚落自己，脸上立刻青一阵白一阵的，怒道："两个小杂毛，笑个屁！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可是有备而来，赶快带我们去见黑旋风，否则别怪本队长对你们不客气！"

胖子仿佛没料到马如龙敢这样和自己讲话，一屁股从板车上坐了起来，看了看他身后十几个保安队员，又扫了一眼茅无极师徒，冷笑道："哟，难怪今儿个这么嚣张，原来是带了帮手来了，怎么，想干架是不是？！"

瘦子这时也走了过来，话也不说，拿着手中刚啃完的西瓜皮便往马如龙脸上抹去，骂道："老子今天就不带你去，怎么样，有种你就动我们俩，等我兄弟们过来了，老子让你身上变成马蜂窝！"

马如龙想到几百发子弹打在自己身上那血肉横飞的场景，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连脸上黏乎乎的西瓜水也来不敢擦，灰溜溜地跑到了茅无极身边，小声问道："茅道长，他们拦着路不让走，该怎么办啊？"

阿发打趣道："才遇到两个兵匪你就吓成这样啦？等会见了黑旋风那还得了！"

茅无极这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语态温和地说道："两位小哥，我们找黑旋风的确是有要紧的事情商量，两位能否行个方便，代我们前去通报一声？"

胖子见眼前之人面目和善，双目隐敛电光，气度从容，自有一代宗师的气派，不禁愣了一下。

瘦子却没多想，将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阵，见他一身平民布衣打扮，眼神上就将他贬低了几分，撇嘴挤眼道："老大最近身体欠佳，没工夫见你们，赶快滚蛋，爷爷们还要睡午觉咧！"

胖子这时推了瘦子一下，朝他使了个眼神，随即对着茅无极笑道："要我们带你去见老大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天下也没免费的午餐，先拿三十两银子出来孝敬咱哥俩，我们或许会考虑考虑。"

"或者拿五十块袁大头也可以！"尖嘴猴腮的瘦子继续补充道。

阿桓怒道："你这不是抢钱么？我看你们一年的饷银也没三十两吧！"

"哼，没钱？那就恕我们兄弟俩不招待了！"胖子白了阿桓一眼，又一屁股坐在板车上翘起了二郎腿。

茅无极见他们毫无诚意，便从胸口摸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在两人面前摇了摇，碎银沉闷的撞击声立时吸引了胖瘦二人的兴趣，两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钱袋凑了上来。

茅无极冷笑道："你们不是想要钱么？能从我手上拿走，这钱包里的银子就统统归你们。"

见钱眼开的两人狗仗人势，本打算明抢豪夺，但见茅无极发了话，刚好给了自己个台阶下，正合己意，于是乎便都去朝着那钱袋抓去。然而要从茅无极手中拿走东西谈何容易，他一会儿将钱袋抛在空中，一会儿又从左手换到右手，将两人耍得是晕头转向。

两人见茅无极动作灵活，根本就抢不到，便干脆耍起赖皮来，一人抓住茅无极的一只手臂，好让他无法动弹。哪知茅无极嘴角一笑，竟暗使奇力，将两人硬生生地给拽在半空抛了出去。

胖瘦二人摔得是灰头土脸，心中大为恼怒，刚起身又捏着拳头哇哇大叫着要朝茅无极揍过来，就在此时，茅无极左右两边各出现一人，正是阿发与阿桓，两人果断抬脚，两记暗含内力的侧踢直贯胖瘦二人的胸口，两人只感觉身子轻飘飘地往后坠，重重地撞在了板车上，竟将板车轮子都给撞坏了。

两人眼见不敌，气急败坏地从腰间摸出了盒子炮，口中骂骂喋喋道："老子这就毙了你！"

"举枪，列阵！"马如龙吼了一声，只见保安队员整齐地排成了一排，十几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胖瘦二人。

马如龙威胁道："你们敢开枪，老子就让你们脑袋统统开花！"

瘦子虽然窝着气，但好汉不吃眼前亏，便说道："算你们有种，你们给我等着！哥，咱们走！"说罢便拉着胖子一瘸一拐地朝着巷子深处溜去。

马如龙将双手插在腰间，神气十足道："哼，敢和本队长比枪，你们还嫩了点！"

在马如龙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兵匪在南镇的大本营——鸿福钱庄。这钱庄是百年老字号了，信誉颇佳，生意兴隆，不光做黑水镇的生意，周围的十乡八镇的富商们也会常来光顾，到后来，钱庄发行的庄票甚至被当作货币在周

围十乡八镇中流通了，足以见得其影响力之大。但自从这帮兵匪占领了钱庄后，一叠叠价值不菲的庄票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一堆废纸，让商户们个个都是痛心疾首。

鸿福钱庄是一个仿英式风格的三层小洋楼，外面被一圈刷得雪白的砖墙围绕着，远远地看去像是一只即将展翅的飞鸽，高贵华丽，颇有一番英伦岛国的优雅神秘之感。

一行人走进院子后，却发现院内空无一人，并没有看到任何兵匪的踪影。

阿发质疑道："马如龙，你是不是带错地方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马如龙没好气道："我上个月刚在这存了几百两银子，现在那些庄票全变成了一堆废纸，这苦大仇深的地方，你说我有可能记错么？"

茅无极见整个院子内静得出奇，不禁提醒道："都小心点，有点不太对劲。"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砰"地脆响，小洋楼下的大木门被推开了，一大堆手持三八大盖的兵匪们冲了出来，气势汹汹，吼声雷动。

为首的一身军官打扮，身材奇矮，背还有点驼，四肢倒是十分粗壮，看上去极为不协调。左右两旁分别站着被茅无极师徒揍得鼻青脸肿的瘦子和胖子，两人此时仗着人多势众，气焰嚣张了不少，忙告状道："刘管带，就是他们几个打伤我们的，我看他们一定是来抓老大的，千万不能放过他们！"

刘管带冲冠一怒，也不多说，手中紧紧握着的勃朗宁手枪叩响了扳机，只听一声脆响，马如龙头上的军帽应声而飞，马如龙被吓破了胆，抱着脑袋赶忙躲到了院内的棕榈树后。

刘管带吹了吹枪口冒出的轻烟，一挥手道："都给我毙了！"

一时间，三十几把日式三八大盖齐齐地对准了院内的十几号人。望着黑洞洞的枪口，十几个保安队员逃的逃，躲的躲，乱作一团，待一阵猛烈的枪声响起后，已是有两个保安队员中枪倒地。

"大家都别乱，快躲到棕榈树后面反击！"茅无极见情势危急，大声喝道。

那些乱了阵脚的保安队员们此刻正缺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大局，见茅无极说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都是十分信服，纷纷找到掩体躲了起来，并时不时的找机会举枪还击。

胖子的目标大，两三个保安队员不约而同的瞄准了他开枪，一梭梭子弹如同流星般射进了他肥得流油的肚皮里，他捂着肚皮挣扎着跑出了几步，本想要躲进小洋楼中，哪知又是一梭子弹从后背贯穿前胸而出，他双膝一跪，扑倒在地。

瘦子见他哥被打死了，气得孤身冲进了一颗棕榈树后，用三八大盖顶着其中一个保安队员的脑门子放了一枪。那保安队员的脑袋几乎裂成了两半，白色的脑浆子溅了一地。

另一个保安队员被吓懵了，浑身颤抖着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着他又要遭到那瘦子的毒手，茅无极快步抢在瘦子身后，翻手一掌拍在他后脑勺上，瘦子哼都没哼出一声便晕死在地。

弹如流星，声如雷霆，枪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赤手空拳的茅无极师徒在密集的火力下却是有力使不出，帮不上任何忙，只得干着急。那三八大盖不愧是进口的洋玩意儿，威力大得惊人，就连厚实的棕榈树皮也被打得四处横飞，想比之下，保安队装备的汉阳造老套筒则是威力有限，逊色了不少，还没几分钟，便接连又有三四个保安队员中枪倒地。

阿桓这时转头看了看马如龙，却见他脸色苍白，额头上冷汗涔涔，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般，而裆部则是尿湿了一大片。

“瞧你这点出息，还当大队长呢！”阿桓捂着鼻子骂道。

“啊！”又是一声惨叫，掩护在马如龙旁边的保安队员东顺胸口中枪，躺倒在马如龙怀中。

“顺子，你没事吧？”马如龙见东顺目光游离不定，边拍着他的脸边问道。

东顺浑身抽搐，显得十分辛苦，忽然，他将一口热气腾腾的鲜血喷在了马如龙的脸上，马如龙只感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从鼻子里面钻进来，待他低头再看时，东顺已经是歪着脑袋死在了自己怀中。

这下子可着实把马如龙给吓坏了，他使劲推开了东顺的尸首，怪喊怪叫着从院子里跑了出去，一梭子弹朝他背后追来，却只打在了院墙上，激起一小团白色的粉灰。

剩下的七八个保安队员见队长丢下他们自己跑了，也早已失去了战意，边口中骂娘边抱头鼠窜想逃出去，枪林弹雨中，又有一个动作稍慢的保安队员中枪倒地，扑腾呻吟了几下后便没了动静。

保安队丢盔弃甲逃走后，这头只剩下了茅无极师徒四个，眼看着兵匪们的火力一阵盖过一阵，茅无极这时也不禁愤愤然道：“这马如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兵匪们见茅无极师徒孤立无援，一直躲在棕榈树后不敢出来，胆子也开始

大了起来，分成两小队分别从左右两侧切入，意图将他们给团团包围。然而，当兵匪们赶到棕榈树后时，却发现竟然空无一人。

三十几双眼睛给盯着，他茅无极师徒要是逃走了，他们是肯定知道的，如今竟然在眼皮子地下消失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兵匪们个个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搞得是丈二的和尚毛不着头脑。

“在树上，他们在树上！”一个小个子兵匪忽然大喊大叫道。

其他人往树上一瞧，好家伙，只见四人抱着树干，足足爬了有七八丈高。也不知是谁突然开了一枪，巧云手边的树皮冒着轻烟，被打掉了一大块，她惊叫一声，重心不稳，身子直直地坠了下去。

“师妹！”阿发和阿桓同时惊呼了一声。

茅无极身子一旋，使了个千斤坠，先于巧云落在了地上，溅起了树下的一堆黄土，随后又将巧云稳稳当当地给接在了怀中。

阿桓和阿发这时也跳了下来，协助两人与兵匪们展开了近身的肉搏。这些个兵匪虽然凶悍暴躁，但纪律性差，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充其量也就是些乌合之众，此时近距离缠斗，火枪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很多枪都是还来不及上膛便被踢飞了。

只见茅无极双臂挥动，出掌凌厉如剑，游走于一众兵匪之中，一时间，四面八方都是掌影，或虚或实，如桃林中狂风忽起，万花齐落一般。阿桓和阿发也是拳如坚石，带起了一阵阵罡风，巧云则是身姿轻盈，暗使巧力，或踢或劈，让那些长得五大三粗的兵匪们也是拿她毫无办法。

不一会儿，三十来个兵匪已是尽数倒地，捂着被打得青肿的痛处哭爹喊娘。巧云得意地搓了搓手，冲着方才在打斗时想要对她出手轻薄的两个兵匪扮了个鬼脸。

就在这时，刘管带领着一名亲卫从洋房中走了出来，手中还拿着一杆奇怪的长枪。这枪的模样和其他兵匪用的三八大盖有些不同，不仅是因为它的大口径，就连弹夹也比三八大盖要长上许多，而且是插在枪身上方的，长长的枪管下安置着一个三角架，想必是匍匐射击时用来将枪体固定在地上的。

刘管带见手下们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气得眉毛竖得老高，抱着手中的怪枪对着茅无极师徒就是一阵扫射。一梭梭子弹如同连珠炮般齐刷刷地飞来，四人又跳又闪，险象环生，身旁的灌木丛中不断传来树枝被折断的声音，脚下的

黄土也是一片片的横飞，让四人几乎都没有喘息的机会。

四人逃到了洋房的左侧，一排排飞弹打在白色的墙壁上，溅起了纷纷扬扬的墙灰。阿桓只感觉心中怦怦直跳，不禁用手摸了摸胸口道："这是什么枪啊，竟然这样厉害，也不见他上膛，子弹就打得就像水柱一样了。"

茅无极也是心有余悸，猜测道："这应该就是马如龙之前说的麦德森机枪了。那些西方列强有这样厉害的武器，一杆枪抵得过几百号人，也难怪前清的冷兵器军队会老吃败仗了。"

四人的藏身处是一个死角，外面的火力又太过猛烈，根本逃不出去，阿发这时着急道："师父，现在该怎么办？"

茅无极摇头道："投降吧，没有别的办法了。"

三个徒弟都是睁大了眼睛，阿桓问道："师父，咱们就这么认输了啊？传出去会被当成笑话的！"

茅无极语意轻松道："让别人笑笑也总比咱们几个被打成马蜂窝要好吧！"说罢便带头第一个举着手站了出去。

"师父说得对，还是保命要紧！"阿发点了点头，也是跟了出去。

阿桓嘟囔道："师父这是怎么了，这可不像他平时的作风啊！"

巧云神秘一笑，说道："我想师父他老人家一定是有自己的考虑呢！别磨蹭了，快走啦！"

四人被反绑着双手，押进了小洋房之中。刘管带走在最前头，时不时地会去摸摸手中立了大功的轻机枪，神态十分得意。瘦子则是跟在队伍的最后面，他的后脑勺此时仍在隐隐作痛，满眼仇恨地望着茅无极师徒。

洋房的红木楼梯上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楼梯的走道里随处可见一些发霉的食物残渣和绿油油的痰液，光看着就让人恶心，这些兵匪们个个都是粗枝大叶的主，不仅装束上不修边幅，生活习惯上也是一团乱麻。

一行人走到二楼的时候，忽然一个带着眼镜的喽啰正用手捂着脖子慌慌张张地跑了下来，不住有殷红的鲜血从他指缝间渗出，滴落了一地。

那眼镜男低着头看也不看，一头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刘管带，险些将他撞下了楼梯。

刘管带没好气地骂道："张四眼，瞎了你的狗眼啦！这么慌慌张张地是赶着去送葬？"

张四眼抬起头来，只见他脸色惨白，满头的虚汗，他认出了刘管带，畏畏缩缩地说道："刘管带，老大他……他的病又发作啦！"

刘管带一愣，神色有些慌张，旋即又问道："你脖子是怎么回事？"

张四眼显得很委屈，将手从脖子上移开，两排鲜红的牙印如同梅花一般清晰可见，两端的虎牙印则是深可见肉，不住有鲜血汩汩地流出来。

茅无极看到他的伤口，心中暗呼不妙。当下皱眉说道："你们快带我上去！"

刘管带白了茅无极一眼，不屑道："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茅无极冷笑一声："你们老大是中了尸毒，现在毒发，处境十分凶险，如果再晚一点变成僵尸，你们都活不了！"

刘管带听完吓了一大跳，一挥手道："快走！"

来到了三楼，只听几声凄厉的惨叫远远地传了过来，刚走了几步，迎面又是几个大喊大叫的士兵失魂落魄地跑了过来，刘管带抓住其中一个，见他是黑旋风身边的亲兵山鸡，便质问道："不是让你们几个绑着老大的么，怎么又让他跑出来了？"

山鸡哭丧着脸说道："他牙齿太利，自己咬断了绳子，我们也没办法啊！"说罢也不顾刘管带的阻拦，一溜烟地跑下楼去。

刘管带咽了口口水，将茅无极挡在自己身前，往黑旋风的卧房里缓缓走去。

几人走到了黑旋风卧房的门口，发现一具鲜血淋漓的男尸横躺在地上，脖子被咬得连血管都露了出来。房间内，两个士兵正一人抓着一个黑脸汉子的手臂想要制住他，在黑脸汉子的大力挣扎之下，两人的身子感觉都快要飘了起来，看模样十分吃力。

只见中间那黑脸汉子一脸的络腮胡子，头发也显然是很久没剪过了，长得十分浓密，双眼中布满血丝，红通通的十分可怕，上颚两排锋利的獠牙伸出了嘴唇外，将下嘴唇都划破了。

"老大！"刘管带喊了一声，自己却是不敢上前去。

黑旋风本来正在凶狠地盯着旁边两个缚住他的兵卒，听到刘管带的声音后猛一转头，鼻子使劲地在刘管带的方向嗅了几下，隐隐发出几声低沉的吼叫。

"你们几个，先把大哥给绑起来再说！"刘管带冲着身后几个负责看守茅无极师徒的士兵说道。

"是！"

黑旋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向自己，忽然愤怒地发出一声嘶吼，双臂使劲一甩，竟将方才拉住自己双手的士兵甩飞在了一旁。身子一自由，黑旋风便张开血盆大口要向刘管带一行人扑过去。

刘管带和其他几个士兵吓了一大跳，又不敢对大哥开枪，当下也顾不得茅无极师徒了，撒腿就跑。

“喂，先帮我们解开绳子啊！”茅无极朝着刘管带大喊了一声，刘管带回头看了一眼，却并没有停下来，反倒跑得更快了。

“这群鸟人！”阿发愤愤地骂道。

眼看着黑旋风就要抓过来，师徒四人立即闪开了一条道，让黑旋风扑了个空，四人随即又躲进了房中，排成一列贴着墙壁徐徐行走，一来方便随时转移，二来也好分散目标。

黑旋风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一击不中，变得更加狂暴，又大张着双手朝着几人扑过去，表情狰狞可怖，仿佛要将四人挫骨扬灰一般。

茅无极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动弹不得，只得抬起脚使劲抵住他胸口，好让他无法靠近。还好这中了尸毒的黑旋风智商并不高，也不改变方向，只是一个劲地超前发力，想要超过茅无极脚上的力量，两排焦躁不安的牙齿在空气中一通乱咬。

阿桓见茅无极头上渗出了汗珠，知道他有些吃力，便闪身在黑旋风的身后，将他罩进自己的怀抱里，并用缚在自己腕上的麻绳使劲勒住了黑旋风的脖子。这一前一后的发力，倒让黑旋风不知到底该何去何从了。

巧云看到黑旋风的两枚长长的虎齿如同弯刀一般锋利，忙提醒道：“二师兄，把绳子放进他嘴里！”

阿桓会意，刚准备挪动绳子，哪知那力大无穷的黑旋风忽然使出蛮力，将脑袋使劲往前一抵，竟将阿桓往前带出老远，霎时间便有了两个人的重量压茅无极的腿上。茅无极本已是感觉吃力，此刻直感觉腿上发麻，渐渐地有些支撑不住了，便将脚一回缩，那黑旋风没了阻挡，张着大口使劲地扑咬了过来。

黑旋风来势汹汹，还好茅无极身经百战，动作灵活，在这危急关头将头一偏，本想咬住他脖子的黑旋风便重重地撞在了墙面上，沾了一满脸白刷刷的墙灰，如同第一次化妆的女子打的粉黛一般。由于用力过猛，黑旋风左侧的虎牙也被撞断在地上。也许是吃疼的缘故，黑旋风仰天发出一声怪嚎。

趁着这个机会，阿桓果断地将缠在他脖际的绳子挪进了他嘴里，而他自己的双手由于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只能是左右两面抱住黑旋风的头，这样才让他无法咬到。

黑旋风显然是感觉到了嘴里的异物，本来就牙痒难耐的他不禁一通猛咬狠嚼，那绳子在他口中如同一根面筋一般，在他的大力咀嚼之下“噌”地一声断裂了开来。阿桓这时也顾不上被麻绳磨得红肿的手腕，赶紧跑过去要给茅无极解开绳子。

茅无极的双手自由后，只感觉浑身上下一阵说不出轻松，一面躲避着黑旋风蛮横的袭击，一面将左手捏成剑指，朝黑旋风的颈根后面的玉枕穴点了下去，而他右手则捏成小金牌手决，在黑旋风头顶啪嗒地拍打了一下，黑旋风眼睛一阵发直，如同一块木板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没一会儿，刘管带也进来了，他本想看看茅无极师徒死了没有，然而却出人意料地看到黑旋风浑身僵硬地躺倒在地上。刘管带慌慌张张地跑过去探了探黑旋风的鼻息，随后脸上勃然一怒，掏出了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指着茅无极，凶狠道：“你们竟敢杀了我大哥，我要你们偿命！”

茅无极斜瞥了他一眼，冷冷道：“他一时半刻还死不了，现在只是僵死状态。”随后又道：“你们赶紧把他绑起来，要是等他醒过来就等着当他的人肉大餐吧。”

刘管带吓了一跳，赶紧叫来几个手下将黑旋风来了个五花大绑。为防尸变，又按茅无极的吩咐将之前的几个被咬死的士兵尸体给集中起来焚烧了。

黑旋风被茅无极用秘法暂时制住了尸毒，待他醒来时，神志渐渐开始有些清醒了。他看到自己被五花大绑地缚在床上，一个平民装扮的中年男子在自己身上到处捏来捏去，管带刘不一和几个亲卫则是满脸惧怕地望着自己。

“老大，你终于醒啦！”刘不一不敢凑过来，只是躲在茅无极身后笑嘻嘻地说道。

黑旋风此刻显得十分憔悴，面色惨白，眼珠里的白仁子已经充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红通通的像鹤顶一般，看得众人是一阵心惊。

“他娘的！谁绑的老子？老子要毙了他！”黑旋风一边大力挣扎，一边咆哮道。

“老大，您别乱动啊，这位道长是打茅山来的，可厉害了，他正在给您治病呢！”

“治你妈的病，老子好端端的，哪有什么病？”黑旋风气得脸色铁青，破口大骂道。

茅无极这时说道：“你还是少说点话吧，血液循环加快，你体内的尸毒也会蔓延得更快。”

“哎唷，痒……痒……快住手！”黑旋风见茅无极此时正在挠自己的脚心子，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刘管带，把这江湖骗子给我拉出去毙了！”黑旋风缓过神后，火冒三丈道。

刘不一则是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茅无极，满脸尴尬，显得十分为难。

“怎么，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不想活了吗！”黑旋风喷得是口水四溅。

茅无极摇了摇头，在黑旋风头顶又是一拍，黑旋风便仿佛正在打鸣的公鸡被掐住了脖子一般，双眼一闭，哑了声。

“他尸毒入体，十分狂躁，还是让他多睡一会儿的好。”茅无极解释道。

刘不一试探性地问道：“道长，你看我大哥的病，还有得救吗？”

茅无极沉吟道：“我用本派秘法制住了尸毒，暂时还不至于扩散到心脉，但要彻底清除这些尸毒，就要颇费一些功夫了。”

刘不一喜道：“如此说来，我大哥是有救了，真是太好了！”

茅无极这时站了起来，目光如炬地盯着刘不一，问道：“你老实告诉我，他无缘无故的怎么会中了尸毒的？是不是遇上尸变了？”

刘不一见茅无极一身浩然正气，被他的眼神看得发虚，支支吾吾道：“我……我不知道啊……”

茅无极冷哼了一声，说道：“这祛除尸毒的方法不尽相同，因人而异，你若是对我存心隐瞒，让你大哥得不到准确的救治，那时可就怪不得茅某了！”说罢便收拾了包袱拂袖欲走。

刘不一慌忙拦在茅无极身前，他知道纸是包不住火了，便叹了口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

茅无极听完显得十分震惊：“什么？你们竟然跑到西镇去盗墓了！”

刘不一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儿，显得极为不好意思道：“大哥前些日子听人说西镇有户人家名叫万户侯，是前清时的乡绅土豪，富甲一方，家中藏了不少宝贝。只不过因为闹僵尸一直没人敢去过，我本来是想劝他不去的，可大哥他执意要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茅无极怒道："你可知道，黑水镇人尸相隔已逾百年，西镇全是僵尸。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做这些损阴德事，也活该他被咬了！"

刘不一被骂得十分不爽，在心中将茅无极诅咒了千遍万遍，但因为还指望着他来救大哥，表面上却不敢表现出不满来，只得赔笑道："对对，茅道长教训得对，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道长还是快点想办法救救我那可怜的大哥吧！"

茅无极重重地哼了一声，接着便去仔细研究黑旋风胸前的那道有些溃烂的伤口。那伤口看起来像是被某种利刃划过一般，茅无极神色一松，捋须道："还好他只是被寻常的紫僵所伤，尚能存留几丝人性，要是遇上毛僵和飞僵，你大哥早就成了它们其中的一员了！"

接着，茅无极让刘不一找来一鼎大水缸，又命人在镇外漂满浮萍的四季湖中打来了整整一缸子水，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茅无极便开始往水缸中倾倒大量的糯米和洋葱，直到整缸水都被染成了白色才罢手。昏睡中的黑旋风随后被阿发和阿桓扒光了扔进水缸中，只露出一个大脑袋出来呼吸吐气。

做完这一切后，茅无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叮嘱着刘不一道："让他在这糯米水中泡上三天三夜，基本上就能痊愈了，不过在此期间一定要命人严加守护，切记不能让外人冲撞干扰。"

刘不一看着那缸子白花花的糯米水，有些将信将疑道："道长，这……这有用吗？"

茅无极解释道："之所以让你们找来湖水，而不是普通的河水，是因为湖面飘满浮萍，而湖中则是开满莲花，这些都是日日吸纳天地光泽的生命，命属阳，尸毒属阴，阳浮阴消，阳升阴沉，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至于那糯米和洋葱嘛，则是僵尸所忌讳之物，让它们溶于水中，尸气避让不及，自然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虽然听得是一知半解，刘不一还是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夸赞道："道长真是高明啊！佩服，佩服！"

交代好了一切后，茅无极走出了黑旋风的房间，他见刘不一一直跟着自己，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不禁笑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三天之内我们师徒都会留在这儿，以防出现什么意外。三日后，一旦这尸毒无法祛除，不仅你们倒了大霉，整个黑水镇的居民都将陷入危险之中。"

刘不一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会心一笑道："那就麻烦茅道长了。这三天的衣食住行我会差人安排好，茅道长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尽管吩咐！"说罢，刘不一

又凑到茅无极耳边小声邪笑道："我们昨天抓了几个十五六岁的嫩伢子过来，都是没开过苞的黄花大闺女，要不要今儿个晚上送到您房间来让您开开苞，见见红？嘿嘿嘿……"

茅无极心中恼怒，推开了刘不一，严肃道："你们这样糟蹋人家清白闺女，和禽兽有什么分别？赶快把那几个女娃娃给放了，要不别想让我救你大哥！"

"是是是……"刘不一干笑道。看到茅无极下了楼，他撇着嘴嘟囔道："老家伙，我看你是下面那玩意儿早抬不起头来了吧，还装什么正经！"

第二十八章
背上的恶灵

说到这汪镇长的病，汪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摇头叹息的。本该是四十来岁的壮汉子，看起来却像六十岁的老头儿，而且还在一天天的衰老下去。查不出病因，找不到病灶，这几天又持续恶化，连床都下不了了，吃饭食不知味，睡觉夜不能寐，干脆赌气躺在床上等死，无论是宾客来访，或是下人来报，都是统统不见。

阿狸知道汪有龄没有胃口，便每天早早地起来给他熬粥，为了补充营养，她还特地在粥里面加入了黄豆，红枣，银耳等物，色泽味俱全，加上她每次给汪有龄喂粥时都会自己先尝一点试试温度，如此体贴的伺候着，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汪有龄才肯吃下去一点东西。

这天吃过午饭后，阿狸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走进了汪有龄的房间内。此时汪有龄正盯着天花板愣愣出神。

阿狸轻唤道："老爷，该喝药了。"

汪有龄看了阿狸一眼，双臂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阿狸看到他双臂只要一使劲就会颤抖个不住，心头不禁掠过几丝酸楚。

汪有龄面无表情，只是盯着阿狸，阿狸吹了吹药碗里白腾腾的热气，将碗口送到汪有龄嘴边。

望着汤碗里深褐色的，不知是用什么做成的汤药，汪有龄忽然眉头一皱，怒道："我不喝！"说罢将手使劲一掀，药碗登时摔了个底朝天，碎成许多截，药水也是溅了一地，整个屋子里瞬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药水味。

阿狸一脸惊愕，边拾掇着碎瓷片，边问道："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这药可是我熬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哩！"

汪有龄冷冷地看着阿狸，质问道："你告诉我，这药是哪里来的？连大夫都没法开药方子，你一个妇道人家，又哪里弄来的这些药？"

阿狸红着眼眶，解释道："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偏方，我记得很早就和老爷说过了的呀。"

汪有龄苦笑道："你真的当我老糊涂了吗？什么偏方，都是你自己编造的！"

汪有龄见阿狸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又继续道："我今年才四十二岁，你看看我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面相看起来比人家六十岁的老头还老，而且，我这双腿，再也站不起来了，你说我还有什么活头？"

汪有龄边说着边拼命地捶打着自己的双腿，却被阿狸哭着拦住了。

"老爷，你这样阿狸会很难过的……"

汪有龄气急败坏道："自从喝了你熬的药之后，我的病不仅没见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你说，是不是你在药里头搞了什么鬼，故意想害我是不是？"

阿狸惊得花容失色，忙辩解道："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汪有龄苦涩道："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

阿狸低着头，幽幽道："阿狸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汪有龄缓缓道："乡亲们都在说我老汪走了大运了，娶到你这样一个漂亮媳妇，你别看我嘴里头不说，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别说是攀高枝了，就是去给军阀头子张大帅做夫人也是绰绰有余，而你竟然会跑到黑水镇来，下嫁给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阿狸说道："阿狸无家可归，老爷肯好心收留，阿狸以身相许也是应该的……"

汪有龄摇了摇头，说道："你不用再骗我了，我老汪倒霉了一辈子，突然捡到你这样一个宝贝，就是我自己也不相信。而且，你的身世我已经派人专门去调查过，全都是子虚乌有的！"

阿狸有些恍惚道："老爷……从一开始，你就不相信阿狸吗？"

"我只是不相信我自己。"

汪有龄忽然抓住阿狸的手，流着泪说道："阿狸，这些日子你对我的好，我都看在眼里，我也知足了，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是请你不要再骗我了好不好，你知道被骗的滋味有多难受么？尤其是被自己所爱的人欺骗！"

见阿狸沉默不语，汪有龄又道："你是要钱吗？我可以让白管家将府里的现银全都给你！"

"老爷，请不要这样……"阿狸伤心道。

汪有龄不听，又说道："那你是要我的命？你尽管拿走就是了，何必还要这

样煞费苦心的一天天折磨我？”

“老爷，你再这样说阿狸会生气的……阿狸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让你健健康康地活下来。”

汪有龄颤抖地捧起阿狸梨花带雨的面庞，说道：“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阿狸见他神情激动，便轻声道：“老爷，您该休息了。”说罢吐气如兰，朝着汪有龄吹出一阵幽风，汪有龄立时变得有些困恹恹，连打了三个哈欠，躺倒在阿狸丰满的胸脯上。

阿狸摩挲着他两鬓稀疏的白发，叹了口气道：“老爷，阿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在合上房门的那一刹那，阿狸也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老爷，你放心，无论用什么方法，阿狸都会救你的！”

夏夜如水，东镇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烛火，从南镇这块高地远远望去，如同一条长长的银河一般，显得灯火通明。黑水河另一边的西镇则是黑不隆冬的一片，偶尔可以见到几个蚂蚁小的黑影在西镇内穿梭游走，一些不知名的嚎叫声在惨淡的夜空里张舞纠结，听得人背脊一阵阵发凉。

巧云睡觉从来都是认床的，她在这西式装扮的小洋房中睡得并不安稳，便干脆爬起来找同样没有睡意的茅无极聊聊天。

“师父，你在看什么呢？”巧云笑嘻嘻地问道。此时的她已经解开了马尾辫，一袭如黑瀑般的青丝直垂到腰间，倒比白天多了几分柔媚。

“哦，是云儿啊，怎么还不睡觉？”茅无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手中不知道在掐算着些什么，口中念念有词。

巧云嘟囔道：“大师兄和二师兄在隔壁打呼噜跟地震似的，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嘛！”

茅无极打趣道：“那你也可以打呼噜，把他们比下去不就行了？”

巧云笑了笑，撅嘴道：“哼，没想到师父也爱取笑人家呢！”

茅无极接着说道：“你来得正好，反正你也睡不着，去后院帮为师打一盆洗脚水来可好？那几个守卫的士兵都睡着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们。”

巧云嘻嘻一笑：“帮您打洗脚水没问题，只不过别让我帮您洗脚就好了。”

茅无极听罢也是哈哈大笑：“这鬼丫头，嘴也变滑溜了。”

整栋楼里的灯几乎都灭掉了，只有楼梯和走道上的灯泡仍在闪烁不定。鸿

福钱庄什么都是敢为人先，不仅仅是这西式小洋楼，就在其他镇民都还在点蜡烛用煤油灯的时候，这里却早已经换上电灯泡了。

巧云端着铜盆下到二楼时，发现楼梯口的灯忽明忽暗的，并不时伴随有“嗞嗞”的声音，她一阵心惊，忙快步跑到了一楼去。

此时虽然是夏夜，但在这海拔较高的南镇里竟还感觉到一阵阵的清冷，草丛里不断传来夏虫的低语，仿佛在诉说着一些遥远的故事。

水井在小洋楼后院的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西镇时不时传来的嚎叫吓得巧云是一惊一乍，虽然心中有些发虚，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前去舀水。

等到巧云舀完水回来时，才发现额头和手心里都是汗，眉毛上的一小撮刘海都贴在额头上了。

回去的路上，再次经过了那该死的二楼，这时巧云忽然听到“格格”的怪响，有点像是骨骼摩擦的声音，伴着这忽明忽暗的灯光，显得极为诡异。巧云咽了口口水，只想快点走掉，然而就在这时，她又听到“啊”的一声怪叫，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个男人，似乎十分痛苦一般。

巧云这时看到二楼的尽头有一间房间里还幽幽地闪烁着灯光，她将铜盆放在楼梯口，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房间的窗户上没有拉上窗帘，很容易便看清了里面的状况。只见房间内，刘不一正像一只狗熊一样，将他那大驼背贴在墙面上使劲蹭来蹭去，口中还时不时发出哼唧哼唧的呻吟，看样子是痛并快乐着。

刘不一不经意地一转头，忽然发现窗口站着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这大半夜的来这么一出，刘不一也是吓得跳了起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茅无极的三弟子巧云。

“巧云姑娘，这人吓人，吓死人呐，你难道不知道吗？”刘不一拍着胸口说道。

巧云看了看房间内那一块被蹭掉了墙灰的墙面，没好气道：“我还要问你呢，大半夜的在这发神经，不怕吓死人啊！”

刘不一摆着一张苦瓜脸，解释道：“唉，老毛病了，我这驼背一到晚上就又酸又痛的，非得蹭上几下才舒服。”

刘不一环视了一圈，见没其他人，便将房门完全打开，说道：“巧云姑娘，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先进来坐吧。”

“还是不了吧，师父还在楼上等着我呢！”巧云见这刘不一身匪气，并非什

么善类，不想和他多有瓜葛。

刘不一笑了笑："既然都来了，最起码得进来喝杯水吧。除了老大的房间之外，我这可是第二大的，刚好也可以带你参观参观。"

见巧云还在犹豫，刘不一又说道："你们师徒几个武功如此高强，还怕我吃了你不成？"

巧云一想也是，当下便点头道："好吧，那我就进来坐一小会儿。"

巧云走了进去，看到房间里尽是一番西洋装扮，虽然看起来洋气，但总感觉花里花哨的，倒像是一间女子闺房。

房间确实是靓丽，但刘不一却是个邋里邋遢的主，臭袜子臭鞋随地乱扔，连床上都可以找到烟蒂和烟灰，巧云捏着鼻子说道："这么漂亮的房间给你住，还真是暴殄天物啊！"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刘不一边傻笑着边将臭鞋袜使劲往床底下踢。

巧云这时在屋角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梳妆台，不禁捂嘴笑道："噗～你个大男人还化妆的呀？"

见他没回话，巧云回过头去一望，却发现他正痴痴地盯着自己的胸脯发愣，不禁又加重了语气道："喂，你哑巴啦？人家在问你话呢！"

刘不一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忙回道："哦……这以前，是鸿福钱庄老板娘的房间，所以……"

巧云白了刘不一一眼，换了个声调说道："哦，我明白了，你们是鸠占鹊巢，实在是很可恶呢！"

刘不一拍了拍别在腰部的勃朗宁手枪，得意道："这年头啊，有枪就是爷，有权就是爹。有了枪杆子，不怕不来钱！你看看，钱庄老板娘赚了这么多钱，最后还不是落到了我们兄弟的腰包里？"

巧云鄙夷道："抢了人家东西，还好意思说呢！"

巧云走路带风，发香扑鼻而来，刘不一不禁打了个酥颤，有些心旌飘荡，难以自持。

说来也奇怪，一向脾气暴躁的刘不一面对巧云的奚落竟然丝毫不生气，反倒觉得她骂人的样子十分可爱。

这时巧云的目光被摆放在房间正首的一座精美的木质大摆钟所吸引，而刘不一则一直跟在她身后，双眼不安分地在她身上来回游走。

巧云兴奋道："这东西我在省城里见过，是西洋钟吧？不过可比我以前见到的要大得多了。"

刘不一点了点头，说道："这是西洋人用来记时的，只不过他们用的是罗马计数法，而咱们用的是天干地支计数法罢了。"

巧云这时看到摆钟内的两道指针即将要在十一的方向重合了。不禁问道："那按西洋人的规矩，现在是什么时间？"

刘不一笑道："马上要到十一点了，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午时啊！"

巧云赞许道："看来你懂的还不少呢！"

"这些都是以前张大帅教的，他说国人都太落伍了，要多向洋人学学才行！对了，他还教我们一首诗呢！"

巧云不屑道："哦，不是都说张大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么，他竟然还会作诗啊？"

刘不一见她不相信，便一本正经地念道："手上洋枪炮，身上洋装耀，嘴里洋餐嚼，怀中洋妞笑！"

巧云听到最后一句，不禁脸上一红，说道："这是什么打油诗啊？真是烂透了！"心中却想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大帅，也难怪他们会沦为兵匪。"

巧云走马观花地看完一圈，口中赞许道："房间是不错，要是你肯再多收拾收拾就好了。"

刘不一朝着巧云眨了眨眼，轻佻道："唉，房间是漂亮，可一个人住着挺寂寞的，既然你也喜欢这里，不如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怎样？嘿嘿……"

巧云脸上泛起一阵红潮，娇啐一口："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要回去了！"

巧云说罢便生气地朝房门走去。

然而，早已是心痒难耐的刘不一却拦在了门口，眯着眼笑嘻嘻地看着她。

"你想要做什么？快让开！"巧云怒道。

"长夜漫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做些云雨之事，你说还能干什么？"刘不一邪笑着，在巧云吹弹欲破的脸上摸了一下，却被惊慌的巧云立马推开了。

"你敢轻薄我，我要告诉师父去！"巧云柳眉倒竖，警告道。

然而刘不一却是个赖皮的主，不仅不理会她，反倒向她越靠越近，巧云无奈，只得一步步地向后退。

刘不一见巧云一脸慌张，心中十分得意，也更加得寸进尺，趁着巧云后退

的瞬间，一只手蛮横地搂住了巧云纤细的腰部。

巧云见他如此无理，不禁“呀”地一声惊叫，双手扶住他的手臂，暗使巧力，将他往身后重重一带，这刘管带便如同一件衣服般被甩了出去，四肢张开趴倒在地上。

巧云见他摔也摔得这样奇怪，强忍住笑：“这叫自作自受，活该！”

见巧云要走，刘不一又死缠烂打地抱住巧云的脚，装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口中调笑道：“不要走啊，人家舍不得你嘛！”

巧云心中很是生气，右脚一抬想要甩开他，然而脚虽是抽出来了，可绣花鞋却被他抓在了手里。

“讨厌！快把鞋还给我！”巧云娇斥道。

“你让我亲一口我就还给你。”趴在地上的刘不一色相毕露，轻浮道。

“实在是太可恶了！看我怎么修理你！”巧云柳眉一竖，使劲踹了刘不一的肚子几下，最后又将脚丫踩在刘不一的头上，让他脸贴着地，吃了一鼻子灰。

巧云的脚丫娇小玲珑，粉嫩无比，刘不一忍不住将鼻子贴在玉足上贪婪地嗅了几下。

“呀！”巧云见他如此轻浮，羞得是满脸通红，当下秀拳紧捻，雨点般的拳头落了下来，将刘不一痛揍了一顿。

“你说，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了？”巧云交叉着双手，居高临下地质问道。

“不敢了不敢了，女孩子应该温柔些嘛，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刘不一此刻已是鼻青脸肿，只能扶着墙站起来，哭丧着脸道。

就在这时，摆钟忽然发出“咚咚”的声音，时针和分针重合在一起，已经是到了午夜十一点。

空气中似乎出现了一丝奇妙的变化，密闭的房间内竟刮出几阵冷风。

本来准备开门出去的巧云却忽然停了下来，怔怔地看着刘不一的方向，瞳孔放得老大，仿佛看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刘不一边揉着有些青肿的脸，笑道：“怎么，巧云妹妹想通了，舍不得哥哥我啦？”

隔了好一会儿，巧云才回过神来，说道：“我问你，你的驼背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么？”

“当然不是！”一见巧云提起了自己的驼背，刘不一显得有些激动，“十六

年前，我可和你那二师兄一样，是个玉树临风的小青年呢！”

“怎么突然问这个？”刘不一这时才发现巧云原来是一直盯着自己的背后看，他回过头去，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巧云打断道：“你先别管为什么，那十六年前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让你驼成这样的？”

刘不一叹了口气，苦着脸说道：“唉，巧云妹妹，你是不知道，在被招安前，我和黑旋风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有一次我们干了一票大的，回去后老大摆了庆功宴，我们个个都喝得是烂醉如泥，哪知道第二天早上我的背就开始驼了，怎么伸也伸不直，就像是什么东西给压在了背上一样。”

巧云点了点头，又道：“一夜之间背就驼了，你自己不感觉奇怪吗？”

“谁说不是呢！”刘不一怨愤道，“想我刘不一好歹也是个帅小伙儿啊，自从驼背后不知道落了多少笑柄，去看大夫也查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后来就一直这样了。”

刘不一见巧云一副欲言又止，惶恐不安的模样，不禁冷声道：“你突然问我这些，就是想奚落耻笑我一番吗？也罢，我刘不一老油条一根了，被人当驴骑的时候都有，不会跟你计较这些的。”

“不是的，你误会了。”巧云轻咬着下唇，仿佛下定了很大的决心一般，一字一顿道：“你背上，有一个老婆婆……”

刘不一笑道：“你这调皮丫头，准时又在拿我寻开心了，这大晚上的，哪会有什么老婆婆啊？”

巧云并不理会他的质疑，只是紧张地盯着刘不一的背后，缓缓说道：“她现在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又是一股冷风拂过，仿若一条蛇从刘不一的脖子里直往下窜，刘不一打了个哆嗦，朝身后猛一回头，颤声道：“这大半夜的……你可别吓我！”

巧云恼道：“我吓你做什么？你忘了我和师父都是茅山道士了？我天生就是阴阳眼，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刘不一见巧云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吓得跳了起来，慌忙抓来一床棉被包住自己，连头也埋了进去。

巧云摇头道：“没用的，它是鬼魂，既然缠上了你，又怎么可能甩得掉它呢？”

“拜托……你别吓唬我了……我最怕……最怕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刘

不一颤抖的声音从棉被里传了出来。

巧云见这刘不一竟然如此胆小，不禁恼怒地扯掉了他身上的棉被，那个恐怖的死魂灵也跟着从棉被里冒了出来。只见它衣衫褴褛，通体发绿，面如白纸，眼珠子里更是漆黑一片，看不见白仁，而双脚则使劲地交叉夹住刘不一的胸脯，两只干枯的手臂则紧紧地搂在刘不一肥厚的脖子上。

巧云发现自己每次数落刘不一时，那死魂灵都会向自己投来怨愤的目光，脸上沟沟壑壑的皱纹挤作一团，仿若一个干瘪的桔子一样，看得巧云不寒而栗。

“你……为什么一直缠着他？”巧云鼓起了勇气，试探性地问道。

那死魂灵并不说话，只是缓慢而机械地将目光看向身下的刘不一。

刘不一咽了口口水，额头上冷汗涔涔，他紧张地问道：“巧云妹子，你你……在和谁说话？”

“还能有谁，当然是你身上的那个人……”

刘不一又继续问道：“它……对你说了些什么？”

巧云瘪着嘴摇了摇头，道：“它什么也没说，只是一直盯着你看。”

刘不一哭丧着脸道：“天呐，我刘不一招谁惹谁了啊，怎么就触了这么个霉头呢！唉，难怪这几年总感觉诸事不顺的。”

紧接着，刘不一又双手合十，边拜边说道：“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可千万别再缠着我啦，改明儿我一定对给你多烧点纸钱，求求你了……”

那死魂灵依旧是默不作声，四肢如同蟹钳一般紧紧地夹在刘不一身上，一动也不动，仿佛本来就是刘不一身上的一块肉一般，他走到哪，它就跟到哪。

刘不一急不可耐道：“巧云妹子，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啊！”

巧云冷哼道：“你作恶多端，杀人如麻，这个老婆婆一定是冤死在你枪下的，死后才会阴魂不散，一直缠着你，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刘不一一听急了：“这可真是冤枉啊！我跟着老大这几年，确实杀过不少人，但基本上都是和敌对势力火并时杀的，大多数都是男人啊！要是连老人和小孩子都不放过，那我还算是个人吗，你说对不对？”

巧云狐疑道：“这样说来，这个老婆婆不是你杀的？”

刘不一点头如捣蒜，道：“我刘不一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从来也是敢作敢当，没做过就是没做过，绝对不会刻意隐瞒的！”

巧云一只手托在下巴上，沉吟道："那就奇怪了，你已经驼背十六年了，按这样推算，这个鬼魂应该是在十六年前就缠上了你，你仔细回忆一下，十六年前有没有发生什么离奇的事情？"

忽然，巧云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脸上一怒，质问道："你平时浪荡成性，经常奸淫良家妇女，会不会这个老婆婆是因为不堪受辱，然后自杀身亡了？"

刘不一一愣，随即窘迫道："巧云妹子，我再怎么色，也只是对你们这样的漂亮小姑娘，怎么可能对一个老太婆……"

正说着，刘不一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只听他问道："巧云妹子，你刚才说，我背上的鬼魂是个老太婆对不对？"

"没错啊，怎么啦？"

刘不一面色惊恐，接着说道："那你把她的相貌穿着描述给我听听！"

随着巧云的描述，刘不一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真的……真的是她么？"

"她是谁？"巧云疑惑道。

只见刘不一犹疑了一阵，又道："巧云妹子，你帮我看看，她右边的耳朵是不是没有了？"

巧云犯愁道："她现在埋着头，耳朵被头发遮住了，根本看不到啊！"

刘不一傻乎乎道："你扒开她的头发，不就看到了吗？"

巧云斜瞥了他一眼，回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鬼魂是灵体形式的存在，怎么可能触碰到她嘛！真是笨得可以！"

见刘不一一脸担心的样子，巧云知道他心里八成是有了谱了，只是想最后做一次确认。巧云回想着之前数落刘不一时，会惹怒这个死魂灵，便故伎重演，便冲着刘不一骂道："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生，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刘不一愣了愣，以为巧云还在为之前轻薄她的事生气，忙用双手抱住了头部。

果不出巧云所料，她这一骂，那死魂灵口中发出一声低吼，立刻抬起头来，一道凌厉的目光射向巧云，仿佛要将她挫骨扬灰一般，巧云只感觉一阵心惊肉跳，不禁后退了两步。

就在这时，她发现这个死魂灵竟然没有右耳，耳根处只有一圈结了痂的弧形伤口，看这伤口凹凸不平，仿佛一座隆起的小肉球，倒让人不禁怀疑这右耳是不是别人给硬扯下来一般。

那死魂灵仍在低吼，巧云紧张地盯着她，小声道:“她……确实没有右耳……”

“啊！”刘不一忽然发出一阵惊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不堪，双膝一软就跪倒在了地上，捂着头嚎啕大哭。

巧云没料到他忽然会变成这样，一时间竟是呆立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

等刘不一情绪稍定后，巧云奇怪地问道：“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刘不一抬起头来，眼睛都哭红了，脸上两道泪痕清晰可见，只见他揩了一把鼻涕，颤声道：“她……她是我的老娘啊！”

巧云看了看那个面目狰狞的死魂灵，愕然道：“你说，她是你娘？”随即，她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自言自语道：“难怪，我只要一骂你她就会生气，她这是舐犊情深啊！”

刘不一黯然神伤，长叹一声，娓娓道出了那段他深埋心底已久的悲情过往。

第二十九章
母子情谊深

孩提时代对刘不一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悲伤回忆。他也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虽然日子过得清贫节俭，但一家子每天都能在一起，只是比别人少喝二两酒，少吃两口肉，倒也算是其乐融融。直到刘不一六岁时，他爹为了给他们娘俩买件新衣裳过春节，每天去地里忙完后，又去私矿挖煤挣外快，结果没干上几天，便遇到矿井坍塌，被砸成了肉酱，连个全尸都收不回来。

他爹死后，家里失去了唯一的顶梁柱，刘不一的娘亲也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而变得半疯半傻，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嚎啕大哭，每天太阳一落山就守在村口等她男人回来，无论刮风下雨，都是一直等到深夜。由于家庭的变故，刘不一从小就饱受人情冷暖，刚开始还有亲戚见他们可怜而接济他们，到后来就没就没人再理他了，每次看到刘不一的疯娘出现在门口时，就知道是来讨饭的，都像赶瘟神般地将她赶出门去。为了生存下去，刘不一只得每天去村里拾荒，他娘清醒的时候也会做点针线活儿贴补家用，母子俩过得紧巴巴的，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大半年都没吃上一顿肉。过年过节时，偶尔有一些好心肠的村民们见着他可怜，会给他扔几块猪骨头，颇有孝心的刘不一则会喜滋滋地拿回去给娘炖汤喝。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刘不一十五岁的时候。那时村里有个小孩叫二蛋，仗着他爹是村里的土豪，嚣张跋扈，为所欲为，收了一帮爱凑热闹的小屁孩做小弟，自己则当起了架势十足的“黑老大”。这二蛋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欺负身材矮小的小不一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小不一是面黄肌瘦，比同龄的孩子矮上一大截，根本无力反抗。二蛋和小弟们打够后，往往还会在他身上撒尿，骂他是怪胎，骂他娘是疯婆子，小不一无法可想，只能每天躲在被窝里哭泣，她娘脑子不清醒，不明白怎么回事，也是跟着他哭。

“你这个疯女人，快滚，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小不一将气全撒在了他的娘身上，当这番话骂出口时，他连自己也惊呆了，他娘听不明白，只是傻笑着把手中的半截玉米谷子递给他，却被刘不一拍飞在地上。刘不一将他的疯娘关在外面关了一天一夜，任凭她怎样叫喊也是坚决不开门。第二天他发现他的疯娘走了，门口有一个荷叶袋，打开一看，却是她去邻居家讨来的那半截玉米谷子，相比昨天沾满了灰尘的样子，此刻已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知道娘是自己舍不得吃，才留给了自己。那一刻，他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小不一十分后悔，他娘疯疯癫癫的，生活不能自理，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他就去村口找，去爹的坟地里找，挨家挨户的问，但都没有找到娘的身影。

大概又过了五六天，小不一拾荒回家时，又被二蛋那帮人给拦住了。二蛋此时手上牵着一只恶狗，这狗小不一是认得的，正是二蛋从小养到大的黑王八。黑王八狗仗人势，冲着小不一就是一顿狂吠，吓得小不一连连后退。之前二蛋对小不一的疯娘多多少少有些惧怕，这次他疯娘不见了，二蛋更加肆无忌惮，竟然放任黑王八去咬小不一。可怜巴巴的小不一被黑王八扑倒在地，又哭又喊，衣服都被撕破了，腿上也被咬开了一道血口，二蛋那帮人非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围在旁边一个劲地放声大笑。没多久，小不一就因为惊吓过度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他的疯娘拿着一根铁棍赶了过来，一棍子将黑王八的头骨敲碎，接着又哇哇大叫地追着二蛋打，那是小不一头一次听到二蛋恐惧的哭声，心中一口沉郁的恶气终于解开了。

等小不一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是躺在自家的破木板床上了，而他娘则满手是血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傻笑。这几天的不见，娘又变老了不少，头发都开叉了，也没人给她梳洗，小不一看在眼里，酸在心里，抱着他的疯娘放声大哭起来。二蛋的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包，自己从小养到大的黑王八又死在了小不一她娘的棍下，忙哭哭啼啼的去给他爹告状，二蛋爹大发雷霆，当晚便带着一票打手拿着棍棒赶到小不一家要给儿子报仇。小不一的疯娘想要跑，却被二蛋爹使劲扯住了头发，一脚踹在了地上，紧接着七八个打手便一齐挥舞着棍棒朝她身上砸去，她脑袋虽然不清楚，但是还知道疼的，她就歇斯底里的哭啊，叫啊，连小不一也给二蛋爹跪了下来，可却换不回他脸上的丝毫同情。

那天夜里，一声声凄厉无比的惨叫让整个村子都心寒不已，等到二蛋爹走后，小不一的娘已经是满脸是血，气若游丝了。这可是他娘啊，是他的白发亲娘！

小不一背着他娘，挨家挨户的给人下跪，求人救救他娘，可村民都是给他投去了冷漠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帮这对可怜的母子俩。小不一就那样哭啊，喊啊，眼睛都快看不清楚了，他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他娘的生命。他那可怜的疯娘咳出了几口血后，就在他背上断了气，死后仍然紧紧地抱住小不一不肯放手，仿佛在心痛的说道，娘死了，你可怎么办啊……

小不一在他娘的坟前守了三天三夜，眼泪也哭干了，喉咙也喊哑了。临走时，他对着娘的墓碑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儿，给这些势利的乡亲们看看！他相信他娘一定会听见的。当晚，小不一去村东头的猎户家偷了把猎枪，然后偷偷的潜入到二蛋家，朝着熟睡的一家五口连开了五枪，枪枪照着脑门子打，脑浆子溅得四处都是。为了躲避追捕，小不一逃到了附近山上的黑风寨里，当家的黑旋风见他年纪虽小，但还有些胆识，便将他收留在身边当帮手。那几年，刘不一跟着黑旋风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坏事做尽，很快就被提到了二当家的位置，直到后来被张继尧的部队给招安收编。

说到此处，刘不一已经是泪水涟涟，他哭着喊道："老娘啊，你听得见孩儿说话吗？孩儿真的好想你啊！"

巧云这时也是感觉心里头酸酸的，很不是滋味。"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悲惨的往事……"

刘不一忽然拉着巧云道："巧云妹子，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见到我娘？你告诉我好不好？"

巧云叹了一口气，道："人鬼殊途，我帮不了你。"

刘不一哽咽道："我娘吃了一辈子的苦，从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真是太没用了！"

巧云使劲摇晃着刘不一，仿佛要让他清醒过来。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娘已经死了！现在在你背上的，只是一个无形无影的鬼魂而已！"

刘不一苦涩道："我娘这是要带我走了，她要我下去陪着她。"

巧云摇了摇头道："如果真是这样，你现在早就已经死了。"

"……"

巧云这时问道："你说过，在你驼背之前，曾干了一票大的，可就是去杀害二蛋一家？"

刘不一咬牙切齿道："他们杀了我娘，我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

巧云托着下巴，柳眉一皱，叹息道："唉，你娘这是不想看到你堕落下去，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刘不一一愕："什么？……难怪，我每杀一个人都会感觉腰酸背痛的，原来是娘她……"

巧云点头道："有哪个为人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的？你自己算算，这十六年你跟着黑旋风做了多少坏事，善恶终有报，你娘之所以一直没走，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觉醒，别再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刘不一听完羞愧难当，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扇自己耳光子："娘啊，俺对不起你……"

巧云这时留意到不一他娘的鬼魂竟挥着手臂试图想去抓住他，不让他打自己，但无奈是灵体，两手相交也是直接穿了过去，形同空气。这一瞬间，巧云觉得她似乎并没有那样可怕了，就算是冰冷恐怖的鬼魂也是有着温情的一面。

巧云劝道："好了好了。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了，你娘看到会心疼的。"

"今天晚上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你娘对你放心了，就自然会离开。"

巧云这时才想起给师父打的洗脚水还落在楼梯口，便告辞先走了。身后的刘不一嚎啕大哭，仿佛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被罚跪在搓衣板上一般。

此时已经是到了丑时，巧云急匆匆地赶到茅无极房间时，发现他正在喝着茶，微笑地望着自己。

"师父，你的洗脚水……"

还没待巧云说完，茅无极便道："云儿，刘不一身上那鬼魂应该走了吧？"

巧云愣神道："师父……你早就知道啦？"

茅无极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让巧云将这鬼魂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茅无极叹息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巧云这时笑道："原来师父你让我去打洗脚水是假，去帮刘不一才是真呀！"

"哈哈哈……为师第一次见到他便感觉不对劲，但看他身后那只鬼魂并无恶意，我便推断这其中必有蹊跷，你天生便有阴阳眼，所以今晚才让你过去查上一查。"

巧云瘪嘴道："哼，你让我一个人去，就不怕他对我无礼啊？"

茅无极捋须笑道："就他那点三脚猫功夫，哪能和我家云儿比啊！"

“嘻嘻，说得也是！”

“对了，师父，有一件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说说看？”

巧云托着下巴，一副思考状：“为什么我的阴阳眼会时而失灵，时而正常呢？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没看到那鬼魂，而且今晚去他房间里时，也没有看到，直到过了午时才恢复正常呢！”

茅无极道：“云儿，你忘记了？今年是闰年兼闰月。”

巧云一拍脑袋，恍然道：“哦……你看我都过糊涂了，离上个闰年已经有四个年头啦！”

茅无极和煦一笑：“没错。你八字全阴，乃是十分罕见的命格，加之你这双天生的阴阳眼，多少修道之人想求都求不来。只是为何到了闰年闰月就会失效，为师一时也想不明白。”

巧云将铜盆端到茅无极身边，笑嘻嘻道：“好啦，别再为这事儿费脑子了，你还嫌自己的白头发不够多啊？快来洗脚啦！”

第三十章
风水宅惊变

翌日清晨，茅无极由于昨夜没休息好，还在迷迷糊糊的做梦，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杀猪似的叫声，听得人十分烦躁。趴在窗口一看，却是马如龙正在院子里被几个兵匪痛揍。

经这一扰，三个徒弟也是没有了睡意，心中窝着气，草草洗漱了赶下楼去。

“这是怎么回事？”茅无极见刘不一正站在几个兵匪旁边，便问道。

刘不一道：“茅道长，你来得正好，这小子上次丢掉你们师徒自己跑了，今天早上又在这附近鬼鬼祟祟的转悠，准没安什么好心眼！”

巧云这时看到刘不一的背竟然不驼了，乍看之下倒还真有几分英俊，便笑道：“她肯放过你啦？”

刘不一摸着后脑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昨晚上俺和俺娘说了一晚上的知心话，我现在想通了，糊涂一时可以，但不能糊涂了一生，等老大的病好了以后，我就去和他说，回乡下种田去，也给老娘的墓翻整翻整，过点清闲日子，闲暇时多帮帮乡亲的忙，这也算是对我以前罪孽的弥补吧！”

茅无极微笑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能这样想最好了。”

马如龙见阿发和阿桓正捂着嘴冲着自己笑，忙用手遮住了鼻青脸肿的脸，口中说道：“茅道长，是汪镇长派我来找你的啊！”

茅无极看着他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蹲下身子将马如龙扶了起来，问道：“汪镇长他说些什么？”

“他……他……”马如龙带着哭腔道，却硬是没挤出一滴眼泪水。

“他说了什么？你倒是快说啊，又想挨揍了是不？”刘不一逼问道。

“汪镇长……他不行了。”马如龙一字一顿的说道。

三个徒弟面面相觑，都是感觉十分意外，茅无极大惊失色道：“此话当真？”

“当然，我就是……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骗道长啊！”马如龙怯生生的看

了一眼他身旁的刘不一，又道："他就剩着一口气了，是等着见你最后一面呢！"

茅无极心中一痛，果断道："他在哪里？你快点带我去！"

"好……好！"

刘不一这时问道："茅道长，那我大哥的病……"

茅无极宽慰道："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三个徒弟会留在这里守着他，等他出了缸就万事大吉了。"

"师父，那您小心……"

还没待巧云说完，茅无极已是心急火燎的走出了院子。

此时天色尚早，汪府旁边的顺风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连鸟鸣也听不到几声，街面上一些零星散落的枯叶被风吹起，又滑落在地上，发出一阵阵诡异的声响。

汪府大门半开半掩，两个看门的家丁横躺在门前，双目紧闭，模样萎靡。远远看去，整个汪府都被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白色浓雾之中，不时还有雾气自大门中喷涌而出，仿若煮沸时蒸腾的水汽一般，迷离而诡异。

马如龙咂舌道："奇怪了，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茅无极探了探门口两个家丁的鼻息，沉声道："是迷魂香。"

那白雾隐隐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马如龙正觉得好闻，听茅无极一说，赶忙捏住了鼻子不敢哈气。

也许是被憋得难受，马如龙不禁骂道："谁他妈这么缺德，在这里弄这么多迷香！"

茅无极凛然道："我看是有妖物作祟，以迷香为屏障，就是不想让外人靠近汪府。"

说罢，茅无极从袖口中摸出两粒红彤彤的丹药，自己吃了一颗，又递给了马如龙一颗。

"这是我茅山特制的三清丹，两个时辰内可以不受这些邪障之气的侵扰，赶快吃下去。"

马如龙接过那丹药，将信将疑道："真这么厉害啊？道长……不会是毒药，想害我吧？"

茅无极瞪了他一眼，冷冷道："吃不吃随你，一会儿被迷香熏倒了可没人来救你！"

茅无极说完便矮身钻进了那片白皑皑的迷雾之中。

“茅道长，等等我啊！”马如龙生怕自己落了单，忙把那三清丹往嘴里头一塞，跟了上去。

汪府内的雾气更加浓郁，可视度极低，马如龙很快就迷了路，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嘴里大声喊着茅无极的名字。

这时，一只长满茧的大手捂住了他喋喋不休的嘴，他神经质的一跳，惊恐地回头一看，却是茅无极。

马如龙带着哭腔道：“人吓人，吓死人，道长你就别玩我了好不好！”

茅无极做了个嘘声的动作，“嘘，你这样张扬，是想早点成为妖怪的食物？”

见他一副心惊肉跳的样子，茅无极没再理会他，眼睛专注地盯着手中的罗盘。这罗盘名为阴阳轮，虽然模样普通，但作用可非同寻常，由于是采用茅山特有的百年红木所制，加之又被符咒加持过，哪怕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它也可根据妖气的强弱来准确地指示位置，因此也成为茅山百余种法器中最受欢迎的一种。

此时的阴阳轮嗡嗡作响，轮上的铜针转得飞快，仿若被拧住发条的钟表一般。

茅无极皱了皱眉，凛然道：“这里好重的妖气！”

马如龙本就是胆小如鼠之辈，听茅无极这样神神叨叨的一念，心中更是骇然，当下咽了口口水，拉着茅无极的衣角灰溜溜地跟在他后面不敢做声。

还没走出几步，阴阳轮上的指针忽然定在东北的方向不动了。茅无极朝着指针的方向一望，只见霭霭雾海中，隐隐有几个黑影正在飞快地窜来窜去，动作迅捷非常。

茅无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朝着黑影的方向走去。

“嗷……嗷……”

忽然有几声低沉的嗥叫从前方传了过来，仿佛占山为王的猛兽在向着擅入者做出最严厉的警告一般。

紧接着，这种奇特的嗥叫又从四面八方陆续传了过来，声声入耳，摄人心魄。茅无极心中一惊，看来这些不知名的物事竟然还有许多个，倒是不太容易对付了。

听到那诡异的鸣叫，马如龙的心仿佛跌进了冰窖子里一般，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紧张地四处张望着，贴在茅无极身边，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

茅无极淡淡道：“跟紧我，千万别走丢了。”

虽然茅无极嘴上这样说，但他心中也是十分担心的。在这八面埋伏的险境里，可视度又极低，无异于在摸黑抓瞎，就连他自己也没把握能够全身而退，

更别说顾得上这马如龙了。

就在此时，一个黑影忽然在茅无极身后横飞而过，泛着红光的双眼正好和马如龙打了个照面，伴随着马如龙鸭嗓子里发出的惨叫，茅无极敏捷地将剑指往身后一点，却落在了空气里，黑影一闪身，又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马如龙脸上出现了五道鲜红的爪印，深可见骨，血流如注，茅无极见那伤口均匀整齐，像是被某种利刃大力划过一般，足以见得行凶之人手法的利索。

马如龙见自己被毁了容，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茅无极递给他一块手帕，示意让他捂住伤口，马如龙哼唧哼唧地答应着，手帕很快便被染成了血红色。

就在两人严阵以待之时，又是两道黑影飞蹿而出，一道向着茅无极奔来，一道朝着马如龙飞去。

茅无极果断的挥手一格，挡住了迎面抓来的寒光利爪，另一只手则要去擒住那妖物，妖物使劲挣脱，发出一声怪嚎，又飞快地旋转着身子逃离了茅无极的视线。

虽然制住了一只，但让另一只妖物又得逞了。马如龙面对袭击毫无还手之力，还没反应过来，右脸上又整齐平整地出现了五道血爪印，和左脸上的爪印刚好对称，乍看之下像只花猫脸，十分滑稽。

马如龙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用手轻轻一捂，却沾得满手是血。他本来就晕血，尤其是自己的血，当看到血淋淋的双手后，他不禁一阵怪喊怪叫，随后眼睛发直，昏死了过去。

周围不断传来女子娇俏的笑声，时快时慢，妖媚非常，仿佛在嘲笑着刚才的闹剧一般。

茅无极见这些妖物一再戏弄自己，不禁火冒三丈，怒喝了一声："妖孽无礼！"

只见茅无极指弯如莲，交叉于胸前，口中喃喃念道："斗姆金牌，法威无疆，天圆地方，万妖伏藏，急急如律令！"

这威力强大的大金牌手印既成，茅无极两目似虎，双手托圆，竟在手中凝成了一枚金光闪闪，画满咒语的圆牌，虽是真气所化，却看似实体，十分逼真。

"破！"茅无极一声断喝，将大金牌击向阴阳轮所指示的方向，一声尖锐的鸣爆声过后，前方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嚎，四周的脚步声登时乱作一团。

茅无极正打算故伎重演，分而歼之，然而就在此时，周围的嗥叫声竟再度

响起，空气陡寒三分，那声音相比之前高亢尖锐了许多，其中满是抑制不住的愤怒和杀气。

茅无极感到了四周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正朝着自己迅速逼近，心中一凛，不禁屏气凝神，取出桃木剑，祭起了盘陀手决，随时准备御敌。

几乎是在同时，茅无极所在的圆周附近六个方向，六道阴森的黑影如同平行的利箭一般从他身旁穿过，茅无极挥舞着桃木剑，剑光如虹，左隔右挡，尽力保护着要害部位，但由于攻势太急，四面都是爪影，一不留神，茅无极的手臂和大腿上都被抓出了数道血口。

这一轮攻击下来，茅无极终于看清了那些黑影的真实面目，它们竟然都是半人半兽的狐狸精！这些狐狸精都是身姿曼妙的少女模样，有着一张性感妖媚的人脸，头上长着一对三角狐耳，而胸前饱满柔滑的双乳则毫无顾忌地坦露在外面，加之屁股上那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和四肢上硕大的利爪，让人看了不知究竟是该爱它要好，还是怕它要好。

这六只妖狐虽然体形相同，但毛色却有异，分别是红、橙、绿、青、蓝、紫六种不同的颜色，每只妖狐都长着一对红光荧荧的眼瞳子，妖冶诡异，一旦和它们对视，均会看得心惊肉跳。眼见茅无极受伤，六只妖狐不肯给他任何的喘息机会，纷纷长嗥一声，或从空中，或从树上，或从地面，纷纷鱼贯而出，伸展着寒光凛凛的利爪便要朝茅无极抓来。

茅无极这时却似乎并没发现一般，反而紧闭着双眼，双脚画圆，结成了驱邪治妖的北斗罡步，待那群狐妖向自己齐齐扑到之时，茅无极左右两臂同时一抬，两道剑指直面苍穹，周身结成一个淡蓝色的光罩，将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在其中，乍看之下声如洪钟，势如泰山。这正是集他数十年道术精华于一身的北斗大阵！

五只妖狐凶猛的攻击碰到那道气罩后，便感觉像是落在了泥潭里一般，顷刻间便气势全无，只感觉自己要被那气罩给吸了进去，却伤不到茅无极分毫。妖狐们大惊失色，却又不肯甘心，不断变幻着攻势，试图冲破那层气罩的阻隔。

渐渐的，气罩在妖狐们的攻击下被挤压成各种形状，仿如一个四面受压的皮球一般，然而不管这个皮球怎么变化，站在中心的茅无极却始终安如泰山，没有丝毫损伤。

妖狐们渐渐感到有些乏了，攻势也缓了下来，五只色彩斑斓的妖狐将气罩围成一圈，仇恨地盯着气罩里的茅无极，只等他稍有破绽便立时发难。

妖狐轻盈灵动，迅捷无比，极难对付，但一旦失去了速度上的优势，便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了。

茅无极嘴角微微一笑，他等待的便是这一刻！

只见茅无极一双虎目猛然间睁得圆圆，一股浩然之气自眼中喷薄而出，与此同时，周身的气罩竟开始出现数道光缝，不多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气罩竟然自行爆裂了开来，巨大的鸣爆让罩壁裂成了无数个迸溅的光屑，开始朝着四周疾速飞去，光屑如刀，只要稍一碰上就是一道血口，妖狐们被划得遍体鳞伤，惨叫声不绝于耳。

有只机灵的妖狐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其他的四只妖狐紧紧尾随其后，排成了一条整齐的竖线，另一只红色的妖狐则跟在旁边。

茅无极冷哼一声，平举着桃木剑，朝着妖狐追去。茅无极足下生风，所过之处风雷隐隐，身后都是他的幻影，如同彗星扫尾一般势不可挡。

一道森寒的剑光过后，茅无极已经是持剑站在那群排成一字列的妖狐身前了，桃木剑的剑尖此时正在不住的滴血，五只妖狐停在原地一动不动，满脸的不可思议状。

不一会儿，五只妖狐的身上都是齐刷刷地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血痕，从头顶一直延伸到足下，只听“咔咔”几声闷响，妖狐们的身体竟都开始一分为二，裂成两半散乱地倒在地上。

空气中飘满了浓浓的血腥味儿，茅无极冷峻的双眼又看向旁边那只目瞪口呆的红狐，提着鲜血淋漓的桃木剑开始慢慢朝她逼近。

红狐一边后退，一边看着地上死去的姐妹，脸上无限凄凉。

茅无极双目如电，质问道：“你们这些害人的妖孽，快把汪有龄交出来！”

红狐妖镇定道：“他在主人那里，你现在不能去找他。”

“你们主人可是阿狸？”

“正是，汪有龄阳寿已尽，只有主人能够救得了他！”

茅无极冷哼一声：“大胆妖孽，信口雌黄，明明是害人，却硬说成是救人，简直是荒唐之极！”

红狐驳斥道：“我看你才荒唐，故步自封，不分青红皂白，连我们妖都不如！”

茅无极见她敢辱骂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周身罡风激荡，连衣角都飞了起来。

红狐妖知道自己此刻是性命堪虞，她不甘心就如此不明不白的死去，便带

着哀求的口吻说道："道长，我百年修行，已是不易，你就放我走吧，主人自然会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茅无极冷冷道："你们这些妖物，空有一身修行，却不思进取，草菅人命，为祸乡里，若是放过你，不知又要有多少无辜百姓遭殃。"

红狐妖争辩道："不可否认是有一些害群之马，但你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妖类啊！"

茅无极厉声道："多说无益，茅某今日便要替天行道！"

红狐此时已经被逼到了角落里，眼见退无可退，便干脆先发制人，浑身鬃毛倒竖，朝着茅无极吹出一阵阻挡视野的妖风，茅无极被妖风环绕，不能视物，慌忙屏住呼吸退开两步。红狐妖知道机会难得，拔地一跃三尺高，手中狐爪寒光闪闪，朝着在妖风中失去方向的茅无极抓去。

这红狐妖虽然精明，但却打错了如意算盘，他此刻面对的可不是一般人。茅无极虽然眼睛不能视物，但他耳朵却也极为灵便，几十年的修炼，他早已练就了一身听音辨形的本领。此刻的他左耳微微一动，像是听到了什么声响一般，随后不假思索地将桃木剑往身后流畅的一带。

"嗷！"红狐妖忽然发出一声摄人心魄的惨嗥，落在了茅无极身前。

此刻妖风已经散去，茅无极看到红狐妖面色惨白，跪倒在地，肚子上被划开了一大条口子，肠子内脏流了一地。原来她刚才那全力一扑，眼中全是瞄准茅无极的要害部位，却不料身子正好撞在了锋利的剑尖上，巨大的冲撞立时让她肚破肠流。

茅无极用剑指着她的头，说道："哼，自作孽，不可活！"

虽然被开膛破肚了，但一时半会还死不了，红狐妖冷汗涔涔的脸上忽然挤出一丝笑容："主人现在应该已经带着他离开了，你找不到她的，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妖狐说完忽然喷出一大口鲜血。

茅无极一惊，心中暗道不妙："糟了，中了它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妖狐此时已是气息奄奄了，只听她用虚弱的声音说道："你们这些臭牛鼻子，休想让我死在你们的手里！"

红狐妖说完，竟张开利齿，将自己裸露在外的肠子咬成了数截，随后身子一阵痉挛，歪倒在地上，断了气。

茅无极摇了摇头，随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惊道："不好，汪兄！"

第三十一章
九尾狐之恋

凭着记忆，茅无极在迷雾遍布的汪府内寻找着汪有龄的房间，一路上随处可见晕倒在地上的家丁与女仆，碎盘子碎碗到处散落着，狼藉不堪。

就在这时，茅无极看到正厅的房檐上有一个人影飞快的跑过，当那人影到了和茅无极平行的位置时，警觉地侧了一下头，刚好和茅无极四目相对，不是阿狸又是谁！

阿狸此时已经变回了妖狐的模样，九条尾巴在身后如同水草般来回抖动着，而阿狸手中则抱着一个浑身瘫软的男子，虽然看不清面目，但茅无极认得他那件深褐色的圆领长衫，正是汪有龄！

阿狸看到茅无极竟然能毫发无损的出现在此处，眼中不禁掠出一丝惊愕，双足一点，如同轻叶般飘了起来。

茅无极厉声喝道："妖狐，哪里跑！"说罢也跃上了房顶，发足朝着阿狸追去。

这九尾妖狐阿狸是狐精中的王者，轻功绝世无双，瞬息之间便是到了百步之外，茅无极不敢大意，也使出了茅山上层法门的神行御风术，一步抵十步，神行千里。本来光靠这法门要赶上九尾妖狐的脚步也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此时刚好刮的是南风，顺风顺水，神行术的效果更是事半功倍。

两人一前一后，不多时便来到了镇外的一片竹林外。阿狸见身后的茅无极穷追不舍，仰天长啸一声，往竹林旁边的一座黑山上跑去。

月华如水，阿狸在黑山中一跃一跃，动作矫健，姿态翩跹，由于怀中抱着汪有龄，此时的阿狸已经是渐露疲态。

就在阿狸披星戴月地飞奔之时，却发现半山腰站着一个人，山风吹拂下，衣袂翻飞，身姿笔挺。

近了，月光照在他那张正气凛然的脸上，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威严。正是一代天师茅无极！

茅无极背对着阿狸，冷冷道："妖孽，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还是赶快束手就擒吧！"

阿狸一愣，随后竟娇滴滴的笑了起来，那声音销魂蚀骨，听得人心中直发颤。

茅无极回过头来，怒道："你笑些什么？"

阿狸不答话，妖媚的身上忽然青光一闪，竟化作了一小撮雪白的狐毛，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地上。

茅无极拾起了狐毛，眉头一皱，大惊失色道："不好，中计了！"

原来往黑山上跑的"阿狸"只是她用来分散注意力的分身而已，真正的阿狸此刻正飞在空中，穿梭在竹林之间。

"相公，你坚持住，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一滴清泪滴落在汪有龄那张苍老干瘪的脸上，随后又滑落在地。

汪有龄疲惫地睁开了双眼，看了看四周飞快掠过的景物，不禁苦笑道："我……怎么飞起来了……一定是已经到了黄泉路上了吧……"

汪有龄这时抬头看到了阿狸，不禁愕然道："狸儿……你怎么……怎么也……"

阿狸急促道："相公，你还记得吗，我曾说过，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汪有龄惨白的脸上虚弱一笑："狸儿，这一生……有你……真好。"

汪有龄说罢眼前一黑，又昏死了过去。

"相公，相公！"阿狸焦急地呼唤道，旋即又加快了飞行速度。

在一处隐蔽的山洞内，阿狸从土里刨出了一个花布袋，随后将花布袋摊开了摆在了地上。布袋里面全是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品，在能见度不高的山洞中熠熠生辉，煞是惹人。

阿狸在这些物品中翻找了一阵，拿出一颗暗红色的小药丸攥在手里。

"相公，这是我在太湖紫阳真人那里偷的还命丹，你赶快吃下去。"

阿狸唤了汪有龄几声，却是没有任何反应，她探了探汪有龄的鼻息，已经是气若游丝了，阿狸心中一急，便强行掰开了汪有龄的嘴，将还命丹塞了进去。

过了半晌，汪有龄仍是没有任何起色，阿狸无法可想，这时她的目光留意到了袋子里的一枚千年灵芝上面。这千年灵芝乃是三百年前阿狸在极北苦寒之地修炼时采得，若是吃下去可以大为提升功力，是补药之中的极品。这灵芝她自己十分宝贝，本来是打算留给自己他日功德圆满，拔地升仙之时再使用的。阿狸看了看汪有龄，又看了看灵芝，最后咬了咬牙，将灵芝拿了出来。

由于汪有龄早已失去了意识，不能自己咀嚼，阿狸便将灵芝放在口中嚼碎，一点点的尽数喂到了汪有龄的口中。

然而出乎阿狸意料之外的是，汪有龄吃完千年灵芝，不仅没有康复，反而呕出了一大口污血，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望着面如死灰的汪有龄，阿狸瘫软在地上，目光呆滞，口中喃喃道："难道……难道相公真的阳寿已尽，回天乏力了么……"

阿狸秀眉微蹙，虽然满脸难掩的伤感，但口中仍是坚定道："就算需要用到那个方法……我也一定要救他！"

夜黑如墨。清冷的月华穿过葳蕤繁密的竹叶，投射在地上，留下一道道光怪陆离的光影，呼啸的晚风毫无顾忌的在竹林中纵横肆掠，吹得竹叶沙沙作响。

茅无极站在一个野草丛生，青苔遍地的山洞口，看了看手中嗡嗡作响的阴阳轮，一副如临大敌状。

"就是这里了。"茅无极喃喃说道。

山洞的洞壁里爬满了各式奇怪的藤蔓，不时还可以看见饥饿难耐的蚊虫在半空中飞来飞去，让人不禁有些心烦意乱。

茅无极神情紧绷，一面查看着阴阳轮上指针的变化，一面紧张地四处张望，随时提防着藏在暗处的危险。

约莫着往洞内走了七八来丈远，茅无极来到了阿狸和汪有龄所处的洞心内。洞心位于整个山洞的中央位置，面积比山洞的过道要开阔不少，洞心的角落里有一张长满苔藓的青石床，茅无极一眼就看到了两人。

此时的阿狸正和汪有龄嘴对嘴传递着什么，嘴缝间光华四溅，将整个洞心染成了一种迷离而诡异的色调。

躺在青石床上的汪有龄面容枯槁，如同一具死尸一般，看不到丝毫生气，茅无极心中一惊："这孽畜莫不是又在吸汪兄的元气？"

"孽畜，你还害得他不够么，快住手！"茅无极厉声喝道。

听到茅无极的声音，阿狸神色一慌，眼睛斜瞥了他一眼，却并未停止传递的动作。

茅无极勃然大怒，捏了一记掌心雷手决，翻手一推，一道紫色光波毫不犹豫地朝着阿狸直击了过去。

掌心雷落在阿狸旁边的泥地上，炸开一个碗状的大洞，焦黑的泥土落得满

地都是。阿狸受到鸣爆的波及，发出一声“呀”地尖叫，身子被弹开了两尺远。

茅无极探了探汪有龄的鼻息，知道已经是回天乏术了，不禁悲愤道：“汪兄，都怪我！只怪我当初一念之仁，放这妖狐离开，才会让你今日含冤九泉！”

阿狸捂着胸口，摇头道：“道长，你误会我了……”

“闭嘴！”茅无极呵斥着。

“两年前，我本可以毁去你道基，让你神形俱灭，但我见你千年修行实属不易，才给你一次机会，只是希望你从此以后能够一心向善，哪知你竟然变本加厉的害人，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阿狸见茅无极油盐不进，深呼吸了一口气，说道：“现在没时间和你解释了，再过一会相公的魂魄就会被阴差带走，我一定要救他！”

阿狸这时一跃而起，抓住汪有龄的手臂想要带着他离开，却被茅无极给摁住。

“他都快死了，你还不肯放过他，今天我茅某就是死，也要保护汪兄的周全！”

阿狸知道就算自己怎样解释，茅无极也是不会相信的了。当下变得目光森然，说道：“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先扫清拦脚石了。”

阿狸的一双狐眼中忽然红光大盛，两排锋利的獠牙竟开始自行变长，一直延伸到颚下。只听阿狸一声长嘶，当下也不犹豫，迅捷如电地将一记妖掌朝着茅无极拍去。

茅无极见那狐掌中夹带着阴风，距离两尺开外便已被掌风环绕，当下不敢怠慢，双手环出盘陀手决全力抵挡，一声土石撞击般的闷响过后，茅无极感觉脚下一松，身子竟不由自主地被击退到了三步之外。

九尾狐妖一族之所以千万年来能在混沌不堪的三界中立足，自然会有着它们独步天下的本领。九尾妖狐共有着九条命，每条命都代表着一百年的道行，每次被杀死后，涅磐重生，第二次生命将会继承前一次生命的所有道行，茅无极之前共击杀了阿狸七次，而今阿狸是第八次重生，也就是有着八百年的道行，其实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阿狸冷冷道：“道长虽然是人界翘楚，但毕竟只修炼了短短的几十年，而我在涂山白莲洞中已修炼近千年，你说说，哪个胜算会高一些？”

茅无极正气凛然道：“人界道术和妖界法门本就不属一系，修习方法更是各

有不同，怎能如此简单的做比较？我看今日胜负还未可知！”

茅山道术固然精妙，但许多高深的法术需要倚仗对应的法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因为今日事态紧迫，茅无极只带了桃木剑，攻势上被削弱了许多，十几个回合下来，防多攻少，渐渐的也开始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阿狸打得也是心不在焉，她时不时地看看青石床上的汪有龄，脸色十分焦急。不一会，阿狸忽然用哀求的口吻说道：“道长，先别打了，你今日若是肯放我和相公离开，等我救了他后，一定会再来找你，到时候任凭你处置，好不好？”

茅无极冷峻道：“无知妖孽，你祸害苍生，本就是天理难容，现在竟然还敢和我谈条件。哼，多说无益，受死吧！”

茅无极脚踏九凤罡，一趺一步，一前一后，一阴一阳，双手交叉形成俞树手决，意指神剑万把，斩妖辟邪。只听茅无极怒喝一声，手腕一震，桃木剑如蛇吐信，化出万道寒芒，将俞树决的奥义尽数使出，只待那阿狸稍有破绽，立时便会殒命剑下。

阿狸只感觉四面八方都是剑光，还没触碰到，身上的衣物便已经被剑气划破，阿狸不敢硬接，只能用狐爪划出锋利的脉波来将剑气逐一化解。就在这时，阿狸又习惯性地朝着汪有龄一望，还没回过神来，柔软的小腹上已是被茅无极推来的一阵气浪击中，阿狸只感觉脑中一昏，忙捂住隐隐作痛腹部，嘴角渗出一条殷红的血线。

阿狸用一种清冷的声调说道：“我无意伤你，你却一再苦苦相逼，接下来……别怪阿狸不客气了……”

此时的阿狸面无表情，双目慢慢合上，额头上的一抹朱砂闪闪放光，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阿狸竟然从身上分出了八个幻象，将茅无极围在中央，每个幻象都是栩栩如生，和真阿狸一模一样。九个阿狸开始环绕着茅无极疾速旋转，九位一体，个个都是逼真至极，难分真假。

茅无极感觉眼中的景象忽然变得扭曲了起来，如同水中波浪一般上下起伏着，轻柔舒缓，让人昏昏欲睡。茅无极知道这是幻术，他一面紧张地提醒着自己，一面使劲甩头，想让自己变得更清醒一些。

四面八方都是狐影，虚虚实实，似真似幻，茅无极无法分辨，便随意一剑刺向其中的一个“阿狸”的胸口，哪知她丝毫未感疼痛，反而朝着茅无极奇怪一笑，随即倒在了地上。在这昏倦的环境下，茅无极如同雾里看花，一边强振精神，

一边化解着狐影的攻击，剑光飞龙走蛇，掌风纵虎跃豹，当茅无极将桃木剑刺进最后一个“阿狸”的胸膛时，桃木剑也“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

茅无极手持着半截桃木剑，开始数着地上的妖狐尸体，一、二、三……八。一共八具尸体。

一个妖冶清冷的身影忽然出现在茅无极身后。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住了一般，茅无极额头上沁出了一滴冷汗，从眉间一直滑落到他的鼻头，再滴落到地上。

当他猛地一回头时，胸口却是重重的挨了一击，他仿佛听到肋骨被折断的声音，整个身子都飞了起来，撞在冰冷的洞壁上，沉闷的声响回荡了整个山洞。

茅无极半坐在地上，一脸的不可置信，胸口上仿佛压着千斤巨石一般疼痛，忽然，他感到喉头一阵腥甜，竟忍不住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阿狸走到茅无极跟前，虚弱的喘着气，这幻魅之术已耗去了她大半的真气，然而倔强的她却仍是尽力维持着那一份优雅与翩跹。

“道长，一切都结束了，你的偏见会跟着你一起进入棺材！”

阿狸说完，身后九条毛茸茸的，纯白似雪的尾巴忽然齐刷刷地向茅无极游了过去，紧紧地将他给缠绕了起来。

“狸儿……别伤害道长……”阿狸身后这时传来一阵虚弱的男音。

阿狸一愕，回头看去，却见汪有龄正扶着床沿，双眼半睁半闭地看着自己，忽然，他发颤的手臂一松，竟从青石床上滚落了下来。

阿狸收回了狐尾，赶紧跑了过去。没了狐尾的束缚，茅无极立刻感到周围的空气清润了不少，使劲喘气呼吸着。

“相公……相公你怎么样了……”

阿狸泪眼蒙胧的呼唤着，然而汪有龄却没有任何回应，看来只是他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罢了。

“相公……别怕……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一滴晶莹的泪水滴落在汪有龄的嘴唇上，阿狸掰开他的嘴唇，同时将自己两片柔软的秀唇贴了上去，两嘴相对，依旧是阿狸主动，一如他和她洞房花烛夜里的情景，只不过一个是人间极乐，一个却是生离死别。

阿狸的小腹和胸口次第起伏着，喉咙一咽一咽的，像是有什么东西一般，不多时，她的嘴角缝里再次溅出光泽，四周也变得流光溢彩了起来。

“这件事因我而起，就让我来结束它吧。”茅无极这样告诉自己。

几抹惨淡的乌云在天际划过，皎月也倏忽变得黯然失色，苍天大地顿时都陷落在一片凄惨惨的阴霾之中。

洞心内，一道寒光凛凛的紫芒如同蛟龙出海，毫不留情的朝着阿狸疾飞而去。

阿狸如同被一枚巨大的铁钉给钉住了一般，身子贴在洞壁上，脚却不能着地。她愕然地望着小腹上那半截桃木剑，看到自己的鲜血顺着桃木剑柄如瀑布般的流出。由于劲道过大，桃木剑已经深深的嵌进了洞壁之中，阿狸不能上，也不能下，就像是墙壁上的挂画一般无奈。

重伤之下的茅无极由于强行催动了真气，胸口一阵剧痛，又是呕出了一大口血，眼中金星直冒。

这桃木剑上加持了茅山的镇妖决，威力巨大，阿狸的自愈功能也完全失去了效用，只能任凭生命之血一点一滴的从腹中流出。

茅无极惨淡一笑：“汪兄，大仇已报，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茅无极也感到毛骨悚然。

只见阿狸竟吃力地向后反推住洞壁，将身子一点一点的往前蹭，想要将身子从桃木剑上拔出来。由于小腹被桃木剑贯穿，伤口深可见肉，每向外挪动一寸，阿狸的皮肉都会被剑锋划开一分，疼痛刺骨，火辣钻心，好几次都让她差点晕了过去。

“嗷！”阿狸忽然大啸一声，整个身子从三尺来高的洞壁上跌下，只听一阵骨裂筋断之声，阿狸重重地砸在青苔遍布的青石床上，随后又滚落到地下。

“相公……相公……”

阿狸的头被磕破了，鲜血直流，她却仿佛丝毫没有觉察似的，只是双手努力地支撑着地面，将早已僵麻的身子一点一寸地拖向汪有龄。沿途都是她的血迹，整个洞心中顿时溢满了浓浓的血腥味儿。

茅无极此时想做些什么，可无奈伤势过重，每挣扎一下都是疼痛钻心，眼睛发黑，只能强振着精神不让自己昏过去。

终于，阿狸艰难地爬到了汪有龄身边，她紧紧地握住汪有龄枯槁的双手，因失血过多而惨白不堪的脸上终于挤出了一丝笑容。

“相公，你知道么，是你教会狸儿生命的宝贵，是你让狸儿知道……原来



自己是这样的重要……”

“也是你让狸儿知道……在乎一个人……原来……是这样幸福的事情……”

此刻的阿狸已经是涕泗交流，声音也是越来越虚弱，只听她柔声道：“相公，你在下面一定也很孤独吧，狸儿……下来陪你好不好？”

茅无极见这狐妖阿狸竟然如此情深意重，心中的疑团足足缠绕了上百圈，当他开口想要问些什么时，却发现阿狸已经一动不动了。她的双手紧紧地攥住汪有龄，眼神中仍是一片温柔，只是早已失去了生命的色彩……

就在这时，汪有龄的尸身忽然开始迅速的腐败，不多时竟化为了一堆白森森的枯骨！

这种现象在道术界中称为“过尸”，意指阳寿本已耗尽的濒死之人，通过药物或异法强行维持其生命不熄，一旦药物或异法作用消失后，尸体便会脱离自然规律，加速腐败，名义上虽是新死，实则是可能已经是死去多年了。汪有龄的尸体腐败到这样的程度，在空气潮湿的南方，至少是需要半年有余。茅山一脉数百年前也曾有先驱悟出过这“过尸”之术，但强扭生死，颠倒循环，终究有违天道，因此这位先驱晚年自毁根基，这门异术也就逐渐失传了。

茅无极望着那堆枯骨，又回想着阿狸之前的一举一动，顷刻间仿佛明白了些什么，嘴中喃喃道：“难道说……是我错怪了她……”

想到此处，茅无极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什么样的感觉都有。这时阿狸的尸身也开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茅无极先是闻到一股奇怪的暗香，随后阿狸的尸身竟开始隐隐放光，不多时，她整个身上都被镀上了一层乳白色的光泽，仿佛披上了一件白色的纱衣一般。那股光泽越来越强烈，晃得茅无极睁不开眼，随后，她满是光芒的尸身竟化作无数个白色的小晶体，纷纷扬扬地飘满了整个洞心。

这些小晶体通体透明，像是夏夜的萤火虫一般，照得整个洞心亮堂堂的，俨如白昼。就在这时，茅无极惊奇地发现每个晶体中竟然都有着一些活动的影像，有阿狸的，有汪有龄的，而且他还看到了自己，一切都显得如此历历在目，简直就像是刚发生的一般。茅无极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都是阿狸的记忆晶体，她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所有的喜怒哀乐，爱恨纠葛，全都在这些小晶体里面。

茅无极一边催动着心法疗伤，一边观看着这些晶莹剔透的记忆，渐渐的，

阿狸和汪有龄之间那段令人唏嘘的情感历程也被还原了出来……

这还得从汪有龄四十年前的一次奇妙的经历说起。

那时的汪有龄刚刚四五岁年纪，长得虎头虎脑，聪慧可爱，十分受家里人的疼爱。汪父在村子里是一位颇有些名望的郎中，汪有龄从小便受到言传身教，两年下来，已经是会识别百余种草药了，连汪父也是称赞不已。由于家中清贫，供不起他上私塾，平常遇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便拉着自家耕牛去附近的山上吃吃新鲜的野草，听听鸟语，闻闻花香，日子过得也算悠哉游哉。

这天，汪有龄像往常一样在山中放牛，这时走来一个衣着奇怪，脸上涂着各式油彩的怪人，这可引起了小汪这山里娃的强烈兴趣，然而，最让汪有龄好奇的并非这个怪人的装束，而是他手中木笼子里的那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狐狸。汪有龄见这小狐狸十分娇俏可爱，便冲着它微微一笑，然而，这白狐却十分有灵性，竟一直望着汪有龄，那眼神仿佛在哀求汪有龄去救救它，甚至还流下了眼泪。

汪有龄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十分有爱心，哪怕是遇到一只小小的虫蚁也不忍心踩死，他这时便跑了过去，央求那个身材高大的怪人将白狐送给他。这没好处没报酬的事，那怪人哪里肯，汪有龄见白狐楚楚可怜，便咬了咬牙，打算用自家耕牛做交换，在其他人看来，这本来是一桩极划算的买卖，哪知那怪人竟对耕牛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离开了，留下一脸落寞的汪有龄委屈地站在原地。

怪人离开后，汪有龄脑子里全是那白狐可怜巴巴的眼神，和瑟瑟发抖的身躯。他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不能让可怜的白狐就这样被那怪人给抓走了！

到了晚上，黑衣怪人点燃了篝火，开始炖着山雀汤，眼看着柴禾不够了，他便准备起身去拾些柴禾。这本来是救白狐绝佳的机会，然而那怪人却十分警觉，哪怕是离开一小会儿也将装着白狐的木笼子提在手中。

一计不成，一直藏在附近灌木丛里的汪有龄心中不禁焦急万分。这时他注意到不远处的樟树下开着一簇姹紫嫣红的曼陀罗花，于是乎小眼珠子一转，立时计上心头。

眼见着怪人走远后，汪有龄采下几株曼陀罗花，用石头碾成粉末，随后蹑手蹑脚地走到汤锅前，将曼陀罗花粉给尽数倒了进去，接着又用汤勺使劲搅匀，直到看不出任何痕迹为止。他自小跟着爹识别草药，知道这曼陀罗花是制作蒙

汗药的主要材料，碾成粉末后无色无味，能麻痹人的神经，足以让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昏迷状态。

那怪人回来后，眼见山雀汤已经炖好，香气萦绕不绝，不禁一阵垂涎欲滴，当下也不多想，竟将满满的一锅汤都给喝了下去。果不其然，还没过多久，那怪人便开始感觉头晕脑涨的，随后眼睛一闭，瘫倒在了地上。

小汪有龄见计谋得逞，高兴得一跃三尺高，忙跑过去将木笼子打开，放出了白狐。当他将白狐抱在怀中的那一刹那，白狐仿佛知道感激似的，亲昵的在他怀中蹭来蹭去。望着如此美丽可爱的白狐，他本想带回家去据为己有，但最终却没有这样做。以前在他调皮捣蛋时，爹也会经常将他关进小黑屋里，他想他能了解那种笼中鸟儿的痛苦。小白狐和白狐妈妈分别这么久，一定很想它妈妈了，他不能这样自私，大自然才是真正属于它的家。

小白狐最终还是走了，临走之前一步三回头，仿佛想要记住恩人的模样。汪有龄因为回家太晚，也被他爹暴揍了一顿，虽然受了些皮肉之苦，但当他想起白狐那柔情似水的眼神时，心里却还是乐滋滋的，他终于做了一件让自己这辈子想来都不后悔的事情。

然而，令小汪有龄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救的白狐却并不是普通的狐狸，那个衣着奇特的怪人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粗大汉。那个鬼鬼祟祟的怪人其实是一个心怀不轨的南疆巫祝，他知道白狐乃是千年狐妖，有着上千年的道行，便用秘传巫术将其控制，打算带回南疆，再取出其体内的千年真元内丹据为己用。然而，没想到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却让一个小屁孩给破坏了，巫祝心中十分恼怒，对汪有龄立下了最恶毒的诅咒，夺走他三十年的阳寿。虽然巫祝本可以在百里之外将他咒杀，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让汪有龄一辈子痛苦下去，慢慢折磨他，直到他死去。

三十而立，本是男儿大展身手的好时机，然而汪有龄的身体机能却在一天天的衰退，面容也在一天天的老去，别人是越来越精神，他却是越活越萎靡。到了四十来岁的时候，汪有龄的老龄化趋势更加严重，满脸的皱纹，外表看上去已经像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如此大好的青春时光，他几乎都没有享受到，因为手脚不便，他每天只能呆在小黑屋中迟钝的望着天空，孤独地等死，这样的日子，简直比死还难受。几年之后，就在汪有龄脏器衰竭，行将就木之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发生了，他小时候救的那只白狐居然回来报恩了。

白狐便是阿狸。为了寻找医治汪有龄的办法，阿狸只得暂时用妖力为汪有龄续命，汪有龄每存活一天，都要耗去阿狸几年的修行。但阿狸对此无怨无悔。当她自己还是一只小白狐的时候，他愿意为了素未谋面的自己舍身相救，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她深深的了解到，原来自己也是这样重要的存在。

情之为物，一往而深。哪怕，在她用尽种种办法，最终也无法挽回汪有龄的生命后，她也愿意用自己的千年真元内丹来换回他三十年的阳寿，让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完整他未尽的理想。这是她欠他的，是她的债。只要看着他平安，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千年修行，也换不回来的幸福……

至此，茅无极终于明白，之前看到的阿狸和汪有龄嘴对嘴的情景，原来是阿狸为了救他，要将自己的真元内丹输入到汪有龄的体内。要知道，真元内丹乃是妖类的根基之所在，没有了它，阿狸的千年修行也便不复存在，而她的躯壳也将会被摒弃在六道轮回之外，永世不得超生。纵然是这样严厉的结果，她依然无怨无悔，足以见得她的情之深，爱之切。

寻遍了每一个记忆晶体，茅无极几乎都没有发现阿狸有发自内心真正的笑过，她的眼神为何如此忧伤？茅无极发觉自己对这只妖开始有些捉摸不透了。

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或许，千年久居深山的孤独，让她那颗纯真之心早已麻木不堪，直到汪有龄的出现，才真正点燃了她那潮湿阴冷的内心世界，让她开始了解到，原来这世上，竟还有一个人肯怜惜她，肯在乎她，让她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多少帝王费尽周折想要寻求长生不老，孰不知真正的长生却是最悲惨的诅咒，看到一批批和自己亲近的人次第逝去，而自己只能在黑暗中独自忍受寂寞与痛苦，这是多大的嘲讽与惩罚呵！

“世有无情人，却有深情妖。”茅无极长叹一声，想自己为了人间正道奋斗了几十年，除魔卫道，斩妖辟邪，有哪一次不是毅然决然，有哪一次不是威风八面，但唯独这一次，为何会如此优柔寡断，难道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么？

妖窟魔穴内，竟是妖非妖，魔非魔。一直在世人看来十恶不赦，一心想除之而后快的狐妖，竟都懂得人间真爱，知恩图报，而那些穷奢极欲，勾心斗角，为了利益甚至不惜骨肉相残的人类究竟情何以堪？

谁才是魔？谁才是妖？是这些外表狰狞的妖物们，还是那些丑陋不堪的世俗人心……

茅无极感觉自己长久以来建立的三观开始剧烈动摇了，他面目呆滞，脑海

中一片空白。

这时，阿狸的记忆晶体开始彼此拼合在一起，组成一条长长的光带，悠悠地朝着洞外飞去。自此，阿狸已经失去了八条命，她第九次生命也即将要诞生了。或许，它会永远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再也不要回来，从此像个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找不到她。因为今生，她已不欠任何人了。

一滴晶莹的物事从茅无极眼中滑落下来，茅无极将它捧在手心，不禁呆住了。修道者本应抛却七情六欲，这是他自懂事以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眼泪，也是他第一次品尝到流泪的感觉。这样令人心痛的眼泪，不知她又曾流过了多少次？

水本无忧，因风皱面，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在茅无极看来，如果说是这辈子他最对不起的人，媚儿是一个，你阿狸也是一个。他这辈子过得实在是太糊涂了，一个是让人家错等了自己十年，一个却因自己的偏执而枉死了八次。

“希望你今后一切安好……”望着光带离去的方向，茅无极祝福道。

乌云含悲，烈风声噎，竹林也变得多情了起来，沙沙作响的竹叶，仿佛正在诉说着一个悲伤而遥远的故事，只是那故事里的人儿，此刻又在何方……

《鬼遮眼》系列第二部《生人勿近》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妖狐之乱后，兵匪、僵尸王、考察团……交相汇聚黑水镇，巧云意外失踪，小倩神秘出现。多事之秋，连接东西镇的吊桥被神秘人打开，西镇的僵尸纷纷涌入东镇，山贼僵尸军团也巧合地进行了第三次围城，一切毫无征兆的同时发生，一时间鬼哭狼嚎，天地变色，一场惨烈的人尸大战拉开帷幕……

天下霸唱

《鬼吹灯》作者

当这本《鬼遮眼》摆在我面前时，我一度以为又是《鬼吹灯》的跟风之作。当翻了几页之后，我发现我错了。这是一本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作者思维缜密，甚至有些密不透风，以至于让我一度怀疑这些诡异离奇的事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

圆太极

《寻龙的诅咒》作者

一双鬼手悄然遮住眼睛，然后被牵引进入到一个诡异、恐怖却不失情感的世界里。这就是你翻开此书会有的感觉。

红娘子

"惊悚女王"

这是一部结合湘西民俗、茅山术、民国志怪等元素的作品，非常精彩，悬念重生，线索错综复杂，最后结局太出人意料了。作者是国内新锐作家，请大家多多关注！

建议上架：畅销/悬疑小说

ISBN 978-7-80769-519-6

9 787807 695196 >

定价：29.80 元